武俠世界

雲散雪消花月仇（新派俠情倫理故事）南宮宇・著

「雲散雪消，花殘月闕」是四個門派的稱號，與本文主角邵遠山的身世有莫大關係，看這位小子，如何把自己身世之謎，一層一層的揭開，其間曲折離奇，結局更是大大出人意料之外。



第30年

29

$8.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所著的「雲散雪消花月仇」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故事主角邵遠山在母親病逝之後，審視母親所留遺物，發現有一個雕刻精細的小龍頭和一塊手掌般大的紅布，布上寫上邵遠山的生辰以及「雲散雪消、花殘月闕」八個字，這幾個字到底是代表甚麼？難道是與他的身世有關？邵遠山尋踪覓迹，希望能夠揭開自己身世之謎……故事橋段曲折離奇，結局更是出人意料，道出了危機重重的江湖中，你虞我詐，爭權奪利的各種醜惡面貌。

☆ ☆ ☆

你願意顯示你的寫作才華嗎？本刊園地公開，歡迎有興趣寫作的朋友投稿，除徵求古今武俠小說之外，更徵求現代偵探故事及黑社會秘聞等，文字以不超過十萬字爲佳，適合者即給予刋登，並付上薄酬。

☆ ☆ ☆

下期將刋登的巨型小說是吳道子先生所著的「禍水紅顏」，故事描述一個獵人和一個殺手爲錢鬥個你死我活……

督印人：羅輝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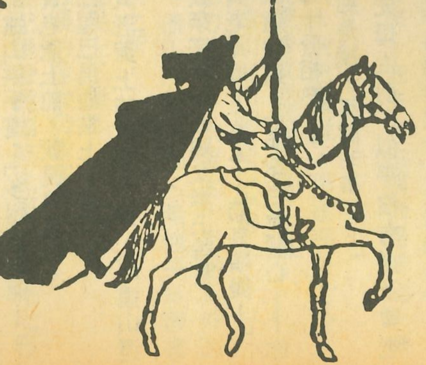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16.00
一年港幣 $432.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45.00
一年港幣 $489.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302.00
一年港幣 $60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2000半年26期NT.$10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29期
（總號1525）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雲散雪消花月仇

闖蕩江湖　查探身世

一對藍燈籠在晚風中搖晃着，上面寫着六十有餘，另外一面寫着一個「邵」字。

邵家莊，有過一段輝煌煊赫日子的邵家莊，如今到處頹垣敗瓦，朱牆剝落。

連那極具氣派威勢的大門，已呈扨曲。

邵福用力把門掩上，却仍留有一大條空隙。

忽然，他呆着——

不知甚麼時候，外面竟站了個人。

那個人在黯淡的夕陽下，一身白色縞素衣裳，臉容十分蒼老，不過，從他的輪廓看來，他年輕的時候，定然是有一番神采。

「請問老丈——」

「在下姓賈，聽聞老夫人逝世，特來致祭。」

邵福有點詫異。

邵老夫人的靈堂已擺開多天，頭七已過，除了一些至親來過之外，根本沒有生面人來過。

邵福又再用力把門推開。

「賈老爺請——」

「勞煩引路！」

邵福領着賈老丈，經過了那雜草叢生的花園。

賈老丈環視週遭，自言自語道：「很久沒有人料理了！」

邵福道：「近年來，莊內的人都紛紛走了，老太又潛心向佛，很少出來，偌大的莊院，只留下幾個僕人，怎有功夫料理？」

「公子呢？」

「公子他——」邵福頓了一頓，問道：「賈老爺，你與咱們邵家十分相熟？」

「是的，十分相熟！」

「我似乎沒有見過你？」

「我多年沒有來，也許你忘記了！」他頓了頓，又問：「你家公子呢？」

「這幾年來，公子伴着老夫人！」

「他讀書練武，可有進境？」

「公子每日讀書練劍如常——可惜，他的師傅前年也死了！」

「周師傅也死了？」賈老丈的說話帶着惆悵。

「咦，你連公子的師傅也認識？」

「是的，我與貴莊主人邵斐十分相熟！」

他們走過了兩道月牙門，一路是通幽曲徑。

賈老丈又道：「這地方本是種滿奇花異卉的。」

前面是一間小樓。

門口也掛着藍燈籠。

邵福道：「賈老爺，這是老夫人的靈堂！」他領着賈老丈踏進靈堂。

靈堂之內，一幅巨大的「奠」字，擺在靈堂盡處。黃菊花白菊花圍着靈柩。靈柩之前，跪着一個人。

「公子，這位賈老爺，是來拜祭老夫人的！」

邵遠山回身站起，面露詫異之色。

「邵公子，令壽堂與我同住一條鄉村，十分相熟，偶然聽到貴戚說及老夫人仙逝，爲表一場同鄉親誼，特來拜祭一番。」

邵遠山拱手道：「多謝賈老爺！」

賈老爺上前，默視着靈柩。

邵福已爲他點上了香燭。

賈老爺上前致祭一番，邵遠山還禮。

致祭完畢，邵福又奉上香茶。

賈老爺道：「公子，節哀順變！」

邵遠山道：「多謝老爺關心——你與先母十分相熟？」

「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先母生前，似乎沒有提及賈老爺！」

「也許她早已忘記我了！」他苦笑了一下。

「賈老爺遠道前來，而今時候已晚，倒不如就在莊內歇宿一宵！」

「這個……這個……」

「賈老爺不嫌敝莊簡陋……」

「我不是這個意思——好，我住一晚，明日才上路，麻煩公子了。」

「邵福，你去打點一切，並在偏廳準備素菜。」他回首向賈老爺道：「先母剛過頭七，在下依循俗例，仍是吃素菜，老爺你——」

「公子孝順，令壽堂泉下有知，也感舒懷！」

「爲人子女……」他想再說下去，却是哽咽着。

那時剛巧邵福已來，道：「公子、老爺，請過偏廳吃晚飯。」

兩人隨着邵福，到了偏廳。

邵家莊外面各處已呈衰敗，不過，這裏的佈置仍然是十分精緻考究。看來，老夫人生前仍居於此一帶地方。

兩人默然相對，用過晚飯之後，邵福便帶着賈老爺往睡房休息。

邵遠山也回到自己臥房。

他的臥房不太寬大，不過，外面却有一個小小的花園，是他平日讀書與舞劍之所。

他點上了燈。

母親的遺物仍放在桌上。

他記得母親臨終之前，說道：「我兒，娘親去了之後，便剩下你一人了……我房內有個香囊，裏面除了一些金銀首飾之外，還有一個金匣子，你閒暇小心看着，也要好好保存。」

這十多天，母親去世令他心頭空白一遍。

幾年來，變化十分之大。

周師傅逝世，再沒有人與他談文論劍。

母親臥病兩年，常常鬱鬱寡歡，

似乎有很多心事，她常常提起父親，不過，說不了兩句，她却又不想多說，邵遠山對父親的印象並不深刻。

那年父親離家的時候，他只有幾歲。

後來，十五歲那年，聽說父親已去世，他沒有感到悲傷，因爲那印象十分模糊，母親也沒有甚麼表示，也許，他們之間早已恩斷情絕。

邵遠山不知父親是一個怎樣的人，只知他留下了一些財產，其餘的一切，他也不清楚。

他問過母親，可是，母親一提到父親，一定極力忍着眼淚，不過，眼淚總是缺堤似的淌下來。

他不敢再追問。

十多年來，父親留下的錢財，早已用得七七八八，很多家人傭僕紛紛離去，本來是煊赫一時的邵家莊，却已變得平淡，有如一泓死水。

邵遠山並不介意這些。

他如常的每日讀書，對母親，仍是晨昏定省，每日過着平淡的生活。

生活平淡，幸好總算寫意。

母親去世，悲傷的感覺籠罩着他。

他審視過母親的遺物，也把香囊拿回自己的房間，放在桌上，却沒有打開。

今晚，那位賈老爺遠道而來，拜祭母親，他才感到，人世間仍有一點溫情。

他睡不着，看着那香囊。

終於，他打開香囊。

裏面果然有一個金匣子。

邵遠山小心地把金匣子打開，却發現一個小小的龍頭，和一塊紅布。

那龍頭非金非鐵，看來並不是甚麼貴重的飾物，可是，龍頭的雕刻十分精緻，栩栩如生。

爲甚麼母親竟會有一個這樣的飾物？

那塊紅布只有手掌那麼大，上面寫着一些字。

「甲辰年八月初八子時」

字體極其娟秀，另外還有一個「香」字。

另外還有八個字：

「雲散雪消
花殘月闕」

這八個字寫得極爲潦草，並且輭弱無力，似乎是在極忽忙之下寫成的。

這是甚麼意思呢？

他再細看——

八月初八？

那是自己的生辰！

甲辰屬龍——對，自己也是屬龍的！

咦，那不是自己的生辰八字？

下面一個「香」字，又是甚麼意思？

他心裏突然有一陣異樣的感覺——不，不會的！我自小便在邵家莊長大，我姓邵，是邵家莊的獨子！

他不想再去斟酌那個「香」字。

雙眼又落在那八個斜斜歪歪的字。

雲散雪消、花殘月闕——那是詩人墨客，傷時感懷之句，爲何又會落在自己生辰八字的紅布之上？

那是母親一時感懷寫上去的？

沒有可能，母親字體娟秀，而且紅布一直在她那裏，她要寫也會寫得好好，怎會這麼忽忙？

他把紅布放在桌上。

然後，再小心研究那黝黑的龍頭。

那龍頭看來並不是一件飾物，而可能是一件信物，自己屬龍，母親爲自己打個龍頭金飾作爲紀念，也有這個可能！不，這並非金飾，而且一般工匠，也不會雕出一個如此精巧的龍頭！

忽然——

他聽見外面一陣衣袂飄飄之聲。

接着，桌上油燈熄滅。

一個黑影像一隻展翅的大鳥飛入，然後，他感到一陣掌風撲面——

他側身閃過。

那黑影立時向對面另一個窗子飛身出去。

這一起一落，迅速異常。

邵遠山也飛身出窗。

他護着面門與胸膛，那黑影回身便出兩掌，一掌攻他面門，一掌攻他胸膛。

勁力強橫，却並無傷他之意，只是阻他追前。

那黑影一直掠出小園，向那邊荷塘竄去，過了荷塘，便是矮墻，矮墻之外，已不再屬於邵家莊。

這人身手極快，似乎對邵家莊十分熟悉。

邵遠山追到荷塘，已見那黑影掠上墻頭。

當他躍上墻頭，已完全看不見那人了。

那人身材十分熟悉——對，似乎是賈老爺。

不，賈老爺已一把年紀，行動蹣跚，怎會如此矯健，身手非凡？

墻外是野草曲徑，接上後山，山上渺無人跡，而且有巨大樹林，再追出去，也是無用。

邵遠山回到自己的睡房。

燃了油燈，只見桌面仍是放滿那些母親遺物，獨獨不見了那塊紅布！

還有那龍頭呢？

他一揣入懷，幸好那人飛身入來之時，他一時心急，把那小小龍頭揣入懷中——

對，先看看賈老爺的客房。

他提了劍，急步到了客房，從窗外望入，只見床上睡着一個人似的。

邵遠山不敢驚動客人，輕輕推開大窗。

床上只有一些被鋪，那裏有人？

換句話說，盜走紅布的人，定是這位賈老爺。

賈老爺？

他豈不是早已提示，他是假的？

這個假老爺，究竟是甚麼人？

看他身手矯捷，步履輕盈，當然是一個高手，不過，他的目的是那紅布，並沒有偷去其他東西——

這紅布究竟包含了甚麼秘密？

邵遠山回到自己的房間。

他看着那龍頭，思潮起伏，直到朝陽初露，他才因太疲倦而睡着了。

當他醒來的時候，已是下午。

邵福服侍他吃午飯，說道：「那位賈老爺一早走了。」

邵遠山也沒有多說話，可是他再到賈老爺的房內，找回紅布。

他吩咐了家人，請高僧爲母親作法超渡，並且擇個吉日，下葬母親。

這一番擾攘，匆匆的過了七日。

七日之後，他離開邵家莊，折劍上路。

其實，邵遠山自己也不知要去那裏，不過，要是坐在家中呆等，紅布的秘密也不會無端解開，倒不如到處走走，也許，可以探聽得到這「龍頭」的來源！

＊　＊　＊

他從邵家莊出發，經石墟、轉鹿苑，直入鄭州，再從鄭州北上，直往京師。

鄭州是個南北交滙的大都市，市內熱鬧非凡，亦有很多文物古玩的莊口，邵遠山把龍頭交與那些文物老師傅細看，沒有一個認出那是甚麼年代的飾物。

後來，邵遠山回心一想，「龍」是天子之物，天子居於京師，那麼，京師應該有更多的人，認識關於「龍」的事物，知道有關「龍」的歷史。

從鄭州北上，途經大道，沒有甚麼阻礙。

來到京師，到處是一片繁華熱鬧。

邵遠山也無心遊玩，一連跑了幾間古董買賣的場所，甚麼集古齋、懷遠齋……老師傅看了這個「龍頭」，也沒有甚麼表示，只說道：「雕得好精緻。」

邵遠山心下煩擾，便上了一間酒樓。

那時早茶已過，午飯還沒有開始，因此，酒樓生意較爲清淡。

他佔了二樓臨窗的一個雅座，手中把玩着那龍頭。

下面是熙來攘往的人羣。

忽地，那邊聚了一堆人。

邵遠山看得清楚：四個流氓圍着一個姑娘，正想佔她便宜似的。

那位姑娘荊釵裙布，却掩不住她的美貌。

尤其是一雙眼睛，邵遠山就是坐得那麼遠，也可見到她眼波流盼，異常靈動。

四個流氓就要一擁而上。

那姑娘不知用甚麼方法，一個矮身，已從四人之中竄了出來。

那四個流氓，擁作一團，忙亂不堪。

那姑娘趁他們撲下，見有兩個屁股朝天，踢完一腳又一腳，踢得那兩個人連翻五個觔斗。

姑娘左右開攻，「劈啪」連聲，兩個流氓立時臉頰高腫，鼻血長流，其中一個還吐出兩隻牙齒。

四個流氓本想佔人便宜，却吃了幾個耳光，慌忙逃竄，路人都拍掌叫好。

那姑娘却是不以爲意，拍拍身上灰塵，便向酒樓這邊走過來。

這京師大道，熱鬧繁華，一日之內，不知發生幾次打架毆鬥，只不過這次是弱小姑娘得勝，人們好奇叫好，不過，轉眼又已忘記。

那姑娘走着，已近酒樓。

可是，她却沒有入去。

大堂之前，那冷盤師傅正在切肉，另一面一個師傅正在搓饅頭，包餃子。

姑娘看得津津有味。

邵遠山一直注視着她。

姑娘除了美貌之外，他看得出，這姑娘其實是非常饑餓，可能是袋中無錢。

那位姑娘幾次想下手拿東西吃，可是，她欲行又止，她似乎是一個極有教養的人。

邵遠山看見她的模樣，心想叫她上來，可是又怕唐突佳人，但心下又想請她吃一頓。

於是，他拍了幾下手掌。

那姑娘被他掌聲吸引，昂起頭來。

邵遠山道：「姑娘好身手！」

姑娘微笑，臉頰露出小小酒渦。

邵遠山靈機一觸道：「據說酒渦能載天下美酒，我看姑娘却不懂飲酒！」

那姑娘望了他一眼，也白了他一眼。

邵遠山道：「姑娘何不上來喝一杯？隨街羊兒豈可順手牽之？」

這句說話在旁人聽來是不倫不類，但聽在姑娘耳裏，却感到不安，臉露微紅——因爲她正是想順手牽羊。

那正說中了她的心事。

她昂起頭來，道：「我懂得喝酒又如何？」

「那麼，你便上來喝幾杯！」

姑娘見邵遠山面目俊俏，打扮斯文，而且她又是極度饑餓，也顧不得甚麼，大模大樣的上樓。

小二連忙來開了一個座位。

邵遠山道：「在下邵遠山，先乾爲敬！」

那姑娘却仍站着，看着邵遠山胸所前掛的「龍頭」。

她似乎在自言自語的道：「大有來頭，大有來頭！」

「甚麼？」

「我是說你胸前的『龍頭』。」

「你知道『龍頭』的來歷？」

姑娘並沒有答話。

邵遠山連忙站起，道：「姑娘若知道這『龍頭』來歷，在下……」

「唔——」她坐了下來。

邵遠山道：「你要甚麼報酬也可！」

姑娘笑道：「我不是白吃你這一餐！」

「小二，快來，看姑娘點些甚麼菜？」

店小二走來。

姑娘道：「我要手撕醉雞、糖醋鯉魚，香炒三絲——甜品便要一個西湖藕粉！」

她回過頭來，拿起了酒杯，一飲而盡。

邵遠山心急地問道：「這『龍頭』……」

姑娘道：「你何必這麼心急，本小姐尚未吃飽，那有心情看你那勞什子的『龍頭』！」

邵遠山無奈，只好與她碰杯喝酒。

不一會，那些菜都來了，全是十分精緻的小菜，邵遠山一向在邵家莊，那有吃過如此精緻的食物。

不要說是吃過，就算叫他點菜，他也不懂得這些。

那些手撕醉雞，雞肉嫩滑，並帶酒香。

姑娘道：「本來這醉雞應用貴州汾酒，可惜，此地並無汾酒，用的是女兒紅，也算不錯。」

邵遠山連忙稱是。

姑娘又道：「邵公子，你來試試這糖醋鯉魚，好，炸得酥脆，却可惜——」

「可惜甚麼？」

「魚是失魂魚！」

「甚麼失魂魚？」

「魚要講求鮮美，鮮美的魚一定要死於自然！這魚從池塘中撈上來，亂拍亂跳，早已未魂！」

「你如何得知？」

「你看——」她指着魚尾，道：「尾處有散爛疤痕，便是證明！」

「可能是厨師弄壞了。」

「不會的，這尾部不用刀章，完全是亂拍亂跳之中受傷的。」

想不到吃一條魚，也有這麼大的學問。

「這味又如何？」

「香炒三絲，只可惜其中火腿絲，並不是眞正金華火腿！」

邵遠山吃了一箸，怎麼也嚐不到那火腿來自何方！

甜品來了，滿滿的一碗藕粉。

姑娘嚐了一口，道：「那才是美味——藕粉來自西湖，想不到這酒樓也有如此美食！」

邵遠山吃了一口，好吃是好吃，清甜而香滑，却分辨不出是否眞正出於西湖。

姑娘邊吃邊說，還說了很多關於美食之道，邵遠山那裏知曉，只有猛點頭說是。

這一頓豐富的午膳終於吃完。

店小二遞上香茶。

邵遠山仍然忍耐着。

這時，姑娘似已是酒醉飯飽，便要起身。

邵遠山連忙道：「姑娘，你說過這個『龍頭』……」

姑娘看着那龍頭，道：「我說過甚麼？」

「你說過這龍頭大有來歷！」

「是的！」

「那有甚麼來歷？」

「我不知道。」

「甚麼？」邵遠山詫異地說道。

「我眞的不知道，你看，這龍頭黝黑古舊，任誰一看，也知是大有來頭！」

「那麼，請你告訴我——」

「我知是大有來頭，却不知道是甚麼來頭！」

邵遠山有點啼笑皆非，頹然坐下。

「公子，告退了！」

邵遠山道：「姑娘高姓？」

姑娘笑道：「我出一個謎語，看你能否猜到，假若猜到，你便知道我姓甚麼。」

邵遠山被她作弄，心下那裏有心情再猜。

姑娘道：「非酒非花，也是酒是花！」

說罷便下樓，並回眸一笑。

邵遠山想不到這樣一個美麗的女孩子，竟是一個騙飲騙食之徒。

其實，她也並非騙食，是我邀請她上來的。

邵遠山本是相當憤怒的，不知爲了甚麼，竟是那麼容易原諒她。

他拿着那黝黑的龍頭把玩着。

忽然，他感到有人竄近，正想抬頭，手中那龍頭便被搶去，邵遠山心下一急，左手暴長，便要去抓那人。

那人身手極是快捷，邵遠山連他的衣袂也沒有碰到，那人便已逃了下樓！

邵遠山立時從懷中抛下了一塊白銀，索性從露台飄身下去，攔截那人。

可是，他身落大街，身仍未穩，已看見那人影直奔大街的盡頭。

那時大街上頗多人，見有人從樓上跳下，又有人橫奔直竄，也紛紛讓路。

邵遠山向大街盡頭奔去，可惜人太多，無法施展輕功，走到大街的盡頭，那裏還有人影！

邵遠山十分懊惱。

那龍頭對於自己是那麼重要，竟然會被人搶去，而且連搶匪的面貌也

沒有看過，衣襟也沒有碰過一下。

以自己這樣微末的功夫，怎能在江湖上行走？

要弄清楚自己的身世，談何容易？

他感到十分頹喪！

母親遺留下來兩件東西，紅布與龍頭，都被人奪去，他能再做些甚麼？

此時，他正走出郊外。

前面是一棵垂滿鬚根的大榕樹。

他坐在樹下，自言自語地埋怨着自己：「邵遠山，邵遠山，你還是回鄉下拾牛屎……」

忽然，他聽到「吱」的一聲笑聲。

他站了起來，四野無人，大榕樹枝葉茂密，那是唯一可以藏身的地方。

邵遠山立時向樹頂拱手道：「前輩高人，請高抬貴手，千萬別再捉弄在下這個傷心人！」

枝葉似是無風自動，却無人影。

「前輩高人，請受在下一拜，把龍頭交回給我，自有重酬！」

可是，仍無回音。

邵遠山頹然坐下。

忽然，一陣涼風吹來，榕樹的根鬚晃動着。

他看得眞切，那些根鬚中縛着的便是那龍頭。

邵遠山一竄身，眼看就要把龍頭奪回手裏，可是，剛一伸手，那龍頭便突然竄高，不見蹤影。

邵遠山心裏已隱隱覺得，又是那位頑皮的姑娘！

不見了龍頭，只好坐下。

他故作漫不經心，其實是小心搜索着，假若她目的是戲弄自己，那麼龍頭一定會再垂下來。

可是，等了一盞茶時份，仍未見有東西垂下。

他忍耐不住，站了起來。

一回過頭來，却與那龍頭碰着。

原來那龍頭是垂在他的背後。

他伸手一攫，速度極快，不過，那控制垂下龍頭的人更快——手未伸盡，龍頭已被扯上。

他頓足，龍頭却又再垂下。

邵遠山撲前，龍頭飄向前面，他發足狂奔，那龍頭總在他跟前三兩尺間晃着，總無法抓着。

他圍繞着大榕樹狂奔了三個圈，仍無法抓住龍頭，他突然竄後，又再繞着大榕樹再奔三個圈，也是無法抓着龍頭。

他喘着氣，呆呆的站着。

龍頭仍在不遠之處，左右擺動着。

可是，邵遠山不再理會，挨着樹幹坐了下來。

等了半晌，樹上傳來女孩子的嬌笑聲，道：「邵遠山，爲甚麼不玩了！」

邵遠山眞是啼笑皆非！

那姑娘從樹上躍了下來，天眞地問道：「你眞的不再玩了？」

邵遠山道：「姑娘，這龍頭對我十分重要，不是用來玩的！」

那姑娘怒道：「本姑娘有興趣，才跟你玩一會！」

邵遠山道：「姑娘，在下功夫、頭腦，一切都不及姑娘，請姑娘高抬貴手！」

姑娘笑了一笑，似乎對他的稱讚，十分受用。

「姑娘輕功，天下無雙，我邵遠山當眞要回鄉下拾牛屎了！」

他再說這話，是因爲他自言自語之時，會引得她發笑的，爲了再引她笑，便再說一遍。

姑娘果眞又笑了。

邵遠山陪着笑臉，望着她手中的龍頭。

姑娘道：「你手脚不靈，頭腦應該不會這麼差吧！我給你的謎語，猜到了嗎？」

「甚麼謎語？」

姑娘聽了，十分氣惱，道：「我給你的謎語，也沒有記着？」

「記得，記得——非酒非花，也是酒是花！」

「對，你猜我姓甚麼！」

邵遠山根本是摸不着頭腦，不過，他看着姑娘，見她弄着一個香囊。

立時，他叫道：「姑娘姓香！」

「哈，果然還有些頭腦！不過，你是瞎打瞎撞？」

「不，美酒鮮花，都是香氣四溢！」

「非酒非花，又作如何解釋？」

「除了酒香，花香，其他東西也會是香的！」

其實這個謎面也是出得十分牽强，既然被他猜中，便把龍頭遞了給他。

邵遠山萬萬也想不到，龍頭這麼容易就回到自己的手裏！

他接過了龍頭，嘆了口氣，道：「其實，我得回龍頭，又有何用？」

香姑娘道：「你說過得回龍頭，便可揭開你的身世，爲甚麼又說沒用？」

「我本來也有此希望，不過……」

「不過甚麼？」

「我連姑娘也鬥不過，還可以鬥誰？」

香姑娘笑道：「你不知我是當世高手？」

「高手？」

「當世十大高手，我是第二！」

「第二？那麼第一是誰？」

「第一便是這龍頭！」

「甚麼？」邵遠山呆着。

香姑娘又再嬌笑起來，道：「看你呆頭呆腦，實在配不上你精明英俊的外表！」

「我精明英俊？」

香姑娘突然覺得自己說溜了口，怎可以稱讚一個陌生男子？

香姑娘突然覺得自己說溜了口，怎可以稱讚一個陌生男子？

她立刻轉口道：「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邵遠山道：「你又是胡扯一番？」

香姑娘道：「我並不是甚麼高手，不過，我樣樣都比你快些——手快些，脚快些，頭腦也快些！」

邵遠山道：「那麼我要你拜爲師了！」

香姑娘道：「我做你師傅？你配嗎？」

「我自知不配，還望你……」說着便要跪下。

香姑娘閃身，一脚蹴起，使他無法跪下，道：「你是否眞的要知道這龍頭的來歷？」

邵遠山立即嚴肅起來，道：「姑娘，你眞的知道？」

「我並不知道，不過，我想城中有人知道！」

「誰？」

香姑娘看看天色，是已漸近黃昏。

「快跟我來，也許還可以找着他！」

「他究竟是誰？」

香姑娘並沒有回答，向城內奔去。

邵遠山只好拚命追着。

轉眼之間，他們入了城，香姑娘直走，走到了一間大押店之前，停了下來。

邵遠山停了下來，喘着氣，問道：「是這裏了？」

他隨着香姑娘入了押店。

那時已是晚飯時份，店內只有一個老頭。

香姑娘道：「二叔，我又來了。」

老頭望着香姑娘，道：「今天又來押甚麼？」

「今天可要考你一遭！」

「你二叔名滿押業，有甚麼東西可逃過我的法眼！」

香姑娘拿了龍頭，放在櫃枱之上。

龍頭是黝黑的，櫃枱也是黝黑的，一時之間，二叔無法看得清楚。

他把油燈拿近細看。

看他突然一驚，油燈幾乎甩手。

兩人知道，二叔是知道這龍頭的來歷。

二叔小心放下油燈，却淡然道：「這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龍頭，沒有甚麼了不起！」

香姑娘當然明白，道：「二叔，我最喜歡聽人說故事，我當了那些古董寶物，不再贖了，就當是我聽故事的價錢吧！」

二叔有些猶豫。

香姑娘道：「假如你不說——」她，從腰間掏出了一大叠銀票，回首向邵遠山道：「公子，借我兩錠黃金。」

邵遠山從懷中掏出兩錠黃金。

二叔見她眞要贖回那些古董寶物，心下一急道：「假如我說了，你眞的——」

香姑娘立時把當票撕了一半。

二叔自言自語道：「好——事情這麼定了，說說也無妨！」

香姑娘拿回龍頭，道：「這裏說話不方便，我們就在城中太白樓等你，你上了舖便來！」

二叔道：「好！」

他們出了押店。

邵遠山道：「香姑娘，你爲甚麼有這麼多當票？」

香姑娘嘆了口氣，道：「說來話長，還是上了酒樓再說！」

太白樓是京城中最好的酒樓，兩人大模大樣入內，店小二不敢怠慢。

兩人入了一個廂房，香姑娘吩咐小二、要一些名貴菜式之後，又吩咐他，見到二叔到來，請他入內。

看來這二叔是個有頭有臉的人物。

邵遠山問：「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香姑娘笑道：「其實，事情十分簡單——我離家出走，用完了盤川，便把離家時順手帶走的幾件玉石古董當了，維持生計！」

「你離家出走？」

「我不像嗎？我離家出走，闖盪江湖！」

邵遠山問：「好玩嗎？」

「開始的個多月，好玩極了！」

「而今呢？」

「原來闖盪江湖，並不是易事！」

「那麼，你爲甚麼不回家？」

「回家？」

這時，店小二已帶了二叔入來。

邵遠山招呼了二叔坐下，並爲他斟上美酒。

二叔喝了一口，道：「公子，這龍頭是閣下的？」

邵遠山點頭。

「從那裏得來？」

「是我母親的遺物！」

「甚麼——公子，看你斯文英俊，出身一定不錯，爲甚麼你母親竟有這樣的遺物？」

「這遺物有甚麼不妥？」

二叔小心地看着四週，才道：「這龍頭叫五龍煞！」

「『五龍煞』？」

「不要這麼大聲！」二叔緊張地道。

香姑娘也立時感到興趣，道：「是甚麼玩意兒？」

二叔道：「說來話長——」他又呷了一口酒。

邵遠山心急地問：「怎麼？」

二叔道：「這龍頭本來共有五個的，擁有這五個龍頭的人，全是名震江湖的……」

「英雄豪傑？」

「不——是名震江湖的大盜！」

「大盜？我不相信——我母親是個純良的女人，她連武功也不懂，一生也沒有出過門！」

二叔道：「我只是把知道的事實說出來！」

香姑娘道：「五個大盜的名頭——」

「名頭响亮之極！」他有意無意之間，又看了四週才道：「不過，事隔多年了。」

「究竟是甚麼名頭？」

「爲首的一個叫『狂龍煞』！聽說是姓花的，他的武功極好，不過，爲人有時瘋瘋癲癲，據說，那不是他的本性，而是因練功走火入魔，有時候，他無端殺人，是控制不了自己，他做了幾件大案，名震一時！」

「甚麼大案？」

「他奪了羣臣獻給宰相的一份賀壽禮物——二龍爭珠，據說是利用無數寶石與黃金，精工鑲嵌而成，是無價之寶！」

香姑娘道：「劫官府也沒有甚麼大不了！」

「是的，劫去那二龍爭珠，他還殺死了一營軍隊，上由統領將軍，下至兵卒，無一倖免！」

兩人聽了，不禁吐舌。

「你以爲那營軍隊有多少人？」

「三五百？」

「整整一千人！」

這姓花的「狂龍煞」實在是驚人。

邵遠山問道：「第二位呢？」

「第二位是個吹笛子的道人！」

香姑娘忙道：「方外之人，也爲大盜？」

「這人的法號叫碧落眞人！」

「他又做過甚麼？」

「這碧落眞人並不喜歡殺人，却喜歡偸盜！」

「他偸了甚麼？」

「他偸了皇宮之內半個金庫！」

「甚麼，半個金庫？」

「是的，他憑一人之力，偸去一百萬兩黃金，幾乎使國家也亡了。」

「黃金與國亡，有何關係？」

「他所盜的黃金，是全國的軍餉，沒有了軍餉，軍人背叛，幾乎在一天之內，皇朝變色！」

「後來又怎樣？」

「幸好他留下了半個金庫！」

「皇帝老兒元氣大傷！」

二叔又呷了一口酒，那時小菜已來，三人對飲了一會，二叔有些酒意，逸興遄飛。

「那道人憑甚麼力量盜去如此多黃金？他武功蓋世？萬人無敵？」邵遠山問。

「不，他武功不算太好，當然，我說他不太好，只是比其餘四人較弱！不過，他爲人機智，懂得利用機關，鑿隧道，是個偸盜能手！」

「他有外號嗎？」

「他外號是『天眼通』。」

「第三個又如何？」邵遠山問。

「第三個也是一個大狂魔，殺人無數，巧取索奪，無所不用其極，是個卑鄙的人！」

「盜賊根本是卑鄙的人！」

「那也未必，有道是盜亦有道，不過，此人窮兇極惡，人稱他是『當世人魔』，人中之魔，比眞正的魔鬼更爲可怕！」

「人魔定有報應！」

「姑娘說得不錯，他爲了偸盜宮中皇太后的一對『貓兒眼』，被宮中大內侍衛殺得遍體鱗傷，而他也殺了三百個大內高手。」

邵遠山又再伸出了舌頭。

「那一對『貓兒眼』，是甚麼寶物？」

「其實那是皇太后一雙耳環——是罕有的黑寶石，是外邦朝貢的。」

「『當世人魔』有個美麗的名字叫甄浩瀚！」

邵遠山低低地嘆了一下。

香姑娘道：「一個醜惡的人，有一個美麗的名字，又有何用？」頓了一頓，問道：「還有兩個呢？」

「第四位是『長虹經天』牟驚雄，他另有一個外號，叫作『坐地分肥』！」

邵遠山道：「他是位賊阿爸？」

「對，公子眞聰明！他的第一個外號，是因爲擅長暗器，而且暗器淬毒，一出手，便像彩虹掛天，實在是令人不寒而慄！」

香姑娘問：「他有坐地分肥的本領，比一般盜賊更爲厲害？」

「是的，當他盜念一起，他並不是去打探那裏有寶物可竊，而是打探附近有甚麼大案，甚麼幫派竊去寶物，然後硬生生的要人分他一杯羹！」

「那些人肯嗎？」

「當然不肯——不過，他暗器一出手，又有誰敢說個『不』字？」

二叔飲盡了杯中美酒。

香姑娘立時斟上。

二叔道：「最後一位了——他偸的並不是普通物件。你們猜一下？」

邵遠山道：「他偸古董字畫？」

「不，他那裏有這麼風雅！」

香姑娘雙眉一蹙，道：「他的外號呢？」

「他姓袁，單是一個莽字——外號『火中鳳凰』！」

「咦，他叫袁莽，歷史上有個王莽，所謂王莽篡漢，難道此人有竊國之心？」

二叔笑道：「姑娘眞是慧質蘭心！」

「既有竊國之心，他並不是一個江湖盜賊，應該是朝中有勢力份子！」

二叔輕聲道：「他是一位皇爺，與當今聖上是有點親戚關係的。」

香姑娘道：「當今聖上仍好好的活着，那麼，這位袁莽，定已遭不測！」

邵遠山道：「二叔，你說了這五人的歷史，與我這個黑色龍頭，又有何

關係？」

二叔道：「關係大矣！」他呷一口美酒，續道：「這五個梟雄大盜，本是互不相干的，後來，他們不知如何，竟同時下獄！」

「下獄？擒着他們的人倒是本領高强！」

「個中情況，在下不知道。」

「後來又怎樣？」

「他們在獄中相識，所謂物以類聚，臭味相投，他們竟結爲兄弟，以『狂龍煞』爲首，號稱『五龍煞』！」

「五個狂人在一起——幸好他們在牢獄，否則，定然把武林攪得一場糊塗！」

「牢獄並不能困住他們。」

香姑娘突然醒悟道：「他們下獄，並不是擒着他們的人本領大，而是他們自願入獄！」

邵遠山道：「那有盜賊自願入獄？」

二叔道：「姑娘聰慧過人，是的，公子，這五個江洋大盜，是自願入獄的！」

邵遠山實在不明白，道：「爲了甚麼？」

「爲了避禍逃仇！」

二叔不禁拍手讚道：「是的，他們在江湖之上，得罪的人實在太多，任你是神功蓋世，單打獨鬥，當然沒有人可奈何他們，不過，羣起而攻之——」

香姑娘道：「其實牢獄是天下間最安全的地方，既有皇家護衛，又有皇家膳食！」

二叔道：「他們結義以後，在獄中渡過一段時期，不知是商議甚麼，然後，有一晚，五人齊齊失踪！」

「他們去了那裏？」

「沒有人知道。」

「那麼，江湖上一定有軒然大波！」

二叔道：「說也奇怪，他們失踪之後一段時間，江湖却是十分平靜！」

「後來又怎樣？」

「後來他們聯袂回到獄中。」

這個結果實在大大出乎他們意料之外！

「其間究竟發生了甚麼事？」

「我眞的不知道！」

香姑娘道：「你不肯說吧！我家還有很多古玩字畫，只要拿一兩件出來，包保你——」

二叔吞口水道：「姑娘，我實在不知道。」

邵遠山道：「那麼，五大梟雄入獄出獄，你却知道得那麼清楚？」

二叔道：「我平生最愛把玩古玩，鑑賞奇珍，也認識不少巧手名匠，而他們五人，出獄之後，要我爲他們找個名匠，雕了五個龍頭。」

「便是我這個？」

「是其中一個！」二叔道。

「這龍頭當中，有沒有甚麼秘密？」

「我不知道。」

香姑娘問：「雕這龍頭的人呢？」

「早已名歸道山！」

「死了？」

香姑娘問：「是否被人害死？」

「看來並不是，他接手雕了五個龍頭之後，還活了三年，才去世的，而且他死時，年紀已有六十。」

「既是自然死去，那並不是五個梟雄下毒手！」

邵遠山已明白了這黝黑龍頭的來歷，可是，對於自己的身世，却並無幫助。

香姑娘道：「假若這黑色龍頭之內，藏有秘密，也只有五位梟雄得知！」

「這龍頭又怎會落在我母親手裏？」邵遠山自言自語地道：「五個梟雄與我母親，根本是風馬牛不相及！」

二叔道：「假如你們眞要尋根究底，那便要找五個大梟雄了！」

邵遠山與香姑娘默然。

「不過，算起來，他們已是年近七十了。」

二叔默然。

邵遠山道：「他們如今在那裏？」

「他們要是在天涯海角，我也要找到他們！」

二叔道：「可難了！」

「爲甚麼？」

「天涯海角總有路可尋。」

「而他們呢——」

「他們却在禁宮中的天牢！」

「天牢？」

「是的，是獄中之獄！」

香姑娘也嘆了口氣，道：「入禁宮已難，要入禁宮中的天牢，更是難上加難！」

二叔已站了起來，道：「多謝兩位！」說罷便告辭。

那時，已近酒家關門的時刻，邵遠山結了賬，與香姑娘步出了酒樓。

當他們漫無目的的踱着，忽然，香姑娘突然一個竄身，奔向前面，然後入了一條窄巷，飛身上屋頂。

邵遠山追着，轉眼便不見人影。

他頹然的在街頭走着。

假如要知道這龍頭與母親的關係，以及自己身世之謎，一定要去會會這「五龍煞」！

可是，談何容易？

第一，希望他們還沒有死去！

第二，要入天牢——以自己微末功夫，比入君子國尤難千倍！

他摸摸懷中，還有多少銀兩，於是，便往長街盡處那間「長安客棧」投店。

店小二上前招呼。

邵遠山道：「要一間上房。」

「兩間！」

他回過頭來，只見香姑娘已站在門外。

兩人要了房間，邵遠山走過去香姑娘處，問道：「你去了那裏？」

「我剛才好像看見一個熟人，便追上去看看！」

「追到嗎？」

香姑娘聳聳了肩，道：「公子，你還是好好休息，日後我們同入天牢！」

「同入天牢？」

「是的——闖禁宮，入天牢，這才是闖盪江湖，英雄豪傑的所爲！」

邵遠山苦笑了一下。

「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

邵遠山聽了，立時振奮起來，是的，人貴立志，就算是上刀山，下地獄，何怕之有！

一時之間，他豪氣頓生。

* * *

翌日，香姑娘吩咐邵遠山退了客房，一把拉了他到郊外去。

香姑娘道：「公子，你昨晚有沒有想過，眞的決定要入牢中之牢，獄中之獄？」

邵遠山點了點頭。

「你的功夫如何？」

「那要看與誰比較！」

「與天牢中五梟雄？」

「簡直是雲泥之別！」

「與一般江湖豪傑？」

「自問仍有七分把握！」

「與我呢？」

「我不知道！不過，看你昨晚一奔入橫巷，竄身上屋頂，我自問不及！」

「那好極了，你倒有自知之明！」

「那又如何？」

「那麼，你先拜我爲師！」

「拜你爲師？」

「我不配？」

「不——你年紀比我還輕！」

「年紀輕便做不得你的師傅？」

「不——」邵遠山是一個大男人，一時之間，覺得拜一個小姑娘爲師，實在有點不倫不類！

香姑娘道：「有道是學無前後，達者爲師！你同意嗎？」

「絕對同意！」

「那麼，我的輕身功夫比你好，你是見過的，但是，你却未曾試過！」

邵遠山點頭。

香姑娘道：「我們來一個打賭，一個時辰之內，你盡量追我，只要你把我抓着，我便輸了！」

「假如抓不着？」

「那麼便要拜我爲師！」

「你輸了拜我爲師——不，我沒有作人師傅的本領，不過，你要叫我三聲好哥哥！」

香姑娘聽了，立時臉紅如朝霞，不過，她實在是有把握的，便道：「一言爲定！」

於是，香姑娘便開始走了。

邵遠山並不心急，因爲他也自信，在這光天化日之下，任你逃得多遠，他也有辦法抓到她！

可是，香姑娘一走，轉了一個彎，便無踪迹！

邵遠山有點洩氣。

不久，姑娘又再出現，這次，她一直跑，並沒有離開邵遠山視線之外。

但是，每當他伸手要抓到香姑娘之時，總被她左右竄身，逃之夭夭。

邵遠山不服，脚下加勁，而香姑娘也是脚下加勁，離他三丈之外，不讓他抓到。

奔了半個時辰，邵遠山已是氣喘如牛。

香姑娘突然竄身上樹。

那處樹林，極多大樹，樹如屏風，一排一排的，只見香姑娘身似猿猴，在樹與樹之間，來去如風。

邵遠山如何追得上？

他在地上追着。

過了一排大樹，那邊却是一處竹林。

青綠的竹，透着清香的氣味，朝陽洒下，輕煙霧靄，實在使人心曠神怡。

香姑娘身貼巨竹，忽上忽下，比猿猴還要機靈百倍，她更懂得利用竹枝本身的彈力，借力從一樹躍過一樹，簡直便像飛翔！

邵遠山看得目瞪口呆。

這時，香姑娘斜身倚着一根嫩竹，竹枝抵不住她的重量，微微彎曲。

香姑娘似是竹枝一般，迎風搖晃，一上一下，煞是好看！

邵遠山道：「服了，服了！」

香姑娘道：「那麼，我的好哥哥……」她突然住了口，臉泛緋紅。

邵遠山嚴肅道：「姑娘師傅，請受小徒一拜！」

香姑娘道：「不用，不用，公子，其實，我也是功夫微末，不過，我的輕功比你好！」

「在下佩服！」

「公子，我想問你，假若你打不過人，你會如何？」

「看對手是甚麼人。」

「是大惡人呢？」

「逃之夭夭！」

「對，打不過便要逃之夭夭！今次我們如能入天牢，當然希望能說服那五個梟雄，知道那黝黑龍頭的秘密便好，假若他們用蠻，那麼，我們也要逃之夭夭！」

邵遠山實在佩服這女孩子的心思，便道：「我知姑娘也是爲了在下好，我是願意拜你爲師！」

「那好極了！」

「不過，拜師之前，我先要明白一些事——」

「甚麼事？」

「師傅姓香，閨名是——」

「也是香！」

「香香師傅，倒是個好名字！」

「還有甚麼？」

「我當然想知道師傅的來歷——我們萍水相逢！」

「古語有道：有緣千里能相會——

不過，詳細的來歷，日後我自然會告訴你，不過，我現在可以告訴你的，我來自大戶人家，因年幼多病，母親把我契了一個庵堂的住持，她竟是一個身懷絕技的尼姑！」

「你的輕功便從她那裏學來？」

「是的——這功夫名爲『跌蹼步』！」

「那你教我好了！」

這「跌蹼步」分作兩部份，第一部份是在平地上奔跑，日行千里；第二部份是攀崖附岩，倚樹飛翔。

爲甚麼香香姑娘要助邵遠山入天牢，又教他「跌蹼步」，這很難加以解釋，她只覺得與邵遠山投緣，心生好感，也許，她相信緣份吧！

邵遠山清爽英偉，爲人率直，也許是令人欣羨。

人與人之間的感情，千古以來，又有幾人可以解釋，可以明瞭？

他們在林中住了半個月，日夕打獵野兔山鷄，不愁饑餓，而邵遠山人也機靈，「跌蹼步」也學了五成，其餘五成，便要靠他日後苦練。

証人被殺　線索中斷

那日，他們再入城中，袋中却無銀兩。

邵遠山爲了試試身手，潛入了一間賭坊帳房，拿了十兩黃金也無人發覺。

他們買了兩套夜行衣服，又再投棧。

香香爲人精細，向店小二旁敲側擊的，打探入皇宮的路途，可是，問到入天牢之事，根本沒有一個人可以答得上口！

天牢是獄中之獄，當然沒有人去過！

兩人爲這事打聽了數日。

有一晚，香香又失了踪跡，不過，她半夜又回來，似是滿懷心事。

邵遠山問道：「發生了甚麼事？」

香香搖搖了頭，道：「是福不是禍，是禍躲不過——我決定明晚與你入天牢！」

個多月來，邵遠山一直想入天牢，不過，如今眞眞正正要去，却又有些猶豫。

香香氣道：「你不想去了？」

「不，我只怕連累姑娘！」

「有甚麼連累？我是心甘情願的——」她深情地望了邵遠山一眼。

邵遠山無言。

翌日傍晚，更鼓一响，他們便出發了。

＊　＊　＊

到紫禁城的路，都是通衢大道，不過，處處都是關卡，邵遠山與香香爲了方便行動，早已躍上屋頂，沿着瓦面向午門而去。

午門是個斬首的地方，派駐的士兵，看來並不算多，晚風起處，燭光搖曳，還帶來一陣陣低鳴，不知是否有人在喊冤？

過了午門，便是一個極大的廣場。

他們趁着浮雲蓋月，施展「跌蹼步」，過了廣場，便是幾座宮殿。

這些宮殿有些剝落，看來是沒有人使用。

再走過這一排宮殿，便見幾株低矮而濃密的松樹。

松樹後面，是一排石堡。

這排石堡是建在低陷的地方，因此，在外邊看來，並不易發覺，假若從上俯瞰，也只覺得是一排普通宮殿，不會使人發覺其醜陋，或是陰森可怖。

依據簡圖所載，這便是天牢。是獄中之獄，牢中之牢！

兩人縱身上了最近石堡的一棵松樹，靜靜地觀察了一刻，這裏的守衛實在是出乎意料之外的疏鬆。

他們只見過一隊四人的巡邏。

而這些守衛都是步履不穩，有些半醉的模樣。

「卜、卜、卜！」更鼓從遠處傳來，原來已是三更時份，時間已無多。

邵遠山發力一躍，已到了石堡的窗簷。

四週是漆黑一遍，唯有不遠之處，有一個天窗，窗內透出一些光線。

他們沿着窗簷，走近天窗。

香香突然回過頭來。

邵遠山低聲問：「甚麼事？」

「我感覺到有人跟踪我們似的！」香香道。

邵遠山示意她低伏着，等了一回，並無甚麼聲响，也沒有甚麼動靜，他們便貼近天窗望下去。

下面是一個相當大的石室。

室中一燈如豆，散發着黯淡的光芒。

油燈不遠之處，有一老人盤膝而坐。

那人頭髮束着，插了一支骨簪，全身寬袍大袖，却是一個道士般打扮。

天牢囚的是重犯，爲何竟有一個道士？

就算這囚犯是道士，爲何又竟讓他仍作道士打扮？

忽然，他們都聽到一些聲音，聲音低沉，却又十分清楚，道：「既來之，則安之！」

兩人嚇了一跳！

他們再往下望，只見那本是泥塑石雕一般的道士，手中拂塵一揚，立時，石室之中，比前光了許多。

很明顯，剛才那說話是道士用上乘內功，密語傳音，在這夜靜之時，把說話傳進他們耳內，却又不驚動附近的人。

邵遠山望了香香一眼。

香香示意躍下。

邵遠山點首，兩人分別從左右兩

個天窗躍下。

香香身如一束飛絮，落地無聲。

邵遠山近半月來苦練「跌蹼步」，果也有成績！

那道人鬚髮皆白，但盤膝打坐，却有氣勢，他見二人飄身而下，有點詫異。

邵遠山拱手道：「晚輩邵遠山，參拜碧落眞人！」

那道人更爲詫異。

香香也衽襝道：「晚輩香香，參拜碧落眞人！」

道人雙目已睜開，射出一絲懾人心魂的光芒，道：「兩位如此年輕，竟認識老道？」

邵遠山道：「碧落眞人，天眼神通，江湖中人，有誰不知？」

碧落眞人微笑道：「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兩位夜進天牢，又知道老道名號，本領實在不小！」

邵遠山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答下去。

碧落眞人道：「快動手吧！」

邵遠山聽了，十分詫異。

香香爲人機靈，連忙會意，道：「我們此行，並非報仇雪恨！」

看來這位碧落眞人早已會過不少江湖人物，而那些江湖人物都是要來尋仇的。

邵遠山聽了這話，也隨即明白，道：「我們來的原因，便爲此物！」

他把黝黑的龍頭，放在燈下。

碧落眞人一看，臉上肌肉抽搐。

突然，他又回復了常態，閉目靜思一會，才道：「你們還携帶了甚麼人？」

邵遠山道：「就只我們二人！」

香香也道：「我們會帶誰來？」

碧落眞人不再說話，只呆呆看着龍頭。

半晌才道：「就只是這一個？」

「是的——」

「這龍頭究竟是你的，還是她的？」

邵遠山道：「是在下的！」

「此物從何而來？」

「是先母的遺物！」

「令壽堂是——」

「先母只是一個尋常婦道人家，並不懂武功！」

碧落眞人沉思了一會，問道：「你們如何得知老道在此？」

邵遠山道：「我們在城內打聽……」

「不用瞞我！」

「是押店的二叔！」

「又是那老胡塗——你們給了他一些甚麼寶物古董，害得他連性命也不要了！」

香香道：「沒有甚麼——他並沒有說甚麼，只是說了一個『五龍煞』的故事！」

碧落眞人聲帶惆悵，道：「『五龍煞』，還有人記得這些故事嗎？」

邵遠山道：「『五龍煞』威震江湖……」

「那時咱們威震江湖，名動天下，可是……可是……如今却在天牢！可笑……可笑……」

邵遠山道：「眞人，這龍頭是你的嗎？」

碧落眞人從夢幻中驚醒，道：「這龍頭不是我的！」

「那究竟是誰的？」

碧落眞人道：「我爲甚麼要告訴你？」

邵遠山道：「我相信這龍頭與我身世有關，希望老前輩能爲在下揭開身世之謎！」

「你如今生活可好？」

「也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這已是人生一大福氣，你又何必自尋煩惱？」

「大丈夫頂天立地，竟不知自己身世來由，你叫我如何活下去？」

「可笑，可笑，你知道了又怎樣？」

「至少也可一見我眞正的父母！」

「見了又如何？」

邵遠山不知如何作答，是的，見了眞正的父母又如何？罵他們拋棄自己？

「假若你的生父生母，是大富大貴之人，倒也樂得見你；可是，假若他們是大奸大惡之人，你又如何？」

邵遠山更是啞口無言。

「無論如何，眞人，我只想知道事實眞相！」

香香道：「假若公子不知自己身世，一輩子心中也不安，活着也無意思！」

碧落眞人道：「歸去！歸去！」

邵遠山道：「只求眞人眞言！」

碧落眞人手中拂塵一揚，那油燈變暗。

香香道：「公子，我們還是走吧！」

邵遠山跪下，道：「只求眞人眞言！」

碧落眞人仍不理會。

香香故意低聲道：「這道人不知事實，求他無用！」

聲音雖低，碧落眞人却微睜雙目道：「你道我不知事實？」

香香道：「得罪眞人！你既然知道，又何必隱瞞我們二人？」

碧落眞人猛地嘆了一口氣，又道：「歸去！歸去！」

本以爲他要開口說眞話，却又是這兩字。

邵遠山把龍頭拿起。

碧落眞人道：「放下龍頭！」

香香怒道：「你這老道眞無理，你不告訴我們龍頭的事，可能是你根本不知，我們也不怪你，爲何又要留下我們的龍頭？」

碧落眞人道：「『五龍煞』是龍頭主人！」

「不，那是先母遺物！」

邵遠山把龍頭納入懷中。

拂塵已動。

香香已竄身上前，護着邵遠山，道：「是你先動手！前輩高人竟欺壓小輩，强搶人物！」

碧落眞人硬生生收回拂塵。

香香道：「公子，我們去問另外的四龍煞！」

碧落眞人道：「慢着——好，我是前輩高人，不會欺壓後輩，不過，你們先闖入我這地方，我不會讓你們來去自如——假若不留下龍頭，便留下性命！」

香香一把拉着邵遠山坐下。

碧落眞人奇怪道：「這又是甚麼？」

香香道：「以我們微末功夫，對付眞人，簡直是以卵擊石，倒不如坐以待斃！」

碧落眞人道：「你們倒也量力！好，就讓貧道接你們三招——並不是要你攻擊我，只是合你們二人之力，三招之內，弄熄油燈，便算你們勝！」

香香心中暗喜，道：「勝了如何？」

「勝了便讓你們離去！」

「不，我們勝了，你便要說出龍頭眞相！」

「這也不妨——」碧落眞人自信地說。

香香道：「你要先讓我與公子商量一下——」

碧落眞人閉目以待。

香香在邵遠山耳邊細語一番。

邵遠山道：「眞人，得罪了！」

他「呼」的一旁，直拍油燈。

碧落眞人動也不動，只見他道袍鼓起，眞氣從他袖底傳出，已形成一道氣墻，把油燈護着。

邵遠山的一掌，似是泥牛入海！

他又再雙手翻動，連拍五掌——

突然，香香飛身上樑，又再飛身而下。

碧落眞人也不爲意，拂塵一動，香香却無法近他身體半分！

這時，邵遠山全身撲向油燈。

他的身體一觸及氣墻，便立刻反彈。

那點火焰仍安詳地燃着。

香香繞着石室飛奔，突然叫道：「小心罩門！」

碧落眞人一聽「罩門」二字，便以左掌護頭，右掌旣收，圍着油燈的氣墻立消。

邵遠山趁此機會，一掌挺出，油燈已經熄了！

香香道：「我們勝了！」

石室已是黑暗一遍。

碧落眞人「咦」的一聲，接着低哼：「誰？」

香香又道：「我們勝了！」

邵遠山從懷中取出火摺子，燃着油燈。

香香道：「眞人，你要告訴我們龍頭來歷眞相！」

碧落眞人並沒有回答。

邵遠山把火光弄猛一點。

只見碧落眞人臉露微笑——而這微笑竟是凝住的。

香香驚呼：「眞人！眞人！」

碧落眞人竟在這一刹漆黑之間，被人暗算了！

邵遠山望着香香，一股寒意自心底升起。

香香上前細看，竟看不到碧落眞人身上有何傷痕，不過，他已無呼吸，身體是直挺挺的坐在那蒲團上。

邵遠山道：「走！」

他們躍上天窗，外面天色微露曙光，遠處傳來一陣雞啼，天快要亮了！

他們一面奔走，一面感到害怕。究竟是誰，竟可在一刹那間，便取去碧落眞人的性命？假若那人要取二人性命，豈不是如殺螞蟻？

爲甚麼那人要殺碧落眞人？

他們跑到城中，市集也開始熱鬧了，他們一身黑衣惹人注目，便急急回到客店之內。

兩人換過衣服，叫店小二送了早點入房。

邵遠山道：「看來已有人注意我們了！」

香香道：「你記得嗎？那次我們與二叔談話完畢，我已發覺有人跟踪我們，我們入天牢之前，我已感覺到好像又有人跟踪我們！」

「事實上是有人跟踪我們，只不過，那人武功實在太高，我們沒有發覺！」

「那麼，追踪我們的人是誰？」

「也可能是殺死碧落眞人的人了！」

「爲甚麼他要殺眞人？」

「也許，他不想眞人口中洩露龍頭的秘密！」

「假若不想我們知道，爲甚麼不直接殺了我們！」

是，殺了二人，豈不是乾淨俐落？

＊　＊　＊

邵遠山與香香一直想不通這問題，而且，他們也因此不敢妄動。

他們蟄伏在客房數日，感到異常的納悶。

忽然，邵遠山想起二叔。

邵遠山向香香道：「二叔旣知龍頭來歷，定然知道他們之間的恩怨！」

香香道：「看來他是知道的，却像有難言之隱！」

邵遠山道：「再動之以古玩寶物！」

香香道：「我根本再沒有甚麼寶物了！」

「難道我們就因碧落眞人的死亡而不再追查？」

「不——走吧！」

他們兩人立即走到那間大押店。

那時正是市集最爲旺盛的時間。

押店的店門却是緊閉的。

「咦？」邵遠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

他敲門，並沒有人回答。

再敲。

半晌，才有一個老頭兒來開門。

他醉眼惺忪，似乎是喝了不少酒。

邵遠山問道：「貴店的朝奉二叔呢？」

「他病了！」說完便要關門。

香香道：「他病了？病了多久？」

「差不多十天了！」

邵遠山心下一算，換句話說，自從他們在太白樓說完故事分別之後，二叔便病了！

事情看來並不簡單。

香香道：「讓我進店內看看好嗎？」

那醉酒的老頭並沒有答允，也沒有阻止。

店內並無燈火。

邵遠山問：「二叔住在那裏？」

「他住在近郊——」老頭說了個地址。

邵遠山道：「老伯，假若二叔回來，請你告訴他，姓邵的來過！」

那老頭答應了，並關上門。

從黑暗的店內走回大街，他們感到日光眩目，在附近問了一會，便約略知道二叔所住的地方。

近郊一間精緻的小樓，正是二叔的居處。

屋前綠蔭覆蓋，附近傳來一陣狗吠聲音。

「二叔！」

小樓內並無人應。

他們推開了花圃前的木門。

入了一度月洞門，却又見一個小的花園，園子並不大，却是流水小橋，樣樣皆備。

邵遠山道：「二叔也是個雅人！」

香香道：「他愛好古玩字畫，自然是個雅人！」

「不過——」邵遠山話未說下去，香香已一竄而上，直撲小樓的飛簷。

邵遠山也隨着，問道：「甚麼事？」

香香示意他勿聲張，並輕聲說：「你繞過那邊！」

邵遠山依言，向小樓的一邊飛簷掠去，而香香却向另一邊繞去。

小樓並不大，轉瞬二人已會合。

「有甚麼不對？」

「我好像看見有人走出來——光天化日之下，我竟然也會眼花？」香香自言自語道。

小樓窗戶是緊閉的，四週的大樹，在微風中搖曳。

邵遠山道：「看看二叔是否在屋內再算！」

二人下了飛簷，走向小樓正門。

大門竟是虛掩。

「二叔！二叔！」他們分別叫了幾聲。

仍然沒有人回應。

他們入屋，樓下是個大廳。

大廳的墻上，掛滿了字畫，四週都有一些壁櫃，櫃內擺滿了一些瓷器或是其他古玩文物。

這客廳收拾得井井有條。

香香道：「二叔，我又拿古物來了！」

還是沒有回應。

香香道：「上二樓！」

邵遠山有點猶豫。

香香道：「假若他是病了，也應該聽到我們的聲音，難道他……」

二樓有三個房間。

三個房間的房門都是緊閉的。

他們走近其中一間。

邵遠山正想推開其中一間。

香香一把拉着他，走向一個紗窗。

邵遠山用手指弄破紙窗，向裏面一望——房間頗大，却並無傢俬什物，當中有一個蒲團，蒲團上坐着的正是二叔！

「二叔，二叔！」香香叫道。

二叔並沒有回答。

他們知道事有蹊蹺，立刻推門。

二叔直挺挺的坐在房子中央，動也不動。

香香走近，驚叫：「死了？」

邵遠山伸手一探，只覺氣息已停，也無心脈，不過，身體仍有微溫！

「他死了不及一個時辰！」

香香嘆道：「我們來遲半步！」

「剛才你並不是眼花，而是眞的有人從小樓中躍出，不過，那人身手極快！」

香香道：「看看他身上有沒有傷痕？」

邵遠山小心地檢視了一遍。

「沒有傷痕！」

香香在房內四處看看，也沒有甚麼打鬥過的痕跡。

二叔的容貌仍是十分安詳。

香香開了一個大窗。

陽光從窗戶透入，香香驀然回首之際，却看到二叔額上眉心之處，有一陣閃光。

香香走近二叔，小心端詳，才發現他眉心之處，露出一枚小小的針，假若不是陽光反射，和他們站的位置恰好的話，他們將永遠不會發現這嵌在眉心的針。

這是致命的一針！

香香小心把針用指甲鉗出。

一枚光禿禿的綉花針，並無劇毒！

邵遠山道：「好厲害的暗器！」

香香叫道：「那天晚上，天牢中的碧落眞人，突然逝去，難道又是——」

「怪不得我們找不到碧落眞人致死的原因！」

「那晚牢內十分黑暗，就算在這房內，假若不是日光反射，我們也不會發現這針！」

「快走——」邵遠山道。

「不必了！不要說那兇手已逸去，就算他仍在小樓之內，要取我們性命，比捏死一隻螞蟻更易！」

邵遠山不由感到一陣心寒。

香香道：「我們再看看其他房間！」

他們看過其他兩間房間，一間是二叔的書齋，內有很多古藉；另一間便是二叔的卧室，也沒有什麼特別之處。

他們又再入二叔打坐之處。

邵遠山道：「二叔也算是幫過我們，我們把他埋葬了，讓他入土爲安！」

香香當然同意。

邵遠山抱起他的屍身——

忽然，「卜」的一聲，他身上跌下了一塊東西，香香隨手拾了起來。

那是一塊印章。

一時之間，他們無法看清楚印章上所刻的字。

香香道：「你去動手，我看看有沒有印泥，把這章上的字印出。」

邵遠山沒有異議。

當他把二叔屍身埋好，並爲他立了一塊小小的墓碑，可是，他只知道香香一向稱呼他爲二叔，却不知道他的眞實姓名。

香香從樓上跑下來，叫道：「公子，你看！」

邵遠山接過，只見紙上印着鮮紅的八個篆字，字體古雅，分明是——

「雲散雪消
花殘月闕」

「咦？先母遺下龍頭之外，還有寫上我時辰八字的紅布，紅布之上，也寫上這八個字！」

香香道：「原來二叔也知道這八個字的意思，我們竟然錯過了！」

邵遠山道：「我又怎會想到！」

「眞可惜，假若當晚我們說出這八個字，我們可多得一些消息，如今——」

邵遠山道：「事情總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二人在新墳之前拜了幾拜，便離開了小樓。

路途之中，他們並沒有說話，因爲有太多的疑問，纏繞在他們心間。

那八個字是什麼意思？

二叔臨死也握着這個印章，亦表示這印章是十分重要的，印章代表了什麼？

殺死二叔的人，爲的又是什麼？

爲這印章？這印章包含了什麼秘密？

兇手武功極高，爲何竟會疏忽至此？

他們一直走着，可是，他們並非朝城內而去，反而離城越走越遠。

走了一個時辰，看到不遠之處有一間山神廟。

那時，天色忽然暗了下來，天上烏雲密聚，看來大雨快要灑下。

雨也來得眞快，他們還未跑到山神廟，便傾盆而下，使他們兩人全身濕透。

幸好來到山神廟，總算有片瓦遮雨。

這山神廟很小，像一間普通的農家。

橫風斜雨，他們本想在廟外一歇也不能，只好退入廟內，一進廟，便嗅到一陣中人欲嘔的味道！

他們想退出，但外面風雨實在太大，他們只好捂鼻站在門邊。

那陣惡臭的味道，實在太難聞，邵遠山回過頭來，看看是否有死去的老鼠或其他惡臭的東西。

廟內並無香燭燈火，看不到有什麼東西，就在這時，一束電光閃過，竟發現神壇上躺着一人。

雖然電光只閃了一刹，但兩人却看得清清楚楚——

躺在神壇上的人，恐怖極了！

那人全身腫漲，就像一具被水浸至發脹的屍體一般，不過，那決不是一具屍體，因爲他們都看見那人的肚皮，一直是上下起伏着。

香香道：「走吧！」

邵遠山也同意，因爲惡臭是發自此人身上。

看來此人已危在旦夕。

他們正要跨出廟門。

那人却狂叫一聲，聲音嘶啞，就像一隻絕望的野獸，垂死前撕心裂肺的嚎叫一般。

聲音令人毛骨悚然。

但聲音却帶着哀求、憐憫——

兩人回身。

電光又閃。

這次，他們更可以看清楚，這全身腫脹的人，竟是一個番人，不知他是來自北疆，還是來自西域！

因爲他全身腫脹，便顯得他的頭顱極爲細小，電光之下，也極爲詭異與恐怖。

那番人說了一番話，兩人却全不明白。

這時，廟門的一條橫樑，不知是因爲雨水太大，或是被雷電擊中，突然「咿呀」一聲，便要塌下。

因爲二人正是迴身之際，並沒有發現橫樑正要下塌，就算他們發覺，也走避不及！

那番人却看得清楚異常。

他猛地雙掌遞出，橫樑隨着沙石，立時橫飛。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回過頭來，一陣寒意自心底升起，立時退後。

假若沒有那番人一掌，兩人必然被壓在樑下。

這山神廟雖小，但建築之時，選用了最好的材料，那橫樑是選用極其堅實的木，只見木樑塌下之處，陷下

了一大片。

普通的樑木壓下，也許只是筋骨折斷，如果被這根樑木壓着的話，定然會變成肉醬！

兩人定過神來，互相望了一眼。

番人却再無聲息。

那番人身上仍散發着惡臭，不過，他到底也是兩人的恩人。

他們走近，那番人胸腹仍有起伏，不過，他已然昏厥，可見他剛才發出一掌，已用了全力。

兩人不知如何是好。

香香畢竟是個女孩子，看了一會，輕聲道：「先用一些水爲他敷面。」

邵遠山扯下衣衫，走出廟門，讓雨水濕透了那衣衫，然後回來，敷在番人臉上。

雨水的涼氣果然令他甦醒過來。

那番人看見二人沒有被橫樑壓倒，臉上也有欣然之色，他氣力極其衰弱，有氣無力地說了一番話。

他說的自然是番邦語言，二人如何懂得？

香香叫邵遠山在神壇不遠的地方，先起了一個火，讓廟內有些光線和驅去一些寒氣。

那番人在火光之下，面貌十分可怖，因爲他救了二人性命，二人却也不覺得什麼。

忽然，那番人示意香香拿一根燃着的木枝給他。

番人接過，弄熄了火，便在神壇上畫起圖畫來，因爲他是躺着的，而且身體腫脹，不能移動，不過，他却畫了一個人，面貌身段十分像他，但身體並不是腫脹的。

二人立時明白，那番人要用圖畫來與他們交談。

香香也拿了一支木棒，把圖畫內的番人加大，意思是問他爲什麼身體會腫脹起來。

番人在旁邊加了四個人，並作出武打姿勢。

很明顯，他是被四人圍攻。

接着，番人辛苦地舉起右手，放在自己的咀上，然後，作狀吃下一些東西，臉上並出現了一個痛苦的表情。

邵遠山道：「他中了毒！」

番人又再在身旁繪了幾點東西，好像一隻隻小蟲，一時之間，二人却看不明白。

那番咕嚕咕嚕地說話，並且作狀要把他那繪的小蟲，放在他自己腫脹的身體上。

一會，香香會意道：「他要水蛭！」

邵遠山道：「水蛭，吸血的水蛭？」

「對了，他要找水蛭，吸去他身上的毒！」

這時，外面再無下雨。

邵遠山道：「我去找些回來——」

「我也一起去！」

二人出了山神廟，吸了一口清新空氣，雨過天晴，四處都是潺潺流水。

那些水蛭，生長在山澗之處，在荒野之地，很容易便捉到。

他們用樹枝挑起了幾隻，放在一塊大樹葉之上，然後，撥一些溪水洗面。

邵遠山突然「咦」的一聲，伸手入懷。

香香問道：「什麼事？」

邵遠山從懷中掏出那印章，却見碎了！可能是剛才橫樑壓下之際，被石塊碰個正着。

「這印章原來是一個小盒子——」

小盒子之內，竟藏有一張極薄的紙，邵遠山小心攤開，足有一塊方帕那麼大，不過，紙上却沒有什麼東西，不過，他手執的地方，却有一些模糊的痕跡。

香香試用手點水，塗在紙上一角。

那紙遇水之後，却又出現另一些痕跡。

香香道：「試用水濕這紙角！」

邵遠山耐性把那張紙一角，浸在水裏。

果然，紙一遇水，便出現了更多痕跡，他們小心細看，却像一行行的文字，不過，却沒有一個是認識的。

香香道：「這可能是一份寶藏圖也說不定！」

邵遠山道：「是張武功秘笈也說不定！」

「不——難道是用來解釋這印章上八個字的意思？可惜我們不懂這些文字！」

「我們不懂，一定會有人懂！」

「公子，你千萬別隨便拿出來給人看，否則惹上殺身之禍也未可料！」

邵遠山故意伸出舌頭，表示害怕，然後，小心翼翼地把紙張放入懷內。

這張紙倒也奇怪，雖然是濕了大部份，却完全沒有霉爛，堅韌異常。

他們把水蛭拿了回去。

番人一見了水蛭，却像見了寶物一般，連忙把水蛭放在胸腹之間，然後，又再示意他們盡量多找水蛭回來。

二人依言，不一會已找了很多回來。

他把水蛭放滿了全身。

水蛭一附着血肉，便會吸血，大夫有時也會利用一隻兩隻，替病人吸去一些膿血，不過，却從沒有人用這麼多的！

那番人閉上眼睛，似乎十分受用。

一會，他伸手一撥，水蛭已落下，原來這些水蛭吸了番人毒血，立時僵斃。

他又再放上另一些水蛭。

邵遠山已不用他吩咐，又再去找

了更多水蛭回來。

這樣忙了半晚，番人身體的腫脹似已好了一些，臭味也沒有那麼濃烈。

兩人極其饑餓，便在附近捉了一隻小鹿回去，就在廟內火堆烤熟來吃，番人却不能進食，只喝了一些水。

翌日，他們又替番人找水蛭吸血。

經過五天吸血，番人身上的腫脹已全消，臭味也沒有了，不過，因爲他不能進食，身體異常衰弱。

邵遠山看見他的模樣，心下不忍，却也無法，便對香香道：「我們揹他入城，找個大夫看看。」

香香道：「那是唯一的辦法！」

於是，香香在地上繪了一個大夫替人把脈的模樣。

那番人一看，便大搖其頭，表示不願入城。

邵遠山明白，也許他是害怕仇家。

香香又在地上，繪了一個瓦罐，示意應該煮些什麼東西給他吃。

那番人繪了一隻羊，羊上插了一柄小刀；血沿刀口滴下，一個番人飲血。

於是，兩人離開了山神廟，入城去買衣服及小羊，雖然他們袋中無錢，但是，香香輕功厲害，入了一間錢莊帳房一會，懷中便多了兩塊黃金。

臨回去之時，香香又買了紙筆墨硯。

回到山神廟，他們首先剖了小羊，用碗盛了羊血給番人喝了，然後，便把小羊烤熟。

番人喝了羊血之後，似乎臉色紅潤，好轉過來。

這樣又擾攘了半個月。

在這半個月中，番人與邵遠山、香香用紙筆交談，他們已明白番人的來龍去脈。

原來番人來自西域，屬於喇嘛旁支一個宗派，他是個僧人，却不用削髮，也不穿袈裟，他被四個仇家追殺，但那四人却不敵，便下毒殺他。

他中了毒之後，幸賴體質內力，止住毒性攻心，一時之間，沒有性命危險，不過，全身也因此腫脹發臭，假若不是遇上兩人，便會毒發身亡。

邵遠山好奇，便追問他的仇家。

番僧寫了一些字出來，可是，那些字却是從沒見過，一個也不懂的。

後來，那番僧繪了四幅圖畫。

一幅是天上一片浮雲。

一幅是一片雪花飄飄。

一幅是一彎明月，伴着一朵花。

這四樣東西便代表那四個仇家，一時之間，他們也不明白他要說些什麼。

番僧身體已漸復原，不過，他的武功因毒性久附血脈，而不能再發揮，他半躺在神壇之上畫着畫着。

這番僧描繪的圖畫十分傳神，因此二人雖然無法用言語與番人說話，但看着圖畫已明白一切。

那日，番僧可以站起來。

他用紙繪了一幅畫，畫中是一男一女，另外一個是番僧自己，而他的身旁却有很多牛羊、黃金、珠寶等。

番僧指着牛羊，似是要送給他們，又再指着黃金珠寶，似乎又是要送給他們。

香香道：「番僧要報答我們救命之恩！」

邵遠山道：「我們救了他，只是偶然巧合，其實，他先救了我們！」

他指着牛羊黃金珠寶，大搖其頭。

番僧又繪了其他珍寶，以爲邵遠山認爲不夠。

忽然，香香道：「公子，你記得他寫過一些字嗎？」

「什麼字？」

「當然是他們番人的字！那些字好像在那裏見過似的——」

邵遠山問道：「你說那印章內紙上的字！」

「對了——」她一手拉了邵遠山出了山神廟。

番僧以爲他倆商量要些什麼，便在廟內等着。

原來，香香害怕邵遠山爲人率直，把紙張拿出來，可能惹禍上身。

於是，他們兩人浸濕了紙張一角，學寫了十多個紙上的字，寫給番僧看。

番僧一看，沉吟半晌。

一會，他繪了隻手，手指合而向上，似是一個鶴咀。

香香看了一會，道：「公子，那幾個字是表示一種姿勢，難道紙張之上，果然是一些絕世武功！」

邵遠山道：「這番僧內力全失，武功已廢，給他看看那張紙，也沒有什麼關係！」

香香有些猶豫，但最後也同意。

二人浸濕了紙張，上面排滿了密密麻麻的字。

番僧看了，首先是奇怪，再小心看內文，臉上驚訝，並露欣喜之色。

當他把全文看完，竟跪在二人跟前。

二人十分驚異，扶了他起來。

那番僧不再言語，潛心繪畫。

他費了一個通宵，繪了十八張圖畫，畫內是十八個不同的武打姿勢。

畫中人共有兩個，一男一女，姿式配合而成。

番僧似乎十分興奮，忘形地咕嚕咕嚕說了大遍，後來才醒悟他們並不明白，才指着圖畫，示意他們細看，並催促二人依照圖畫，擺出架式。

兩人依言。

因爲圖畫只有一個動作，他們擺出了動作，姿勢極美，却不知如何發揮。

番僧看了文字一遍，作了一個示

範。

兩人隨着番僧，配合起舞，他們都有不錯的武學根基，因此，很容易便上手。

那十八個招式，每式有八個變化，配合起來，共有一百四十四式，可謂變化多端。

轉眼之間，他們已學懂了基本的十八式，不過，却發覺這十八式，需用內力配合，才能使出招式的效果。

但內力的鍛練，似與中原武學並不相同。香香試以本身內力運轉，使出招式，却見力不從心，並有扭轉經脈之勢，她立時不敢運用。

番僧似乎也十分着急，他似乎是看得懂紙張上練功的法門，但這些法門，却不能用圖畫繪出來！他說了大堆番語，滿頭大汗，二人仍無法明白半點！

邵遠山也是有些內功根底，依着以前所學，也同樣覺得血脈翻騰，不敢再練。

原來紙上所記，是番邦武功，雖然武學是殊途同歸，但因練法不同，其間矛盾重重，尤其內功心法方面，却與中原武林所練，大異其法。

西域一派武功，因爲受了天氣影響，也受地勢影響，內力與中原之法不同，而是用反逆方法練就，而那些招式，也因反逆經脈配合而成，學其招式，並不是難事，配以反逆經脈內力之法，却是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聞所未聞。

兩人練了半個月，招式已純熟，不過，漸漸感到有點不大對勁。

原來這套武功，是男女二人相配，最合夫妻二人，以其和諧、協調之法使出，並且着重其心意相通，人我合一爲主旨，可惜，二人並不是夫妻，雖然二人是相悅的，但堅守禮法，並無越軌，也因此無法把這套武功的佳妙之處發揮出來。

那日，悶熱非常，二人無法入睡，不約而同的步至日間練武之空地上。

其時，月懸於中，銀光灑地，一片柔和景色。

不過，邵遠山却是心如鹿撞，煩燥不安。

香香其實也有同樣的感覺。

他們並沒有說話。

邵遠山忽然使出拳脚，香香也配合，兩人便在月色之下，把一百四十四招使出。

天氣已是悶熱，又無涼風，二人使拳弄脚，更覺灼熱難耐，邵遠山不覺扯下了外袍。

香香香汗淋漓，但因自己是女兒家，如何是好？但心中那種灼熱的感覺，却是比體外所感受的熱力難受得多，她似乎也是忍耐不住——

邵遠山呆站，也呆望着香香。

香香本是純良女子，平日雖是艷色照人，却並無半點誘人之處，但在此時，邵遠山却覺得香香的咀唇、眼波、雙眉，都發散着一種難以言喻的魅力。

鬼魅之力！

他不由自主的移步。

移近了香香，香香却沒有移開。

忽然，烏雲蓋月，大地一片黑暗。

遠處傳來一陣轟轟雷聲，二人似乎從夢裏驚醒，也在這時，大雨如注。

冰涼的雨水，打在他們身上，有說不出的舒服，他們站在雨中，隨着雨點打下的節奏，又開始把一百四十四式的番邦武功演繹出來。

在雨水中的演繹，比平日的練習却更爲配合，兩人體內灼熱仍源源不絕，不過，外面既有雨水打下，便把熱量冷却，這使他們沒有了那種不快的感覺。

這好比兩塊純鐵，在火焰中鍛煉，燒得通紅之後，再浸入水中，這麼一熱一冷，便把純鐵煉得更爲堅硬。

兩人練了一遍，感覺上已把這套武功練得更上一層樓！不過，似乎離開成功之路還是極遠。

雨並沒有終止。

忽地，電光一閃——

邵遠山只覺全身震慄，而香香却是面部抽搐，似有極大的痛苦！

其實，邵遠山臉上的抽搐更爲厲害。

「轟轟」二响，地上泥塵盡起。

兩人被震了上半空，再跌下來，已是入了一個地洞似的。

地洞泥漿四溢，他們感到極爲暢快，不禁在這些泥漿中大大翻滾。

原來二人在大雨中，全身濕透，便引來了雷殛——本來雷殛會傷人，甚至殺人，不過，他們練武兩遍，血氣運行極速，却把這雷殛破壞之力抵消，反而帶動經脈的流動，而這逆轉之力自外間而來，一時之間，便連他們經脈運行也打亂了。

不知是他們機緣豐厚，還是上天賜他們的福澤，經脈已因雷電過體而逆轉了。

對於普通人來說，受了這兩下雷殛，必然沒命，不過，對邵遠山與香香二人來說，却是一件大大好事，因爲經脈逆轉了，正好配合這套番邦武功。

雨仍下，他們躺在泥漿中，有說不出的暢快，竟然在翻動之下，在泥漿睡了！

番僧天亮時出來，看見地下有大洞，洞內竟躺着兩個滿身泥漿的人，正在大駭，却見二人蠕動起來。

兩人看見對方，不禁大笑起來。

番僧聽得見二人笑聲，也笑了起來，立刻扶了二人從地洞上來。

他們各自洗去身上泥漿，換了衣服，便在番僧面前，再演繹那套功夫一次，這次的演繹，連番僧也覺得他

們進步了很多。

香香繪了一幅雷殛圖給他看。

番僧伸出了舌頭，表示驚詫，隨即豎起姆指，指他們福厚命大。

過了五天之後，番僧表示要離開，並且要求把那套武功抄下。

邵遠山道：「我們已把這套武功練得滾瓜爛熟，何必再留下，而且武功本屬番邦之物，也好讓它物歸原主。」

香香當然同意。

番僧提出要抄錄武功，本已覺得過份，如今二人竟把這份秘笈送了給他，他自然是大喜過望。

送別了番僧之後，他們也回到城中。

轉眼已是別了京城兩個多月，他們買過了衣服，再上太白樓飽餐一頓。

兩人邊吃邊談，十分快樂，這多次奇遇，使他們更爲投緣。

談了不久，便談及那黝黑龍頭及五龍煞的事。

邵遠山道：「看來我們要再進天牢一次！」

香香道：「當然要去——」她隨即用手指蘸酒，在桌上寫着「勿聲張」三字。

邵遠山起初並不會意，後來才明白，香香害怕又會有人暗中跟踪他們。

出了酒樓之後，邵遠山道：「讓那暗中跟踪我們的人，保護我們也不錯！」

香香道：「假若他眞是暗中保護我們，那自然是好極，不過，我害怕那人也是利用我們，當他發現他所需的事物時，便會倒轉矛頭，我們何必被人暗裏利用？」

邵遠山實在佩服香香的心思週密。

他們投了一間小客棧，分別運功休息，以作今夜再闖天牢的準備。

更鼓一响，他們便出發。

他們對往天牢的路途已十分熟悉，未到二更，已來到昔日「天眼通」碧落眞人所居的天牢。

他們上到屋頂天窗之處望下，只見牢內一片黑暗，並沒有人在內。

於是他們躍向另一屋頂。

這樣找了大半晚，却仍然找不到其餘五龍煞所居的天牢，邵遠山感到十分焦急。

香香也是無法，因爲這天牢所佔面積極大，如今在深夜，牢中的人均已入睡，上次剛巧這麼幸運碰到碧落眞人未睡，可是，今夜再無好運。

不單沒有好運，簡直是霉運——

忽然，他們都感到一陣凝重的煞氣，自四面八方的湧來，四周並無風吹來，可是，二人衣袂却輕輕飄動。

不知什麼時候，他們所站的屋頂的四角，竟然坐了四個人。

而那陣凝重的、迫人而來的煞氣，亦是來自四人。

四人像泥塑木雕似的，動也不動。

不過，四人未動，已有這種風雨欲來的感覺，假若他們一動，二人豈不是——

其中一人輕聲道：「咱們等你已久。」

邵遠山道：「在下邵遠山，參見各位前輩！」

另一人道：「果然是你！」

另外兩人却不言語，身形已動。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迎着來勢，一連接了那兩人八招，那八招之中，既有單獨使出的，也有合而爲一使出的，招式中掌爪俱備，而且是快速異常。

二人使出剛學來的番邦武功，勉強應付了八招，與敵對壘，當然與練習之時大大不同，他們首次聯手對敵，並沒有把所學的番邦武功發揮盡緻。

那二人似是十分詫異，異口同聲低叫：「咦？」

另外兩人接着攻上。

邵遠山與香香回轉身來，同使一招「洗劍懷中抱月」——

本來兩人從外攻來，二人一招既出，便立時反客爲主，竟把二人圍在核心。

這兩人反應也快，看見他們招式配合，知道他們一定要互相配合，才能有此威力，假若分別對付二人，不讓他們有合拍的機會，自然是手到拿來，易於應付。

左邊一人，猛攻邵遠山下盤。

邵遠山一躍，橫身閃過，那人早已料敵先機，立時駢指如戟，眼看便要一指插入他的小腹！

邵遠山立時向後一跌，使出「跌蹼步」，身向後拗，搖搖欲墜之際，却已竄向另一方。

不過，那人指力的確厲害，邵遠山一避，腳下那塊瓦片立時四分五裂，飛濺四方！

香香也是面臨重大的考驗。

那人欺她是個女子，雙掌挺出，竟然是向她胸前，香香一急，也使出「跌蹼步」，避過了他雙掌，不過，那人雙掌突然一變，已分別抓她左右雙肩。

眼看香香已是逃無可逃！

不過，香香臨危不亂，見他雙手伸開，脅間空門大露，便立時運勁右腿，一招「脚踢魁星」，踢向他腰間的「志堂穴」。

「志堂穴」是人身大穴，假若被她的脚尖踢中，就算不死，也是元氣大傷！

那人連忙退縮。

這一退，香香乘勢橫竄，便與邵遠山再度會合。

四人不發一言，同時攻上。

邵遠山與香香互望一眼，使出「上步雲邊摘月」。

邵遠山與香香見到四龍煞圍攻一名黑衣夜行人

四人本想合力擒下二人，可是兩人身形靈巧，不但避過四人圍攏之力，反而四掌分別劈向四人。

這四人萬萬也料不到，這兩個黃毛小子有如此巧妙招式，而且四掌遞出，也隱隱含有風雷之聲！

其中一人閃開，道：「怪不得二弟也死在你們手中！」

香香接口，問道：「什麼二弟？」

那人怒道：「兩月之前，你們害了咱們二弟！」

「碧落眞人？」

「你們果然是吃了豹子膽！」

香香道：「我們從不用歹毒暗器！」

「不是你們，還有誰？」

「我們也想弄清楚！」邵遠山道。

四人停了手，互望一眼。

其中爲首的一人道：「很多事情，我們也要弄清楚！」

邵遠山道：「我們也要向前輩請教！」

「咱們便往翠瓊院！」

四人領路，向西北角而去。

轉眼之間，他們來到了一間宮殿似的建築物，不過，這宮殿外牆剝落，似是日久失修。

四人躍上飛簷，飛身入內。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也不示弱，隨着他們入內。

裏面却是出乎意料的整齊清潔。

其中二人拉上布幔，因爲這宮殿也十分大，拉布幔也要一些時間。

布幔拉好，其他二人燃點了宮內油燈蠟燭。

一時之間，室內大放光明。

這時，邵遠山與香香二人，才可以看清楚四人面目，這四人當是五龍煞中的四人。

「五龍煞」是著名的大盜，他們都是偷人所不敢偷的東西。一般盜賊，多是虬髯滿臉，面貌猙獰之輩，可是，眼下四個辣手劇盜，却是大大不同。

已死的碧落眞人，是道士打扮，一派仙風道骨，飄逸有如仙人，他們早已不大信他是個賊人，如今，看這四人他們更不敢相信。

爲首的一人，濃眉方臉，英氣挺拔，雙鬢已呈斑白，不但沒有使他容顏有損，反而增加了他的雍華氣度，他坐在殿的中央，更顯得他的氣派非凡。

邵遠山拱手道：「拜見各位前輩，在下邵遠山！」

香香也拱手道：「在下姓香——」

那坐在中央的人道：「想你也知咱們名號！」

邵遠山道：「未知前輩是——『火中鳳凰』袁前輩？」

那人微笑。據二叔所說，此人有意推翻皇帝，自立爲皇，怪不得有此帝皇威嚴之相。

「火中鳳凰」袁莽道：「這位是我三

弟『狂龍煞』花飛城。」

這花飛城外號使人震驚，但外表却是斯文凝重，看不出有什麼「狂」的地方，也看不出有什麼煞氣！

袁莽指另一人道：「這位是我四弟『當世人魔』甄浩瀚！」

「當世人魔」這外號，也是使人想起青面獠牙的模樣！可是，面前的是一位臉白無鬚的中年人，那裏是人中魔鬼？簡直是人中豪傑！

邵遠山道：「最後一位，當然是前輩『長虹經天』牟前輩了！」

那人微微點首。

這人臉上沒有什麼表情，但看他雙目低陷，眼珠靈動，一看便給人一個異常聰明的印象。

香香看了四人，心下的感覺大大不同，這四人面目端莊，予人好感，但聽他們名號，便知他們都是心狠手辣之輩，一個面孔猙獰的人行壞事，倒能使人有所預防，而這四個外貌英俊瀟灑的人，行起壞事來，使人防不勝防，實在是更爲可怕。

狠披上了羊皮？

香香背後升起一陣寒意。

袁莽道：「邵公子，你們膽敢闖天牢，爲的是什麼？報仇雪恨？」

邵遠山道：「爲的只是這龍頭！」

他從懷中掏出龍頭。

四人看到黝黑的龍頭，都有點驚詫。

花飛城道：「當年一戰……」

袁莽接口道：「公子，可否將龍頭來歷相告？」

於是邵遠山便把母親去世，在遺物中發現龍頭一事相告；香香也把那日與碧落眞人在牢中之事，一一細述。

袁莽聽了，道：「咱們二弟碧落眞人之死，我相信與你們無關，因爲發這『綉花針』的暗器，江湖之中，並不太多！」

邵遠山不想多聽題外話，便問：「前輩，這龍頭是你們的，爲何會落在我先母手中？」

袁莽有點茫然。

香香道：「邵遠山並不是想插手入任何江湖恩怨之中，他所要知的只是自己的身世！」

袁莽道：「我也明白——」

香香道：「這龍頭遺下，當有一番故事！」

四人眼神都陷入了一陣迷惘。

「長虹經天」牟驚雄道：「大哥，這是這麼多年了，告訴他知道，也許他會替我們報仇，也說不定！」

「當世人魔」甄浩瀚却道：「大哥，咱們已是潛心頓悟，不再淌江湖混水，何必再累旁人？」

他顯然並不讚成大哥袁莽透露眞情。

香香道：「四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固然是可喜可賀，但遺下的江湖恩怨，我們後輩無從得知，既不知是恩是怨，你叫我們如何活下去？」

邵遠山道：「先母是平凡婦道人家，龍頭如何落在她的手上，也關乎我的身世，各位前輩，大發慈悲，就算是你們做一件好事！」

邵遠山說得聲淚俱下。

袁莽道：「爲人子者，當然希望知道自己身世，不過，牽涉太多，却又會令江湖變色！」

一直沒有再出聲的「狂龍煞」花飛城道：「大哥，事情總會有個解決的一天，咱們躲在這裏，也不是辦法！」

袁莽道：「是的，我也有這樣的感覺，咱們躲了十年，還有另一個十年嗎？」

牟驚雄道：「說罷！大哥！」

「哥」字未了，牟驚雄突然雙袖拂出，立時之間，大殿之內燈火盡熄。

牟驚雄果然厲害，怪不得有「長虹經天」的外號，這一拂雙袖，眞不知蘊藏多少內力！

袁莽嘆道：「來了，要來的，終於要來！」

四人並沒有動，只是側耳傾聽。

邵遠山與香香也凝着不動。

他們都感到，殺碧落眞人的兇手已在殿外。

因爲袁莽似已意動，快要說出龍頭的故事，而那早已蟄伏在外的人，無法不出手。

這人武功實在高强，四位高手在殿內，竟然也不能發現他的存在。

假若他不是突然發難，牟驚雄也不會發覺。

這時，他們已習慣了黑暗，外面月色並不是十分明亮，但仍然透過兩面的大窗滲了進來，四人背後的牆上，佈滿了一排排的「綉花針」。

每支綉花針都是入牆寸許。

這一手發暗器的功夫也令人佩服！

只要被其中一針射中，就算不是中正穴道，也是難逃劫數！怪不得碧落眞人只是中了眉心一針，便立時命斃當場。

「四龍煞」仍然僵着。

突然「狂龍煞」花飛城一個飛身，已出了殿外，接是見「當世人魔」甄浩瀚，「長虹經天」牟驚雄與「火中鳳凰」袁莽都分別竄了出去。

殿頂已傳來拚鬥的聲音。

邵遠山與香香也急於走到殿外，因爲他們也渴望見到這個突施殺手的人。

這個人定然對邵遠山的身世十分明瞭，假若這四龍煞能把他制住，自己的身世便會眞相大白。

這「翠瓊院」雖是一座十分殘舊的宮殿，不過，佔地頗多，殿頂十分寬闊。

四龍煞正在圍攻一人。

那人身穿緊身夜行衣，連頭臉也全裹上黑布，僅露出一雙眼睛，他手持一支長劍，月色之下，劍動生芒，

看來是極有殺傷能力的。

四龍煞都沒有武器，只以雙掌及袍袖對付長劍，那人劍招迅速凌厲，一時之間四人無法接近。

袁莽一招「袖裏乾坤」，封住那人的長劍，喝道：「咱們四龍煞不殺無名之輩！」

那人並不答話，劍招更快。

甄浩瀚一招「盤根錯節」，猛攻那人下盤，他雙手一攫，便要硬生生的把那人雙脚箍着，他似乎已完全不理會他的劍招。

那人劍招一盡，其餘三人撲上！

原來四人合作已慣，甄浩瀚知道，假若不能速戰速決，一定會驚動天牢內的人，或者是附近巡邏的士兵，那時將會引起極大的不便。

因此，以身迎劍，硬要抓他雙腿，他知道其餘三人全會發招，他的劍定然無法招呼在他身上！

那人極爲機靈，一見甄浩瀚撲來，便已縱身，身體立時像個螺旋似的急速旋轉，向上竄去。

甄浩瀚身本向下衝，見他竄上，也隨着竄上——這先撲下而又突竄上的功力，實在是叫人佩服！

那人旋轉之時，身上發出一陣煙霧似的東西。

「長虹經天」牟驚雄叫道：「退！」

其餘三人會意，知道那陣煙霧定然是毒物！

他們迴身退後，而那人發散出來的煙霧更多，一時之間，附近煙霧瀰漫。

他們再退，並以袍袖掩着鼻孔。

不過，那煙霧散發極快，四人無可避免也吸入了一些，他們只感到喉間極癢，嗆咳起來。

然而，那黑衣人已不知所踪！

雖然，邵遠山與香香一直在旁監視，仍然無法看得清楚那黑衣人如何竄走。

幸好兩人離開那陣煙霧較遠，並沒有吸入。

四人不斷嗆咳。

袁莽道：「先回天牢！」

他們隨着袁莽，一直奔回他們所居的石牢。

他們進入了其中一間。

這一間石牢，與碧落眞人所住的一模一樣，室內陳設簡陋。

他們嗆咳已停，不過喉間似仍不舒服，四人恐怕毒性擴散，分別打坐調息。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不敢稍動。

過了一炷香的時間，袁莽道：「看來那人撒出並不是毒霧，只見一些掩眼之法！」

其餘三人也睜開了眼睛。

經過這一番調息，他們知道並沒有中毒，而邵遠山與香香也安心下來。

邵遠山道：「前輩，快把事實告訴我吧！」

袁莽道：「好——看來這地方也不再是天下最佳隱居之處了！我覺得有點口渴……」

邵遠山立時走到堂中一角，倒了四杯茶，分別遞給四人，四人都是十分口渴，一口氣便喝下。

袁莽道：「公子，你明白我剛才那話的意思嗎？」

邵遠山道：「你們被捕下天牢，並不是被迫的，而是自願的！」

香香道：「天牢果然是天下最佳避難隱居之處！既有石室，飲食一概俱全，還有大內禁衛軍保護！」

四人微笑，點首同意。

袁莽道：「姑娘的話，只說對了一半！」

「還有其他原因？」

袁莽點點頭。

牟驚雄道：「第一次下天牢，咱們是避難，然後咱們出天牢，之後再入天牢，却是避世！」

邵遠山與香香，並不明白他說的話。

袁莽道：「咱們五龍煞，在江湖上是大盜，無論是黑白二道之人，都想殺死咱們，官府更視咱們爲眼中釘，因爲咱們所劫的，並不是一般金銀財帛，而是民間獻予皇上或是達官貴人的寶物。

「咱們行劫，結仇是免不了，當中，咱們有一個大仇家，此人武功高强，以咱們當時合五龍煞之力，也無法與他對抗！

「咱們第一次下天牢，便是爲了避開此人的追殺，在天牢之內，咱們養好了傷，合力創了一個『五龍煞』的陣法，同出天牢，去報此大仇！」

香香道：「於是你們便出天牢了。」

衆人點頭，然後看看茶杯。

邵遠山連忙又爲他們斟茶。

花飛城道：「那次我們五人聯手，用『五龍煞』陣法，圍攻這仇人，結果，他無法打敗咱們，咱們也無法打敗他！」

他說得婉轉，不過，邵遠山與香香都明白，他們又敗了一次。

甄浩瀚接口道：「不過，咱們的仇人說了一番話，却令咱們好生感動！於是，我們也不再報仇了，一起回到這天牢，一直至今！」

香香道：「這第二次下天牢，是你們參透人生，退出江湖？」

衆人點頭，又再喝茶。

邵遠山實在忍不住，問道：「你們的仇人是誰？」

袁莽嘆了口氣，道：「我不知道我們的仇人，是否與你的身世有關，不過，這人以前是咱們的仇人，在說了那番話之後，却變成咱們的恩人！」

「爲什麼？」

「因爲他把咱們心中死結打開——想咱們年輕之時，入江湖闖盪，誓要做一番驚人藝業，可是，爲了急功近

利，不擇手段，加上血氣方剛，殺人無數，二十年江湖，得到的並不是一番驚人藝業，而是滿身罪孽！

「江湖上的人，爲報兄長或是同門的仇，千方百計的來追殺咱們，咱們武功高强，實在並不害怕！」

花飛城道：「但這只是外人看咱們，其實咱們也是終日提心吊膽，連睡覺也不能安心！後來，遇上這個大仇家，既要報仇，又要防人來殺咱們報仇，那種滋味，實在並不好受！」

邵遠山道：「究竟那仇人是誰？」

袁莽道：「咱們是如此痛苦，而那大仇家眞是如此，不過，他已領悟到人生本是無一物……」

花飛城道：「大哥，我看他們年紀這麼輕，無法領略咱們恩人的一番言語，假若咱們不告訴他們，他們也會四處尋訪，那時，又有一番作孽！」

袁莽沉思良久，才點頭同意。

花飛城道：「咱們的恩人已遁跡空門，他的法號是——」

他突然雙手握着喉嚨，狂號了一聲。

接着，袁莽也是雙手握着自己的喉嚨，臉孔露出極其痛苦的神色！

邵遠山叫道：「他的法號是什麼？」

沒有人再能回答他。

因爲甄浩瀚與牟驚雄也同樣雙手握喉，發出「咯咯」的聲音。

轉眼之間，四人已躺在地上。

那時，天已漸亮，外面透入光線，照在他們臉上，只見他們臉呈胭紅，像喝醉了酒一般。

邵遠山與香香看此突變，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是好！眼看這幾人快要說出自己的身世，卻又逢此劇變！

香香較有江湖經驗，一看四人臉色，便道：「他們是死於中毒的！」

「中什麼毒？難道是那些毒霧？」

「不會的，假如是毒霧，他們也不會說這麼多話，到現在才死去！」

「那一定是茶了！」

香香把茶杯細看，並沒有發覺什麼，道：「這些茶是他們自己的，而那人就算十分熟悉此地，也沒有理由有這麼多時間下毒，而且，他們並不一定要回這裏，也並不一定要喝茶！」

邵遠山突然醒悟道：「對了——他們吸入了毒霧之後，不斷地要喝茶——」

香香接口道：「是——假若只吸入了毒霧，並不會致命，但大量濃茶，卻引發所吸入毒霧，而成了劇毒！」

邵遠山道：「我們也吸入了小量的毒霧，卻沒有喝過茶，因此，我們才保住了性命！」

香香道：「下毒的人果然厲害！」

「可惜，我們的線索也完全斷了！」

「是的，相信他們的仇人，與你的身世大有關係！」

「爲什麼他們總是拖延着，只要在早一刻，他們中毒未發之時說出，我便知道此人是誰！」

「也許是天意！」

「天意？我不相信！五龍煞與他們的仇人，其間定有重大的淵源，他們不肯說出來的！」

香香道：「那又如何？」

「我們當然要繼續找！」

香香無言，她小心地看着地上四個發紅的屍體，忽然，她似有所發現——

「公子，你看——」

她指着袁莽所躺之處，地下寫着一個「雲」字，另外他的一指卻指着大門。

香香道：「這雲字是袁莽臨死之時，盡最後一口氣寫下的，看來他還要多寫一些字，不過，劇毒已令他手指僵硬，無法再寫下去！」

邵遠山道：「雲，是什麼意思？」

香香直到門邊，四處察看一會，並沒有發覺什麼。

外面似傳來人聲，兩人立刻躍上屋角，不過，等了一會，仍然沒有人進來。

此時天已放亮，如果奔出天牢，一定會被人發覺，他們只好躲在屋內。

幸好天氣仍不太熱，四條屍體並沒有發臭，他們等到天黑，才一起離開天牢，回到城中。

* * *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躲在客棧兩天，猜測「火中鳳凰」袁莽臨死之時所寫的雲字的示意。

可是，想來想去，卻想不到絲毫頭緒。

香香道：「我們躲在這裏，胡亂猜測一番，也沒有什麼結果，倒不如出外四處逛逛，也許得到啓示也說不定！」

邵遠山也同意。

於是，二人便在京城的大街到處逛逛看看。

街上雖然是非常熱鬧，但兩人仍心不在焉，行了一會，已覺索然無味，於是又回客店。

香香不服氣地道：「袁莽寫個雲字，當然是有所指的，對，公子，你母親留下的那塊紅布中，也有過雲字在其中！」

「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雲散是什麼意思？」

「雲散了便會下雨！」

香香道：「雲字除了解作天上的雲外，還可作什麼解釋或用處？」

邵遠山道：「西南之處有雲南。」

「雲南滇池、雲南普洱，也是著名的東西！」

邵遠山道：「雲可以用作姓氏？」

「雲可作姓氏——那麼雲門合稱……」她似乎已抓着了什麼似的。

「雲門？」

香香叫道：「對，是雲門！我聽家中的老師說過，江湖上有一個門派，就叫雲門派！」

「你這麼肯定？」

「不，我並不十分肯定，不過，我去見一個人，問一問他，便會明白！」

「你要去見什麼人？」

香香並沒有正面回答，笑笑道：「你等我的好消息！」

邵遠山也不追問，因爲他已習慣了，每當他要追問她的身份身世，她總是顧左右而言他。

香香這個女孩子，實在也是十分神秘。

她在太白樓初遇邵遠山，後來伴着邵遠山找尋押店的二叔，再冒險犯難與他二度入天牢，並且練成了那一套印章中的武功。可是，她總不願透露自己的身世。

她只是推說，自己喜歡闖盪江湖。

香香對邵遠山事實是有一種一見如故的感覺，她不知這感覺從何而來！

也許，少女情懷總是詩，邵遠山爲人樸實坦純，並無機心，正是吸引她芳心之處。

邵遠山正專心找尋自己身世的謎底，對其他一切事物都不聞不問，正因爲這樣特殊情況之下，他們才可以相處了這一段長時間。

傍晚時份，香香離開了客店。

她害怕邵遠山會跟踪她，於是，便在城中溜躂了一會，才向西郊而去。

西郊地方，是京城皇侯貴族所居之處。

一座紅牆綠瓦的大府便在前面。門口橫匾上寫着：「香王府」。

香香從正門轉向，繞過了後院，縱身入了圍牆，圍牆之後，是一個極大的庭院，裏面的山水佈置，非常講究，香香沿着小徑，到了一間小樓。

小樓之內，猶有燈火。

香香似乎早知門是虛掩的，她輕輕一推，門開了，還有一道小門。

門上寫着「不如無齋」。

古語有云：「盡信書不如無書。」

看來這是一個書齋。

香香輕聲道：「老師，我回來了！」

樓內燈火亮了起來。

香香推門而進，只見一個高髻女子，正秉燭夜讀。

「你終於回來了？」那女子仍然看着手中書本。

「老師——」

「難道你不知整間王府，上上下下都在爲你發愁！」那女子的聲音既充滿憐愛也充滿責備。

「老師，你生氣？」

那女子放下了手中書本，香香的老師竟然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女子，面目清秀。

「老師——」

「香香，你究竟去了那裏？」

「我不過是在城中走走！」

「一走便是差不多半年了！」

「呀——我記不起日子了，不過，今次我出去，却認識了一個比你的見識還要廣博的人！」

老師道：「你不要顧左右而言它——」

「那人一看我手中幾塊玉雕——」

「果然又是你拿去了，王爺也爲他失去的幾塊玉雕而大發雷霆！」

香香伸伸了舌頭。

「還有，那人對江湖知識極爲豐富，就像一部武林寶典！」

那女子對香香的話發生了極大的興趣，道：「他比你知得還要多？」

「你知道五龍煞嗎？」

「王爺是絕不喜歡人提起這件事的！」

「什麼？你也知道？」

「當然知道！」

香香擺出一副全然不相信的樣子。

女子道：「五龍煞是五個大盜結義的信物，他們已下了天牢！」

想不到這位足不出戶，日夕盤桓在書齋的老師，竟然也知道這事。

「原來你也知道，早知我回來找你，不用浪費爹爹幾塊玉雕！」

「你把玉雕賣了？」

「本來是賣了的，不過如今又物歸原主！」她從懷中拿出那幾件玉雕。

原來她在二叔小樓中，早已把玉雕拿回。

香香又道：「你知道五龍煞的來歷，你可知道江湖間有一個門派叫雲門？」

「爲什麼你不去問那武林寶典？」

「我想的——可惜他死了！」

「五龍煞果然是邪物，一出現便有人要死了！」

其實，五龍煞不單令二叔死了，也使物主本身也死了，忽然，她感到有點害怕，邵遠山懷中仍有五龍煞的龍頭，惡運會不會降臨在他身上？

老師突然道：「記掛着他？」

香香突然被老師說破心中的事，臉色立時赤紅。

老師微笑，道：「其實這也是最簡單不過的事，你在外流連這麼久，自然有令你嚮往的人以及嚮往的事！」

香香低下頭來，撥弄着衣角，擺出一副女兒嬌羞之態，與她在外闖盪的氣概，絕然不同。

「嚮往的事，你已說了！我只想知道令妳嚮往的人是怎樣？他會令咱們小姐牽掛！」

香香沒有說話，但心中却十分佩服這位老師。

其實這位老師並不單是香香的老師，而是香王府中的「記事」，所謂「記事」，其實是把王府中日夕發生的事，來訪的人，一一記錄下來。

這位王府記事，姓呂名非凡，自

幼過目不忘，博聞强記，曾經女扮男裝考狀元，在金鑾殿試之時，竟被香王侯發現，爲免她犯欺君犯上之罪，收了她爲乾女兒，也在王府中任記事一職，因爲她好讀書，也成爲香香的老師。

香香的母親，是當今皇上的女兒，香王曾經爲皇上粉碎了一個竊國的陰謀，因此極受天子器重。

香王以前也是江湖人，因此對武林之事十分熟悉，很多江湖人，不願投靠官府，但他們却願來香王府，解一時之困，因此，這位呂老師，在香王府任事多年，對武林之事也十分熟悉。

香香不願作答，轉而向：「爹媽呢？」

呂老師道：「王爺與夫人上了五台山參神，爲的也是祈求你平安！」

「啊，他們去了五台山！其實，這幾年來，他們也常常上五台山的，對了，我問的問題，你還沒有答！」

「甚麼？我問你的問題，你也沒有答！」

香香又再一次臉泛紅霞。

「好了，你問我有關『雲門』嗎？」

香香道：「是的，是一個門派？他們在那裏？有很多煊赫人物嗎？」

「看你這麼多問題——雲門並非一個大門派，但十多年前，却出了一個非僧非道，自稱爲『雲門散人』的人！這人武功厲害，却是正正邪邪，令人眼花撩亂！」

香香聽了，十分高興地問：「果然是有這一個門派，而且有一個出名的人，找他也不難！」

「找他？」

「他仍在世上嗎？」

「當然在世上，像你爹爹年紀吧！」

「去那裏找他？」

「早年他在江湖之上，飄行無定，找他却是十分困難，不過，這幾年，他已隱居，相信是在廣西雲門集！」

「啊！原來他的門派來自他的鄉中！」

「其實，廿多年前，與雲門散人歸無極同時出現的，還有三人！」

「都是武功高强的人？」

「都是一時俊彥——那是雪山派的蕭莫愁，芝蘭閣的花夢蝶，還有一位是離魂宮的月東升！」

香香聽了這三個門派，三個高人，心中似乎聯想到甚麼似的，不過一時之間，腦間又是一片空白。

呂老師續道：「他們來自不同門派，却有一個相同的地方，他們在江湖上，獨來獨往，逍遙自在！」

「老師，你再說一遍——」

「甚麼？」

香香道：「歸無極來自雲門——是個『雲』字；蕭莫愁來自雪山派——是個『雪』字；還有，花夢蝶來自芝蘭閣，芝蘭是花中王者，是個『花』字；月東升來自離魂宮，是個『月』字！」

「對，雲雪花月，那又怎樣？」

香香沉吟着：「雪散雲消，花殘月闕！」

「咦？」呂老師詫異道：「你也知這八個字？」

「原來這八個字，却代表四個人？」

「是的，也因這八個字，而惹起了一段武林恩怨！」

「甚麼武林恩怨？」

「說來話長！」

香香急道：「老師，快說，快說！」

呂老師道：「讓我去泡一壺好茶，才與你說！」

香香立刻道：「老師，有事弟子服其勞！」

香香拿了茶壺，進入書齋後面一個小厨，裏面早已有了一套簡單的炊具。

香香是王府中的小姐，十指不沾陽春水，不過，看着這位好茶的老師多年，倒也明白泡茶之道！

當她把茶泡好，捧着來到書齋，她立時覺得有點不對勁的地方。

空氣似乎是凝定似的——

碧落眞人死前是這樣！

二叔死前也是這樣！

她心中一凉，手中茶盤墮下，她急忙彎腰，把茶盤碎壺拾起，就當她一彎下腰，她已看到——

呂老師已僵臥在地上。

「老師，老師——」

向着東面的大窗，已開了少許。

香香撲上前去，抱起老師，只覺她脈搏極其微弱，口唇微動，她連忙將耳湊近她口邊。

老師斷斷續續地道：「千萬勿尋根究底……」

說罷氣息已斷。

香香放下呂非凡，捧着她的臉，在燈光之下細看，又是眉心中了一只長針！

呂非凡已是第三個遭長針毒手的人！

爲甚麼自己這麼大意？

王府雖是重地，却怎能奈何這黑衣神秘人？

假若不去泡茶，聽老師說下去，也許邵遠山的事即已清楚明白！

可是，這樣怨嘆也是無用！

那神秘黑衣人，既不想呂老師說下去，就算是面對着她，她仍會被長針所殺！

想到這裏，心中才釋然。

呂老師臨死之前，竟又吩咐自己勿尋根究底，怕的是甚麼？其實，這事根本與自己無關，那是萍水相逢的邵遠山的事，與自己有何關係？

忽然，她有一個這麼的感覺——這事與自己實在是有重大關係的！

不過，這個念頭，一閃即逝。

這時，外面傳來人聲。

「香香，你回來了！」

那是娘親的聲音。

香王爺扶着娘親進來，娘親的眼中只有香香，看不見地上躺着的呂老師。

她撲上前擁着女兒。

香王爺一眼便看到呂老師躺在地上，冷然道：「惹禍惹到家門來了！」

這一斥責，令香香不禁哭了起來。

香王爺小心看看呂非凡的屍體，雙眉一皺，道：「香香，你日夕陪着娘親！」

這話無疑是要香香守在家門。父親的命令，一向是無法抗拒的。

娘親道：「香香，不要再惹禍，陪娘親回房吧！」

香香無奈，扶着娘親回房。

剛踏出門檻，香王爺便問：「香香，你與呂老師說了很久？」

香香停下步來，點點頭。

「說過甚麼？」

「沒有甚麼——」

「你不想爲老師報仇？」

香香哽咽道：「說過『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甚麼？爲甚麼會談這八字？」香王爺似乎從來沒有發過這麼大的脾氣。

香香也有點詫異。

娘親道：「王爺，香香瘦了很多，精神又困倦，讓她早點休息！」

王爺沒有再說話，似乎是滿懷心事。

香香扶着母親回房，她知道在這三兩天內，自己不能再出王府，那麼，邵遠山等着自己，豈不是急死他？

翌日，她寫了一張字條，交給一個心腹丫環，送去客店。

* * *

邵遠山在客店等了一夜，等不到香香回來，也並不心急，因爲他知道香香一向詭計多端。

可是，到了第二天，香香還沒有來，他開始十分煩燥，也在這時，接到丫環帶來的消息。

他打開字條一看，上面寫着：「先往廣西雲門集，找雲門散人歸無極！隨後接應！」

「啊，原來雲門是代表雲門集與雲門散人，香香果眞有辦法！」

他那裏知道，香香竟是王府千金，而她的父親香王爺又與武林中人有交往。

那時南下廣西，並不是件易事，因爲廣西是蠻夷之地，並沒有開發，而且還有很多野蠻民族。

幸好雲門集也是一個較爲著名的地方，途中坐船買馬，向途人問路，半月之後，已到廣西雲門。

邵遠山投棧，希望等到香香來了，才出發找「雲門散人」歸無極。

可是，等了三天，也沒有見到她的踪影，於是，他決定自己往找歸無極。

不過，雲門集這麼大，要找歸無極也不易。

廣西境內，山多路少，田地瘦瘠，人民生活並不好過，邵遠山費了五天，才找到一間叫作「雲門觀」的道觀，但這道觀只不過是一間道教的清修地，與雲門散人歸無極，並無半點關係。

他回到了客棧。

店小二上前道：「公子，有個小道人找你！」

他急忙入去，只見房內坐着一個小道士。

小道人上前，執禮問道：「公子可是邵遠山？」

邵遠山道：「是的，請問道長——」

「小道奉師尊之命，前來請公子到『龜嶼』一聚！」

「令師尊是——」

「敝師尊是雲門散人！」

邵遠山立即跟了小道人，前往龜嶼，這龜嶼並非一個島嶼，而是雲門集近郊一個山。

這山並不高，但佔地極廣，整個山就像一隻烏龜匍伏在平原之上，因此才有龜嶼之稱。

龜嶼之上，並沒有正式的道觀，只有幾間平民式的樓房，却住了不少道士。

這小道人帶了邵遠山往見雲門散人歸無極。在路途上，邵遠山一直向小道人打聽有關歸無極之事，可是，這小道人却是事事不知，邵遠山也無奈，只好見了歸無極才再作打算。

小道人帶他來到一間用竹子蓋搭的小屋。

屋並不大，却是十分雅潔。

那歸無極究竟是個怎麼的人？難道他便是知道自己身世的人？他會不會把自己的身世揭開？揭開之後又如何？邵遠山心下忐忑。

竹屋之內，已坐着一個老道人。

邵遠山拱手道：「在下邵遠山，拜見前輩！」

這道人正是歸無極，他已是滿頭白髮，但臉色紅潤，雙目炯炯有光。

歸無極道：「聽說公子四處打聽貧道消息？」

「是的——道長是雲門散人？」

「貧道正是，不知公子要找貧道爲何？」

邵遠山道：「在下只想知道自己身世之謎！」

「身世之謎？」

「是的，從前江湖之上，曾出現四個門派，道長是其中表表者！」

「四個門派？江湖門派極多，何只四個？」

「雲門是其一，其他的我還不知道！我只是知道有八個字——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歸無極心頭一震，道：「你如何得知這八字？」

「那是在先母遺物之內的一塊紅布，上面寫着相信是在下的生辰八字和另外這八個字！」

「令壽堂還遺下甚麼？」

「還有一個黝黑龍頭！」

「那麼你是找過五龍煞了？」

「是的——」

「他們可好？」

「道長認識他們？」

「豈止認識——」他似乎陷入了沈思，續道：「他們身陷天牢，如今應該很老的了！」

「與道長不相上下！」

「你果眞見到他們！是他們洩露這八字的意思？」

「沒有——也可以說是他們叫我來！」

於是，邵遠山便把天牢中與四龍煞相會的事情，一一詳細告訴歸無極。

歸無極聽了，心下茫然，問道：「那黑衣人有沒有跟你來？」

邵遠山心中一凜，他從沒有想過這問題，假若這黑衣人暗中跟來，假若歸無極透露有關詳情，他豈不是又會成爲黑衣人暗算的對象？

歸無極嘆了口氣，道：「公子，咱們四門派之事，我也不大明瞭其中所發生的事——既然袁莽臨死之前，也示意你來雲門找我，我亦應把所知道告訴你！」

邵遠山心下十分緊張，聽着歸無極說出的往事。

身世之謎 逐一揭開

二十五年前，京師發生了一連串的劫案。

這些劫案轟動了整個中原，更驚動了皇上，因爲劫去的都是皇上的物件。

這五個大盜便是後來在天牢中結拜成爲「五龍煞」的五人。

當時皇上十分震驚，便把調查這一連串劫案之事，交與香王爺處理。

香王爺是皇上的一個親戚，此人十分忠心皇上，否則皇上也不會派他調查這件事。

香王爺是個皇族中人，却是最喜歡結交江湖中人，於是，他暗中發放了一個消息，假若任何人提供五個大盜的消息，他一定會有重賞。

可是，重賞之下，却無勇夫！

那是因爲五個大盜名頭太響，沒有人敢攖其鋒，另一個原因是，官府與江湖是對立的，向官府通風報訊，是江湖人的大忌。

因此，這件事一擱下便是大半年，半點消息也沒有，香王爺被皇上追得緊，却也沒有辦法。

那日，香王爺心中納悶，到花園中散步。

王府花園極大，到處都是亭台樓閣，假石假山，他漫無目的的走着，來到一個假山前，山內有個隱蔽的石洞，洞內却傳出一陣低泣的聲音。

王爺心想：「甚麼人膽敢在此飲泣？」

他心下好奇，便想入內，却聽見有個男人的聲音，他不敢冒險，便站在洞外細聽。

「妹子，我知道我對不起你……」

那女子仍然哭泣着。

那男子無法，只是長嗟短歎。

「其實咱們有個大好前途！」

「甚麼前途？」

「假若你向王爺告密——」

聽到「告密」二字，香王爺更感興趣。

「告密？我誓死也不爲！」

「我知你爲人義氣，不過，我又不是叫你去通風報訊，只是把聽到的事情，告訴王爺，讓他自己去判斷！」

「你是說皇叔的事？」

洞內立時停了下來。

香王爺心下十分緊張——他們話中所說的皇叔，便是當今聖上的叔父，朝廷上下，早已傳聞，這位皇叔心謀不軌，可是皇上苦無証據。

「我不能告訴王爺，因爲他與五龍煞有關！」

香王爺心頭更是一震——皇叔的事已經重大，竟然又與五個大盜有關，心下更砰然躍動。

「其實這並非江湖之事，而是與國家社稷有關！」那女子道。

那男子沒有說話。

女子又道：「假若你把皇叔之事，告訴了王爺，王爺自然十分歡喜，我們的事，他自然會成全！」

男子沉吟着。

女子見他有點心動，又道：「我不是爲了我自己，我死了也沒有甚麼關係，只可憐我腹中……」

「甚麼？你——」

「難道你不知道？」

「我眞的不知道！」

「你知道了又怎樣，咱們還不是偷偷摸摸，——唉，再過幾個月，偷偷摸摸也沒有辦法了！」

「你……你爲甚麼不早告訴我！」

那男子的聲音既興奮却又有點擔心。

「早告訴你又有甚麼用？」

那男子似已站了起來，在洞中踱步。

女子道：「假若你聽我的話，就算我們沒有甚麼榮華富貴，我們的骨肉也得個名正言順！」

那男子似已心動，道：「我仍要回去想清楚！」

「還想甚麼？」那女子飲泣着。

那男子頓足，從山洞走出來。

王爺連忙閃身，躲在一旁。

洞中走出一個男子，這人廿來歲，生得英俊瀟洒，而且步履輕盈，是個極有武功的人。

香王爺心想：「大好男兒，爲何竟爲情困？」

那男子向前走着，一會已消失在黑暗中。

那女子却沒有出來，仍在洞內飲泣。

一會，却聽見一些衣物悉索的聲音，香王爺心中知道事情不妙，這女子可能要自盡。

他急忙入洞。

那女子聽見人聲，頭也沒有回過，便道：「你想清楚了沒有？」

「我想清楚了！」香王爺輕聲道。

女子聽了，急忙回頭，一看之下，雙足發軟。

香王爺立時扶了她起來。

只見這女子面目姣好，身上所穿的衣服，並非一般丫環，却又不是府中親屬，香王爺立時明白，她是府中歌姬之類的女人。

那時，王府中的歌姬，其實是獻給王爺的姬妾，不過，因爲人太多，很多根本連王爺的臉也沒有見過。

香王爺看着這驚至臉無人色的歌姬，已心生一計，道：「你叫甚麼名字？」

那女子顫聲道：「我叫冰荷！」

「冰荷姑娘，你立即跟我來！」

冰荷已再無選擇，道：「王爺，你已知道我的事？」

香王爺道：「我不喜歡偷聽別人說話，不過，這地方是王府花園……」

冰荷道：「賤妾罪該萬死！」

香王爺道：「跟我來再說！」

他們回到了王爺的客廳，王爺屏退了左右，冰荷跪在王爺跟前。

香王爺道：「你那位郎君姓甚名誰？」

冰荷却緘口不言，爲的當然是保護自己的情人。

香王爺道：「你不用怕，我會成全你們，只要你聽我的話，你們不但可以成眷屬，而且有無盡的榮華富貴！」

冰荷聽了，當然是歡喜萬分。

香王爺問道：「你的郎君是誰？」

「他名叫兆立天，是袁王爺府中的幕客！」

「兆立天，好名字！他是幕客？我看不像，他是懂武功的！」

冰荷道：「他本是袁王爺的幕客，不過，在他當幕客前，他是在江湖行走的！」

「爲甚麼他又會來到這裏？」

「他無端聽到袁王爺一些秘密，不願牽涉在內，因此，改投香王爺麾下，也是做個幕客！」

「啊，原來他現已投靠我了！不過，我似乎却從未見過他的！」

「他爲人十分倨傲，不肯毛遂自薦！」

「我麾下這麼多人，他不自薦，我如何得知他有通天徹地的本領？」

冰荷姑娘無言。

香王爺道：「明日，我召他來，你聽我話，依計行事，你定有個美滿收場！」

翌日，香王爺召了兆立天來。

冰荷已換過了名貴的衣服，坐在王爺身側。

兆立天見了，已是滿頭大汗。

香王爺首先屏退了下人，道：「兆立天，你知坐在我身旁的是何人？」

兆立天道：「在下不知！」

「她是我的妃子！」

兆立天嚇了一跳！

香王爺續道：「不過，冰荷已把你們之間的事，告訴了我！」

兆立天汗水簌簌而下。

香王爺道：「兆立天，你面前有兩個選擇，一個是自行了斷！」

冰荷聽了，心下極急，淚水奪眶而出。

香王爺道：「另一個是帶罪立功！」

兆立天道：「小人自知對不起王爺，不過，我實在不知道她是王爺的妃子！」

香王爺道：「我妃妾衆多——如今事已至此，你選擇甚麼？」

冰荷急道：「立天，立天……」

兆立天抬頭望着梨花帶雨的冰荷。

有道是——英雄氣短，兒女情長。

兆立天嘆了口氣：「王爺——你要的是甚麼！」

香王爺道：「兆立天，你果然是快人快語，我現在爲了兩件事而煩惱，你是知道的！」

兆立天道：「王爺，假若你能好好對待冰荷，我粉身碎骨，在所不辭！」

香王爺道：「首先是袁王爺之事！」

「袁王爺，其實也是五龍煞之首——火中鳳凰袁莽！他才是整件事的罪魁禍首！」

香王爺聽了，心中震驚。

兆立天道：「王爺，朝中盛傳，皇叔圖謀，其實幕後操縱者是袁莽，他才是一個大竊賊，他要偷的是整個國家社稷！」

香王爺聽了這話，知道兆立天已全心投靠自己，於是，首先吩咐下人好好看待冰荷，然後請了兆立天入書房中細談此事。

兆立天道：「袁莽此人，深謀遠慮，他已聯絡了其他四龍，劫去朝中寶物，作反叛之用！」

香王爺道：「原來一連串劫案是由此而起！」

兆立天道：「要把這陰謀粉碎，一定先要對付袁莽！」

香王爺道：「袁莽有火中鳳凰的外號，他的武功不弱，如何對付？」

兆立天道：「一般江湖人，根本不能近他身畔，而他在朝中，有皇叔撐腰，自然無人可近！」

「我呢？」

「他當然會忌你三分，尤其是如今他反叛時機未到，只有王爺才能制肘他！」

「如何制肘？」

「窮追猛打那一連串的大劫案！」

「那些劫案，竟無頭緒！」

「我有——」他頓了一頓道：「王爺，我要再向你告罪！」

「甚麼事？」

「冰荷腹中有我骨肉——」

「我知道了！」

「冰荷本是你的姬妾，我却……」

「你不用再提這事！」

「江湖好漢，男兒頂天立地，最重要的一誡，却是淫人妻女，普天下人都會鄙視，我却犯了！」兆立天搥胸道：「王爺，難得你寬容大量，兆某爲恩爲義，定必粉身以報，因此，我會爲你追查此事！」

王爺道：「其實這是不知不罪，不過，事已至此，多說亦無益，只要你能助我，敉平此事，不但我感激你，皇上也會有重重賞賜！」

兆立天道：「富貴繁華我也不希望了！我只盼望做完此事之後，能賜我告老回鄉！」

王爺道：「我定然把冰荷與你骨肉送回！」

兆立天聽了，才覺安心。

王爺道：「破大劫案，你已有良策？」

兆立天道：「袁莽是個大奸雄，不易應付，假若我能以個人服他，他才會心誠悅服，而這樣做，也不會在江湖中弄起軒然大波，更不會震動當朝！」

「這是個兩全其美之法！」

「不過，目前我武功低微，不足以對抗袁莽！」

「你要找甚麼人幫你？」

「我不要人，我要一本拳譜！」

「甚麼拳譜？」

「是王爺府中『經世閣』的『七絕自戕拳譜』！」

「那拳譜並不是天下絕學！」

「對，七絕自戕拳並非天下絕學，不過，却是世上威力最猛的拳！」

「聽說這七絕自戕拳是兩敗俱傷的拳譜！」

「是的，練成之後，必可挫敵！」

「那你自己受傷又如何？」

「相信前人留下的拳譜，自然有解救之法！」

香王爺道：「好，你便在我『經世閣』內練功，我自會爲你佈置一切！」

「時間緊迫，再拖下去，七絕自戕拳也無能爲力！」

於是，兆立天便奉命入了經世閣，找得「七絕自戕拳」之後，便在閣內悉心苦練！

兆立天本身並非泛泛之輩，他本是少林俗家弟子，對於少林的內功心法，已有一定的認識及鍛鍊，不過，兆立天爲人十分好功名，他學武之初，目的是以武功，在朝庭中求一官半職！

可是，求取功名，要求機緣際遇，最重要的，還是沒有交際手腕，兆立天武功是有了，不過，他並不懂得奉承之術，只能在袁莽的府中做個清客。

當他得知了袁莽的秘密，本想好好幹一番，可惜又是事與願違，無意之間，認識了香王府中的歌姬冰荷，惹下了這一段孽債，其實，他內心是極度羞愧的，因爲他在鄉間已有髮妻。

這次，被香王爺發現了醜事，無法脫身，而且他看得出，香王爺現今是用人之際，假若能好好把握這次機會，將來飛黃騰達，是指日可待之事。

至於他爲何會練那「七絕自戕拳」？

原來「七絕自戕拳」是出自少林，當他在少林學藝之際，曾聽過少林中人說起這部拳經，知道是落在香王府中的「經世閣」，「經世閣」是香王爺搜求天下名門武典的藏書閣，因此，他利用這一機會，既可立功，洗脫自己的罪，也希望將來名成利就之後，也可以在少林寺衆師兄弟面前示威！

他的意思是我自少林出來，却要在外面學得少林絕學，一挫少林寺在外的威風！

不過，「七絕自戕拳」練來不易。

據說少林有百多種絕學，就算是一個由小便投身少林的僧人，也無法把所有武功完全學會，過去有成就的僧人，也只學了二十多種。

而這「七絕自戕拳」幾百年來無人練過，因爲這拳譜太過霸道，能使七絕自戕拳的人，既能傷人，也因自己內力透支而傷及自己。

「七絕自戕拳」既稱少林絕學，爲何又會傷及自己？原來練這「七絕自戕拳」的人，內力一定達到爐火純青的境界，以源源不絕的內力，使出七絕自戕拳，才可以發揮七絕自戕拳的威力，假若一個急功近利的人，盲目苦練七絕自戕拳，定會惹來自戕之禍！

兆立天明知有此禍害，却仍然以身試法！

他的內力修爲，距爐火純青的境地十分遙遠，不過，練這拳法，却有速成之法，然而，既是速成，耗損內力更甚！

兆立天當日的心情是極爲複雜的，他既想帶罪立功，一朝成名，又想光宗耀祖，名震武林，因此，他在香王府的經世閣練「七絕自戕拳」，倒也是專心一志。

除了爲自己之外，他也十分感激香王爺，因爲他與冰荷有染，而冰荷竟是香王爺的妃子，換句話說，他是把一頂大大的綠帽戴在王爺的頭上，而王爺並沒有立刻處死他，這種感恩之心，使兆立天下決心爲香王爺做一

番事業！

造物弄人，他又怎會知道，冰荷只不過是王府中一個普通歌姬！香王爺根本從未見過冰荷，却認了她爲妃子，目的是將一條無形的繩索，套在兆立天的頭上！

這種表面有恩有義的手法，最適用於江湖人，因爲江湖人最重情義，一個「義」字，便能使人上刀山，下油鑊而眉頭不皺！

特別對兆立天這種失意之人，更爲有效！

香王爺能成爲當今天子前的一位紅人，並不是僥倖獲至，他的機心，用人手段，天下間又有幾人能及？

兆立天費了大半年，終於練成了「七絕自戕拳」，不過，他發覺自己的內力，一天比一天難以控制，快要到達走火入魔的階段。

不過，他自恃年輕力壯，又配合了根基穩固的少林內功，一時之間，並不覺有大礙！

於是，他從經世閣出來，拜見了香王爺，又見了冰荷，冰荷那時快將臨盆，王爺對她極好，本來，兆立天希望等到冰荷生產之後，才出江湖，找那五龍煞，不過，香王爺認爲袁莽竊國之事，已到達嚴重階段，因此，令他立即找袁莽，盡快平息此事。

兆立天無奈，別了冰荷，再投身袁王府。

「那時，兆立天仍是個無名之輩，如何可以接近這「火中鳳凰」袁莽？

於是，他首先找「長虹經天」牟驚雄。

當年袁莽與其他四龍煞並未結拜。

「長虹經天」牟驚雄是個賊阿爸，他專門下手刧那些做了大案的賊人，他武功厲害，尤其是那手暗器，一發出來，有如長虹經天，很少人得以倖免。

於是，兆立天便冒充了一個專賣贓物的人，找到了牟驚雄。

牟驚雄本來以爲有大生意上門，却被兆立天搶了贓物，而且被「七絕自戕拳」打傷了。

這件事在白道之上，並不是太多人知道，黑道上却是十分震動。

牟驚雄既可作賊阿爸，名頭當然不小，而兆立天却成爲了賊阿爸的賊阿爸，更震動了整個黑道。

牟驚雄受了重傷，便去找他幾個友人，包括了「天眼通」碧落眞人，「狂龍煞」花飛城和「當世人魔」甄浩瀚，四人又與「火中鳳凰」袁莽聯絡上來。

五人聯手，找兆立天算帳。

兆立天的「七絕自戕拳」，果然是厲害非凡，不但把五人打敗，並且迫得他們走投無路，結果是自動投身入了禁宮的天牢，以避兆立天。

兆立天的勝利却帶來嚴重的創傷。

他打敗五人之後，幾乎曝屍山頭，幸好有一位少林高僧悲憫大師剛巧經過，救了他的性命。

悲憫大師不知他練「七絕自戕拳」，却知道他已走火入魔，而且內力透支，身體已瀕危！悲憫大師果是悲天憫人，用內力救回他的生命。

在這救治期內，悲憫大師說了很多佛經上的故事，兆立天在這重傷期間，也深爲感動。可是，當他傷癒之後，却受到五龍煞的挑戰！

原來袁莽等人躲入天牢之後，結拜爲兄弟，並命名爲「五龍煞」，找了個巧匠，雕了龍頭，各執一個，當他們議定了計策，合力擒殺兆立天，便向他挑戰。

兆立天傷癒，雄心又來，立即接受挑戰，悲憫大師憐他是個人材，便暗中窺戰。

這一戰又是異常激烈。

五龍煞各展所長，硬要置兆立天於死地，悲憫大師在旁，看着他們力戰。

結果，六人包括了兆立天，都受了重傷。

悲憫大師不知用了甚麼方法，竟然感動了「五龍煞」，叫他們以後不要再爲本身功名利祿而枉自犧牲性命。五龍煞拋下屠刀，立地成佛！

他們再入天牢，作爲靜修之地。

雖然，五龍煞爲悲憫大師所感動，但他們認爲兆立天也有功勞，因爲沒有兆立天的挑戰，他們便沒有機會接受悲憫大師的教化。

兆立天離開了五龍煞與悲憫大師，五龍煞贈了一個黝黑龍頭給他，以作紀念。

那時，兆立天本想回香王府，不過，他未到香王府之前，却聽到了一個消息——冰荷產下一個女兒，可是因爲難產而母女俱亡。

這個消息，令他精神大受打擊。

他正想再回香王府，雖然，他這次出動，總算是敉平了「五龍煞」，其間曲折之處，香王爺當然不知，不過至低限度，五人不再支持那位皇叔圖謀，而又在江湖中消聲匿跡，這一切功勞，都加在兆立天身上。

本來，兆立天立刻回歸香王府，他定可以平步青雲，在府中當一個極重要的官職，以遂他平生之志。

不過，冰荷已死，他對一切也覺沒意思。

於是，他在江湖飄泊，醉酒渡日。

* * *

邵遠山聽到這裏，已隱隱覺得兆立天與自己有其極爲重大的關連，但歸無極却並沒有提及。

歸無極說到這裏，亦默不作聲。

邵遠山忍不住問道：「歸前輩，你所述之事，似乎與你完全無關。」

歸無極點點頭，道：「這事本與我們無關，不過，兆立天使的『七絕自戕拳』却與我們有重大關連！」

「為甚麼？」

「說來也是話長——這『七絕自妝拳』是少林絕藝，却是來自天竺，後來傳至西藏！」

「這也不奇怪，達摩根本來自天竺！」

「究竟你知不知道，『雲散雪消，花殘月闕』是代表了甚麼？」

邵遠山搖搖頭。

突然，窗外有人接口道：「雲是雲門散人歸前輩，雪是雪山派蕭莫愁，花是芝蘭閣的花夢蝶，月是離魂宮的月東升！」

歸無極一怔。

邵遠山回看，見香香已站在門檻。

香香的跌蹼步果然厲害，連歸無極這樣的高手，也不察覺她在外面，其實，歸無極專注於傾訴兆立天的往事，才忽略了她的潛入。

邵遠山喜山望外，道：「香香！」

他隨即向歸無極道：「這是我的……」

一時之間，却不知如何說下去，香香是他甚麼？只是一個萍水相逢的朋友？不，並不是那麼簡單！她與自己同練那番人所教的武功，二人合作，可算是師兄妹；可是，在練番人武功之前，香香又教過他練跌蹼步，因此，他眞不知如何介紹下去。

香香道：「公子——」隨即拱手向歸無極道：「歸前輩！」

歸無極道：「姑娘來自香王府？」

香香道：「前輩何以得知？」

「除了香王府中呂老師，有誰知道那八字意思？」

邵遠山也是第一次得知香香來自香王爺府，道：「啊，原來你瞞着我！」

香香道：「我們萍水相逢，以投緣論交，何必旁及身世？」

邵遠山一想，她倒也說得對。

歸無極道：「都是八字惹的禍！」

邵遠山不明，香香也不明。

歸無極道：「這八個字，其實只是一種詠歎，是詩人墨客，一時感懷的詠歎！」

香香道：「那又何來惹禍？」

歸無極道：「先說咱們四人，其實雲門，雪山、芝蘭閣與離魂宮本是同門，咱們的師傅是西藏密宗達囉摩。」

「達囉摩是誰？」

「他是一個西藏人，他的師傅，便是我的師祖，才是『七絕自妝拳』的創始者！」

香香回首對那邵遠山道：「那番人——」

邵遠山亦示意她不要再說下去。

歸無極道：「咱們師祖所創的『七絕自妝拳』，實在是太霸道，自師祖創後，並沒有人練成，而拳譜也失落了，不知是落在少林或是其他宗派，却想不到，是落在香王爺府中的經世閣！」

香香道：「假若不是兆立天練成了來對付五龍煞，你們也不得知！」

「是的——我是第一個得知的人，既是師門的事，當然不會置身事外！」

「那你便去找兆立天？」

歸無極點點頭道：「那時，兆立天身心俱創，醉酒度日，我追問他拳譜之事，自然是碰得一鼻子灰！」

邵遠山道：「你們打起來？」

歸無極道：「是的，我被他打得極傷，而他也不好過，自妝拳傷透自己。」

香香道：「後來呢？」

「我心有不甘，受傷後躲在一間客店內的花園，希望伺機殺他！那知，那晚兆立天喝得半醉，來到花園，對月懷想，竟在牆上題了八字！」

「是那八字？」邵遠山問。

「便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

「那是他的感懷？」

「可惜我後來才知道！」

「那麼當時你以為是甚麼意思？」

「我以為是他要剿殺咱們四門派！」

「甚麼？」香香不明地問。

「我當時報仇意念極重，見他下手重傷了我，又寫了這八字，我一心以為他要殺死咱們四門派的人！」

香香道：「是的，這八字又何代表，一切歸於流散，歸於寂滅！」

邵遠山道：「那時他身受重傷，沒有情人兒子，又無面目回王府，其實他一切也沒有了！」

歸無極道：「於是，我立即離去，用信鴿通知我三個師弟師妹。」

邵遠山道：「前輩以為是如此，但兆立天並沒有向你們挑戰，那也沒有甚麼事發生？」

「以後的事，我也不大清楚了！我只是知道，我的師弟師妹，却受了兆立天所殘殺。」

香香問：「眞相又如何？」

歸無極道：「這些年來，我隱居雲門，也不再問世事了！」

「為甚麼？」

「一來是我武功不濟！」

「前輩過謙！」香香道。

「二來，因我誤解八字，惹下一場罪孽，一切都由我而起，我怎有面目立足江湖！」

邵遠山嘆了口氣。

歸無極也嘆了口氣，道：「我所知的已全然告訴了你的，假若你要再尋眞相，我想你們要去找雪山派的蕭莫愁，才可以再知詳情了！」

* * *

邵遠山與香香離開了「龜嶼」，仍回到雲門集。

他倆聽了歸無極的一番話，心中也有很多疑問，尤其是有關四門派的祖師——達囉摩。

難道這達囉摩便是他們二人在山神廟所遇的恩師？假若他也是四門派的開山祖師，他又為何要來中原，找

這四個徒弟？他們師徒之間有些甚麼恩怨？這又與邵遠山的身世有何關連？

他們在客店內想了大半天，完全沒有結果。

邵遠山嘆了口氣。

香香突然道：「我心中有個重大的問題——」

邵遠山道：「我也是——」

「為甚麼不提出來？」

「我不敢——我實在害怕！」

香香道：「我們總要面對事實！公子，不知道我想的問題，與你想的問題，是否相同，倒不如這樣，你把你想的寫在手上，我也把我想的寫在手上！」

兩人出道江湖不久，但總算已有一番磨練，不過，他們孩子心性仍重。

他們分別把心中所想的，寫在掌上。

邵遠山首先打開了手掌，上面寫着：「兆立天」。

香香也張開手掌，上面也是寫着：「兆立天」。

兩人相視一笑。

邵遠山道：「兆立天是我們這件事中一個關鍵的人物，他姓兆、我姓邵……」

「你懷疑他是你的父親？」

「有可能——也有另一個可能！」

「甚麼可能？」

「他也許是我的大仇人也說不定！」

香香不明地問：「怎麼會的？」

「我長大之後，一直沒有見過爹爹的一面，當時，我年紀尚幼，追問母親，母親只說他在外地經商；到我年紀稍長，母親知道瞞不了我，却說父親離家不再返了！」

「那麼，令尊究竟去了那裏？」

「娘親臨死也沒有說，她每提起這件事，總是淚水連連，我也不忍心追問下去！」

香香道：「無論如何，我們一定會追尋個水落石出！」

二人分別就寢。

明天，他們將會有更遠的路程要走，因為雪山派所處的地方是青藏高原——一個終年積雪的地方。

從廣西出發，他們過四川而入西藏。

李太白曾詠詩驚歎蜀道難難於上青天，可知入蜀之路，極為難走，一路是崇山峻嶺，兩面是峽谷深淵，不過，兩人心意相投，邊走邊談，却也並不覺得如何難走。

他們為了趕路，早日得知眞相，並不走大道，只是逢山過山，逢嶺過嶺。夜間便留宿山洞或其他可以蔽身之所，每夜必把那番人所授的武功，齊練一次。

自從兩人被雷殛打通了任督二脈之後，武功已是大進，尤其是邵遠山，他本身武功只是平平，但學了番人武功之後，已是不可同日而語。

不過，他只能與香香配合，才能發揮，單打獨鬥，並沒有甚麼出色之處，幸好他有香香所授的「跌蹼步」，反而是他護身之寶！

那日，他們已進入了西藏高原。

高原地帶，空氣較為稀薄，他們先要習慣了幾天，才能繼續上路，他們已換了藏族人所穿的衣袍，一路上並不太惹人注目。

不過，雪山派在那裏，他們並不清楚，他們與歸無極分別之時，曾經詳加詢問，不過，歸無極似乎不肯把正確的位置告訴他們，也許其間又有一些別情。

邵遠山與香香只是憑着自己的信心，來到西藏高原，定要找到雪山派的蕭莫愁。

一日傍晚，天色突然暗了下來，接着便是狂風翻起，大地一暗，雪便無聲無息地飄下來。

兩人幸得途中所遇的藏人囑咐，帶備厚衣，因為在這高原地帶，隨時也會下雪。

一瞬之間，整個山頭便變成白色。

兩人找到一個背風的山洞，便要就寢，可是，山谷之中却傳來一陣聲音。

「卜，卜，卜！」

山谷極為幽靜，這三聲傳來，十分清晰。

兩人好奇，便向懸崖處一看，只見谷下，有三人正圍攻一個白衣人。

那三人手中所持的武器，十分怪異。

其中一人，腰畔掛有兩個小鼓，左手中持着一個鐵杵似的東西，右手却持着一個大鐵錘。

只見他鐵錘與鐵杵交替出手，有時反手敲擊腰間的一對小鼓，而「卜、卜、卜」這些聲響，便是來自他敲擊小鼓的聲音。

另外一人，手持一柄長劍。

本來，劍並不是甚麼奇異的兵器，不過，這劍並非一般長劍，而是用竹來做，劍身一個個的竹節，十分顯眼，一柄竹劍，又有甚麼殺傷之力？

還有一人，雙手持有一把松枝似的東西，不知是一件甚麼奇異兵器。

那白衣人正被三人迫得十分吃緊。

邵遠山與香香已悄悄沿着另一面山坡下到山谷。

「卜、卜、卜」的鼓聲使人胸口翳悶，看來這敲鼓的人，並非無端製造聲音，而是利用他的內力，把鼓聲敲出，既能擾人心神，也使人胸中窒悶。

白衣人被三人圍攻，手中所持的是一支黝黑的圓棒，不知是用金屬或其他東西所造。

只見他圓捧一揮，三人稍退，却

又立刻圍上。

鼓聲又响——

那手持松枝的攻上，兩把松枝，向白衣人的頭部攻去，那幼小的松針，看來是極爲鋒利，只要被其中一枝掃過，臉孔將無一處不受傷。

白衣人昂首，挫腰，恰好避過那把松枝。

不過，竹劍已至。

因爲他是返身而立，再沒有閃避的餘地。

「嗤」的一聲，長袍已破。

白衣裂開，鮮血沿着裂口散開，滴下。

這裂縫極長，由胸口直至腰下，遠遠看去，一道直下的血紅，十分耀目！

白衣人並沒有因受傷而氣餒，他手中圓棒，並沒有停下，反而護得全身更緊更密。

鼓聲又响——

三人已佔上風，攻勢更爲凌厲。

邵遠山道：「三人圍攻一人，並不公平！」

香香道：「千萬勿輕舉妄動，我們不知他們之間的恩怨，千萬莫插手！」

忽然，那白袍人向空中一聲長嘯。

三人退後，似乎是害怕他發聲救援。

這長嘯震得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耳根發熱。

「好厲害的內功！」二人連忙塞着耳朵。

三個圍攻的人，也被這嘯聲震退十步之外。

白袍人趁此良機，奔向山崖，擺脫了三人圍攻。

那腰繫小鼓的人大叫：「你這雪山怪，想逃！」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聽到雪山二字，心頭爲之一震，想不到在這山谷中，遇到雪山派的門人！

那白袍人已走近一塊山崖的峭壁，返身用「壁虎遊牆功」上了峭壁，其實這峭壁並無立足之地，他只以身抵石壁，貼身而上。

三人無法攻上。

白袍人道：「三位前輩，你們追了我這麼久，爲的是我雪山派三字，究竟我們雪山派得罪你們甚麼？」

那手持竹劍的人，怒道：「你雪山派殺咱們兄長二人，咱們千里而來，便要把你們雪山派殺個鷄犬不留！」

白袍人道：「就算咱們雪山派眞的殺了你們兄長二人，也未必要把雪山派殺個鷄犬不留！」

手持竹劍的人道：「你不用多說，快下來受死！」

白袍人道：「我下來受死也可，不過，你也要先告訴我，在下得罪三位之處！」

手持松枝的人道：「你們雪山派，殺我兄長『風聲』孟飆，『雷聲』魯戈！」

白袍人道：「原來你們便是江湖上著名的『聲聲恨』！」

三人聽了白袍人的話，倒也稍減敵意。

白袍人又道：「閣下是『更鼓聲』張化！」他向那腰繫兩個小鼓的老者點首。

又向手持松枝的人道：「閣下是『松濤聲』鍾玉！你兩把松聲，果是厲害非凡！」

鍾玉聽了，臉上傲然一笑。

白袍人又向手持竹劍的人道：「『竹爆聲』劉刃，果也是非同凡响！」

「更鼓聲」張化知道這雪山派小子正用攻心之計，便厲聲道：「你是雪山派何人？」

白袍人道：「在下只是雪山派一個小人物，師尊派在下上山採藥！」

「你師傅蕭莫愁現在何處？」

白袍人道：「在下師尊正在雪山之巔！」

張化道：「那麼，咱們先殺你這小子，再上雪山找那雪山老怪蕭莫愁！」

不過，他口中這麼說，三人却無法攻上去。

白袍人道：「三位，在下也聽聞師尊說過，那年『聲聲恨』與咱們雪山派交惡，爲的是雪地靈芝！」

「沒錯，那又如何？」張化問。

「雪地靈芝本是天地靈氣所生之物，並不是任何人所擁有，只不過是先發現的人，便可採摘！」

邵遠山聽了這話，也覺得這話有理。

白袍人續道：「那年，咱們雪山派先發現那棵千年難見的雪地靈芝……」

張化插口道：「那是咱們『聲聲恨』先發現的！」

白袍人道：「先先後後，如今無人得知！」

張化道：「不過，結果是咱們兩位兄長死在雪山之上，屍骨無存！」

白袍人道：「過去之事，咱們多說下去，也不知誰是誰非！」

張化道：「那當然是雪山老怪這惡魔……」

白袍人道：「在下倒有一個化解之法！」

張化問：「你想……」

「這次奉師尊下山，也爲採摘雪地靈芝，而且幸有所獲——」

三人聽說他身有雪地靈芝，心頭一震，因爲這雪地靈芝，是難得的治傷毒聖葯。

白袍人道：「我這次上山，採得兩雙子母雪地靈芝！」

張化問：「甚麼子母雪地靈芝？」

「這雙子母雪地靈芝比一般雪地靈芝更爲靈異，而我這一次上山，却找到兩對！」

張化問：「那又如何？」

白袍人道：「我便大膽代表師尊，送你們一雙，就算過去如何敵對，也就算一筆勾銷！」

張化聽了，似乎是有些意動。

「松濤聲」鍾玉道：「殺兄之仇，豈可……」

「竹爆聲」劉刃也道：「咱們千里尋來，爲的是報殺兄之仇，豈可……」

張化道：「小子，雪地靈芝又豈可換殺兄之仇，而且，我這兩位兄弟也不……」

白袍人道：「各位，死者已矣，就算我願死在各位手下，那又如何？」

三人想了一下，這話也實在有理。

張化勉强地道：「那麼……」

劉刃道：「你先下來再說！」

鍾玉也道：「咱們化干戈爲玉帛……」

三人隨着說話，退後幾步。

那白袍人緩緩地滑下來，然後，從懷中拿出了一個油布包，他小心翼翼地打開了油布包。

裏面果然有四隻靈芝，兩大兩小，雪光掩映之下，透出一些隱隱約約的光，靈動異常。

三人看了，目爲之眩。

邵遠山與香香雖然看不清楚，但也可知道這兩對子母雪地靈芝果是異物。

白袍人把其中一雙靈芝，遞與張化。

張化接過，「竹爆聲」劉刃竹劍就在這時遞出。

香香看到，知已來不及。

白袍人遭此巨變，猝不及防，手中另外一對靈芝已拋上半空！

「松濤聲」鍾玉早也窺準靈芝，已然接過。

三人隨即便想殺人。

邵遠山看了這突變的情況，心下也極端惱怒，一股俠義之心油然而生。

他不理會香香，奮身撲出。

他心下憤恨這三人見利忘義，本來訂好的口頭協議，竟然沒有遵守。

沒有遵守已是卑鄙無耻，何況更在別人全沒提防之下，驟下殺手！

這豈是人之行爲？

香香也同時躍出。

三人萬萬也想不到，這皚皚白雪之中，竟會無端躍出一男一女。

而他們知道，三人所作的卑鄙勾當，實在是無耻之極，如何容得外人知道？

邵遠山最恨那使竹劍的劉刃，猛然使出雙掌，攻向他的上中二路。

劉刃以竹劍相迎，竟然不避邵遠山雙掌，以竹劍直刺邵遠山心窩。

邵遠山斜身避開，這時香香已到，右脚飛踢，踢向劉刃的腰間「京門」穴。

劉刃本來看不起這兩個小娃子，但香香脚勢來得既急且勁，不猶得身體向後退去。

邵遠山與香香見他後退，便配合而上，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兩人左右飛身，邵遠山反手一提，硬生生的把劉刃的竹劍奪去。

兩人日夕在路上不斷的練習那番人所授武功，這次臨敵初試，更顯得合拍異常。

劉刃一驚，香香退後，以爲這是反撲的良機，却原來是一個陷阱！劉刃正向香香退處攻去，只見邵遠山已把竹劍揮起……

一招「洗劍懷中抱月」，竹劍遞出，直刺劉刃咽喉，他已被香香的掌影包圍，已是無可轉圜，「奪」的一聲，竹劍已直插他的咽喉！

那邊的「更鼓聲」張化與「松濤聲」鍾玉正一邊力攻白袍人，一邊猛搶雪地子母靈芝，兩人雖無劉刃的心狠手辣，但見到異寶，早已心懷不軌，而今見被人撞破奸計，也把心一橫！

白袍人對着二人，左支右絀，力不從心。

「更鼓聲」張化左錘右錐，向着白袍人左邊太陽穴攻去，眼看他右邊臉頰便要被張化轟去，這時，邵遠山已把竹劍從劉刃咽喉中拔出，一時血花飛濺，他立時把劍一揮。

香香也知道白袍人形勢惡劣，配合邵遠山拔劍之勢，一招「黃龍轉身[illegible]鬚」，便要腰斬張化！

張化但覺腰間寒風突襲，被迫收起錘與錐，來迎二人之攻勢。

白袍一個翻騰，已脫離了張化的魔掌。

張化見劉刃已死在二人手中，怒火攻心，一咬鋼牙，低嘯一聲，便以他成名的一招「更鼓震聵」，立時便要震死二人！

「更鼓震聵」是內力使出，鼓聲藉着氣流震動，使敵人手脚立時慢了下來，這便給張化下手刺殺的好機會！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自被雷殛之後，任督二脈已通，內力在體內運走，充沛而自然，而今受强大內力所侵，便自然發出回應。

他們先是各自分開……

邵遠山在左面，一招「返腕翼德闖帳」；香香在右面一招「上步雲邊摘月」，兩招分別使出，却又配合得天衣無縫，一時之間，張化左右受敵，鍾玉也無從下手相救，只好瞪眼看着張化，先被邵遠山一掌震上半空，再被香香雙掌劈得鮮血連噴！

純白的雪堆，染上他的血，鮮紅刺目！

鍾玉轉身便要逃走。

邵遠山道：「無耻小人！」

說罷一劍擲出，直入鍾玉後心，然後直插入雪地，把鍾玉釘在雪地上！

白袍人雖亦受傷，但死裏逃生，抱拳感激地道：「多謝二位救命之恩！這雪地子母靈芝……」

邵遠山道：「雪山派也小覷我們二人！」

白袍人道：「不，恩公……」

我……」他一時之間，也不知如何表示自己的謝意。

香香道：「雪山脈的蕭莫愁是你何人？」

白袍人道：「正是家師！」

二人聽了，心下十分歡喜。

邵遠山道：「閣下高姓？」

白袍人道：「在下華靈！」

香香道：「華公子，請你帶我們去見令師！」

「你們是尋仇的？」

邵遠山笑道：「不，我們只想請教令師一個問題！」

「什麼問題？」

香香道：「我們千里迢迢而來，這個問題只有令師才能回答！」

華靈道：「我下山採葯之時，家師正是入關之期，他每年閉關，不知如今出關沒有？」

邵遠山道：「你先幫我們到貴派？」

華靈道：「好，不過，還有一大段雪山要走！」

於是，二人跟着白袍人向着雪山而去。

眞相大白　恩怨盡消

華靈生長於雪山，早已習慣了這地方的氣候，但邵遠山與香香來自中原，並不習慣，幸好他們內力充沛，「跌蹼步」的巧縱靈躍，並沒有落後於華靈。

上山一日，雪越下越大。

整個連綿不絕的山嶺，都被大雪蓋得潔白通透，邵遠山與香香從未見過如此景象，都覺得心曠神怡。

華靈熟悉道路，眼看無路可走的地方，由他指引，却又發現，柳暗花明又一村。

半山之上，渺無人跡，却有一些高山羚羊出現，牠們在雪地中覓食，不懼寒冷，而且行動迅速，不過，牠們都無可避免的成爲三人裹腹之物。

再過一日，他們已到山頂，遠遠的看見一列燈火。

華靈道：「那便是咱們雪山派所在地！」

邵遠山心中十分緊張，因爲兆立天的身份，可能在雪山派的蕭莫愁口中道出。

當他們到達燈火之處，却是一排晶瑩的雪屋。

一陣簫聲從山中傳出。

華靈喜道：「你們好運道，師傅已出關！」

華靈帶着他們，繞過一排雪屋，來到一個大山洞，道：「這是家師所居之處！」

兩人隨着華靈入內，一踏入洞內，却是溫暖異常，除了山洞有阻擋寒氣設備之外，當然還有爐火。

洞內的間格，却似中原的大屋一般模樣。

大廳之中，却無傢俱。

當中只有一個蒲團，坐着一位白髮披肩的老者，老者手中握着一管短簫。

華靈一見師傅，便高興道：「師傅，這兩位恩人想見你老人家！」

邵遠山與香香拱手。

蕭莫愁道：「兩位既是小徒恩人，又從遠道而來，咱們當好好招呼兩位！」

華靈滔滔不絕的向師傅稟報一番，並且把懷中的兩雙雪地子母靈芝獻上。

蕭莫愁知道二人似是十分焦急，便先屏退了華靈，問道：「二位有何事要問，假若老朽知道，定會相告！」

邵遠山道：「兆立天是前輩的……」

「兆立天？當年醉後懸字『雲散雪消、花殘月闊』的兆立天？」

「是的，兆立天是四門派的大仇人？」

蕭莫愁笑道：「那是幾十年前的事了，兆立天與四門派有一段過節，却也不算是仇人！」

看來這蕭莫愁在雪山之中，早已修煉至爐火純青的境地！

蕭莫愁道：「兩位是兆立天何人？你們又如何得知咱們四門派與兆立天有過節？」

於是，邵遠山便把與雲門散人一段說話詳細告之，蕭莫愁聽了，似也陷入了當年的回憶。

蕭莫愁道：「當年我接得雲門散人的飛鴿傳書，心下也是一驚，當年年少氣盛，舉止輕浮，我沒有等待兆立天來，反而往中原找兆立天！」

邵遠山問道：「那是一場激戰？」

「開始的時候的確是激戰！」

香香問：「後來呢？」

「咱們却交了朋友！」

這一個答案却是出乎二人意料之外！

蕭莫愁道：「我見兆立天的時候，只見他陰霾滿臉，我自幼對醫卜星相，均有所涉獵，知道他並不是個陰險小人，四處找人尋仇之輩，他只是着了心魔！」

「什麼心魔？」

「兆立本有一番衝天志向，無奈他沒有得遇良機，當他受了香王爺賞識之時，却惹來一段情孽，又加上自己心下有愧，爲報王爺深恩，猛練『七絕自戕拳』，走火入魔，實在是像一個中了劇毒之人，無可自拔！」

蕭莫愁這樣描繪兆立天，二人對兆立天的印象又覺模糊起來。

蕭莫愁續道：「咱們會面，不發一言便激鬥起來，他一直沒有用『七絕自戕拳』，因此，我們倒是打過平手，後來，他似有意使用他的絕藝，我知他的『七絕自戕拳』，使用一次，便是自傷一次，用得太多，終究會自戕而死，當時我完全撤手，全不防備！」

「爲什麼？」

「我既知道他有心魔，便希望用一個僥倖之計，拯救一個青年人！他見我撤手，也停了下來……忽地嗚嗚地哭了起來！」

二人更感奇怪，兩位高手對陣，一個是撤手，自尋死路，一個却又哭了起來！

「我沒有說話，拿出短簫，在他哭泣之時奏了一曲，我在曲中借了簫音，把他心中的激情釋放了出來，他便躺在地上，聽了我一晚簫聲。

「兆立天突然問我：『你爲什麼要救我？你殺了我，豈不是落得乾淨？』

「我說：『人生失意事常八九』！他嘆了口氣，道：『我中了七絕自戕拳的魔法攻心，我終有一天失去常性，我不知會做出什麼可怕之事！』

「我說：『我知你使用七絕自戕拳是外魔，而最重要的是除去你的內魔——』，他聽了我的內魔外魔，心下似乎也有所悟，只說了一句：『談何容易！』

「於是，我也說出我自己一大段的傷心往事，不瞞二位，我年輕之時，也是風流倜儻，却被美人拋棄，我欲專心練武，却被師傅趕出師們……

「這些事，在發生之時，我自然傷心欲絕，但過了一段時間，却也煙消雲散，我知道這並不是易事，但後來我潛心醫卜星相，隱居在此，此是後話！

「兆立天聽了我的往事，與我同病相憐，咱們談了三日三夜，他要我解救他與另外兩個門派的無端結怨，我看過他氣色掌相，知他還有重大劫數，便囑他好自爲知，因爲我實在無法爲他效勞！

「他也感激我的坦誠的指點，咱們酒醉三天三夜。當我酒醒，他已離我而去！」

邵遠山心急地問：「兆立天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不過，我回到雪山潛修，不再與中原武林往來，但爲他推算，他一定逃不過這劫數，因此，我推想他是去了『芝蘭閣』找花夢蝶！」

「芝蘭閣在那裏？花夢蝶又是誰人？」

「那是咱們四門派中的『花殘』了！」

「我們應該往那裏找？」

「假若你們有緣，自可相見！」

蕭莫愁似乎不想他們去找花夢蝶。

香香道：「前輩，你可否指點一下後輩？」她把手掌伸出。

蕭莫愁一看道：「姑娘來自貴富家庭，本是千金小姐之身，不應在江湖——咦，你驛馬星當動，要常常離開家中，你中庭飽滿，當有好歸宿……」

原來香香知他好星相之學，便以手掌引他觀看，蕭莫愁一看，便滔滔不絕。

香香道：「近日有沒有劫數？」

蕭莫愁道：「看你掌心泛紅，不只有劫數，而且身心也受損！」

香香心中一驚，臉呈不安之色。

蕭莫愁突然醒悟道：「但兩位福緣深厚……我弟子既得兩對雪地子母靈芝，就以其中一對相贈，也許，你們這次劫緣之中，也會有驚而無險！」

香香也明白蕭莫愁的意思，邵遠山雖然不大明白，但前輩不欲透露花夢蝶的行踪，也無法勉强。

他們在雪山過了一晚，翌日便告辭下山，華靈感激二人救命之恩，便殷勤相送下山。

到了山下，華靈與他們分別，却遞上一張字條，道：「師傅給你們的！」

兩人立刻拆開一看，上面寫着：

「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

這幾句話引自莊子，意思是指所有河流，都必流入大海，而大海却永不會滿溢！表面見指河水，寓意當然另有所指，他指的是什麼？

香香看着紙上字，口中唸唸有詞，她自幼便熟讀詩書，當然不會不明白這幾句，可是，蕭莫愁要弟子傳意，爲的是什麼？

香香道：「我們目的是找花夢蝶，古語有道：莊因夢蝶，他以莊子之言指引，定有深意！」

邵遠山道：「這段莊子中，可會指出芝蘭閣所在！」

「萬川歸之，自然是指東方！」

「東方有什麼地方與芝蘭有關？」

他倆邊行邊想，一直沒有答案，幸好他們從西藏高原東去，還有一大段日子，才會到大海！

自西藏高原向東而行，輾轉半月，到了四川，他們不再走陸路，而是買舟順流而下。

這地方是長江上游，水流湍急，河道狹窄，可是，輕舟東去，却又有另一番景色，另一番樂趣。

四川境內，已是河流衆多，到了長江中游，河流更多，河上不同種類船隻，縱橫交錯，十分繁盛。

那日已近太湖，他們仍未想出蕭莫愁給他們的暗示，心裡十分焦急。

船上漁夫忽道：「今年的太湖不知可有百花會？」

另一漁夫道：「繁花嶼的島主聽說有病，今年的百花會是開不成的了！」

邵遠山道：「什麼百花會？」

漁夫道：「百花會是太湖附近的居民，把一年中所栽之花，送往繁花嶼比賽！」

「那豈不是很熱鬧？」

「熱鬧極了！可惜花島主近年來……」

「誰是花島主？」香香插口問。

「花島主是繁花嶼的主人，此人愛花如命，島中遍植各種名花異卉，又

設一間特別的，叫做什麼『暖房』，是栽種蘭花的……」

香香又問：「花島主的大名是什麼？」

漁夫搔搔頭，道：「沒有人知道，人人也只稱她是花島主，她的繁花嶼上，還有無數的蝴蝶，蝴蝶本是野生昆蟲，從來無人飼養，而她竟可在島上繁殖蝴蝶！」

邵遠山聽了，心中一動，這島既有花又有蝶，難道便是花夢蝶所居之處？

可惜這地方又不是東海！

香香突然道：「漁夫，咱們已入太湖？」

「到了！」

「那麼，咱們便到繁花嶼一看？」

漁人也沒有什麼異議。

香香道：「公子，你可有同感？」

邵遠山點點頭道：「我正也有此意！我想太湖巨大，是萬川歸之的湖泊！」

「對了，萬川歸之，太湖又豈不是一個止而不盈的地方？」

翌日，晨光曦微之時，已到了繁花嶼。

小島有個簡陋的碼頭，碼頭旁已泊有一隻大木船，兩人吩咐船夫第二天傍晚來接他們。

邵遠山與香香一上小島，便覺清香撲鼻，島上果是繁花錦簇，姹紫嫣紅，美不勝收。

轉過一個山坳，更是彩蝶紛飛，這處蝴蝶似與一般蝴蝶不同，第一是並不怕人，第二是彩色斑斕，十分好看。

再轉一個山坳，花木更多，蝴蝶更是漫天飛舞，忽然，在如斯美好的環境中却傳來一陣慘叫之聲。

兩人立即施展跌蹼步，向着慘叫聲處奔去。

過了山坳，下臨一個大山谷。

谷內並不平坦，到處佈滿了怪石。

只見一個人伏在一塊巨大的黑石上面，鮮血在汩汩而流，看來發出慘叫聲的便是此人。

另外分散的四處，都有人伏在石後。

一個老太婆却坐在東面一塊大石之上，她盤膝而坐，凝神傾聽着。

看來那是個已瞎的老太婆！

忽然，那邊石後閃出一人。

只見那老太婆右手一揚，「砰」的一聲，掌聲如雷震擊出，直劈那人。

那人急忙躲回石後，而掌力已至，石屑紛飛，假若他躲遲一步，便會命喪當場。

兩人細看，躲在大石後面的共有四人。

忽然，四處傳來非常刺耳的聲音。

那老太婆雙掌護身。

一人趁着聲响攫人，慢慢匍伏而出，竟在地上佈了一些「針排」。

所謂「針排」，是一些木塊上插了三寸長的金針，針頭向上，假若有人踏着，便會萬針穿腳掌。

邵遠山與香香二人，已明白這些人正用詭計對付這瞎眼的老太婆。

金針佈妥，刺耳的聲音也停止了。

那人急奔回到巨石之後。

其中一人突道：「夢蝶仙姑，你可敢走下谷來，與我們逐一決戰？」

那長髮的老太婆叫夢蝶仙姑？是他們千山萬水也要找尋的「芝蘭閣」花夢蝶？

夢蝶仙姑嘿笑道：「逐一決戰，你們配嗎？你們四人一齊下來，免我多費精神！」

「下來，你便下來！」

另一人也吶喊道：「有膽便下來！」

夢蝶仙姑颯的站了起來，走了下去。

四人也站了出來，同聲吶喊。

那時太陽已透過雲層，射出光芒，照在金針之上，令人目爲之眩。

不過，夢蝶仙姑却無所覺。

只見她一步一步的移近金針陣上。

邵遠山爲人忠厚，姑不論夢蝶仙姑是正是邪，這四個漢子佈此金針陣，實在是丟盡男子大丈夫的氣概！

那時，夢蝶仙姑再踏一步，腳掌便要插滿金針，可是，她却停了下來。

那四人恨得心頭癢癢，咬牙切齒。

其中一人，閃身向前，並故意弄出一些聲响。

夢蝶仙姑已然踏步。

邵遠山實在看不過眼，叫道：「金針！」

人隨聲出——

夢蝶仙姑人雖是瞎，但感覺却是異常敏捷，一聽到那個「針」字，已然縮腳回身。

邵遠山飛撲而出，本是要阻止仙姑移身，但去勢極勁，仙姑那時無考慮的餘地，以爲他是對手偷襲，立時雙掌挾着袖風，同時擊出。

邵遠山爲了救人，並沒有考慮自己的安危，他只感到胸口翳悶，口中一甜……

夢蝶仙姑雙掌已是厲害非凡，挾着雙袖勁風，有如一只小舟，順水乘順風，急勁中流出！

邵遠山人在半空，已口噴鮮血，被勁風一震，便要跌在金針陣上！

香香看見如此情形，也忘記了本身安危，「跌蹼步」起，身如疾矢離弦，撲向邵遠山！

邵遠山下墜之勢比香香撲竄出來自然要快得多，不過，香香跌蹼步的功力也是不弱，半空之中，借勁發力，總算把邵遠山推開了一步！

但邵遠山跌下，左邊臂膀部份仍被金針插着，他痛極的狂叫一聲，立即昏了過去。

這一變故實在是轉瞬間之事。

夢蝶仙姑已明白，有人救了她一命。

那四人趁她反身，已竄起提劍而上，四枝劍一齊到了她的背部，便要插入。

夢蝶仙姑頓感背後勁風襲體，一個迴身，雙手一撒，一陣奇香撲鼻！

四人眼看劍鋒已刺入夢蝶仙姑身上，却感到如刺入破絮，既不可進，也不可退。

四人已吸入了夢蝶仙姑所撒之粉末，雙目已不能視物，心中大驚，同時，感到劍鋒之處，反傳來一股勁力，四人身不由主，向半空射去！

四人目不能視物，反彈力度又强，直墜入金針陣之內！這個本是用來陷害夢蝶仙姑的陷阱，却是讓他們自作自受！

四人全身插在金針陣上，慘叫當場！

「報應報應！你四個採花賊，爲害人間，應有此報，應有此報！」

夢蝶仙姑說罷已飛身向香香處，道：「兩位救了老瞎婆一命……」

香香道：「仙姑，公子肩膀處也插了金針！」

「不用驚怕……」她走上來，一撫邵遠山肩膀，便出手點了他頸項胸前的幾大要穴。

接着從腰間掏出一顆葯丸，塞入他口中，另外，她也遞了另一顆給香香。

夢蝶仙姑道：「快吞下此葯丸，因爲我剛才撒出的是『百花瘴』，這毒物會令人焦燥而死！」

香香急忙吞下。

夢蝶仙姑道：「咱們先到夢蝶居再說！」

仙姑一手挾着邵遠山，便向山谷狹道而行，只見她單手提着邵遠山，腳步仍是十分輕盈。

那四人陷在金針陣中，呻吟不已，他們又中了「百花瘴」毒，更是痛苦萬分！

香香隨着夢蝶仙姑回到了夢蝶居，那是一間十分雅緻的小樓，小樓附近，遍植繁花，斑斕的蝴蝶在其間飛舞，不啻是人間仙境！

夢蝶仙姑先用磁石把邵遠山肩膀所插金針全部拔出，然後再餵了他吃幾顆葯丸。

夢蝶仙姑道：「他中了百花瘴，會昏迷一段日子！」

香香謝過仙姑。

夢蝶仙姑道：「老身實在對不起兩位，剛才在谷中五人，都是中原的採花賊，不知害了多少少女，當年我一念之仁，放了他們回去，望他們日後能改過自新，想不到他們竟聯成一黨，處心積慮來『芝蘭閣』報仇！」

香香道：「前輩果是芝蘭閣的花夢蝶前輩？」

「你怎知我是花夢蝶？」

於是，香香便把邵遠山身世之謎，他們如何找雲門散人，又尋雪山派的蕭莫愁的事，一一詳告。

花夢蝶笑道：「啊，原來當年打敗咱們四個門派的兆立天，竟是醉後胡言，累我們無端成了仇敵！」

香香道：「晚輩出道日淺，不過，師傅也告訴過我，江湖上不知多少仇殺，也是由一句說話而引起的。」

花夢蝶回想前塵往事，也不禁唏噓。

她陷入了深沈的回憶中。

「那年我接到蕭莫愁的通知，也趕來助拳，我們四人，本是師兄弟，武功却並不是學自中原，咱們師傅武功淵博，分別授我們不同的武功，可是，他有時對待我們四人並不公平，因此，咱們四人，常生爭執。

「後來咱們回到中原，各自成立門派，以自己擅長的武功作爲揚名立萬，師兄雲門散人，生性淡薄，喜隨處飄泊，又以『排雲掌』見稱，於是便成立了雲門。

「蕭莫愁隱居雪山，便以雪山爲門派之號，他的『陰山寒掌』，在雪山之巔，配合葯物，想已練成十之八九！至於老身，喜愛花蝶，便以此繁花島芝蘭閣爲隱居之地，間中也入中原……

「不過，自從與兆立天一戰之後——」

夢蝶仙姑想起兆立天三字，似乎有什麼感觸，香香是個情竇初開少女，對男女間之事，十分敏感，其實，一路上她也想着這個問題：究竟兆立天與邵遠山關係如何？而她自己却隱隱覺得邵遠山與自己也有不可言喻的關係。

她的感覺只是一種直覺。

夢蝶仙姑道：「當年的兆立天，雖是失意，但他那股失落的情懷，滿腔滄桑之感，也叫人心跳！」說到這裏她竟也臉有紅霞，可是，那只是一瞬間的事情。

「我與他一戰，總下不了殺着，後來，咱們放下武器，談了起來，竟說到他在王府中的女兒，不過，那女兒已死，而她的母親也死了！

「他明白我對他有好感的，但爲了她的妻子，故作不知，我想，他的妻兒雖死，但有這一份痴心，總也值得！假若他的女兒仍在，也像你一般年紀了！」

香香道：「我是香王爺的女兒！」

「咦？」

「什麼？」香香問。

「據說香王爺自幼得異人傳授童子功，終生不近女色，他何來女兒？」

「那麼，我是……」

香香陷入了沉思，是的，香王爺府內，常有不同人出入，但總沒有女

人，那些丫環婢僕也並不多，整個王府便只有香香一個女人，因此自幼養成男孩子一般的性格，她從王府中出走，也因沒有人作伴，而遇上了邵遠山。

「假若我不是香王爺的女兒，那麼我是誰？」

花夢蝶道：「可惜我看不見你的樣子！」

香香頓時覺得渾身不舒服，道：「前輩，我定要回到王府中，與爹爹細談此事，不過，公子……他……」

花夢蝶道：「姑娘放心，邵公子不顧性命而救了我一命，我定然會好好照顧他！」

香香道：「前輩，請不要把我的事告訴他，只說我有要事，回了王府一遭！」

她說話的時候，眼中已隱含淚光。

當香香離去不久，邵遠山便甦醒過來，在花夢蝶的悉心照顧下，邵遠山很快便恢復了元氣。

他多次追問有關香香的去處，花夢蝶只道她回了王府，邵遠山雖然掛念着她，但知她做事常常出人意表，也不再向花夢蝶追問。

那日，邵遠山已完全恢復，他在小院之中練起那番人敎他的武功，雖然香香不在身旁與他合練，但他使出他自己的部份，也是氣勢迫人，凌厲非凡。

當他練完，花夢蝶拍着手掌上前道：「公子武功非凡，授業恩師是——」

邵遠山道：「前輩，說來慚愧，我自鄉間出來，為揭開自己身世之謎……我在鄉間，只學了一些粗淺功夫，幸好遇到了香香，她敎了我跌蹼步……那麼她也可以說是我的恩師了！」

花夢蝶笑道：「我感到你剛才使的一套是——」

「我剛才使的是一位番人所授……我根基淺薄，記性又差，幸好有香香在旁指點……那日我們在雷雨中苦練，突然遭雷殛而使我們武功大進！」

「你們練功之時遭雷殛？」

「是的，總算是福大命大！」

花夢蝶道：「你的師傅是個番人？授你們武功又是二人合璧之武功？」

邵遠山便說出他們無意間救了那個番人的事，述說一遍。

花夢蝶聽了，良久才道：「邵公子，這麼說來，咱們也是同門了！」

「什麼？晚輩如何敢高攀？」

花夢蝶道：「我想，那位授你們功夫的正是我們的師傅！我們雲雪花月四人離開師傅之時，他已快練成一套『陰陽漫宇』，據說是專為我們四人而練，可惜，我們四人懷疑師傅不公平而離開了！」

「我不知道這武功名稱，不過，我們兩人同練，配合起來，的確是大大不同！」

花夢蝶問道：「師傅究竟去了那裏？」

「我不知道——」他頓了一頓，道：「前輩，你究竟知不知道我的身世？」

花夢蝶道：「雖然我是雲散雪消、花殘月闕中的一份子，所知並不多，我只知道，兆立天離我而去之後，便是入了山西！」

「他到山西的地方找月闕？」

「是的——我知道兆立天在山西與離魂宮的月東升大戰了一場！」

「月東升便是月闕？」

花夢蝶點了點頭。

「這位月前輩究竟又是如何一位高人？」

花夢蝶道：「月東升練的是一門邪門的功夫……」

「什麼邪門功夫？」

花夢蝶道：「假若你到離魂宮時，也要小心——你見到離魂宮的人，千萬別說出兆立天的名字！」

「為什麼？」

花夢蝶不願再說下去。

邵遠山心下納悶，但花夢蝶不願說下去，他也是無可奈何，於是，他便決定盡快趕往山西。

到達山西之前，他心內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他自己說不出是甚麼感覺，假若香香在身旁，也許她會有所解釋，入了山西省份，他不斷向人探聽「離魂宮」，可是並沒有人知道這地方。

那日，他為了趕路，錯過了宿頭，便打算在附近山頭找個山洞，渡宿一宵。

傍晚，他打了一隻山鷄吃過，便在洞中睡覺。半夜，他聽到了一陣鼓鈸與鈴聲。

他醒了過來，走出山洞一看。

不看猶可，一看之下，嚇得他毛髮倒豎！

只見黑暗的山道上，一個道士模樣的人，右手提一支招魂幡，左手提着一支風燈，後面却跟隨着一羣殭屍！

那些殭屍跟着道士的鼓鈸聲跳着。

邵遠山從來沒有見過這詭異的場面，雖然，他少時也聽過，山西是有「趕屍」的。

所謂「趕屍」，是一個有法力的道人，施法使死人屍身跟着他跳躍回鄉，不過，那只是傳說，見過的人並不多，而且，這些邪門的東西，也沒有多少人喜歡提及。

邵遠山不敢聲張，只望這道士快快離去，可是，天上烏雲結聚，蓋過了皓月，立時便灑下了一陣急雨。

那趕屍的道士，竟改變了方向，向着邵遠山這邊山洞而來。

他本想走開，却也來不及。

轉瞬之間，道士已帶着十二個殭

屍來了。

那些殭屍面目模糊，透着一股中人欲嘔的氣味。

道士口中唸唸有詞，並沒有發覺邵遠山，當他快要接近山洞的時候，道士站着，放下背上一個大布袋，然後又唸了一番咒語。

那十二個殭屍，隨着道士的咒語，竟一一的橫排起來，靠着那邊山壁。

那時，急雨又再灑下。

道士把招魂幡放在殭屍前面，俯身便拿起布袋，想走進山洞避雨。

突然，那大布袋動了一動，袋中似乎是藏有什麼東西似的，接着，袋中竟傳出一陣孩子的哭聲！

邵遠山暗想：「趕屍道士怎會帶有孩子？」

只見那道士伸手入袋中，用手指按了幾下，哭聲便停了下來，不過，邵遠山却看得清楚，那大布袋內，根本不只有一個孩子，至少也有兩個。

那兩個孩子似是昏睡着。

道士突然沉吟道：「快到離魂宮，還哭什麼？」

聽到離魂宮三字，邵遠山更是心頭一凜。

那道士又再提起布袋，走向洞中，忽然，他似乎發覺洞中有人，便喝道：「何方妖孽？」

邵遠山知避無可避，索性走了出來。

那道士見有人，立即把布袋收在背後，喝道：「你是什麼人，膽敢在山野……」

邵遠山道：「前輩，你可是離魂宮的上人？」

「你怎知我是離魂宮的？」

「剛才上人口中說的！」

那道士道：「是又怎樣？」

「我正想上離魂宮找月東升！」

「月東升？月東升是你叫的嗎？咱們離魂宮月宮主，尊貴無比！」

這道士對這位離魂宮月宮主似乎十分尊敬。

「離魂宮是做趕屍勾當的？」

「小子休管閒事，上路吧！」

「上路？這山洞是我先找着的，你竟然趕我離開？」

那道士格格而笑，笑聲透着極邪門的味道，這時，布袋又不斷地蠕動着。

邵遠山道：「趕屍也要用孩子的嗎？」

道人怒道：「你再管閒事，想變成他們一模一樣？」

邵遠山道：「你鬼鬼祟祟的把孩子裝在布袋之內，又使他們昏迷，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道人不言，突然合什，口中唸有詞，一個旋身，搶到殭屍前面，提起那支「招魂幡」——

只見那羣殭屍已挺直的站了起來！

邵遠山萬萬也想不到，道士竟會利用殭屍來攻擊他，殭屍是死人，又會有什麼攻擊力量？

他走近布袋一看，袋內果然是有兩個小娃娃。

他再抬頭，那十二個殭屍已跳着迫近。

他們都是平放雙手，一躍一躍而來。

邵遠山並不驚懼，只害怕那極為難聞的腐屍味道，他提起那布袋，隨手一揚，已把布袋掛在一株大樹上面。

道士口中咒語加速，突然，「殺」的一聲，十二個殭屍，二十四隻手，猛然插向邵遠山。

邵遠山躍起，旋身一轉，身如一個大風車，立時掃低了五個接近他的殭屍。

他只感到踢到五條堅硬木柱似的。

當他落下，其餘七個殭屍又再攻來，這些殭屍似乎只懂向前攻，並不懂得向左右攻去。

不過，他們使出的力度却是異常威猛，假若被他們任何一手打着，或者被手指插着，定必受重傷。

那五個被掃下的殭屍又站起來，加入戰圈。

邵遠山不敢直接攻向他們的身體，他施開着「跌蹼步」在他們之間遊走着。

本來，他想以「跌蹼步」從他們之間的空隙走出，不過，他們已越迫越近，無法越出。

邵遠山出道以來，臨陣經驗並不多，但也見過了幾次大場面，却從未想過要大戰殭屍！

這時，殭屍更為迫近，廿四隻手便要向他胸前背後插入，他再無猶豫的時間，施展出番人所授的「迎門腿反踢華山」，雙腳一連踢出八腳。

八隻殭屍應聲倒地，身上並且跌下了很多東西。

邵遠山不及細看，又展一招「沖天掌蘇秦背劍」，再展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那四隻未倒的殭屍，被這兩招殺得暴退八丈，昂身倒下。

邵遠山定神，只見地上散滿了珠寶！

至今他才明白，原來這趕屍的道士，利用這些人見人怕的殭屍，偷運珠寶回離魂宮，看來這些珠寶的來歷，定是搶掠得來！

怪不得花夢蝶說過，離魂宮幹着邪門的勾當，想不到却是利用邪術趕屍，借屍運寶！

那道士也想不到邵遠山武功如此厲害，十二個殭屍竟然碰不着他的身體，反而洩露了他的秘密。

他又猛唸一段咒文，十二個殭屍迅速集合，隨着道士便要離開！

邵遠山知道，只要抓着這個道士，便可控制這十二個殭屍，於是，一

個竄身，便奔近道士。

道士只感勁風自身後而來，猛然回身，手中已多了兩柄匕首，斜刺橫揮，竟把邵遠山的長袍削開！

邵遠山閃身，心想這個道士果也十分陰毒，提氣一抓，也撕下這道士的一邊道袍！

於是，兩人便開始廝殺起來。

那道士手持雙刃，一連四招，使邵遠山連連後退，而身上那塊寫着他的生辰八字的紅布，跌在地上。

那時雨已停，烏雲散盡，皎潔的月色下，紅光乍現，十二隻殭屍突然四散！

道士一邊使着雙刃，一邊唸咒，却已無效，那十二隻殭屍，橫衝直撞！

邵遠山知道殭屍不受控制，只好用「跌蹼步」避過他們，眼却盯住道士。

那道士知道沒有辦法再戰下去，却又捨不得地上珠寶，只想拾回一些才走。

殭屍已四散，道士正狼狽拾寶，邵遠山本想雙掌劈下，把這貪心的道士劈死，但樹上的兩個孩子却發出了哭聲，看來他們已甦醒。

邵遠山一躍，把孩子提下，放在地上。

那道士提了一些大件的珠寶，奔下山去。

邵遠山本想追上，但礙於布袋的孩子，只好眼巴巴的讓他逃去。

不過，他也不心急，既知離魂宮幹的是趕屍運寶的勾當，相信定是惡行昭著，也不難找。

他把袋中兩個胖胖白白的孩子提了起來，他們感到邵遠山懷中暖氣，更哇哇大哭。

那時天已漸亮，他提起布袋，便向山下走去，這可惡的道士，既搶人家寶物，又奪人家兒子，所爲何事？

他狂奔下山，到了一個鄉村，便把嬰兒放入了一人家之內，並寫下「送官」二字，讓那些村民醒來，不願收養也可送往官府。

然後，他便直往市集，買了一套衣服，便上了鎮中一間最大的酒樓。

當他吃飽之後，便召了一個小二過來，問他有關離魂宮的事，小二聽了，臉上露出惶恐之色，不過，他最後還是透露了離魂宮的所在，因爲他實在忍受不住邵遠山手上那塊白得發光的銀元寶。

離魂宮距離市集有三十里遠，邵遠山從上午出發，到達的時候，已近黃昏。

離魂宮並不是紅牆綠瓦的宮殿，而是一列列陰森森的平房，平房的外圍有一個牌匾，牌匾之上，寫着「離魂」二字，上面並貼有很多符咒。

風過處，吹起附近的松林，一陣松濤盈耳，並沒有帶來詩意，而是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懼。

離魂宮並設有守衛，其實，有誰膽敢闖入這地方？

邵遠山也有點心寒，不過，昨日與殭屍交過手，知道那些殭屍是受制於趕屍道士，並不是傳言中會隨意殺人吸血的。

他並不急於入內，直候到入夜，他才動身。

離魂宮極爲幽靜，皎潔的月色灑在那一列列的平房上，就好像紙灰飛揚的一列列墳頭似的。

他躍了上屋頂。

從屋頂望過去，只有幾處地方有的燈光射出。

他揀了一處燈火最亮的地方前去，那是一個巨大的天井，四面被平房包圍着。

突然，一陣火光從那天井湧起。

邵遠山躍近，只見天井之內插滿了招魂幡，那些招魂幡，有高有矮，有些是甚爲普通，與日常喪事所見的差不多，但有些却像一支巨大旗幟似的，迎風飛揚。

火光起處，却是一個祭壇。

壇中一個老道士，正在揮舞着一支桃木劍，口中唸唸有詞。只見他手中一撒，火焰便冲天飛起。

祭壇之前，跪着另一道士。

邵遠山看清楚，正是昨夜在山頭遇見的趕屍的道士，只見他滿身滿臉都是血跡，看來他受了巨大的折磨。

邵遠山伏在屋頂，慢慢的沿着屋脊移動，他希望可以更淸楚的看看下面形勢。

他看到屋脊的另一面。

月色之下，只見一個晒棚上面，排列着一副副豎着的頭骨，頭骨很小，只有一個拳頭那麼大，差不多有百副以上，那一定不是成人的頭骨，而是小孩子的！

他想起昨夜那雙胖胖白白的孩子！

一陣寒意從他心底升起。

好殘忍的離魂魂宮宮主月東升，他竟然殺了這麼多的孩童來練他的邪功！

這麼邪惡的人竟可留在世上？恐懼的寒意已化作憤怒，他一蹬腿，碰着了一塊簷前的瓦片。

祭壇上的老道極爲警覺，喝道：「誰？」

「誰」字的語音未完，人已像一隻夜梟似的，飛身上了瓦面。

邵遠山一躍而起。

那老道士極爲高瘦，寬大的道袍在風中搖曳，就好像沒有骨架似的。

老道臉色蠟黃，全無表情，一看便知戴了一個粗劣的面具。

老道口唇不動，却發出了聲音：「小子，膽敢闖我離魂宮？」

桃木劍已隨聲刺來。

邵遠山一閃，桃木劍又再刺下，一連八招，邵遠山避無可避，跳下祭壇之處。

那老道仰天長笑。

祭壇四周的門突然開了。

每個門都躍出了一隊殭屍。

老道也從屋上躍了下來，上了祭壇，雙手挺出，祭案上的燭火完全熄滅。

只聽到老道冰冷的聲音，道：「殺！」接着便是低沉而充滿寒意的咒聲。

那羣殭屍共八隊，分從八個方面而來。

昨夜山頭那隊殭屍，已令人毛骨悚然，如今差不多有五十多隻可怖的怪物，正向他躍來，邵遠山三魂已去了七魄！

殭屍已近，前面的八隻，一齊衝了過來！

邵遠山定一定神，一咬口唇，雙袖便全然脹起，一招「提撩劍白鶴舒翅」，帶起了一陣狂風。

前排的殭屍被劍氣所牽引，無法攻上。

那老道看了邵遠山一招，自言自語道：「咦？」

另一排殭屍又到。

三十多隻殭屍同時撲到——

邵遠山連出兩招——

「上步雲邊摘月」，接着是「洗劍懷中抱月」！

這兩招本是二人合作，才會發揮招式本身的威力，如今却只有邵遠山一人，他的背後空門大露。

「嗤」的一聲，他背部的衣衫已被撕下。

老道忽地高喝一聲：「小子，你這乾坤渾元功，從何處學來？」

邵遠山不答，另一排殭屍又到。

只覺胸前一冷，邵遠山揮掌，左右兩隻衣袖又被殭屍扯下。

忽然，他想起昨夜殭屍一見那塊紅布，便會退下散開，於是，在急忙之中，從懷內掏出紅布，向正在衝來的殭屍揮舞。

紅光在月色之下乍閃。

那羣殭屍立時停步，但後面的殭屍仍然湧上，一時之間，殭屍互相碰撞，發出朽木折斷的聲音。

老道一喝：「好小子！」

一輪急咒，那羣殭屍才安靜下來，不過，再沒有一隻再躍過來！

紅布又再奏效，邵遠山便再揮動紅布，迫使那羣可怖的殭屍連連後退。

那老道又叫：「好小子，破我離魂大法！」

他從祭壇躍下，站在邵遠山跟前，他手執桃木劍，向前一挑，已把邵遠山手中紅布挑去。

「你這紅布寫的是什麼咒語？」

老道把紅布一展，在月光下細看，只見他頓時呆立，因爲他是帶着人皮面具，所以，他沒有什麼表情，不過從他雙手顫抖，可知他是異常激動。

這時，邵遠山還以爲老道也被紅布挑破了法力。

老道顫聲道：「你是……」

「在下是邵遠山，前輩是離魂宮的月東升？」

那老道全身搖晃。

老道道：「兒啊……」老道上前，雙手便要擁抱邵遠山。

一時之間，邵遠山也不知所措。

只見那老道全身搖晃得更爲厲害，假若不扶着他，他便是跌下。

邵遠山扶着老道。

老道顫聲道：「紅布上的時辰八字，是你的？」

邵遠山冷然道：「當然是我的！」

「那麼，你便是我的兒子月遠山！」

「月遠山？」邵遠山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那老道仍然全身顫抖，突然，他扯下了人皮面具，邵遠山一看，竟然呆了！

他呆了半晌，立時低下頭，不敢再看！

老道再把人皮面具拉上，道：「當年兆立天的一掌，便把我臉孔打得血肉模糊，我雖偷生於人世，却也不敢再在人前顯露我的面眞目！」

「兆立天？他終於來了，並且要殺你？」

「他不只殺我，還把咱們上下五十多人，殺個鷄犬不留！」

他臉上沒有表情，但聲音却是充滿恐懼與憎恨。

那趕屍道士已走近，扶着老道，向邵遠山道：「公子，其間實情，倒不如進去再說！」

他們入了一間平房，房內佈置普通，就像一般人家似的。

那趕屍道士扶了月東升坐下，便要退出。

月東升道：「月仇，你也坐下，讓我們一起把咱們離魂宮一段往事說出來。」

月東升把紅布交還了邵遠山，隨即道：「遠山，那年我接到雲門散人送來的訊息，便立時趕往找花夢蝶，可是，我找不到她，便立刻趕回家，因爲當時你母親誕下你不久，我害怕兆立天會來加害。」

「可惜，我回到家中已是太遲！」

月仇接口道：「那日兆立天似乎是喝醉了酒似的，來到咱們家中，他的神情怪異，又似着了魔似的，我們一班家人弟子，與他拚搏一番，但那裏是他敵手！他下手狠毒，一掌一拳，俱可置人於死地！」

月遠山道：「兆立天與我們有深仇大恨？」

「並沒有——不過，他曾在牆上寫過雲散雪消，花殘月闕八字！」

「這事我也知道，並且我已找過雲門散人，雪山派的蕭莫愁，和芝蘭閣的花夢蝶。」

「他們如何說？」

「他對你三位師兄姐並沒有多大傷害！爲什麼他來到離魂宮，便如此肆虐？」

月東升道：「我不知道——當我回來，便立即回到你母親處，只見她捧着你，不知如何是好，我知道如果讓她留下，月家不久有滅門之禍，還會斷子絕孫！」他說到此又是異常激動。

月仇道：「那兆立天幾乎殺盡了在月家中所見的人，老爺爲了引開他，便在大院中與他對壘，而夫人也趁機溜了出去，沿着河邊走去。」

月東升道：「我當時與兆立天激戰，曾經向他苦苦哀求，可是，他的人性已全失，使出的一掌一拳，都是威力極大，我只抵禦了三招。

「第四招來時，我只感到臉上極痛，暈了過去，當我醒來，只感到臉頰似是全碎了！我仍然忍着痛苦，向後門走去，希望你母親及時抱你逃走！

「可是，我來到靠近河邊之處，便發現你母親的屍體，看她已死去多時！我再走兩步，便見那用來裹你的一件棉披風，落在泥濘內。

「我瘋狂的四處找你，完全沒有你的踪影！我想，你大概已是凶多吉少的了，想不到……」

月遠山道：「爹——」

他實在又叫不出口，眼前一個怪老道，一個會控制殭屍的老道，竟然是自己的父親。

他實在不可以接受。

月仇見他激動的神色，道：「公子，你千萬不要怪你父親，他本不想偷生人世，但是，這滅門之禍，有誰來報？因此，他偷生過活，爲的是手刃仇人！」

「你們找到兆立天？」

「找過，却無法報仇，一來，他的『七絕自戕拳』已練至極高境界，不過，也有報應，他走火入魔的程度也更爲厲害，二來，有人說他已隱居，做了和尚！」

月遠山道：「他避世也不能逃過這番罪孽！」

月東升道：「我也是如此想——正派的武功，我不及他，因此，我用師傅早年授我的趕屍法，與一些怪異的咒法，創辦了這離魂宮！」

月遠山道：「你失去了孩兒已苦，爲什麼還派人四處擄掠別人的孩兒？」

月東升道：「我失去了孩兒，常性漸失，而且我要練一種名爲元嬰大法——要用孩童血祭……」

「你練來作什麼？」

「我要報此滅門大仇！」

「練成了沒有？」

月東升道：「還差兩個孩童，看來這是天意，昨夜兩個孩童已被你救走，月仇告訴我的！」

他們都陷入了沉默。

月遠山只感到命運就像一隻巨大而隱形的手，正在不斷作弄人們。

他忽然想起，便問：「爲什麼我會逃離兆立天的魔掌？兆立天爲什麼不殺我？」

月東升與月仇都不知道。

月遠山道：「爹，我看這件血海深仇，咱們一定要報，不過，那元嬰大法，也不要再練，作孽太多，天也難容的！」

月東升道：「假若我知你仍在世……」

「爹，你說過那兆立天後來去了隱居，做了和尚，他入了那間寺院？」

「我一直派人找他，最近的消息，也有五年以上了，他是上了五台山！」

「五台山？那處寺院極多。」

月仇道：「我們一直有派人上五台山找尋，我也去過，據說兆立天有三個徒弟，形影不離的保護他！」

「爲什麼要保護他？」

「他在江湖結下的血仇，實在太多，那三個徒弟，據說是受過他的大恩，拚死也要保護他！」

月遠山道：「那麼，要找他明瞭眞相，那實在不易，難道咱們一段滅門之恨，就此了結？我看上天也沒有這麼不公平！」

月遠山本想立刻離開離魂宮，直上五台山，不過，他也明白，自己父親實在報仇心切，犯下了這大罪孽，因此，他決定留下，解散了離魂宮，並且告誡月東升的弟子，不要再作害人之事，並送盤川與他們，遣他們離去。

這樣勞碌了個多月，一切事情才辦妥，月遠山便離開離魂宮，上五台山，老父月東升本也想同去，但他實在年紀老邁，而且因爲練元嬰大法不成，反而使自己百病纏身，行動不大方便，幸好月仇答應，一直陪伴着他。

當他離開了離魂宮三十多里，忽然，他看見山頭升起濃厚的黑煙——離魂宮失火了，月遠山本想趕回，但回心一想，自己趕回去也是無濟於事。

他突然明白，父親再沒有練那邪門功夫「元嬰大法」，因而理智較爲清醒，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本來，再覓回自己的兒子，心情開朗，不過，這時他反而覺得，活在世上似沒有什麼事可做！至於報仇的事，兒子已可擔當一切，何必再爲此而苦惱？

月遠山想到這裏，便回頭向着離魂宮深深的一揖，只希望父親早日脫離孽海。

月遠山到了市集，買了一匹駿馬，直往五台山。

輾轉月餘，一路平安無事，月遠山已到達了五台山，五台山上寺院極多，最出名的是清涼寺，這寺院香火甚盛，遊人也多。

他正苦於找尋兆立天落脚在那一間寺院之時，却在市集之內遇到了香香。

一別半年，兩人乍見，當然是歡喜異常。

月遠山立刻把二人分別之後的遭遇，一一告訴之香香，並且請求香香助他一臂之力。

香香聽了，臉色頓呈蒼白，低聲道：「公子，你可否放過兆立天？」

月遠山還以爲香香在說笑，道：「我千辛萬苦才知道自己的身世，而且知道是兆立天殺絕我一家人，此仇如何不報？」

香香道：「我知道這樣請求公子是太過份了，只不過……只不過……」

月遠山道：「你不用擔心，以我們二人合力，把那番人師傅教的『乾坤渾元功』，定然可以報此滅門仇恨！」

香香並沒有再說什麼。

月遠山自從在芝蘭閣別了花夢蝶，及至找到離魂宮的一段日子，過着獨立的生活，人也成熟很多了，他雖然再見到香香，但是並沒有再倚賴她的心，他每天都上五台上，四處打聽兆立天的消息。

兆立天已隱居五台山二十多年，那會有人知道他隱居所在？不過，他並沒有灰心。

皇天果然沒負有心人！

那日，他從五台山下來，却見一個黑衣老僧，踽踽獨行，似有無限心事。

月遠山忽然發覺，這老僧好生面善，於是，便暗暗跟着他，只見他年紀雖大，但步履却很輕盈，顯然是個有深湛武功的僧人。

五台山一向是以宣揚佛教著名，山上的僧人大多不懂武功，而這僧人不但懂得武功，而且看他太陽穴凸出，是一個內力深厚的高手。

看着那僧人的臉孔，月遠山忽然想起那個曾經暗中相助他們的幪面僧人，他沒有正式見過他的臉孔，不過，他的身形却深深印在他的腦海內。

難道他便是那個僧人？

月遠山在毫無頭緒之中，遇到這一個僧人，也不理會這個僧人是否與整件事有關，便決定跟踪着他，月遠山的「跌蹼步」已更上一層樓，一直追踪着那僧人，那僧人完全沒有發覺。

只見那僧人上了山腰，便轉入一條小徑，小徑一邊是懸崖峭壁，一邊是深谷，他不敢追近，只遠遠的跟着，那僧人入了一間小小的寺院，寺院門上寫着「夕暉寺」。

當那僧人入了寺院之後，月遠山才施展「跌蹼步」，上了寺院屋頂，看看寺內的情形。

寺院並不大，當中是個大院子，院中有一棵參天古木。月遠山發現寺中沉寂，只有一間小平房，傳出檀香的薰煙香氣。

他走近一看，只見平房之內，四個蒲團坐着四個僧人，他跟踪的僧人也在其中。

當中是一個老和尚，眉鬚皆白，兩眼深陷，臉上似是非常愁苦似的。

忽然，那老僧開口道：「求不得，他們要來的終會來，你又何必擔憂？」

那被月遠山追踪的僧人道：「不只他來了，那位女施主也來了！」

老僧雙目微睜，隨即又合上，道：「求不得，何謂無量？」

原來那僧人竟叫作「求不得」，求不得答道：「無量有四：慈悲喜捨！」

老僧道：「怨憎會——」

另一僧人合計道：「與樂之心爲慈，拔若之心爲悲——」

老僧又道：「愛別離——」

那從未開聲的僧人接口道：「喜衆生離苦獲樂之心曰喜，於一切衆生捨怨親之念而平等一如曰捨。」

老僧道：「既是如此——」

忽然，那叫「求不得」的僧人飛身而起。

月遠山伏在屋頂，見他飛身上來，知他發現了自己，却不知應躲到那裏。

同時，他感到自己被人一提似的，已入了那棵參天古樹的茂密葉子之內。

月遠山心中一驚，回頭一看，却是喜出望外！

原來一手提他上了巨樹的，正是那番人師傅，月遠山只想叫一聲師傅，那番人示意他不要出聲。

他們在樹上望下，只見那「求不得」四處搜索一番之後，沒有什麼發現，便縱回禪房之內。

番人與月遠山用手勢在樹上交談了一會，月遠山大概明白他要來找尋四個弟子，而他也告訴了師傅，他要報仇之事。

月遠山又再問番人師傅，下面那老僧是否便是兆立天，他在師傅手掌之中寫了一個「兆」字，番人師傅點點頭，月遠山立時感到血脈沸騰，恨不得立時下去，殺仇滅門仇人！

不過，番人師傅示意他先回去，與香香同來，要共使「乾坤渾元功」才能打敗那老僧兆立天與三個保護他的僧人，月遠山也忍住氣憤，離開了番人師傅。

回到客棧，他連忙把找到兆立天的消息告訴香香，但香香聽了，並沒有高興的表示。

月遠山道：「番人師傅也來了！」

香香道：「他老人家可好？」

月遠山又再把在樹上與番人師傅一番對話，重覆一遍，然後說道：「我們便去夕暉寺，用『乾坤渾元功』殺了此仇人！」

香香並沒有什麼話說，兩人一起把「乾坤渾元功」練習了一番，才各自去睡。

翌日，香香一早醒來，對月遠山道：「公子，這五台山風景也好，倒不如今日暢遊一番，到晚上才上夕暉寺！」

月遠山本是無心遊覽，不過，他

見香香臉上懇切哀求的神色，也不想拂逆她的意思。

香香聽了，臉上才露出久已未見的笑容。

兩人暢遊五台山一日，香香伴着月遠山，柔情無限，但月遠山只想快快日落黃昏。

一日將盡，餘暉斜照，西方是一遍金光燦爛的雲霞。

香香道：「公子，你可懷念這日子？」

「我們報仇之後，不再在江湖打滾，這些日子，我們天天都有！」

「但望是如此！」香香嘴角溢出一絲笑意，但眼眶却有淚水。

月遠山當然沒有注意到。

日頭終於隱藏在山後，香香道：「我們分別到夕暉寺，因爲兩人同時走在小徑，定會被他們發現！」

月遠山同意，於是香香便先走。

過了一炷香時分，天色更黑，月遠山才開始向夕暉寺而去。

一路並沒有人影，來到夕暉寺門前，却見一個僧人，坐在寺院的門外。

那僧人鬚眉皆白，正是那老僧，也即是兆立天。

月遠山道：「前輩，在下是月遠山！」

兆立天道：「老衲欠你太多，你便動手吧！」

想不到這兆立天，竟然會在寺院門前受死，也許，他明白自己罪孽深重。

兆立天看着他，想起父親母親無端被殺，那一幕幕凄慘的情景，他雖沒有經歷，不過，他是可以想像得到。

他本來以爲，殺兆立天並不是易事，一定要與香香聯手使用「乾坤渾元功」，不過，兆立天既是懺悔受死，他也不再猶豫。

他挺身運功，雙掌同時挺出。

這時，樹上傳來一聲「呀——」的聲音。

月遠山雙掌以十成功力便出，打在兆立天的身上，兆立天全無反抗，身體立時像一只斷線風箏，被拋離十丈，撞在牆邊，無聲無息地倒下。

月遠山這一掌，感到極其快意，復仇的快意！

這時，寺中閃出一人，正是番人師傅。

那番人師傅走近兆立天的屍體，發出狂號的一聲，月遠山走近，只見那屍身的頭上，竟有一縷青絲！

他實在不相信自己的眼睛！

死在自己掌下的，並不是兆立天，而竟是無限柔情的香香！

月遠山失聲道：「香香……香香……爲什麼竟是如此……」

香香突然睜開了眼，道：「公子……我知你大仇必報……而兆立天却是我的父親……」

「什麼？什麼？不會的……」

「兆立天是……的確是我的父親……你殺了我……我並不怪你……只要你好好的記掛着我……而且……而且……放過我的父親……」

月遠山瘋狂地叫道：「香香……」

這號叫聲震屋瓦，在山谷中迴响。

番人師傅已抱起香香，以掌心貼向她的背心，運功把眞氣送入！

這時，寺內四個僧人已出來。

當中一個才是兆立天！

月遠山人已瘋狂般的撲上。

三個僧人同時護着兆立天。

兆立天道：「怨憎會，愛別離，求不得，你們都立即退下！」

三僧稍爲猶豫，隨即退下。

兆立天道：「公子，你動手吧！」

月遠山突然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哀與落寞，道：「兆立天，你殺我全家，我却殺了你唯一的女兒！天意，這實在是天意！」

「我的女兒？」

那番僧仍然抱着穿着僧袍的香香，運功把眞氣輸入她的體內，頂上透出一絲白煙。

那三僧人見狀，知道他內力似乎不繼，便同時走上，怨憎會搭着番人的後心，愛別離搭着怨憎會的後心，而求不得也搭着愛別離的後心。

這時，又有三條人影飄到寺外。

這三人正是雲門散人歸無極，雪山派的蕭莫愁，和芝蘭閣的花夢蝶，原來他們知道他們的師傅也來了中原五台山找尋他們，於是便到來見師傅一面。

月遠山道：「兆立天，在你死前，我有一個疑問，爲什麼我沒有被你殺死，却在邵家莊長大？」

兆立天道：「過去的一切，老衲也要好好交待，那年，我無端的在客店後院題了八字，便惹下這一段恩怨，其實，那八字只是我心中一時的怨憤，不過，我自己是要負極大的責任，本來，我想親自向四位解釋，但當我遇到他們之時，我的內心突然改變，因爲我練了『七絕自戕拳』，已到了走火入魔而不能自拔的境地！

「我心智迷亂之時，什麼也不知道，不過，我有時也會理智恢復，因此，我與蕭莫愁、花夢蝶二人相遇，並沒有鑄成什麼大錯，可是，到了月東升的家時，我却狂性大發，心脈失調。

「我一掌打碎了月東升的臉孔，以爲他再無生還的機會，便一直追出去，我看見你母親的背影，却以爲是我在王府中的冰荷，於是，我盡力追上。

「我一直追至河邊，你母親把一個籃子拋下河裏，我上前去，大叫冰荷、冰荷……你母親以爲我要侮辱她，她便撲向河去，她急忙之中滑倒，撲向一塊尖石之上，立時死了，我見了鮮血，神智又再迷糊……我見那籃子並沒有被河水冲去，却見籃中有一個孩子……

「那孩子便是你了，我狂性大發，一手便要抓下，但是，你突然哭了……那哭聲震動我心弦……我突然想起，冰荷也已經生產了，她產下什麼，是個男孩子還是個女娃子……你的哭聲，刺激了我的思維，我立時又清醒過來，我看着你母親的屍身，還有，我滿手血汚，我一定殺了不少人……

「我怨恨自己急功近利而學『七絕自戕拳』，不過，怨恨又有什麼用？我本想抱你回去，不過，我一個男人，又怎能把你養活過來，於是，我把你輕輕一推讓河水送你到附近的人家……

「我渾渾噩噩的離開了月家，不知如何的回到自己家鄉，我在鄉間早有一個結妻髮子，她只是一個普通的鄉下女子，對於我的事從沒有過問，我出門多年，她也沒有什麼怨言，見到我回家，當然是喜出望外！

「我坐下來，她却抱了一個孩子出來，起初我還以爲她作了出牆紅杏，後來才知道，她是在河上拾回來的，我一看，心內突然有劇烈的震動……

「這孩子竟是我推下河的，是月家的唯一生還的孩子……立時之間，我感到人世間冥冥之中，定然有主宰，我一切作孽，自然會有報應……

「我看着孩子，也看着我妻子，只見她滿臉歡喜，對孩子有萬分憐愛，結果，我無言地離家，上了五台山，我這三個下屬，本是在香王爺王府中的，他們感激我在王府中關照他們，他們又知我有時會失心性，便伴着我一起來這夕暉寺出家……」

至此，月遠山才明白了自己的身世。

他千萬也想不到，兆立天因失心性而殺了自己全家，自己却又由他的結髮妻子所養大。

兆立天道：「我本姓邵，因投王府，才改姓兆，因爲在王府中做事，所謂伴君如伴虎，王爺雖不是君王，但我不想累及家人，才改姓兆的，唉！你母親逝世，我是回過去見她最後一面的，也想把那塊紅布毀滅，不過……這一切都無關重要了，月遠山，你下手吧！」

這時，香香似乎有了起色。

月遠山走近，那番人師傅已放開了手掌，另外三位僧人，也正在打坐，調息運氣。

月遠山抱起了香香，直入夕暉寺。

雲門散人歸無極與蕭莫愁、花夢蝶，也扶了番人師傅入內歇息。

兆立天一直與四人，互相輪流的用眞氣醫治香香，幸好香香武功根底好，半個月後已開始康復。

那番人師傅向他們各人說了一番佛理，原來他是天竺西來的高僧，歸無極懂得天竺語言，暫作翻譯，衆人都十分信服他的佛理。

月遠山也感到萬物無常，無常即苦的道理，再沒有要殺兆立天之心，他知道自己父親也定會原諒自己。

番人師傅在天竺知道月東升在中原以趕屍爲名，做了很多惡事，本想清理門戶，如今知道他已死了，而其他三個門徒，並沒有什麼作惡，也便回天竺。

香香也日漸康復。

月遠山問道：「香香，我打了妳一掌，你什麼時候向我報仇？」

香香道：「我一定要報此大仇？」

月遠山道：「何時？」

「我不讓你知道。」

月遠山心下極爲不安，道：「你一掌打死我好了！」

香香只是微笑。

那時，花夢蝶剛巧入來，聽見了他們一番言語，她本身是個女人，雖然沒有嫁人，而且年紀已老，不過，她仍有一番女性的情意。

她笑道：「遠山，你還不明白她的心意？」

月遠山茫然。

花夢蝶道：「日後，她下嫁於你，生下十個八個兒子，那時，你被孩子弄得頭昏腦脹，什麼大仇也報了！」

香香聽了，滿臉通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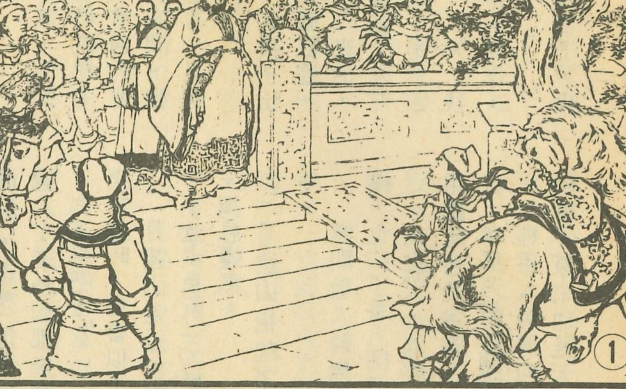
月遠山仍然不明白。

不過，五年之後，他全都明白，三個孩子，日夕苦纏着他要這要那，他才明白花夢蝶說話的含義。（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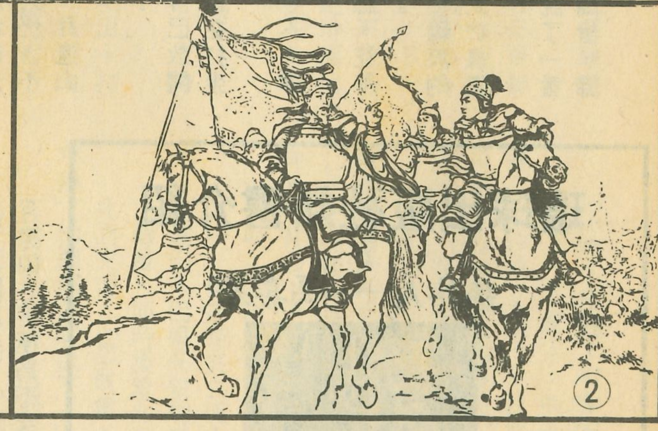
三國演義之三

虎牢關（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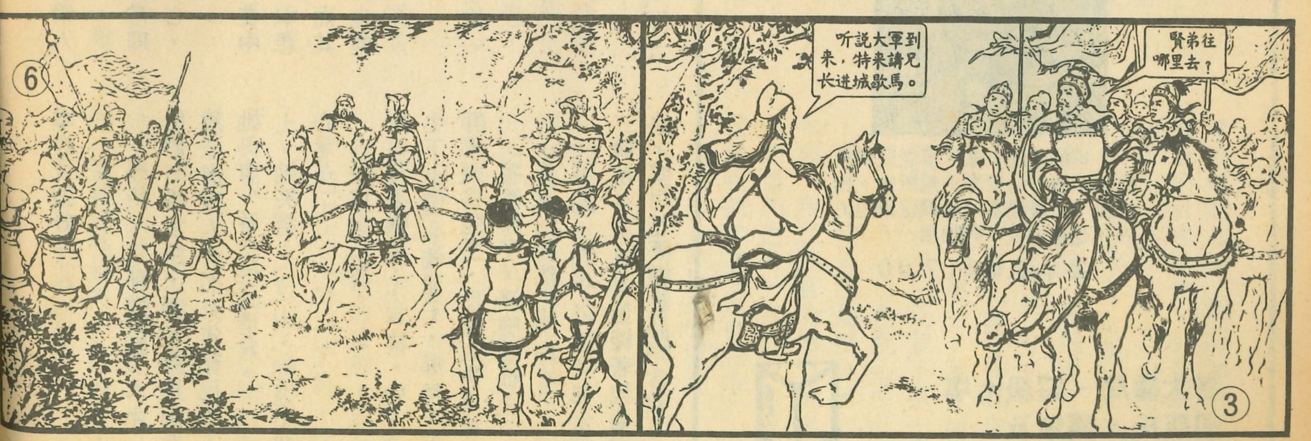
徐正・編繪



1 董卓的專橫殘暴，朝野憤恨。曹操回到陳留，他散了家財，招兵買馬，不久聚了上萬人馬，便發出一道檄文，邀請各鎮諸侯各發大兵，會師討伐董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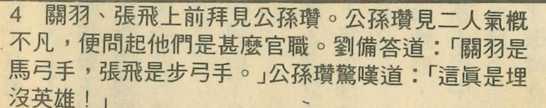
2 北平太守公孫瓚，接到檄文，決定起兵响應，親自統領精兵一萬五千，前往洛陽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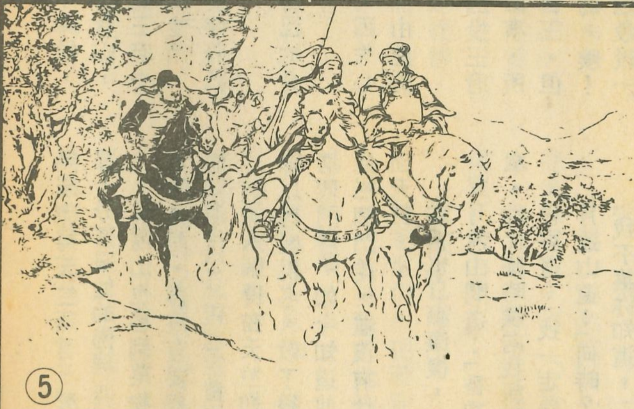


3 這天經過平原縣境，前面有幾騎馬迎着大軍跑來。公孫瓚看時，當先一匹馬上，坐着平原縣令劉備，便上前敘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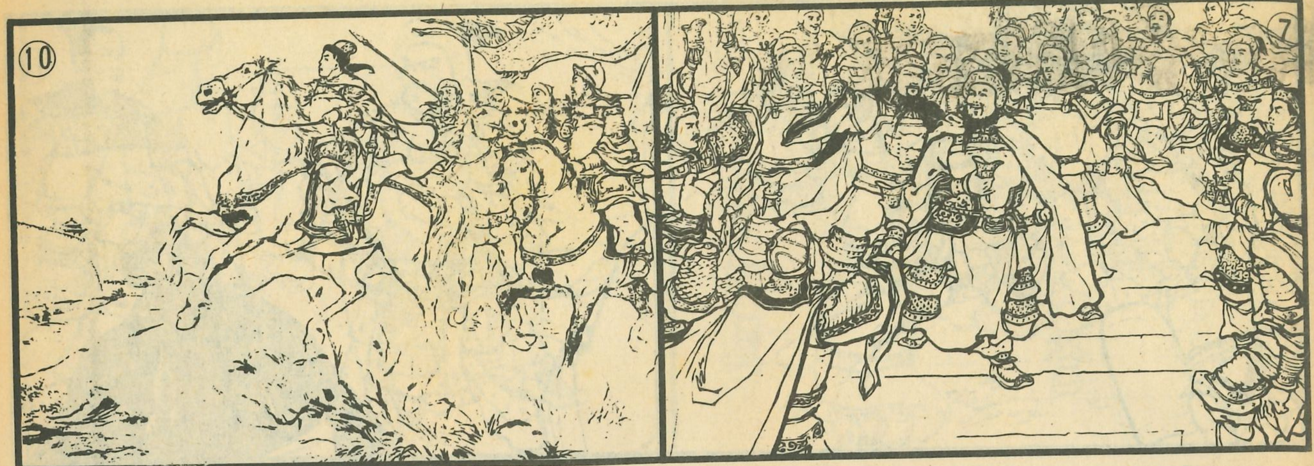
4 關羽、張飛上前拜見公孫瓚。公孫瓚見二人氣概不凡，便問起他們是甚麼官職。劉備答道：「關羽是馬弓手，張飛是步弓手。」公孫瓚驚嘆道：「這眞是埋沒英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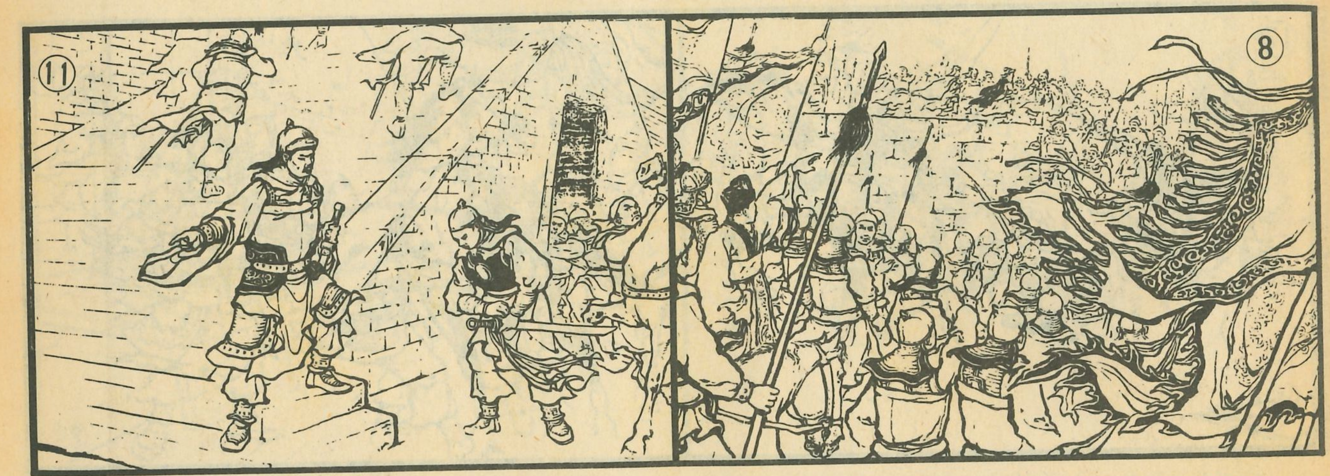


5 當下，公孫瓚勸劉備棄了這小小縣城，同去討伐董卓。劉備大喜，回城收拾了人馬，便隨公孫瓚的大軍出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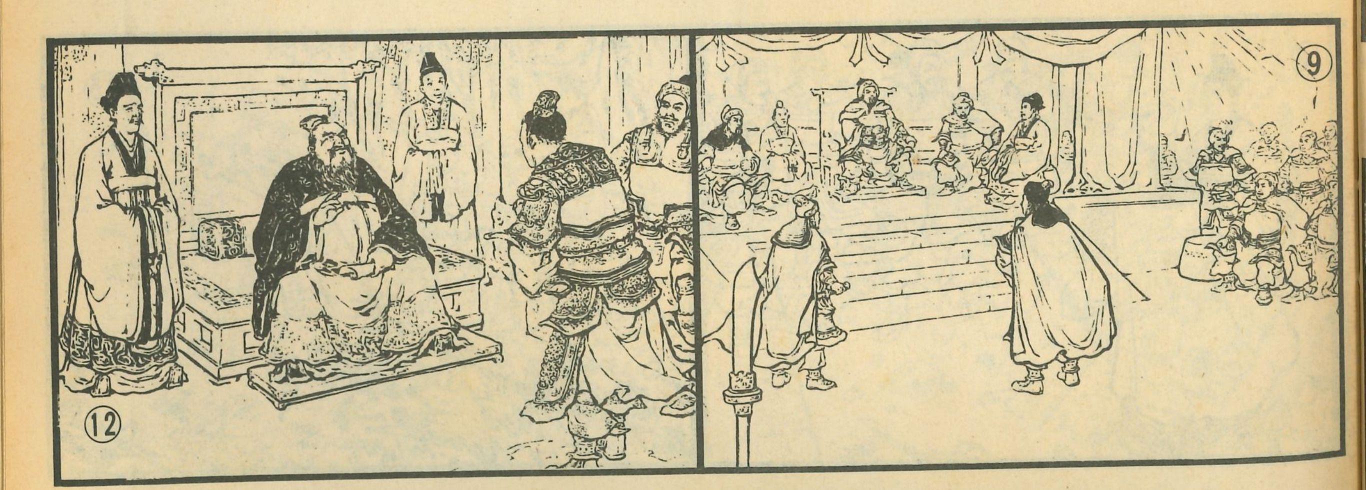
6 公孫瓚會了曹操，各鎮人馬也陸續到來。一共到了十七鎮諸侯，四十萬大軍，各自安營下寨，連接三百多里。



7 曹操殺牛宰馬，大會諸侯。會上，諸侯公推渤海太守袁紹爲盟主，總領全軍。



8 袁紹率領各鎮諸侯走上將台，對天立誓，要同心合力，討伐董卓，扶持漢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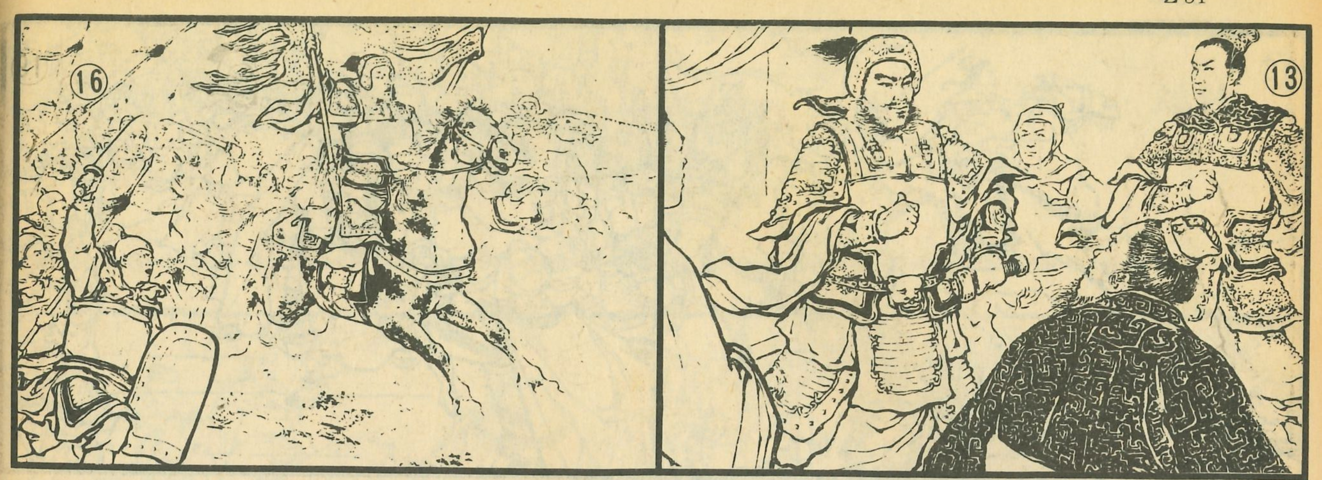


9 接着，袁紹升帳發令，命長沙太守孫堅爲先鋒，率兵進攻汜水關，其他各路的諸侯，據守險要，準備接應。另派南陽太守袁术總督糧草，供應各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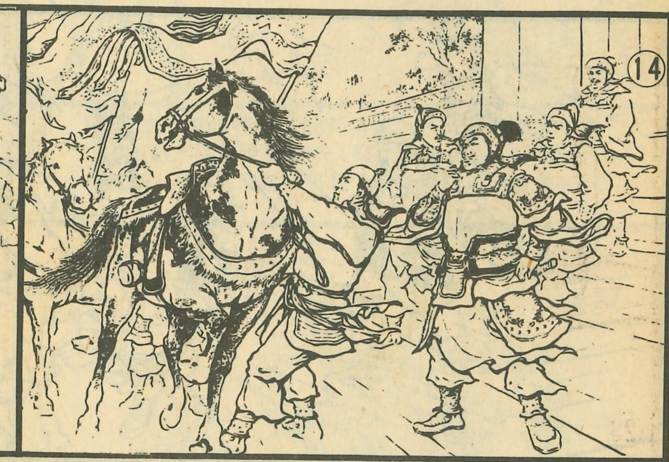
10 孫堅率領大將程普、黃蓋、韓當、祖茂，點起本部人馬，殺奔汜水關來。

11 守關將士不敢出城，慌忙派了流星快馬，飛奔洛陽告急。

12 董卓接到告急文書，召衆將商議。呂布願意前去迎戰諸侯，董卓大喜道：「我有虎兒，可以高無憂了。」



13　董卓正要點撥軍馬，忽然有人高聲說道：「殺鷄何用牛刀，不必溫侯親去，末將願去殺退諸侯。董卓一看，原來是勇將華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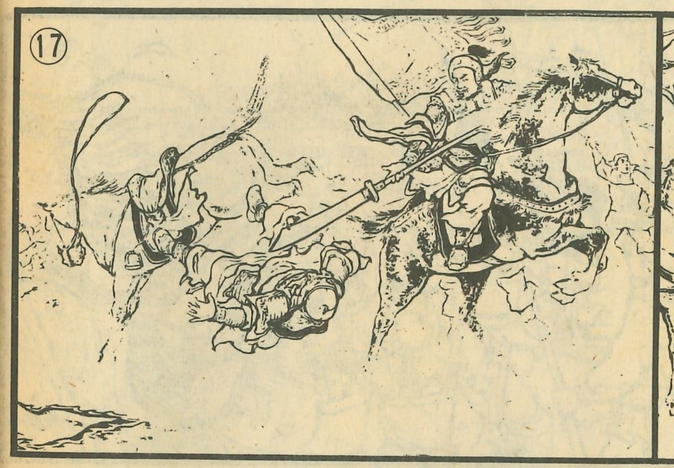


14　董卓喜道：「華將軍願去，且留下我兒鎮守京都。」加封華雄爲驍騎校尉，命他和李肅、胡軫、趙岑三將，領馬步軍五萬，星夜赴汜水關迎敵。



15　且說衆諸侯中有個濟北相鮑信，見孫堅當了先鋒，只怕被他奪了頭功，便派他弟弟鮑忠，帶三千馬步軍，抄小路來搶汜水關。

16　這時華雄的人馬已到，聽說關下有人挑戰，立即帶領五百鐵騎兵衝下關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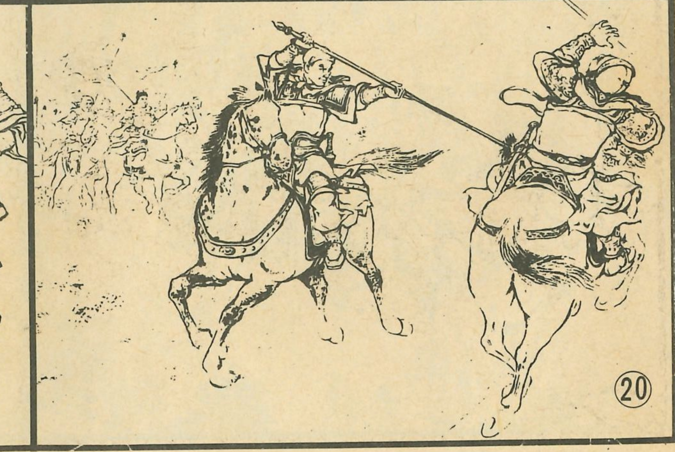


17　鮑忠看見來勢兇猛，吃了一驚，剛想後退，華雄已經飛馬趕到，手起刀落，把鮑忠斬下馬來。

18　捷報報到洛陽，董卓大喜，派人到汜水關來加封華雄爲都督，賞賜了許多財帛。



19　華雄升了官，更加高興。忽然小兵來報：孫堅帶領人馬，在關下叫駡。華雄忙派副將胡軫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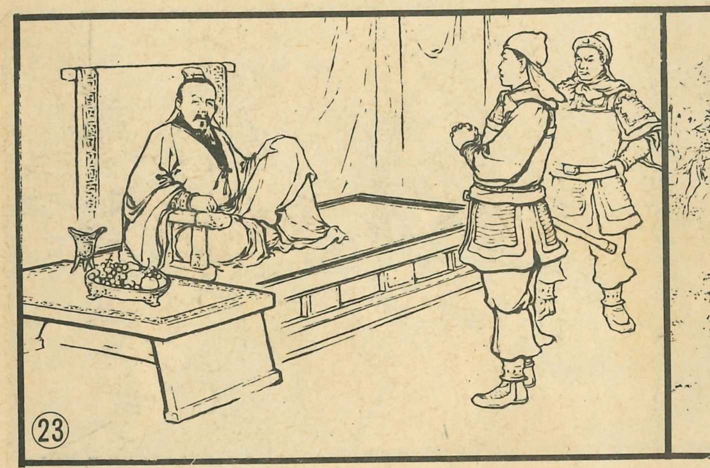
20　胡軫領兵五千，出關迎戰，和孫堅部將程普戰了幾個回合，被程普一矛刺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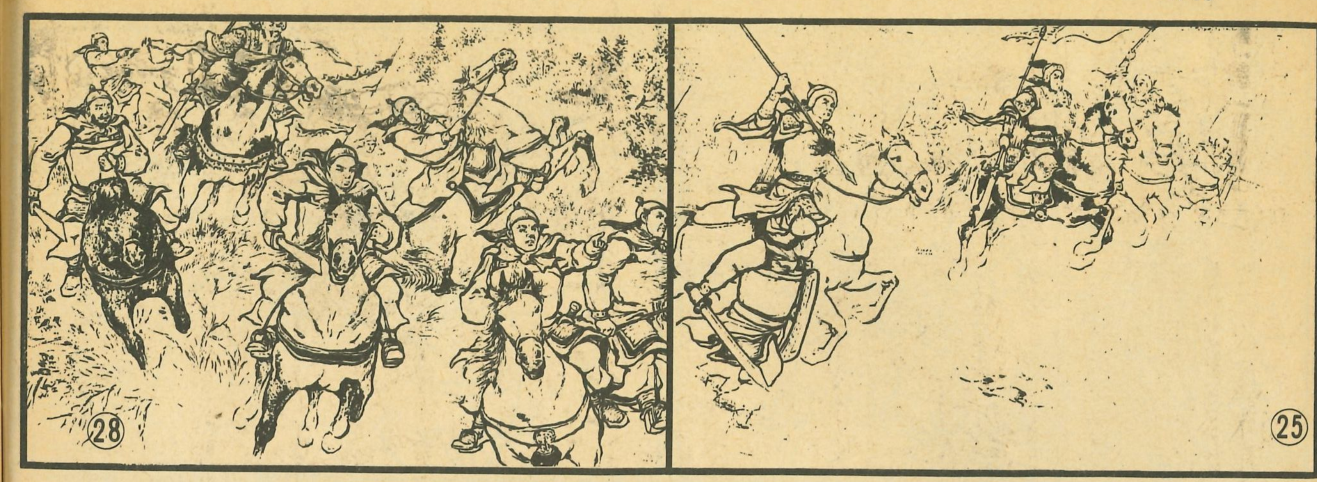
21　孫堅指揮人馬，殺到關前，混戰了一場，攻打不下，看看天晚，只好收兵。

22　孫堅安下營寨，一面派人向袁紹那裡報捷，一面派人到袁朮那裡催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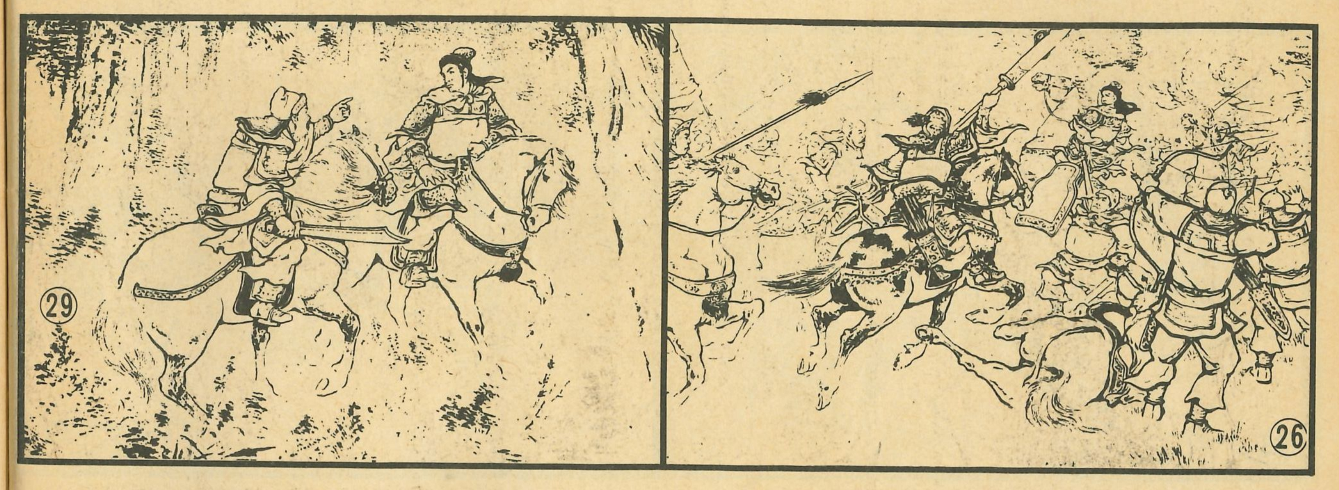
23　袁朮暗想：孫堅破了董卓，增了勢力，對淮南沒有好處，便不肯發糧。來人再三請求，袁朮只是不理。

24　早有探馬報上汜水關，說孫堅營中缺糧，軍心慌亂。華雄大喜，決定連夜劫寨，攻破孫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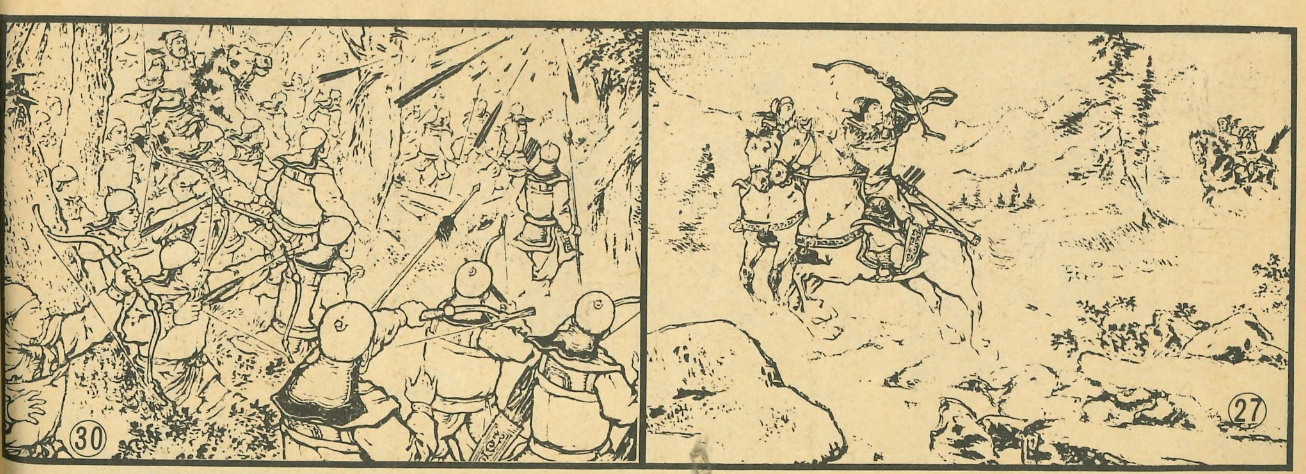
25 當夜，華雄與李肅分兵兩路，悄悄下關，往孫堅營寨衝去。

28 孫堅戴着紅色的頭幘，在月光下份外耀眼。華雄指揮人馬，只望着戴紅幘的緊緊追趕。



26 孫堅從夢中驚醒，急忙披掛上馬，一出寨就遇到華雄，戰了幾合，李肅已在寨後放起火來。孫軍登時亂成一片。

29 祖茂叫道：「事情急了！主公趕快脫下紅幘，跟我掉換了，再衝出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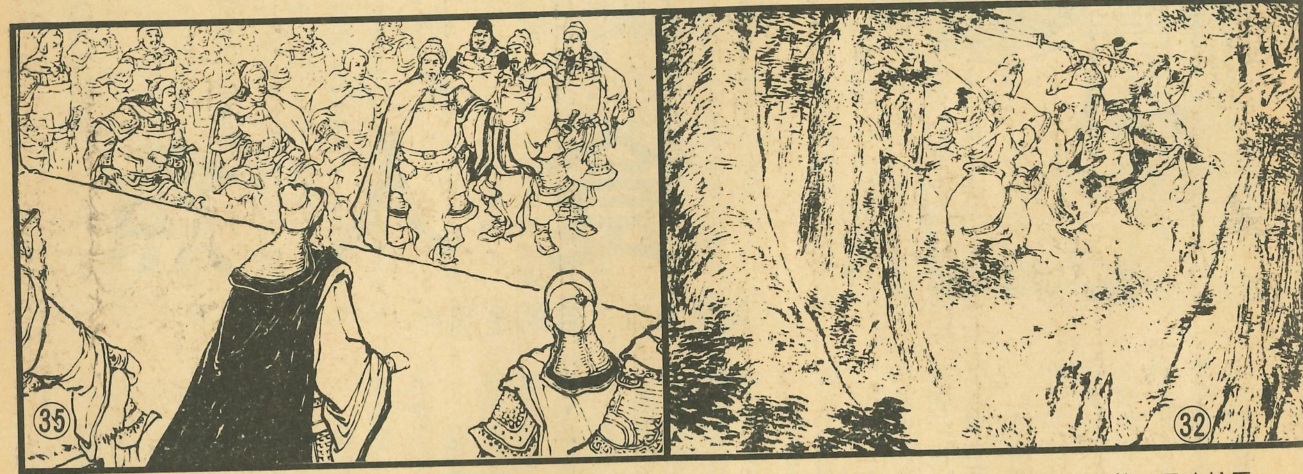
27 孫堅突圍而走，只有祖茂一人跟隨，背後華雄追來。孫堅連放兩箭，都被華雄躲過；再放第三箭時，因用力太猛，把弓弦拉斷了，只得拍馬逃走。

30 二人換了頭幘，分路衝出。華雄只望戴紅幘的追趕。祖茂估量孫堅走遠，便脫下紅幘，掛在人家沒燒盡的庭柱上，脫身躲進樹林。華雄領兵四面圍住，下令向紅幘射箭。



31 射了一會，不見動靜。華雄拍馬去看，才知中計。正待取下紅幘，忽聽得背後一聲大喝，祖茂揮舞雙刀，飛馬衝來。

34 袁紹連接敗報，大為震驚，忙與眾諸侯商議道：「鮑忠擅自進兵，殺身喪命，折了許多人馬；孫堅又被華雄打敗，銳氣被挫，怎麼是好？」眾諸侯都不作聲。



32 華雄怒火上衝，大喝一聲，將祖茂一刀砍於馬下。

35 孫孫瓚背後，却有三個人都在冷笑。袁紹便問：「公孫太守背後是甚麼人？」公孫瓚指劉備道：「他是我同窗兄弟平原縣令劉備。」



33 殺到天明，華雄收兵上關。孫堅會合了程普、黃蓋、韓當，收拾了殘軍，知道喪了祖茂，滿心悲痛，便派人向袁紹求救。

36 劉備見過袁紹，公孫瓚又把他的來歷說了一遍。袁紹聽到他是漢室的宗族，便讓他在末位裏坐了。

（待續）

社會秘聞／狄奇·文
可飛·圖

食人魚

人屋偷魚缸　目的是照片

在夜靜的街道上，民生獨個兒在散步。今夜他的確悶得有點發慌，電視節目是那麼沉悶，戲院正在上演中的電影都全看遍了，還有是跟女朋友吵了架，心情着實不好過。

在晚間這個時分，跑馬地藍塘道上幾乎沒有一個行人。

但正在這時，民生注意到迎面走來一個步履蹣跚，身子搖搖欲墜的人。

這個人的步履眞似一個醉漢，而且兩手正不停地搖晃着。但當民生定神一看，這個逐漸由遠而近的行人，原來竟是一個年輕的女人。當然，年輕的女人喝醉了酒並不是什麼一回奇怪的事，但是……

當那個女人搖晃着走到民生面前的時候，她竟然伸出雙手，嘴唇在微微的掀一下就撲向民生。

民生被對方那種出乎意料的動作嚇了一跳，但下意識地又抱着對方。

啊！好一個身材豐滿的女子，她的身體緊貼着他，那份磨擦使他不由地產生了一股衝動。霎時間，整個人就像埋藏在溫柔鄉裏。

但不到一秒鐘，民生整個人又回復了冷靜，這不由令他輕輕的推開對方。

但對方動也不動，似乎已經是昏過去了。

民生慌張地扶着她，但亦同時細心地打量一番，發現她果是一個貌若天仙的妙齡女子。她身上的飾物，有一條十八K的金鍊，腕上所戴着的，竟是一隻起碼價值數萬元的女裝手錶；但奇怪的是，她身上竟沒有發出半點酒精的氣味。

民生將對方抱在懷裏，愈發有點不知如何是好？往打電話報警，抑或是等警察來呢？

但是在這個時刻，所有的店鋪都已關了門，那裏借到電話，更何況是根本沒有半點警察的踪跡。

民生的內心就產生了一種矛盾，因爲懷裏的小姐實在太漂亮了，所以他就有一股先把她帶回家才打算的想法。

他抓起那女孩子的手腕，有微濕的感覺。

民生倒抽了一口氣，定神一看，才發覺對方原來受了傷，鮮血正不停地由手上流出來，她的衣服及路面上都留下了血跡，這不單如此，連民生的衣服也被染了一片鮮紅。

噢！民生才猛然感到事情的嚴重性。在昏黃的街燈光底下，他才看到懷中的少女手腕受了傷，而傷痕亦好像被尖銳的利器所做成，而且皮膚也被割開，部份的肉都露了出來。

這時，那女子好像回復了知覺，她稍微移動一下身體，眼睛微微的睜開，那可愛的嘴唇正發出微弱的聲音。

「先生，救命……」

「小姐，妳怎麼了，要不要我報警?」

那小姐聽了「報警」這兩個字，突然顯得異常驚慌，吃力地搖着頭。民生雖然不知道是什麼事，但立刻醒覺到通知警方對對方的危險性。

「知道了，但是妳不可以這樣下去的，因爲妳的手正在流血。」

那個女子的面上再度露出恐慌的神情，但反應已不如剛才聽到說報警那般害怕了。

「我……」

但當她未有說什麼，又已經昏過去了。

民生把她抱起。心想：對方既然不想報警，但血又不停地流着，這很容易會弄至失血過多而死的。

一個窮途末路，身陷困境的人，是最容易惹人同情的。民生眞的不忍心將她丢在街上，現在似乎唯一可行的辦法是把她帶回家止血療傷吧！更何況對方長得貌美如花，如果不是這樣，又怎會引起民生內心强烈的遐想呢！於是，民生就決定將對方抱回家療傷後再作打算。

＊　＊　＊

民生將她放在床上，立刻爲她處理傷口，同時用碘酒爲她洗滌傷口；再用繃帶裹着傷口處。

那女子的傷口好像不是擦傷的，反而像是被尖銳而小的牙齒所咬傷的，不過那密麻麻的小孔，又不像是由狗隻所做成的，民生眞有點百思不得其解。

那小姐還沒有甦醒過來，可能是失血過多吧?民生眞想知道，到底對方是什麼人呢?

好奇心驅使民生拿起對方的皮包，他眞的想看看裏面究竟藏有什麼東西呢，尤其是這女人眞是奇怪，當她在馬路上搖搖欲墜的時候，仍拚命在抓緊着這皮包，這個皮包好像對她非常重要，就像是生命的一部份似的，一直至她全昏過去，皮包才從她的手上跌下來。

民生見對方還未甦醒過來，就決定打開皮包。他發現皮包裏面有一個小皮夾，內有兩張信用咭和一張身份証，還有幾張一百元紙幣。

民生將身份証拿出來，看見持証人的姓名是寫着陳麗嫻三個字，另外，在皮包裏面的就是一把鑰匙，是一把普通的「耶魯匙」；但是卻與另一串鑰匙分開了。令人奇怪的是：它爲什麼會分開放呢?

民生檢視過皮包後，輕嘆了一聲，他本來是渴望可以知道更多，無奈卻祇是這麼小的收穫，他這時倒渴望她可以早點清醒過來，或許可以給他更多一點關於她的事情。

在民生家裏的燈光下，他現在可以更清楚地看清對方，對方眞的是一個美人。她的女朋友少華和她比起來，可以說是少華也給比下去。

他這時眞希望可以和對方有一段霧水姻緣……

正當民生在這甜美的遐思中，門鈴突然響起，使他由警覺中立時返回現實裏，而且額上更皺起了眉頭。哼！這麼晚是誰來呢?

正當他在猶豫之際，那個討厭的門鈴聲又再響起。他正想裝作沒有人在時，但這時却驚覺到：好像有人在打開大門，他慌忙的衝出房間。

門打開了，令他吃一驚的是，出現在門口的竟然是少華。

「咦！你回來了！剛才我打電話來沒有人接聽，還以爲你出去了。怎麼啦?你的神色很怪啊！」

「沒甚麼。」

「還在發我脾氣?」

其實，以少華這樣一個精明的女孩子，一下子已經看出民生的神情有異。而且民生那個反應，更令人立時覺得事情有點不對勁。

「你是不是做了什麼虧心事，看你鬼鬼祟祟的，好像有什麼事不可以讓我知道。」

「沒什麼！沒什麼！」

但少華已經直往房內闖去。

她打開了房門，赫然發現一個女人躺在床上。她馬上睜大眼睛，兇惡地指責民生。

「你……」

民生祇覺得自己不停在顫抖。

「你對得起我?」

少華的嘴唇在不停地顫抖着。

「妳誤會了，少華。其實我根本不認識她。」民生指着躺在床上的女人。

「你還撒謊。」

「不是，不是。」民生不停地搖手：「我祇是看見她暈在街上，所以才把她救回來。」

「哦?把一個昏倒的女人帶回家，你不是別有用心?」

「妳誤會了!」

「誤會?如果你這樣好心，爲什麼不打電話報警召救傷車來送她進醫院呢?」

「但她不准我這樣做。」

兩人的爭吵愈來愈烈，但在那稍微靜下來的一刻，他倆聽到一把相當微弱的聲音。

「對，對不起……」

民生聽見一把和少華不一樣的女人聲，不禁嚇了一跳，一想而知，這把聲音是發自躺在床上的人；而她是什麼時候醒過來，他們兩人倒渾然不覺。

民生和少華不禁猛然轉過頭來，而且兩人亦同時覺得有點面紅，因爲如果剛才躺在床上的女人聽到他們的吵架，就極不好意思了。

「對不起……我打擾了你們，承蒙這位先生的相救，我眞的非常感謝。」

少華聽到對方這句話，她的怒火也被淋熄了一半，她接着說：「究竟是怎麼的一回事?」

「這位先生的說話是眞的，因爲我剛才遇到一件相當可怕的事，正感到苦無援助時，幸好得到他的相救。」

少華半晌也說不出話來，心裏的疑困又無法完全解釋，便以茫然的神情望着民生。

民生正想再吹噓一下剛才的好心，但心想到剛才確是別有用心時，不禁又不好意思說。

「唉！」祇見這個麗嫻躺在床上嘆了一聲。

「有什麼事嗎？」少華說。

麗嫻臉上有點難色。

「我們可以幫妳嗎？」民生說。

「不敢打擾你們，但是……」

「妳儘管說吧！」少華說。似乎她已經將怒氣盡消了。

「我有一件事想拜托你們。」

「說吧，如果我們可以幫到你，我們一定樂意做的。」民生說。

「我想拜託你們去偷一樣東西，事後我一定好好報答你們。」

「偷東西？」民生和少華異口同聲地齊說。

「對，是想麻煩你們偷一件東西。」

民生見到對方那份楚楚可憐的樣子，不禁有點心動。

「你想我們幫妳偷什麼東西呢？」

「熱帶魚！」她很認眞地說。

「妳是說熱帶魚？」

民生懷疑自己聽錯了，再問一次，但事實証明他並沒有聽錯。

「好吧，妳說出來聽聽，看看我們可不可以帮妳。」

少華本來想阻止，但已經來不及了，因爲民生已衝口說了出來。

「這附近有一座金山大厦，在八樓住了一位林偉光先生，他飼養了許多不同種類的熱帶魚。」

「妳的意思是要我們去偷林先生的熱帶魚？」

「是的，不過不是全部，是飼養在廳裏那缸熱帶魚。」

「那妳要幾條魚呢？」

「當然是全部，同時連那個水缸。」

「妳開玩笑吧！要我連魚帶缸的偷來？」

「我不是開玩笑，因爲如果事成之後，我可以給你兩萬元作爲酬金。」

「兩萬元！」民生差點嘩一聲地叫了出來：「妳眞的說兩萬元！」

「對。如果事成，我可以送兩萬元給你的。」她很認眞地望着民生說。

「我倒感到有點興趣。」民生說：「告訴我，妳是否今晚想去偷東西，而沒有完成任務，同時手腕也弄傷呢？」

麗嫻欲言又止，民生於是繼續說下去。

「我猜對了嗎？」

麗嫻點了點頭。

「妳一定在絲毫沒有防備下把手伸進水缸裏，結果就被那些細小而又漂亮的小魚咬傷了。我說得沒錯嗎？」

「難道你也認識林偉光？」麗嫻驚訝地說。

「不是，不是，我並不認識什麼林偉光，但是從妳的傷口看來，我看妳是被食人魚咬傷的。」

「食人魚？」

「對，就是那些生長在阿馬遜河的食人魚。那些魚着實可怕，因爲無論是人或者牛掉在河裏，這些兇猛的魚就會游過去啃食，而且祇要不費半分鐘，河面上就會浮出一堆白骨。」

民生的說話好像勾起了麗嫻剛才那段可怖的經歷，於是她不斷地點頭。

「我不知道那些是食人魚，而且我又未做過小偷，所以難免精神上有點緊張，那裏想到在那水缸裏，竟會養着這般可怕的生物呢！」

不錯，像她這樣柔弱的女子，遇到這樣恐怖的險境，又看到自己不斷地流血，當然是被會嚇到不知所措，不過，幸好她並沒有當場暈倒，否則，後果更不堪設想了。

「妳可以告訴我妳和那位林先生有什麼關係嗎？」

「原諒我不能告訴你。」

麗嫻的神情仍有相當的恐懼。

「但是如果我接受妳的委託，我一定要知道多一點的資料。」

麗嫻思考了一下，才說：「好吧！林偉光是我以前的男朋友，那隻魚缸是我以前送給他的，而我知道他用那隻魚水缸養着他最喜歡的魚，所以我想偷走它。」

「就那麼簡單？」民生說。

「就是這樣了。」

「民生，你眞的想幫她偷那魚缸和魚？」少華忍不住插嘴說。

「我眞想試試。」民生說。

「但你知道這是犯法的啊！」少華說。

「知道，但我覺得如果有二萬元作爲報酬，我倒覺得既刺激又有意義呢！」

「我認爲你還是別管這件事好，而且你可不能像一個感情用事的小孩，你要三思以後才可行啊！」

「別再說了，妳再說下去，就比食人魚更可怕了。」

少華看見民生那樣堅決，也拿他沒有法子。

「好吧，但我們可不能亂來啊！」少華說。

「我會小心的！」民生說。

「多謝你們！」麗嫻應道。

麗嫻休息了一會就離開了，民生就對少華說道：「這樁交易雖然可以賺兩萬元，但我覺得亦有相當的危險性，妳願意幫我一個忙嗎？」

「當然願意啦！」少華說道。

民生輕輕地親一親少華。

「妳眞是我的好女友。」

* * *

翌日，少華就揹着一部相機，來到金山大厦前面。她願意協助民生接辦這件事，乃是她眞眞深愛着民生，並不想他失手而惹來麻煩。事實上，她的心意仍有一點疑團，就是民生可能對麗嫻有多少好感。

不過少華也不去想太多了，接着就硬着頭皮去按門鈴。

差不多數分鐘後，才有應門的聲音，屋裏的人把門開了一條窄縫，探頭出來瞧一瞧。少華立刻慌張地露出笑容來，迎向前去。

「什麼事？」

那人說話的口氣似乎不太友善，好像如果來人是推銷員，就會立刻關起大門似的。

「冒昧打擾你，眞抱歉！事實上我是一個專欄作家。」

「哦！」

對方聽見來者並非是推銷員，也暫時收起了先前那份兇猛的目光。

「請問有什麼貴幹嗎？」對方說。

「因爲我想寫一篇有關熱帶魚的專欄報導。但最不幸的是我對這方面卻不甚瞭解，而我到附近的魚檔詢問時，他們說你是一位熱帶魚專家，所以我特地來拜訪你。」

「啊，妳是不是說景光街那檔『炳記』！」

「對了，冒昧來打擾你，但不知道你是否願意幫我這個忙呢？」

「但是，我養熱帶魚純粹是一種嗜好，我可不敢稱做怎麼專家呢！」

「那麼，你願意幫我了？」

「好吧，我試試看，進來再說吧！」

這人就是林偉光，他領着少華走進屋內。而廳裏果然放置了許多魚缸，缸裏游着各種不同的熱帶魚。

「哇！太美了！」

少華驚嘆地叫了出來，同時眼睛亦不停地留意着屋內每一個角落。因爲民生曾一再叮囑她，要仔細留意記下房間內的佈置。

少華畢竟是一名美女，所以林偉光講解得特別細心。那一條是藍麻雀，那一條是天使魚等等。

「林先生，這種是什麼魚啊？」

「啊，這種是食人魚。」

「食人魚？眞的會食人嗎？」

「對！妳有沒有聽過在阿馬遜河生活的食人魚？」

少華搖了搖頭。

「來，我給妳看看牠們的威力。」說完，林偉光就在另一個魚缸裏撈出兩條金魚，轉放在那飼養着食人魚的缸內。

祇見當金魚一放在魚缸中，那些食人魚就立刻露出那副兇猛的魚相，一下子就游過來把金魚撲噬，祇數秒之間，金魚就被撕成碎片。

這幕情景使少華感到嘔心，不禁懷疑面前的林偉光是否一個精神不正常的人。

* * *

「哦！」民生聽完少華的報告後，非常滿意地不停點頭。

「我絕對有信心完成這份差事！」民生說。

「你要小心啊！」

「一定！而事實上，在妳出去調查工作的期間，我亦開始展開工作。」民生說。

「展開工作？」

「當然啦，我也要調查一下那個陳麗嫻的身份。結果我……」

「妳調查她作什麼呢？你不是對她發生興趣吧！」

「你別疑神疑鬼了。我調查到陳麗嫻已經和別人訂了婚，而她的未婚夫是香港名人杜爵士的那名獨生子。」

「那她還去偷東西？」少華訝異地答。

「我雖然不知道確實是什麼的一回事，但我已經猜到了多少。」

「你還願意冒險偷東西？」少華追問。

「當然願意，我想不會有問題的，但妳還要幫我一個忙。」

「好吧！」

「妳對我眞好。」民生說。

* * *

少華再次來到林偉光的住所，不過她這次不是再問有關熱帶魚的事，而是藉口特地來答謝他提供有關熱帶魚的資料。

「妳太客氣了，我祇是舉手之勞，又那好意思要妳請吃飯呢！」

「林先生，你才太客氣了，我已經在尖沙咀的半島酒店訂了枱呢！」

「既然有美女請到，我恭敬不如從命。妳先等我一會，我換件衣服就來。」

林偉光換過衣服之後，就和少華晚飯去了。

民生旋踵就來到金山大厦，他不須要展露出小偷的高超技巧，很快就用鑰匙將大門打開，大大方方地走進屋裡去。

至於這鑰匙是麗嫻交給他的，而這條匙也就是民生在救麗嫻的那個晚上，在她的皮包裏發現的。至於麗嫻是如何得到這把鑰匙？民生並不知道，不過他亦不想去研究，反正像這樣一把分開放的鑰匙，民生並不難猜到它是有特殊的意義。

民生走進屋後，立刻去看看那個裝着食人魚的魚缸，就在這個時候，屋子裏的門鈴突然「叮噹」「叮噹」的響起來。

民生緊張地看一看手錶，然後走到大門口，在那門眼中望出去，接着就泰然地打開大門。

大門外站着一個年輕的男人，他的身旁有一隻大箱，箱上貼着一條鮮紅色的紙條，寫着：「內置玻璃，小心輕放」幾個字。

「你是明發熱帶魚店的職員嗎？」

民生平靜地問，就有如屋子的主人一樣。

「是的。你訂的東西已經送來了。而且你要得這麼急，害得我們趕得很苦啊！」那人一邊用手巾拭抹額上的汗水，一邊在抱怨地說。

「對不起，因爲我趕時間，所以才要你們趕得這麼急，我等會會多給你一百元作貼士的。」

一百元！好大手筆！那魚店伙計立刻改變了他的態度，變得溫和起來。

「多謝你！我可以幫你做什麼事呢！」

「其實很簡單，你祇要替我把魚缸的魚放進新魚缸內。你可以幫我處理嗎？」

「當然可以。」

看在一百元份上，那伙計大大的點了個頭，從紙箱裏拿出了魚缸，小心地搬進屋裏去。

民生特別跑到北角光顧這間明發熱帶魚店，因爲他知道林偉光和跑馬地區及銅鑼灣區的魚店都相熟，唯恐事機敗露而難以達成任務。

「不過，你這個魚缸並沒有損壞，而且和新買的那個不是一樣嗎！你爲什麼要把它換掉呢？」

「我就是不喜歡那個舊的，所以才換一個新的。如果由我自己去換，又恐怕弄糟了，何況今早我弄傷了手指，恐怕做起事來會力不從心。」

「唔，明白了，不過這個魚缸，我相信你祇是用過三數個月吧，扔掉不是太浪費嗎？」

民生有點不耐煩，說：「你別管那麼多吧！這是我個人的事，你究竟換不換？」

「換。」那伙計再不敢加自己意見了。

那伙計拿起魚缸旁的網子，利用熟練的手法將食人魚撈起，然後將那些可怖的小魚迅速地移入已注滿水的缸中。

換魚的工作不需十五分鐘就順利完成，民生不得不佩服對方的能幹。

「好了，魚缸已經掉換了，舊水缸要如何處置呢？」

「我覺得扔掉又有點可惜，所以我和你們老板說好要送往我的朋友那處，而且運費已經支付了。」

「對了，單上也寫明了。是否現在就送去？」

「不是，因爲他今天不在家，你們明天送去吧！」

民生心想——他的家裏現在那會有人呢！

說完，就在錢包裏掏出一張一百元鈔票和數張十元紙幣，交給那名伙計，伙計連聲道謝後，就小心地爲民生收拾好一切。驟眼一看，屋內根本上就不似有什麼改變過，但又有誰知道魚缸已經被掉換了呢！

＊　＊　＊

「民生，你眞的太聰明了！」少華看到家裡放着的魚缸很高興地對民生說：「咦？你沒有偷那些食人魚嗎？」

「沒有！祇不過我認爲如果有需要，我可以到魚店去購買。」

「你爲什麼不將食人魚也一齊偷掉呢，如果因爲這樣就功虧一簣，那麼免太可惜了！」少華說。

「不會的，當陳小姐委托我們偷魚缸時，我馬上就知道她的目的不在魚。不，嚴格來說，也不是魚缸本身，而是藏在魚缸內的某些東西。

「所以她不知道裏面養的是食人魚，才會伸手進去拿。」民生說着，已經開始揭起蓋在魚缸底下的一塊塑膠片。

果然不出所料，民生拿起了一個密實袋，內裏放著一包東西。

「快快打開來看。」少華說。

民生打開來一看，原來是一些相底，在燈光下，民生清楚看到那些是林偉光和麗嫺的親熱照片。

「哦！」他們不期然恍然大悟。

（全文完）

科幻小說／傅摩斯・文　可飛・圖

末日之鑽（三）

黑洞世界眞恐怖　幾經艱辛逢舊友

上文提要：傅摩斯等人得到Y將軍的幫助，登上遊艇向百慕達進發。在航行途中，他們遇到大烏賊的襲擊；後經連場搏鬥，才把牠殺死……他們先後在一神秘小島登陸，在海邊發現一幅二千五百年前的太空火箭浮雕，令他們震驚不已。跟着，他們向島中森林前進，發現一頭恐龍正在水中浮動着……

顧依依尖叫着。比蘭度驚喜得手舞足蹈，竟然妙想天開的作起白日夢來！

我根本就來不及回答他們，我一把扯住他們就跑！我已發覺這是傳說中恐龍的最凶猛一類——食肉恐龍。它困在深潭裡，大概全憑那些不幸掉進來的生物塡肚皮，想想看，一條恐龍，而且是餓急了的食肉恐龍！我們三個人加起來，大概還佔不了它肚皮的一小角！

我雖然警覺得快，但似乎却已太遲，因爲，在我們背後不到一百米的地方，正傳來一陣驚天動地的轟隆聲，這是食肉恐龍在潭邊走動，它經過之處，垂吊的石鍾乳像脆玻璃似的一根根在紛紛折斷！

我們沿着溪流方向沒命的飛逃，不幸的是，在忙亂中，比蘭度摔掉了電筒，我們祇好像瞎子般在這迷宮般的洞中瘋狂的亂衝亂撞，後面的轟隆聲越來越近了！洶湧的地下溪流也突然中斷，也不知它潛入了甚麼地方，在黑暗中我們連唯一指引方向的希望也幻滅了！

我們被截在一道陡立的橫斷壁前，我是靠觸摸感覺着的，水流到此中斷，但却有一種猶如水注入深井般的咚咚咚咚聲偶爾傳入耳中，夾雜一種呼呼隆的風被某處地方扯吸的迴響。

後面的轟隆聲越發逼近了，我們已感覺到食肉恐龍踏步時地面的震動！比蘭度絕望了，他一把將依依推到我身邊，他自己站着乾脆不走動，他拿出那枝露加手槍，嘴裡凶狠的咒罵着，看模樣他是打算與食肉恐龍拚命了！

依依已驚慌得說不出話來。我知道拿那枝露加手槍去對付這條恐怖的怪物，這比堂吉訶德騎着匹瘦馬學矛跟風車搏鬥更愚蠢，但我並沒出聲去阻止他，一個人在面臨死亡的絕望時，發洩一下，總比無聲無息的死去好！但我並沒有陷入比蘭度哪種絕望中的瘋狂，因爲我隱約的似乎瞧見一線希望！

這水流、風聲，被甚麼東西扯吸着？風和水流的被扯吸，祇有一個解釋，就是這兒有一個隱蔽的出口，假如跳進水流，自然就會被衝到出口去！雖然這是萬死一生，但總算還有萬分之一的生存機會！

何況，就算被流水活埋，總勝過被這條食肉恐龍肢解後吞進肚裡。我預備拚死一試了。

就在這時，比蘭度的槍聲響了。也不知他射中了恐龍的甚麼地方，總之，就在這被激得狂怒的恐龍像黑山般向比蘭度撲壓下去時，我已一掌把他推入地下溪流裡。然後我抱着依依，抱着自殺般的意念，隨即滾了落去。

我奇怪自己竟然還沒有死去，而且，居然還有清醒的感覺！四周是漆

黑的，水流、風聲，在我的耳邊呼嘯着、傾灑着，向下飛墜，小流偶爾的承托一下身子，這總算使下降的速度減慢，但僅一霎間，立刻又陷進一種昏眩的降墜，這種感覺我也不知用甚麼來形容，我的感覺就像一個人清清楚楚的知道自己向恐怖的地獄沉墜，這是一種比絕望更慘上十倍的折磨，我寧願立即死去！

沉！沉！沉！漫漫無盡……何處是終點？何時是折磨的結果？我難受得狠狠的咒罵起來：「傅摩斯呵傅摩斯！你自以爲聰明的逃生法子，却竟然比豬更蠢！」唯一使我感到有一絲安慰的是：我懷裡還抱着依依，我不必親眼見着她被肢解而死的慘狀！

不知過了多少時光，我感到有如死去後的輪迴，漸漸地，我懷裡的依依身子是越來越重了，心裡虛空的感覺也越來越覺得踏實，甚至綁在我背上的那哪個黑皮包也百倍的沉重起來，在感覺上就像一座大石壓在心房。我不勝負荷了，接着是脚板觸着了堅硬的東西，立刻有一種威力無比的吸力扯吸我，我的頭撞上甚麼堅硬的東西，立刻我便甚麼也不知道了。

「喂！喂！傅摩斯！」

在迷迷糊糊中，我似乎聽到男子的低沉的呼叫，還有女子的啜泣聲。

一切突然回到我的記憶中，這使我霍的張開了眼皮。

在第一個感覺中，這兒是一個漆黑的世界；但逐漸似乎可以隱約見到東西，而且慢慢的在清晰，這猶如在强光下突然走進黑暗中，起初是黑糊糊的，但隨着瞳孔的放大，便能隱約瞧見物像。這種感覺在這兒是來得更爲强烈，因爲我很快就覺得眼前有一點光亮。這種光困在一個非常龐大的圓形球體內，在球體外面，則是漆黑死寂的一片……

我輕微的呻吟了一聲，一團溫軟的物體滚進我的懷裡，憑那種陣陣的像茉莉花般的特殊香味，我就知道她是依依。然後我就一骨碌的坐了起來。比蘭度和依依都平安無恙，我自己似乎也毫無痛苦的感覺，不但如此，就連我原先劇烈疼痛的脊骨，這時也神奇的痊癒。在感覺上，我覺得自己變得更加踏實了許多。

「你沒事！傅摩斯！這到底是怎麼回事……」比蘭度極度迷惘的張大嘴巴，睜着眼珠嚷道。

我聳聳肩，我苦笑，事實上我祇能苦笑，因爲我跟他是一般的迷惘，但我還是站起來了。「走走看，就算這裡是地獄，活動一下總比等死好！」我說。

這個龐大的圓形球體在感覺上是有限的，但實際上根本就沒有終點，因爲我們的身體移動一吋，所要付出的力氣和時間，就等於翻越十萬座大山般的艱難和漫長，這樣子走下去，即使我們再有一萬次的生命歷程，也根本不能走到它的終點！

我們極艱難的一分一分的移動着，大家都沒有說話，知道彼此處境相同，沉默就遠勝過毫無意義的訴苦。我們就這般的挨下去，我們已沒了時間觀念，因爲時間對我們來說已失去意義。

我們居然移動了一段路程，而且光線也增强了點，突然，我們都驚奇得張大了嘴巴，許久許久合不來，我全身的血液似乎在這霎間凝固了，我的心臟像冰塊一般奇冷，我僵硬似的站着，根本說話的興趣也失去了。比蘭度一個勁的搖晃着他那肥胖的腦袋，似乎要在裡面抖出一個答案來。顧依依則是渾身抖顫，似乎已不勝負荷！

這是兩個一大一小在半空中虛懸着的球體。大的球體很大，但現時我們所見的這個圓形球體却小得可憐；而那個在旁邊的小球體就更微不足道。打一個比喻，圓形球體是一座巨圓形大廳，虛懸着的大球體是裡面的一個普通的籃球，那小的球體就是一隻鷄蛋。

小球體漆黑死寂，上面滿佈圓形的坑道，靠一端的圓坑中延伸出無數條坑洞；小球體上面還有一座連一座山脈般的聳凸，其中有一座特別高聳，猶如插在小球體上的一柄長劍。

大球體是一個蔚藍色非常美麗的球體。上面覆蓋着黃色、褐色、綠色的凸起的物體，但更多的是凹陷的一大片藍色的波蕩着的東西。在一片間着黃色、褐色和綠色當中，又聳立着各種各樣的奇形怪狀的娃娃玩具積木般的東西，在它們的間隔中，一隻隻四脚的甲蟲般的物體在爬行着，移動着的更小一點的猶如一隻隻直立的螞蟻！

我還來不及表示甚麼，顧依依忍不住失聲尖叫起來！比蘭度也手舞足蹈的亂叫亂嚷！

「啊呀！這不就是月亮麼？它就像我在大學讀書時的月球模型。看看！這伸出的無數條坑道的，就是月球南極的第谷月坑！」依依盯着那個小球體尖叫道。

比蘭度根本就聽不到依依的尖叫，因爲他已被他眼前的奇景震撼得魂靈晃蕩。「嘿嘿！嘿！我敢以上帝的名義打賭！這是地球！活的地球！可是，是誰把這山、水、海洋、城市、汽車、活生生的人！壓縮成這小不點的模樣！我絕對沒有看錯，這是百分之一百的約翰尼斯堡！這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百分之百的鑽石之街！這是東京！化灰我也認得這是陽光城！這是紐約，可憐的『自由神像』！這是倫敦，可憐的塔橋活像碗裡撐起的兩根鷄腿骨！這是香港，依依、傅摩斯，這是你們的故園，你看，康樂大厦變成了甚麼哪？我不如說它是一塊石豆腐！」

比蘭度胡亂的點着這球體上面的物事，他的聲音嚷叫得嘶啞了，手脚却隨着他的舌頭不停的動着，活像一個瘋子！但我根本就不覺得他倆的神態可笑，事實上我也比他倆好不了多少，世上任何人面對眼前這個奇景，任何人也會變得瘋狂！我的視線迅速的掠過比蘭度所指的那些物事，這些都不能引起我的興趣。我在球體上面搜索着，終於，我發現了美國諾福克的海軍基地，這個隱藏着「星球大戰核心」之處，我甚至還看到那架停在秘密發射台的「太空穿梭機」！

這一切並沒引起我很大的震懾，但往下發現的物事就是令我死去十八次也難於忘掉！

我被眼前的奇景吸引着，不知不覺的移動脚步的時候，我綁在背後黑皮包裡的那顆不可思議的魔鬼鑽石，竟然「噗」的一聲，穿皮包而出，向我十幾丈遠的地方飛去，嗤的被吸附在一塊似乎是灰白色的巨大石頭上面。

顧依依眼尖，她立刻就叫道：「傅摩斯！你背上有東西飛出去……是甚麼東西？你快解下皮包看看！」

「不必看啦，我看得很清楚，而且我黑皮包裡甚麼也沒有，除了那顆……魔鬼鑽石！」

「啊呀！你是說魔鑽被吸飛去了麼？」顧依依失聲的嚷叫。

比蘭度也被吸引過來了。我還沒來得及說出我的意思，比蘭度已狂熱地喊叫起來！

「魔鑽被吸去！哈哈！這是甚麼道理我不懂，但我見過磁石就是這樣互相吸引！能够吸走這顆鑽石的東西，我的天！它不是比這大得多的大魔鑽麼！哈哈！是老天註定我們發大財啦！你看，你看！它這麼巨大！這麼重！全世界的鑽石加起來，也絕對抵不上它的價值！」

比蘭度向那塊灰白色的石頭拚命的移動脚步，顧依依猶豫了一下，也立即跟着比蘭度動作起來，他倆人一個是爲了這「灰白色巨石」的價值而來，一個是要在這「灰白色巨石」上面取得洗脫賣假鑽罪名的證據，這是深潛在他們心裡的最大心願，足可以產生一切不可思議力量的心願！事實上的確不可思議，因爲當我決定跟着上去查看移動脚步時，他倆人竟然能够在短短時間內把我拋開了一段距離，要知道我們每移動一吋的地方，比拉着一部死火汽車前行更艱難十倍！

我拚了命的在後面跟着，但突然我停了下來，因爲我突然浮起一個極恐怖的意念，一個比觸着毒蛇口更可怕的念頭！

「比蘭度！依依！快！立即停下來！立即！立即呀！」

我拚命的大叫，我是扭合了全身可以聚集的力量叫了，但他倆竟然聽不到，因爲他們毫無反應，依然一吋一吋向那灰白色巨石移動！我想追上去制止他們，但我無論如何有力也辦不到！在我的眼中，那塊灰白色巨石竟然越來越大！越來越大！我每移動一吋，它就向四周擴展一丈，我心裡那個恐怖的念頭越來越强烈了，我甚至已意識到眼前將會發生甚麼！我痛苦得用手把我自己的頭髮扭成團！

我所擔心的事果然發生了！

比蘭度和依依繼續地頭也不回的向那灰白色巨石移動，我清楚的是那塊灰白色巨石這時已擴展到猶如一座懸岩峭壁。比蘭度和顧依依的頭俯得更低了，頸子更短了，腰以下的部位劇烈的抖顫起來，然後就一吋一吋的縮短下去！他們的頭上就有如壓着一部萬噸水壓機，他們的脚下有如踏上一塊威力無比的磁場的中心，我這個物理學博士，竟然祇能就這樣的眼睜睜的瞧着我心愛的老情人，我的患難朋友，在上壓下吸的不可思議的威力作用下，一吋一吋的縮短，縮小，最後，竟然變成兩個僅手指頭長短的小人！我發狂的大叫了一聲，立刻就甚麼也不知道了……

我感到我是死去了，我因此很高興，因爲我再不能抵受清醒時的折磨！死去了就一切都安靜了，我渴望着這種死亡的境界的到來，但我似乎連死亡後安靜的享受也不能獲得，因爲我耳邊總是有甚麼東西在嗡嗡的叫着！我恨極了，我瘋狂的叫了一聲：

「這裡到底是甚麼……」

「這裡是黑洞！黑洞的世界！」

我耳邊竟然有聲音回答我！

黑洞！這不是我剛才那個極恐怖的意念麼？我的心頭像雷擊似的一震！

「我的同伴變成甚麼？爲甚麼我不能死去？」

「他們已經按照自己的意願，在黑洞裡獲得他們應有的位置！他們比地球上所有人都快樂，因爲這裡沒有死亡，祇有快樂！所以，你在這裡，也有權達成你的意願，獲得快樂！」

「我沒有意願！我祇希望我的同伴回到我的身邊！」

「你有意願！你有意願！而且，你可以完全實現你的一切意願！」

我耳邊的聲音執着的叫着，我恨透了這聲音，狠狠的一拳揍去，我祇覺得耳朵一陣劇痛，我終於無可奈何的相信，我是還沒死去！

活着就要做活人的事！我有點無奈但却非常執着的想，因此我的意志力又聚集起來了。「無論如何要弄清黑洞的原理！」這是第一個浮上腦袋的極强烈的念頭。至於弄懂的目的是甚麼，我根本就沒有去思想，我祇知道是這種可怕的力量把我的依依、我的比蘭度毀滅了，我恨它！我恨它！我恨它！

如果說仇恨能使一個人瘋狂，那它同樣會令人產生不可思議的力量。我迅速的爬起來了，我開始移動脚步

，而且居然快了許多！

周圍似乎都凝縮到一個死寂的世界。那被凝縮了的月亮、地球，那塊灰白色的巨石，我的依依，我的比蘭度，還有那可恨的聲音，一切都在這霎間不知聚集到哪一個角落，光線依然是這般微弱，我祇能隱約見到一丈開外的物事，我也管不了許多，咬着牙根一個勁的在四周橫衝直撞。

前面隱約閃出亮點，我的心一陣興奮，這裡太黑暗了，我需要的是光明。我向這亮點走過去，我不知道我會碰上甚麼厄運，但我想在光明中死去總比在黑暗中生存的好。亮點越來越接近了，突然我腳下像踏着了甚麼，我面前竟然是一道透明玻璃似的門，這時悄無聲息的向兩邊移開，就像我見過的最漂亮的酒店自動門一樣。這是一個門口，亮點顯然就在裡面，我想也沒想就決然的走了進去，管它裡面是甚麼，就算是地獄之門，對於我來說已不是甚麼可怕的事！

我走進去，眼前只有那亮點，其餘的我甚麼也瞧不見。但當我身後的那道門重新閉合時，像不知打那兒來的一聲號令，裡面就「嗤」的一聲大放光明。亮點消失了，也不知從那兒來的光源，我根本就不再去費神考究，一個人身處其境，就失去了是非黑白、眞善美假醜惡的觀念。

而且，眼前的物事，正吸引了我全部的注意力。

這是一個極精巧、極齊備、極先進的實驗室。我祇能這麼形容我這時的感受，因爲假如拿我在美國「星球大戰基地」的實驗室跟它比較，就有如一盞油燈面對着太陽！我越是仔細的欣賞實驗室裡的每一種儀器，我就越是迷醉。我終於在一個大約是「物質元素」材料櫃前面停了下來，這通常是實驗室裡必備的，但我祇能說是「大約」，因爲到目前爲止，地球上已經知道的物質元素祇有一零七種，但這兒陳列的竟有一零零八種！根本有許多是我在夢幻中才敢想橡的元素，例如，其中就有一種叫「碳鉑」的物質，竟然是拿地球上最重和最硬的物質化合成的新元素，這一種大概是構成「魔鑽」的元素！

我的腦袋一陣昏眩，誰也可以想像，這種發現對一個物理學家的震動有多嚴重！這時，我就好像在夢中發現苯分子結構的德國化學家愛富力一樣：一天，愛富力在緊張工作之後，感到非常困倦，坐在一輛馬車裡昏昏入睡，但他並沒有熟睡。這些天來，他聚精會神的研究苯分子結構，大腦極度疲乏，進入睡眠狀態後，睡夢中，他似乎覺得苯分子都活了，在他眼前翩翩起舞，結成條長鏈，長鏈像蛇樣扭動着，突然一口咬住了自己的尾巴，盤成了一個圓圈！

愛富力從夢中驚醒，他忽有所悟，不禁大叫一聲道：「我找到答案了！苯分子是一個環狀結構！」

實驗室的設備太先進、齊全、完美了！單在這兒陳列的一千零八種物質元素跟地球比較，這裏的智慧就比地球歷史智慧的總和還强一百倍！在地球上也許要做四個月的實驗程序，在這兒僅需花一分鐘！我的祖師爺法拉第曾經說過：「沒有什麼難以想像的事是不存在的！」一向以來，我對這話有所懷疑，但現在我完全信服了。我就在這黑洞世界的實驗室裏，探索到世人夢囈一般的「黑洞原理」！

……宇宙中的一個星球，儘管它擁有比地球富千萬倍的文明，但其演化的最後階段必定坍縮成「黑洞」，在這個坍縮過程中，一切都在向其核心凝聚，包括自然界、生物界裏的一切一切，不可思議的碳鉑化合物——魔鑽，就是這個坍縮凝聚過程中的萬萬千千產物中的一種。地球上同類的物質碰上它，就像碰上千年吸血殭屍，賴以生存的血液均被吸去，只剩下一具徒然的軀殼……這就是「黑洞原理」，一個包含着不可思議的「黑洞原理」！

但我丁點沒有中斷研究的意念，我必須弄清：「一切可觸摸的物質適合這個原理，但不可觸摸的人類『精神元素』是否也適合這個原理？」我必須繼續探索這點，否則，我是無法使我的依依、我的比蘭度復原！

我是如此的迷醉於這項目的研究，以至在沒有結論之前，我是絕不會離開了。有人或許會懷疑，像我這般執着的人，爲什麼竟然如此輕易的就被這「黑洞世界」迷住？但任何人身歷其境，就會明白，能夠滿足最大願望的魅力是多麼厲害！

但這時那道門又自動的蕩開了，有人悄悄的走了進來，我根本就沒有發覺他，但他立刻就發現我，而且立刻飛般跑到我的身旁。他叫了我一聲，我猛地吃一驚，迷醉的心像被人猛敲了一棍，終於使我有點回復清醒了，但當我瞧清楚來人時，我又驚奇得張大了嘴巴。

「你！怎麼你也落到這兒來？約翰森……」

他正是那位在美國駐港領事館工作的朋友約翰森！約翰森苦笑了一下，平日沉毅精幹的臉上此刻是一片迷惘。

「你大概已知道我的眞正身份啦？」他問我說。

我點點頭，沒說話。本來我恨他，因爲他出賣了朋友，但他既然是幹FBI這項工作，站在他的職責上他不能不這樣做；而更主要的是，「同是天涯淪落人」，在這個不知是生還是死的地方，人與人之間的一切仇怨，便全失去了存在的意義。所以我只是冷冷的望着他。

約翰森聳聳肩，又苦笑一下，說：「……是Y將軍親自下令把我從香港

調出來的！因爲他恐怕你對FBI有抗拒的情緒，他認爲我是你朋友，在感情上你會容易接受。在百慕達海域，大概你們也發現快艇的出現吧？其中白色的快艇就是我和另外一位FBI人員駕駛的……」

「那灰白色那艘快艇呢？」

「蘇聯KGB！他們很厲害，不動聲息的盯着我們，企圖從我們身上捕捉你的行踪！我們發現了KGB的陰謀，爲了你的安全，我們在海面上搜索，發現了一具大烏賊被深水炸彈炸死的屍體，我們斷定你一定遇到風險，在沒辦法聯絡美國總部的情況下，只好冒險展開大規模的搜索。後來我們在一個荒島上發現了擱在岩崖上的小型潛水艇，斷定你上了島，就一直跟踪來了……」

「還有另一位FBI呢？你們跟在我們後面，沒碰上那食肉恐龍麼……」

「別說了！我們簡直是死過九次了……我們碰上那怪物時，恰巧跟在我們後面的二位蘇聯KGB也趕到，在這種生死一線的關頭，我們也不分敵我，不約而同的聯手對付它，我們把身上所有可以發揮作用的武器都用上了，只是把那怪物重創，它變得更加瘋狂，活生生的把我的同伴和另外二位蘇聯KGB踏成肉醬……我是跳進水裡落到這兒來的……但這是一個什麼地方呀！傅摩斯……」

約翰森越說越是恐怖，最後他說話的尾音也給抖顫掉了。

「黑洞……黑洞世界！」我麻木的說。但約翰森一聽，卻立刻驚呼起來！「黑洞！Y將軍親口對我說過，你要研究的難道就是這個足可以把對手毀滅的理論麼！這是了不起的大發現呀！我敢以美國的名義擔保，你的名字將和華盛頓一樣萬世不朽！傅摩斯先生……」約翰森拍手頓足的嚷着，「絕對不可以埋沒了這個偉大的發現，我無論如何要救你出去！」這時，約翰森臉上的迷惘全跑走了，代之而浮上的是一派慷慨激昂！

「怎麼出去？我們可是插翅難飛！」我冷冷的說。

「不！有辦法！我掉進這裡，我就發誓要出去把這裡的一切向全世界宣告！幸虧我找到一副東西，它好像我們的火箭，我估計，我們一定可以坐這個東西出去！現在碰上你這位專家，我們成功的機會就更大了！」約翰森躍躍欲試的說。

「我還有二位同伴留在這裡……」我說，不知爲什麼，我突然也產生了逃出去的強烈願望，但要我拋下不知已變成什麼怪物的依依和比蘭度，我又極難辦到。

「你太傻了，傅摩斯！在科學上我是你的九牛一毛，但殺人救人，綁架逃亡這些事，我自信比你強！你想想，憑你我的力量，在這個鬼地方還談得上救人麼？他們動一根小指頭，也能把我們變成塵土！我倆死了不打緊，你的同伴可得永遠留在這裡！而且這個鬼地方從此再沒人向世界發出警報！你想想，這合算麼？所以我認爲，我們唯一要做的就是立即逃出去，集合全美國的力量跟他們對抗！」

約翰森滔滔不絕的說着，我竟然被他打動了。

約翰森領着我來到一處地方，我仔細的辨認，這裡竟是一個類似地球的太空火箭發射場！地球上任何最先進的火箭發射基地跟這兒比較起來，就好像娃娃玩的衝天炮一樣。例如美國太空穿梭機的速度是每秒一一點六公里，但這兒任何一具火箭的速度，據我估計都超過每秒二十二萬公里，換句話說，這比美國穿梭機還快上足足萬倍！它的速度幾乎已接近光速。擁有這種速度的交通工具，宇宙間任何星球也難以阻擋他們的腳步！這就是「黑洞世界」！我不能不由心裡慨歎。

我和約翰森終於攀上其中的一具火箭。我坐在駕駛艙裡，雖然我對太空運載工具並不陌生，但我對這具火箭僅能略知一二，我根本不敢想像我撳下按鈕的後果，我只能對約翰森說：「閉上眼睛，求上帝保佑吧！」然後我就毅然猛的向按鈕撳去，火箭立時衝天而起……

我的五臟六腑似乎被扯離了胸腔，我知道約翰森的感受並不會比我好過些，但我們誰也說不出話來，因爲我倆立刻便陷入昏迷狀態。幸好這種狀態並沒維持多久，很快就覺得好受點了，然後我完全恢復了知覺。我睜開眼睛，我發覺這裡竟然是美國的佛羅里達州穿梭機發射場。我和約翰森從火箭裡走出來時，踏在美國國土上，我覺得自己輕飄飄的，就好像幾噸重的大象突然變成一根羽毛一樣，許久才慢慢的適應過來。

我和約翰森分手，他去忙他的功夫，我自己就急急的趕回諾福克海軍基地去。

我終於重新坐在我的私人辦公室，但我的腦袋迷迷糊糊的，我幾乎直到此刻還未能確定我到底是在什麼地方。我乾脆什麼也不去想。我冲了個熱水澡，跑去基地餐廳要了一份我平日最喜吃的酥炸肉排、牛肉三文治、波蛋清湯等等，我拚命的往肚子裡塡，在下意識中，我是拿這來證實我已脫離那可怕的「黑洞」，回到地球上來，是活生生的人類！

事實上，我根本就不必懷疑自己的存在，因爲我很快就發覺，現時幾乎整個美國都在注視着我，約翰森已把我發現「黑洞原理」的情報向美國總統呈報了。我立刻就被一股威力無比的勢力推上前台，領導一項被命名爲「宙斯計劃」的研究工作。「宙斯」是一位無所不能的神，「宙斯計劃」將使美國擁有宙斯一樣的全世界無可抗拒的

神力，因爲它的核心就是根據「黑洞原理」而製成的「黑洞武器」！世上任何殺人武器碰上它，都會被它吸取其賴以存在的性能，最終變成一具徒有虛名的空殼。在「宙斯計劃」中，「黑洞武器」不但可以像魚網般罩護着美國本土，而且可以像核彈般發射出去先發制人，例如要摧毀蘇聯人的八千顆彈頭，只需往蘇聯本土射去八顆「黑洞武器彈頭」就已經足夠了。

我深知實行這項計劃的危險性，因爲假如讓蘇聯人獲知他們的軍力將遭受美國的毀滅性打擊，他們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向美國先發制人，實施大規模的核進攻；美國自然會實施核反擊，這樣，一場足以令人類毀滅的地球大災劫就因此到臨。

Y將軍是「宙斯計劃」的狂熱擁護者，他批評我的疑慮，斷言我的擔心毫無價值。因爲他絕對相信這項計劃不會洩露，而且，「宙斯計劃」進展非常順利，距離成功已指日可待，成功之日，蘇聯「北極熊」的牙齒將永遠被拔掉。對Y將軍的狂熱，我只有苦笑。

不幸地，我的擔心被證實不是多餘的。先是美國情報局有一位高官逃到蘇聯去，「宙斯計劃」因此被洩露了。蘇聯人立刻就神經緊張得要爆炸，接二連三提出强烈抗議，同時在全世界展開大規模的攏絡工夫，逐漸形成一股抗議美國人的怒潮。

美國方面把世界上所有的抗議怒潮皆置諸腦後。美國政府一方面在公開場合矢口否認，但另一方面却傾全國的人力、物力、財力去支持加速「宙斯計劃」的研究；而且，雖然這時「宙斯計劃」已脫離了我的控制，但從種種跡像看出，「宙斯計劃」已接近成功了。

局勢已發展到非常嚴重的地步，一方面是美國要把蘇聯的核軍力毀滅；另一方面是蘇聯爲保住自己的「北極熊」地位勢必實施的先發制人；美蘇一戰的局面已勢難改變了。

我永遠記得這一天，這是一個萬里晴空的早晨。

我剛回到「星球大戰」基地，一杯熱咖啡僅喝了一半，幾千顆在太空運行的美國防禦衛星就向地面基地指揮總部發出令人震慄的警報：蘇聯進攻美國的核導彈已經點火升空，目標對準美國全速飛來！

「星球大戰」司令部即時向美國總統發出警報，基地司令迅速決定，「星球大戰」第一層次發射階段截擊開始。在太空中携帶小型導彈的衛星立即瞄準發射，把蘇聯人射出的一部份核彈摧毀了，蘇聯玩火自焚，立刻陷入核子災難中。

有不少的蘇聯核彈依然衝破美國「星球大戰計劃」的第一層次防衛網，進入太空，繼續向美國本土目標飛行。「星球大戰計劃」的第二層次截擊立即開始，地面上威力巨大的激光武器把强大的激光束射向太空，在太空衛星上的巨大反射鏡把激光束重新聚焦，瞄準襲來的核彈射去，數目衆多的核彈在鄰近地球的太空發生猛烈的爆炸。

依然有不少的核彈漏網，逃過第二層次的攔截，再入地球大氣層，穿入美國的本土上空。「星球大戰計劃」的第三層次截擊緊急行動，部署在地面的制導反導彈和來襲的蘇聯核彈迎頭相撞，蘇聯核彈在美國本土上空爆炸了！同時，少量蘇聯核彈也突破了第三層次截擊網，像魔鬼般降臨地面。隨着幾十朵磨菇雲的升起，美國華盛頓、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費城、底特律等重要城市的建築，就像痲雀枱上的骨牌一排一排的倒了下來。唯一倖免直接受襲的是諾福克，因爲來襲的核彈在到達地面前已全數毀滅，但我這個倖存城市中的其中一位倖存者，透過「星球大戰」的衛星監察系統，却親眼目睹其他被毀滅城市的慘狀。

這時，美國總統已在諾福克「星球大戰」基地坐鎮臨時全國總指揮部，在目睹一幕幕令人心膽俱裂的慘劇後，這位美國歷史上最不幸的總統嗚嗚的放聲大哭！「除了向蘇聯人以牙還牙，我還能作什麼！」他對身邊的三軍總參謀長聯席會議上的首腦說。

於是，幾乎在同一時間內，美國保存下來的九千四百顆核彈頭其中的五千四百七十顆，騰起衝天火焰，像一支支復仇的利劍，呼嘯着，升上太空，像流星般全部傾瀉在蘇聯本土上。

從東半球至西半球，從地球表面到太空，全被核彈的煙雲籠罩了。這是近二萬顆核彈頭在同一時間內爆炸的結果。這是相當於一百億噸炸藥同時爆炸的威力！整個不幸的地球每平方公里的表面便得承受二十五噸炸藥的震撼。美麗的地球含辛茹苦孕育了人類，人類却用自己的雙手親自把地球毀滅。幾重作用下的核彈威力把地球抛離了環繞太陽的正常軌道，激發了地球核心的熱核反應，地球上每一種元素都轉變成比它本身更重的元素，終於，地球的「黑洞」凝縮的過程開始了……還有四十億年壽命的地球，竟在她孕育的人類手上，提早四十億年毀滅！

我是所有地球人中最不幸的一個，因爲透過地球上面的衛星反射，我親眼目睹生活的地球的毀滅。我寧願此刻是躺在威力最猛的核彈之上，化成塵粒，不再驚懼，永不去思想……

* * *

「不！這絕對不是眞的！這只是我的幻覺……」

在最痛苦的折磨中，我凝聚了全身力氣呼喊。

「不！是眞的！不過，這是已經發

生和將要發生的事出現在你的眼前……」

在我耳邊，那討厭的嗡嗡叫聲又響起了，我心頭一震，拚命的張開眼睛，我發現自己仍然躺在地上，在我前面，就是那塊令依依和比蘭度凝縮的灰色巨石！還有依稀又見虛懸着的地球和月球球體！

我氣極了，我說不出話來，我突然哈哈的大笑！

「假如說，我相信你們的黑洞世界是眞的，那我要請教，你們來自什麼地方？」我說。

我雖然瞧不見那「聲音」，但我清楚的聽得到，在我的意識中，我把「聲音」當成一個實在的物體。

「我相信你已經弄懂了黑洞的原理。所以我可以簡略的說，我們來自幾十億年前宇宙中的一個文明星球，但我們的文明發展到最高峯的時候，自相殘殺的局面就不可避免的發生了，結果引致星球的劇變，就像你們的地球一樣，最後凝縮成黑洞……」「聲音」回答說。

我說：「你們爲什麼要來地球？」

「聲音」說：「我們發現，任何宇宙中的文明星球，最終的結果都是凝縮成黑洞，所以我們要做的就是加速這一轉化的過程。」

我說：「你們辦得到麼？你們只能縮在這個角落！」

「聲音」說：「你錯了！地球上任何角落都佈滿黑洞的元素，我們在地球是無所不在的。」

我說：「有什麼證據？」

「聲音」說：「地球上所有不可思議的奇跡，都是我們黑洞元素在作用！」

我說：「我明白了，原來世上根本就沒有什麼鬼神，一切都是你們做成的，既然我們地球人無法抗拒你們的威力，那你們爲什麼不採取斷然的行動，把地球一夜之間變成黑洞？」

「聲音」說：「我們要做的是順着地球人原來的意願，去加速它，而不會違背它，這是黑洞世界的定律，你明白麼？地球的最終結局你已經知道了，你如果願意留在這裡，我們很歡迎，因爲你的智慧已接近黑洞的要求，你可以幫助加速這個演變的過程！」

我想也不想就搖頭說：「不！我要回去！」

「聲音」說：「爲什麼？你的兩個伙伴已獲得了他們最大的快樂，他們以後再不用承受地球人那種無盡的壓力，他們已經在黑洞裡獲得不朽！」

我說：「我要做的，不是幫助加速，而是抗拒！抗拒你們所說的這種可怕的演化，我寧願做一個受苦的自由地球人，也決不做極樂黑洞元素的傀儡！」

「聲音」沉默了，許久，許久，我才聽到在耳邊又嗡嗡的叫了幾句：「你可以和你的同伴離開了！記住：『我們要做的是順着地球人原來的意願，去加速它，而不是違背它，這是黑洞世界的定律！』」

「聲音」嘎然而逝。我爬起來，嘗試着移動腳步，竟然可以大步的走了，大概這是「黑洞世界」對我的意願加速的結果吧！我又好氣又好笑的想。但我很快就笑不出了，因爲，變成手指般長短的顧依依和比蘭度就站在那塊灰白色的巨石上望着我。

我一陣心酸，幾乎滴下淚來。我走過去，極小心的捧起他們，放進我的懷裡，然後我就摸索着走向我記憶中的洞穴。

我沿着這個向上的洞穴攀爬，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我的膝蓋磨破了，露出白色的膝蓋骨來；我的十根手指頭被擦穿了，連指甲也一片一片的掉了出來。我咬緊牙根，不去思想，只集聚着一個信念：「救出依依！救出比蘭度！向上！向上！向上！皮肉的痛苦就容易抵受了。」

慢慢的，我感覺我已向上攀爬了一段不短的路程，我懷裡的依依和比蘭度竟逐漸的脹大起來。最後他倆終於從我的懷裡跳了出來，恢復了原狀，在我面前，還是那個倔强好性的老情人顧依依，還是那個討人喜歡的狂熱冒險家比蘭度，我們三人抱成了一堆，笑着，跳着，叫着，然後繼續走我們的艱辛旅程……

（全文完）

雷霆初動

燕子傳奇故事／卧龍生・文　可飛・圖

提出釋放條件　撤回屯駐大軍

上文提要：王重山和燕飛在白石渡遇到追魂七煞的襲擊，幸內宮統領王彤趕到，未有造成傷亡事故，燕飛將近日馬巡撫的動態、兵力一一相告，而對江千里的行踪，亦作詳細滙報。王彤和馬巡撫會面，各懷心事，討論找尋三公主的做法。王彤暗中找相國寺方丈心卯大師和七巧僧助陣，增强自己的實力，對付馬巡撫和趙二堤……

魚化龍一揮手，道：「相逢就是有緣，多一些何妨！」

「阿彌陀佛！小僧拜別。」轉身向外行去。

魚化龍呆了一呆，道：「小師父！心卯大師呢？何不結伴同行。」

「小和尚是小和尚，老和尚是老和尚，小和尚如何能管得老和尚，告辭了。」

兩個青衣大漢，突然一橫身攔住了七巧僧的去路。

「閃開！」魚化龍冷冷的喝道：「違令者死！」聲音很大，全場中人都聽得清清楚楚。

兩個青衣人立即響應，退回原位，讓開了去路。

七巧僧大步行出韜光養晦堂的圓月院門。

王重山大叫道：「失望啊！失望，見面不如聞名多矣！黑羅漢竟是如此貪財……」

王彤喝道：「閉嘴，人各有志，由他去罷！」

趙保、陳宏，雖未說話，但目中的忿怒、歧視，尤過於王重山。

魚化龍神色平靜的高聲叫道：「心卯大師，魚某不願驚擾佛駕，一直列隊恭候，敬望大師體念魚某一片虔敬之心，早離此地，魚某語出至誠，還望大師俯察。」

王彤震動了，魚化龍早已完成了包圍，却遲遲沒有動手，難道眞是爲心卯大師和七巧僧不成！他和佛門中有何淵源，如此敬重佛門弟子。

以王彤的豐富閱歷，竟然瞧不出魚化龍有狡飾之色。

心卯大師沒有回答，也沒有走出廳門。

那藍衣文士抬頭望望天色，低聲道：「總寨主，已近三更，咱們已晚了一刻時光。」

魚化龍歎口氣，高聲說道：「大師，請恕魚某放肆了！」突然飛身而起，衝向廳門。

趙保長刀一揮，一式「雁落平沙」橫裏斬出。

魚化龍右手斬馬刀向前一推，迎了上去，那麼沉重的刀，他只用一手揮出，輕捷靈巧，快如閃電，趙保想避開刀勢，已自無及，但聞一聲金鐵交鳴，雙臂頓感一麻，手中長刀，也被震得反飛回去，幾乎脫手，但魚化龍的斬馬刀，却順水推舟般疾斬而下。

這一刀並不詭異，只是掌握了刀勢變化，成了致命的一擊。

趙保在一刹間，連想了三招刀法，只是收刀不及，無法應變。

王重山的長劍「天外來雲」，一縷劍風疾刺而至，點向魚化龍的右腕。

這就逼得魚化龍不得不沉腕變招。

趙保死裏逃生，退了三步，低聲道：「統領，姓魚的刀勢沉重，不可硬

接。」

「退入廳中，守住大門右側……」王彤一面答話，一面取出了一副鹿皮護腕，這護腕寬約三寸，外面是精鋼打成的長條形鋼片，扣在雙腕上，可以封架敵人兵刃，而且內藏機簧，銀針，是一種極具巧妙的厲害暗器。

這是王彤就任了內宮侍衛統領之後，深感保護皇帝安危的責任重大，有別於江湖上盛名之爭，聘請了巧手工匠，設計出這麼一付護腕，以備不時之需。

今夜，情形特殊，爲王彤平生未曾遇到過的强敵險境，準備盡出法寶，全力一拚了。

王重山劍走輕靈，以巧制力的連攻了三劍，才算把魚化龍的迫進之勢阻止，也避開了魚化龍含蘊着强大力道的斬馬刀。

但也激怒了魚化龍，突然大喝一聲，斬馬刀「橫掃千軍」掄出了一道長虹般的刀光，平斬過去。

這一刀威勢奇大，不但逼得王重山退回廳內，也把王彤逼入廳門，幾個由兩側衝上，攻擊王彤的青衣大漢，也被逼得退了下來。

天上無月，夜色迷濛，大廳內更是一片黑暗。

王彤低聲說道：「大師，魚化龍豪勇無匹，刀勢沉重……」

「所以，我才暗中傳音，把你們招回廳中，據險防守，先挫一下敵人攻勢再說。」

王彤原本想說明，要先殺了魚化龍，但話被心卯大師接了過去，也就忍下不說，剛動手，就擊殺魚化龍，也許可以一挫敵勢，但亦將引來馬文中更强大、惡毒的攻勢。

兩害相權取其輕，王彤決心暫時保留住護腕中藏有犀利暗器之秘密。

需知他這設計，是借用對方兵刃，擊中在護腕上鋼片之力，震動了强力的機簧發出暗器，相距不過在尺許之間，一旦出手，敵人絕無避開的機會，實在是傷人的利器。

當然，這也是王彤從未用的克敵之秘。

魚化龍勇冠三軍，仗憑刀重力猛，一直當先搶攻，此刻，刀光護面，直向廳內衝來。

突然金風撲面，一股强烈至極的勁道直壓下來。

魚化龍舉刀一封，迎了上去。

但聞一聲金鐵大振，魚化龍頓感刀勢受阻，被一件粗重的兵刃封住，緊跟着一道寒光橫斬而至。

這就迫得魚化龍不得不向後疾退，衝入廳門的高大身軀又退出了門外。

是的！心卯大師出手了，禪杖封開斬馬刀，戒刀逼退魚化龍。

這時那藍衣文士已低聲說道：「總寨主，敵人隱於室內，夜色幽暗，敵情不明，總寨主身擔大任，不可涉險。」

魚化龍冷哼一聲，道：「燃起火把，衝進去。」

「請總寨主一旁掠陣，察明敵情之後，再出手不遲。」

魚化龍點點頭，退後七尺。

藍衣文士立刻舉手一揮，道：「燃起火球，投入廳中，第一隊，全力搶攻。」

果然是早有了攻勢的設計。

但見火光閃動，亮起了十團火球。

敢情那不是火把，而是以松油、棉花製成的圓火球。

王彤沉聲說道：「盡量封擋火球，別讓它投入廳中。」暗提眞氣，運集掌力，蓄勢以待。

同時，借火光查看了敵人形態。

王彤目光銳利，發覺了散佈在庭院中的人，分穿着深藍色和青色的勁裝，似是由兩股力量合於一處，使用的兵刃也各有不相同，手中有刀，有劍，也有判官筆，梭子槍等。

但站在屋面上的人，却全穿着黑衣，手中兵刃也一様是帶有護手鋼圈的長刀。

這是中原很少見的長刀，執刀人的右手，全在一個圓形的護守圈內，保護了握刀的右手和三寸手腕，不爲敵人兵刃所傷。

那一直靜坐未動的青衣人，突然歎口氣，道：「刀有護腕，內藏匕首，號稱子母刀，是西方魔教的標準兵刃，想不到他們已侵入中原，開封府中，竟有如此多的魔教弟子。」

原來，那屋面上，又有了很多黑衣人出現，東、西兩廂加起來，足足有五十人之多。

王彤心中一動，還未來得及問話，敵人攻勢已經展開，十枚火球流星般投向廳中，四個藍衣人，緊隨火球衝了過來。

王彤雙掌齊揮，打出了一股强烈的掌風，兩個當先飛入廳門的火球，被他震擊的反彈出去。

王重山、趙保、陳宏的刀、劍並出，左、右施襲，各擋住一枚火球。

但仍有三枚火球，飛入了廳中。

這些火球燃燒力很强，不易撲滅，如被撞碎，更是火花四濺，滿室火焰，不但室中情勢一目瞭然，而且變成了敵暗我明，失去了利用夜暗，以少禦衆的屏障。

但見那盤膝而息的青衣人，突然飛身而起，迎向火球、左、右雙手各接一個，反擲出廳，同時右脚抬起，踢出了另一枚火球。

他用的全是陰柔之力，熊熊高燒的火球，竟然全無損傷的飛向敵人羣中。

四個疾衝而至的藍衣人，先被火球一擋，不得不停下身子，讓避火球。

但這已給了王彤制敵機先的機會

，人影疾掠而至，雙手齊出，扣出了兩個藍衣人的腕穴，猛然一甩，生生把兩個藍衣人拋出了一丈多遠。

「好！摘星手名不虛傳……」藍衣文士突然欺身而上，手中一把摺扇呼的展開，竟然當作單刀施用，唰唰唰連劈三扇。

王彤以擒拿手和掌法飲譽武林，造詣極深，護腕上的連結鋼片，又可以封擋敵人兵刃，使得突穴、截脈手法，更能發揮出制敵的變化。

那藍衣人手中的摺扇，雖然攻勢凌厲，極盡變化之妙，但王彤在動手五招之內，已找出了對方的破綻，制服對方，易如翻掌，但王彤却保留了勝利，戰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他隱藏實力，但表面上却和那藍衣人打鬥得十分激烈，人影交錯，把廳門完全擋住。

這就使得庭院中的人，無法把火球投入廳中，一直保持了廳中的黑暗、隱密，但却把庭院中的敵情形勢，看得十分清楚。

敵人分成了三行縱隊，已分站了三個方位，以衣服顏色區分，各成一隊。

這些江湖中的草莽人物，在手勢揮引之下，能夠迅快的排成了隊形、陣勢，看得王彤大大的吃驚，忖道：「這不是江湖中人，而是訓練有素的超級軍隊了，看來，他們即將展開的攻勢，和江湖中的圍殺不同。」

但聞魚化龍高聲說道：「陳平，退下來吧！如若王彤要施展毒手，你早就死傷在人家的掌下了。」

果然，魚化龍早已瞧出了王彤故意手下留情。

陳平摺扇急揮，攻出了三招，逼得王彤攻勢一緩，閃退五尺，高聲叫道：「姓王的，告訴我，你是不是手下留情了。」

王彤淡淡一笑，道：「閣下心中明白，我們秋色平分，要說王某佔先，區區可不敢掠美。」

陳平凝神思索，良久不言。

原來，王彤想拖延時間，和陳平動手時，表現出了全力迎敵的打法，給陳平的感覺是，兩人勢均力敵，勝負難分。

魚化龍冷笑一聲道：「陳兄，不相信四弟的話，亦無所謂，不過，魚某人要陳兄退下來……」

「理當從命……」陳平疾快的向後退了五步。

魚化龍高聲說道：「心卯大師，魚某人再冒言，這是一場拚命之戰，不殺王彤，誓不罷休，大師如肯退出是非之爭，現在還來得及。」

一直不肯開口的心卯大師突然歎息一聲，道：「魚施主的好意，老衲心領了，在劫者難逃，施主請放手施爲吧！」

「好！化龍已盡心力，大師自己珍重了。」右手揮指向廳門。

那赤手接下火球，不畏燙傷的青衣人，突然低聲說道：「小和尚要人轉告我，南海龍遁，北鳳孤飛，這件事是眞是假？」

心卯大師低喧一聲佛號，道：「老衲已十年沒有離開過相國寺一步，知道的，都是十年以前的舊事……」

「好！我再請教一事，那姓魚的一直勸你和黑羅漢，離開這裏，對你們這些空門中人，似有一種偏愛，是何道理？」

心卯大師苦笑一下，道：「心有所繫，形之於外，個中必有原因，但什麼原因，就非老衲所能明白了……」

語聲一頓，接道：「他們這番攻勢，一旦展開，必是兇險絕倫，老衲近十餘年禪坐下來，亦稍具觀察氣機之能，這一幫人，都是死士……」

青衣人抬頭看去，只見三行敵人緩步向前行來，黑衣人居中，藍衣、深青分據兩側。

他們的來勢不快，但步履穩定，手中的兵刃，閃爍着寒光。

這時，魚化龍已下令棄置火球，却燃起了四支松油火把，照得庭院中一片通明。

王重山低聲道：「陳兄、趙兄請守護左翼。」當下行上一步，守在王彤的右側。

四個人堵住了大廳門口。

青衫人冷冷說道：「三位，這不是幫忙，而是自亂陣脚。」

王重山目光一轉，果然不錯，四個人並排一站，確有點施展不開。

但聞王彤大聲喝道：「退回去。」人却飛身而起，迎向第一波攻勢。

但聞一陣金鐵交鳴之聲，王彤以護腕鋼片，接下了三柄刀刃，連串飛閃的火星中，三個攻來的敵人，突然一個倒翻，退了回去。

但第二波的攻勢，連綿而至；這次敵人採用的方式却是，每攻出一刀，立刻退下。

那是金刀揮出的一刀，三個人手中的兵刃雖然不同，但結合却十分緊密，以中間黑衣人的攻勢爲主，左、右、藍衣、青衣人爲輔，三件兵刃組成的網勢攻擊，除了硬接之外，就只有向後退避，讓出廳門。

王彤一連接下了十波攻勢，手臂已被震得微微酸痳。

這是一種激烈强攻；每人一招，立刻退開，不戀戰，不逞强，端的是一班久經訓練的高手。

王重山把長劍一擺，準備接替王彤下來，讓他休息一下，却被青衣人攔住，道：「你武當劍法，以輕靈爲主，不宜應付這種打法……」一伸手，取過心卯大師的戒刀，接道：「老和尚，戒刀借用一下如何？」

口中說得雖然客氣，取刀的動作，却是有點霸王硬上弓的味道。

王重山心中想道：這青衣人年紀不大，似是小和尚的朋友，但對老和

尚却也平輩論交，不知是什麼身份的人物。

這時，那青衣人已替換下王彤，戒刀揮動，擋住了三行縱隊的攻勢。

王重山又想：這青衣人原先獨坐幽室，如老僧入定一般，黑羅漢說他被心鎖所拘，不知是什麼樣的心鎖；然而只兩句話，却又能使心鎖自開，行出室外，幫同拒擋强敵。黑羅漢說他武功高强，不知高强到什麼樣的程度？

只見青衣人戒刀翻飛，幻化作一片刀光，完全把廳門封了起來。

耳際間連綿不絕的金鐵交鳴之聲，全被封擋在刀光之外。

這刀法的綿密神奇，連王彤也看得怦然心動，低聲說道：「大師，這年輕人的刀法很高明。」

「是！風雷十八刀，以威猛見稱武林；」心卯大師接道：「據說若到了至高的境界，刀勢能如法輪轉動，刀刀相生，河水難入，但又不用太耗內力，是刀法中的極品上學。對付這等羣攻，是最有效的一種刀法了。」

「風雷十八刀——」王彤有些吃驚的說：「他是風雷刀薛老人的弟子？」

「孫子，刀公子薛百勝。」

「這就難怪了……」王彤說：「久聞風雷刀法，爲百年來刀法中第一奇學，今日果然是大開眼界了。」

那繞飛於廳門之外的刀輪，愈來愈見急快，一刻工夫之後，已然不見人跡，只見一片刀光轉動。

突然，一聲雷震的大喝，傳了過來，道：「住手。」

輪轉不息的攻勢，突然間停了下來。

薛百勝也收住了戒刀。

魚化龍厲聲說道：「風雷刀薛老人的門下，幾時也和姓王的搭上了……」

薛百勝冷笑一聲，「我只是受人傳訊之恩，聊作回報，你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却是和我無關。」

魚化龍道：「閣下是……」

「薛百勝……」

「刀公子薛百勝，魚某人久仰了……」魚化龍揮揮手，道：「你擋住了我們九十次的攻勢，這傳訊的情誼，也該報答完了吧！」

「還沒有！」薛百勝說：「我答應幫手一夜，天一亮我就離開，那時，你們之間的死活，就和我全無關係了。」

魚化龍道：「只可惜，我們沒有這麼多的時間，無法給你薛公子這份面子……」

「那就沒有辦法了……」薛百勝接道：「在下說過的話，一向不會更改。」

魚化龍道：「這麼說來，只好得罪了。」突然上一步，斬馬刀迎頭劈下。

薛百勝舉刀一封，雙刀相觸，只響起一聲輕微的脆鳴，兩柄刀竟然黏着在一起。

原來，魚化龍暗運內力，集聚在刀鋒之上，使刀上力道重逾千斤，緩緩向下迫壓。

薛百勝感受到那沉重的刀勢，但已無法閃避，只好運勁抗拒。

這就形成了一場比拚內力的決鬥，任何巧妙的變化，都無法施展出來。

魚化龍天生神力，再加上深厚的內功，刀公子却被迫捨長取短，立陷危境，只見手中戒刀，緩緩向下沉落，一件青衫，轉眼被汗水濕透。

一眼便可以瞧出來，他是眞的陷入了危急之中；如果無法擺脫這要命的一擊，即將是一個輕則受傷，重則損命的結果。

王彤正想出手，擋開魚化龍沉重的刀勢，忽見一根禪杖橫裏飛來，敲在斬馬刀上。

那一敲之力，十分强大。

魚化龍手中的斬馬刀，竟然偏開了兩尺，薛百勝趁勢收刀而退。

不用回頭看，魚化龍已知道心卯大師出手了，那沉重的兵刃，强大的勁道，廳中敵人只有心卯大師能夠辦到。

「魚某對佛門中人，有一份特別誠敬，那是源自一段往事，請大師不要破壞了留在我心中這份誠敬。」

「魚施主能否暫時退出此地，五更之後再來……」

「那時，大師就不再干預此事了？」

「是！魚施主大概也看出今夜的形勢了，如若王施主不求有功，刀公子全力配合，再加上老衲這支禪杖，憑險固守，施主要想攻入這座大廳，只怕要費上一番手脚了。」

「不錯！適才一杖，已見功力，但五更之後呢？」

「施主可以進入這大廳中了……」

「他們不再抵抗麼？」

「我想是不會了，至少，老衲和刀公子不會再出手抗拒……」

「大師望重一方，魚某人相信得過，不過，王彤可能還有些不服，魚某只想讓王彤見識一下，什麼叫不畏死亡的勇士，也許更能使大師化解此劫心願得償。」

回身行出十步，道：「必殺！」

一個黑衣人，應聲衝了上來。

趙保看來人只有一個，橫刀迎了上去。

黑衣人也不答話，揚手一刀，刺了過來。

趙保身軀微閃，橫裏一刀斬去。

這一刀攻其必救，那黑衣人至少應該先封住對方刀勢，再抽刀攻敵。

那知黑衣人理也不理，不退不避，猛力向前一衝。

這是萬萬料不到的事情，黑衣人不要命了。

趙保鋼刀一閃，人頭飛起，一顆腦袋，飛出去一丈多遠。

但那黑衣人的一刀，也扎中了趙保左肩，洞穿而過。

一命換一刀，一死一傷。

魚化龍一揮手，人手退出了三十步，但仍把大廳團團圍住。

王彤等看呆了，王重山暗暗忖道：這算什麼武功，完全不計本身生死，只求傷敵。

宮廷刀法，原本是勝在凌厲，採用刀刀取人要害，以搶先機，但如碰上了這種捨命的死士，不論如何兇厲的刀法，也難收先敵制勝的效果。

陳宏扶下趙保，替他拔出肩上鋼刀，低聲道：「趙兄，傷得如何？」

趙保痛得一頭大汗，但仍咬牙苦忍，道：「傷痛可以忍受，但不知這條左臂是否廢了。」

陳宏取出金創葯，替趙保先紮傷勢，道：「傷的雖然不輕，但還不致殘廢。」

王重山想了半天，也想不出一招能夠致敵於死，而又不會留下空隙，可以避免傷在對方刀下的劍法。忍不住低聲問道：「刀公子是刀法大家，能否有萬全之策，既傷敵，又可自保？」

「我能殺了他，自己不會受傷；但我只能一次對付兩個，如果他有三個人攻上來，而且都是這種不要命的死士，在下也無法逃過一刀之劫。」

「這麼說來……」王彤道：「這是無法破解的刀法了？」

「不知道，但在下確無法破解三個不要命的刀客合力的攻勢。」

「我看，我也不能……」王彤歎息一聲，道：「圍在四週的敵人，不下百名之衆，如果他們人人如此的勇猛，我們大概只能支持一刻工夫。」

心卯大師道：「所以，今夜一戰，無法硬拚下去了。」

「可是……」王彤道：「破圍而去的機會，更爲渺小。」

「有魚化龍這樣的敵人在場，我們勝算不大。」

適才兩人一招硬拚，已使得刀公子的傲氣盡消。

心卯大師道：「咱們只守廳門，只要配合得宜，撐到天亮，並非太難，問題是天亮之後，是否一定可以解圍呢？」

「對……」薛百勝說：「天一亮，我就會離開……」目注王重山，接道：「天亮之前，在下和諸位生死與共，天一亮，咱們就恩、義兩清。」

「照計算的時間，他們應該在天亮之後，趕到開封……」王彤道：「不過，這計算之法，難免有些漏失，所以，應該以午時計算。」

「那是說午時之前，你們的援兵，一定會趕到相國寺了！」

「這要一切都不出錯誤才行……」

王彤苦笑一下，道：「事實上，我無法證實，他們是已經收到了我們的求援信號。」

心卯道：「所以，你的辦法是行不通了。」

「對！心卯老和尚定有高明之法，才把我們引來此地？」

「這麼說來，你是吃定老衲了？」

王彤微微一笑，道：「在場之人，知道你過去在江湖上厲害手辣的人，只有我王某一個。往日誰不知你算無遺策，從不冒險……」

「哼！那已經是幾十年前的事了……」

「但本性難移，我想你老和尚這份穩健的性格，仍然不會改變。」

「如果，他們把火球浸油，加上乾柴，火燒這座大廳，諸位有何良策？」

「只有捨命突圍一途……」刀公子說：「但要火勢燒開之前才有希望。」

「你認爲有幾成逃脫成功的機會？」

「薛某有七成把握，別人有多少機會，我就不清楚了。」

「老和尚……」王彤低聲說道：「不要再賣關子了！如何離開此地，請快說出來吧！」

心卯大師笑道：「你們如能激起他們放火，老衲就有離開這裏辦法了。」

刀公子道：「開玩笑！這座石室，不過數千尺方圓大小，火勢一起，四週都被封住，如何還能走出，難道大師已經練成火遁的本領？」

「火勢燃起，便可以掩蔽他們的耳目！」

跟着閉上雙目，不再多言。

王彤沉吟了一陣，突有所悟，大聲喝道：「道不同不相爲謀，你老和尚這辦法，咱們不能接受，王某人就不信，區區一兩百人眞能把我困住。」

突然伏身抄起一把鋼刀，向前衝去。

原來魚化龍從小在一座寺院中長大，十二歲，才被師父帶去學藝，所以，對和尚有一份特別的尊重，但答應心卯大師之後，深覺不妥，但又不便反悔，忽見王彤向前衝來，正合心意，立刻揮了迎上。

王彤右手執刀，封擋衝上來的兩個黑衣人，左手疾抬，迎向斬馬刀。

魚化龍刀勢沉重，王彤接下一刀，整個左臂都痲了起來。

但那强烈的撞擊，也震動了機簧，兩枚銀針疾射而出！

任是魚化龍武功高强，但在這等近距離之內，又是全然無備之下，兩枚銀針，一中前胸，一中右肩。

力道强勁，深入筋骨。

魚化龍呆了一呆，道：「好歹毒的暗器。」

王彤大喝一聲，一刀劈下，震落了魚化龍手中的斬馬刀。

手執摺扇的藍衫人，急急衝上，扶住魚化龍退了下去。

兩個黑衣人却捨死忘生的衝了過來。

王彤已存心要試試這些黑衣死士的威力，一刀快斬，迎面而下。

黑衣人身子一弓，硬向前衝了過來，手中單刀，直捅王彤小腹。

果然是不要命的打法。

王彤左脚飛起，準確無比的踢中了黑衣人的前額，身子也同時橫移半步。

刀鋒掠過身側，劃破了王彤衣衫。

但那黑衣人被王彤一脚踢飛起來，當場斃命。

第二個黑衣人經已迅速衝了上來，一刀直刺前胸。

王彤右手一翻，刀勢上撩。

想不到那黑衣人，竟然不肯讓避，一條右臂被齊肘切斷。

但他的刀勢不變，帶着一截斷臂，劃過王彤右肋，割出一條三寸多長的口子，血流如注。

這等兇狠的打法，使王彤也有些驚怕了，如果再有兩個黑衣人攻上來，王彤自知無法應付。

就在王彤一怔神間，那斷去一臂的黑衣人，忽然一頭撞了過來。

雙方近在數尺，王彤讓避已自不及，被那黑衣人一頭撞在了前胸之上，人也被撞得倒飛而退。

王彤內功精湛，借機退回廳中。

兩扇沉重的木門，突然掩了起來。

魚化龍受傷之後，那藍衫人似已接替了大權，高聲說道：「在下不似魚總寨主仁慈，如若諸位不肯棄刀就縛，在下便要用火攻了。」

王彤一面敷葯，一面說道：「那些黑衣死士，果然厲害，不知他們是如何訓練出來的，老和尚，王某幸不辱命，他們果然要用火攻了。」

「好！諸位，還是小心一些，也許，他們先要試攻一陣，再用火攻。」

王重山，刀公子都被那些黑衣武士不要命的打法震住了，那不是搏殺拚鬥，而是將性命作全力的一擊，只要傷到敵人，他們就死而無憾了。

江湖上從沒有這樣的打法，中原武林中也沒有這樣的武功。

但見火光閃動，油浸的火球紛紛向大廳投來。

同時，前後四個窗子也同時被擊破，火球投入廳中。

心卯禪杖揮動，挑起火球，投擲窗外。

王重山用長劍封閉窗口。

原來，那被油浸過的火球，燃燒之力十分强烈，不易撲熄，處置不當就散落一地，到處是火。

王彤包好傷勢，向外望了一陣，歎口氣，道：「老和尚，他們已經在室外架起了木柴，大火已起，就算大羅金仙，也是無法逃過這場劫難了。」

心卯大師道：「老衲這方外之人，被你拖下水來，我就不擔心自己的生死，你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不行……」薛百勝冷冷說道：「兩位可以死，在下不能死，我還有心願未償，這次也只好變卦了，如若兩位今夜能得不死，我欠兩位的時間，不會超過三個時辰，日後加倍奉還就是，告辭了。」

心卯大師禪杖一橫，攔住去路，道：「你算過沒有，衝出去，生離此地的機會有多大？」

「一半一半……」薛百勝說：「在下如不戀戰，逃生的機會很大，何況，魚化龍又受了傷，無能再戰。」

「那些死士……」心卯大師低聲說道：「不但受過嚴厲的訓練，而且，似是受着一種神秘的力量控制，在未得證明之前，我不敢斷言，他們是被葯物，還是其他的方法影响，使他們一直保持了一種高昂的亢奮，所以能視死如歸……」

刀公子微微一怔，接道：「你的意思是……」

「風雷刀法雖然冠絕一時，」心卯大師道：「就算你刀刀取命，又能殺得幾個？他們會以十命換一命，把你殺掉。」

「這麼說來，當今武林之中，沒有人能夠對付他們了？」刀公子雖然心中不服，但已不再堅持離開廳堂，破圍而出的計劃。

「那也不是，少林寺的羅漢陣，至少可以抗拒住他們的攻勢，五行劍陣，也可以和他們放手一搏；但若只是一個人，武功再高，只怕也無法抗拒……」心卯大師無限黯然的道：「因爲，他們不怕死亡。」

但見火光大起，堆在廳外的乾柴，已被引燃。

大廳內外，已被火勢隔絕。

心卯大師低聲道：「跟我來！」轉身奔向大廳一角，竟然在壁角處，揭開一塊方石。

在這麼一座禁閉犯過僧侶的地方，竟然有一條地下密道，眞是完全出人意外的設施。

心卯大師要王彤等魚貫而下，自己留在最後，放下石板。

這條密道通到相國寺外一處廢置了的枯井內，但王彤踏出洞口時，突然嗅到了一股異常香味，立刻暈迷了過去。

醒來時，發覺躺在一間雅室之內。

但最令王彤驚訝的是，室中三張並排而放的木椅上，竟坐着燕飛、王重山和馬巡撫。

三人坐在一處，實是一件震駭人心的大事，以王彤這樣沉穩的人，都爲之大吃一驚，道：「這是怎麼回事？」用力挺身坐起。

人是坐起來了，但用力太大，竟然控制不住，身不由己的衝下了木床，跌摔在地上。

王彤呆住了，站起身來，暗中提聚眞氣，只覺氣血滯行，經脈酸疼，心知武功已被人廢去，黯然一歎，道：「馬文中，你好厲害的手段，心卯大師呢？」

「他們都活得很好，只不過，都和

王統領一樣暫時失去了武功。」

王彤目光一掠王重山和燕飛，還未來得及開口，兩人已搶先答道：「我們和統領一樣，早已無反抗之能了。」

「馬巡撫，你可以動手了，不過，我相信，內宮統領一定找上你的……」

「我如要殺你，那就用不着來見你了……」馬巡撫笑一笑，道：「再奉告一件事，你的部屬，已經到了開封，不過，最好是他們不要發覺什麼線索。」

王彤道：「開封府雖然聚集了一些江湖好手，但他們絕對無法和朝廷的大軍對抗。」

「是啊！為了防微杜漸——」馬巡撫說：「如若他們發覺了什麼不利於本座的線索，那就只好把他們全留下來了……」

王彤怒道：「你……」

「我不會再心存仁慈，我會把他們全部處死，當然，也包括你王統領和燕總捕頭在內！」

「但消息已洩，你縱想一手遮天，只怕是很難如願。」

「所以，我作了最壞的打算，大軍壓境之前，我會離開這裏……」馬巡撫長長歎息一聲，改變了話題，接道：「我來見你，是想告訴你最想知道的事，然後，請你作個決定，是敵是友？」

「什麼事呢？」

「你定想知道，為什麼我們要擄掠了三公主？」

「三公主是不是還活着？」王彤急問道。

馬巡撫笑一笑，道：「三公主如果已經死了，咱們也沒有好談的了，我能接見王兄，就說明了三公主活得很好。」

「三公主還活着，也許有點好談，馬巡撫請說吧！王彤洗耳恭聽。」

馬巡撫沉吟了一陣，才緩緩說道：「三公主匆匆離京，是我們設計好的圈套……」

「能把三公主引誘的匆匆上路，離開京城，就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必需極大的智慧，才能辦到，王某就想不出這種辦法！」

「事實上，不是很難，王兄因為不瞭解三公主，所以，感覺到無處下手，我們瞭解她，知道她最關心的人和事，只要略施小計，就可以讓她慌急的上路了……」馬巡撫微笑說：「三公主武功的精湛、高明，只怕你王統領，也無法望其項背，所以，我們不得不用點手段……」

「既是如此，為什麼又要重金禮聘江千里追查行蹤呢？」

「這的確是一項失策，江千里的追蹤之能，大大的出了我的意料之外……」

王重山突然接道：「這麼說來，三公主真的在趙二堤府中了？」

「不錯，你可能不太相信吧……」馬巡撫笑道：「江千里如不是想讓你心服口服，貿然衝入府中救人，本巡撫還有些措手不及呢？說起來，還是你王侍衛幫了大忙。」

王重山暗道了兩聲慚愧，垂下頭去。

馬巡撫道：「三公主現在我手中，和你們一樣，完全喪失了抗拒的能力，我要殺她，只不過是舉手之勞。」

「說正題吧！你不殺三公主，真正的目的何在？」

「姓朱的已經得到了天下，西域之地，黃沙萬里，土地貧瘠，那裏不適合中原軍士的生活，這些年來，駐紮大軍，連年征戰，雙方都有着很大的傷亡，蒙古勇士雖然善於騎戰，但族人日漸稀少，這場戰爭再打下去，對雙方都無好處……」馬文中說：「如若雙方罷戰息兵，朝廷撤回屯駐在陽關的大軍，蒙古可汗願為屬國，永不再侵犯天朝。」

「事關邊防大計，皇上未必會答應撤軍。」

「皇上不放心，可以屯兵在嘉峪關……」

「那是說要皇上讓出一大片土地給你們了，求和的是蒙古可汗，可不是大明朝的皇帝。」

「王兄，那片土地雖然廣大，但對你們漢人是沒有用處的，中原錦綉江山，幅員遼闊，物產豐饒；强佔住那片沙漠，駐紮數十萬大軍，糧庫補給，耗費無算。」馬文中沉吟了陣，道：

「這麼辦吧！那片疆土，仍為大明皇上所有，我們每年奉上牛、羊萬頭，戰馬兩千匹，算作租用之資，馬某在大明作官近二十年，事實上，我也有一些不捨得中原的生活……」

王彤歎息一聲，接道：「我只是一個內宮侍衛統領，談這等軍國大事，未免逾份太多了吧？」

「當今皇上，英明果斷，性情剛烈，朝中大臣，敬畏如虎，沒有人敢和他談這些事情，王兄身居內宮統領，日中必多和皇上相見；就在下所知，他對王兄非常信賴倚重，是方便和他談話的人選……」

「天威難測呀！」王彤說：「一旦觸怒聖上，那可是滿門誅絕的大罪。」

「所以，我們擄來了三公主，皇上最喜歡的女兒，王兄居中轉話，總不致觸怒天威吧？」

王彤沉吟了一陣，道：「是不是把三公主交由在下帶回京城呢？」

「這一點，王兄會失望了，」馬文中說：「昨夜一戰，王兄，大概也見到我們的實力了……」

王彤接道：「說到此處，我倒要請教一事，你馬兄的身份是蒙古可汗手下的重臣呢？還是西方魔教中人？」

「應該是兩個都是，我出身小西天雷音寺，」馬文中說：「但當今的蒙古可汗又是我的族兄，他也是雷音寺的主持，也就是我的師父，交往很深的朋友……」

「這麼說來，現今的蒙古可汗，也是魔教中弟子了？」

「不是，自從太祖鐵木眞和邱處機道長結識，拜為國師以來，雷音寺就未再介入蒙古國事，在下此番東來，只是想消弭這場綿連不斷的殺戮……」

王彤接道：「順便把魔教的勢力，再帶入中原武林中來……」

「完全沒有這個打算……」

「但你假公濟私，在開封府秘密訓練了一批死士……」王彤說：「難道這還不是證據。」

馬巡撫笑一笑，道：「你如果看得仔細，就會發覺，他們都是蒙古的青年，那是我作最壞打算的資本，當然，我也羅致了一批中原武林同道，但為數不多，原因是有些地方，來自大漠的回族子弟，不宜滲入其中；但我需要靈敏的耳目。當今的國君，稟賦强悍，我發覺了這件事之後，準備下手把他刺死，使新君就位，只要有一個愛好和平的新君，這場綿連不斷的殺戮，就可以中止下來了，但意外的是我們發覺了三公主……」

王兄接道：「三公主阻止了你們暗殺的行動。」

「王兄統領內宮侍衛，羅致了不少人才。」馬文中道：「但小西天雷音寺，派了十名最好的魔教高手給我，說句不怕你王兄生氣的話，就憑你那些侍衛，是無法阻攔我們的，但三公主卻成了內宮的屏障……」

「三公主有着很高明的武功，你馬巡撫又如何知曉呢？」

「我知道你心中不服氣……」馬文中說：「因為我們也沒有想到，直到我們三次入宮行刺……」

「在下發現過一次，追到禮部的驛館之中，那一次是你馬兄吧？」

「不錯，你發現一次，但三公主卻擊退了我們三次的夜襲，殺死了我三位師弟，另外，又傷了我們六個人……」馬文中神情冷肅的說：「請王兄注意的是，我們每次行動，都是三人一組，三次夜襲，去了九個人，三死六傷，終於使我們發覺了那種劍法，正是四十年前，把西方魔教逐離中原的劍法！」

「你是說三公主……」王彤震驚莫名的道：「用的是『輪迴劍』法？」

「我不知道那是什麼劍法，但劍出必中，不死亦傷，這就逼使我改變方法，我花了三年的工夫，才查出三公主每年都帶一份重禮到洞庭湖去，在一艘畫舫上，和一位中年婦人見面。於是，我們安排了一個誘餌，三公主果然上當，在開封府被我們用葯物把她制服。當然，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金錢，才查出這個秘密。」馬文中長長吁一口氣，接道：「詳情細節，無關重要，重要的是皇上失去三公主這個保護的力量，必然會心中焦慮，你轉達我們的要求時，他會認眞的考慮考慮這件事情，三公主仍在我們手中作為人質，對王兄的安全，也是一大保障了。」

「如若皇上問起三公主呢？」

「告訴他，把常大將軍的兵馬，撤入嘉峪關之後，雙方不能再有衝突，我們會遵守諾言，年年獻入牛、羊、馬匹，三年後，我們會把三公主送入京城。」

王彤沉吟了一陣，道：「我如不答應呢？馬大人是不是要殺了我們？」

「那倒不會……」馬文中冷漠一笑，道：「馬某在中原作了十幾年的官，已深通為官之道，箇中陰險機詐，當眞是曲折有緻……」

一直沒有開口的燕飛，突然開了口道：「大人的意思是……」

「我要安排一場冤獄，王統領、燕總捕頭，都是這件冤獄中的要人，你們出賣了三公主，所以，她才會身陷匪窟，證據明確，你們又有口難言……」

「馬文中……」王彤急急接道：「有口難言是什麼意思？」

「你們會變成啞巴……」馬文中說：「你們無法爭辯，也無法指出那些証據可疑，何況，小西天雷音寺中的迷魂大法，也會使你們在不由自主的情況下招供。」

「這是滅族的大罪啊！」燕飛大聲叫道：「你不能這麼作，你可以殺了我們滅口，不能牽連無辜的婦孺。」

（未完・五）

上文提要：余筠和河朔醫隱訪過九陰洞之後，和藺夢如分手，到了同州會晤玉姑姐姐，同到君山，前後一行老少七人，抵達安化縣境，却碰到公孫媚娘，幸得孟滄波用「河嶽吼」嚇走，七人轉入滇境……點蒼山東麓來了老少九人，有一位名青霞的小婢，負責在第四賓舍接待他們，向玉姑和靜宜有求援之意……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上官雲龍・文　可飛・圖

恩仇未了情

留得孤塚在　捨生挽頹危

劉寅道：「貴山之人，咱們可無權過問。」

法通和尚面色一沉，冷冷地道：「貧僧曾聽報事人說，尊駕一行只有九人，現在怎會憑空多出一個人來了？」

劉寅也寒着臉冷笑道：「咱們人多人少，似乎用不着大師操心。」

法通和尚兇睛一陣亂轉，冷嘿一聲，便轉身當先向谷外奔去。

劉寅等一行，也各自展開身法，緊跟在後面。

奔馳約莫半個時辰，已可見到不遠處的一座峯頭上，火炬輝耀，人影幢幢。

法通和尚突然停住脚步，轉身道：「過了前面那道霞移溪，另有人負責接待，貧僧因尚有差遣，恕不遠送了。」

劉寅傾耳一聽，前面果有潺潺水流之聲，便道：「謝謝大師指點，大師有事在身，就請自便吧。」

法通和尚離去後，劉寅等人便循着溪流聲走去，轉近兩個山角，已見一道清澈淺溪橫阻前面。

這時，一輪冰盤似的皓月，高掛中天，山中有着薄薄的霧氣，故使得整個山嵐水色，都像蒙了一層薄薄的蟬翼紗。

夜是謐靜的，只有湍激的溪流，似在爲峯頭即將開始的殘酷戰鬥，唱着哀傷的喪歌！

數丈寬的溪流，自然難不住劉寅等這班老少風塵奇俠，大家毫不猶豫地縱身而渡。

過了霞移溪，便是蒼琅峯麓了，衆人正欲尋路登峯，忽聽一塊巨石後面，發出一聲朗笑道：「失禮，失禮！貧僧特來爲諸位領路。」

語畢，自巨石後面閃出一個面目猙獰的高大和尚，劉寅忙走至余筠身旁，低聲道：「這和尚法名九指僧，是九曲山回頭崖悟非婆婆的胞弟……」

劉寅愕然道：「悟非婆婆？」

余筠知他不明個中詳情，一時又無法說清楚，只好含糊其詞地道：「呃，是悟非婆婆。」

劉寅滿頭玄霧，正欲追問「悟非婆婆」的來歷，君山釣叟已哈哈一笑，上前指着九指僧道：「刁靈，你還記得在洞庭湖畔，以九陰打穴功夫，傷老夫徒孫兒那檔子事？」

九指僧獰笑道：「死傷在佛爺手上的人太多了，佛爺那有閑工夫去記，你聶老兒說有，就算有好了，反正咱們今天晚上是有怨報怨，有仇報仇，誰也不怕誰逃上天去，聶老兒，你說是嗎？」

劉寅一聽「九陰打穴」，頓時省悟，接口笑道：「原來大師是九陰鬼母令弟，劉某倒是失敬了。現在盛會在即，可不是咱們鬥嘴嘔氣的時候，還是請大師先給咱們領路吧！」

九指僧嘿嘿笑道：「劉大俠既如此吩咐，貧僧就有僭了。」

了字出口，肥大的身軀已憑空拔起三丈，向前疾射，一個起落間，竟有五六丈遠的距離。

以四位老俠和余筠、玉姑的卓越輕功，自然不在話下，就是劉子靈和聶靜宜，也還能勉强應付，但是聶光祖和那黃臉少年可就苦了，只幾個起落，便被拋下五六丈遠。

余筠和玉姑起步最晚，已注意到聶光祖的輕功身法，便低聲向玉姑道：「玉姑姐姐，咱們得助光祖弟和那黃臉少年一臂之力。」

玉姑道了聲：「好！」於是余筠携帶黃臉少年，玉姑携帶聶光祖，疾如勁矢般向峯頭奔去。

聶光祖和黃臉少年各被余筠和玉姑抓着一條手臂，只覺身子輕飄飄的，像是騰雲駕霧般，撲面急風，在耳畔呼呼掠過。

蒼琅十八峯高數百仞，突出雲表，即以這班風塵奇俠的脚程，竟也奔行了將近半個時辰，方始到達峯頂。

峯頭經過人工整修，寬廣數百丈，竟然一平如砥。

主、賓席東、西對峙，中央搭着一座丈餘高的擂台，台沿與雙方相距，均約在三丈以外，兩邊台柱上貼着一副紅紙對聯：「切磋武學，可以及後；發揚絕藝，因而揚名！」

最使人注目的，是東方的主位後面，設着一張神案，黃幔低垂，香烟繚繞，揣不透是何用意。

這時，主賓雙方的座位上，都已坐了不少人，劉寅目光一掠，主位上的人有一半是生面孔，但來賓大多相識。

九指僧將劉寅等一行引導入座後，便自歸入東邊主座，劉寅等人這才各自和相識之人揮手招呼。

爲便於記憶，茲將主賓雙方列名如下：

東方主位：

雲嶺山主——「九首狻猊」藺雨亭。

「魔心仙姬」公孫媚娘。

「百毒怪叟」孔虛。

法通和尚。

九指僧。

雩山三鬼——「急色鬼」花月頭陀，「焦面鬼」苻風，「暴燥鬼」吳倫。

哀牢四煞——「白虎星」巴海、「獨眼閻羅」巴江、「喪門神」巴河、「黑無常」巴池。

中條五兇——龍、虎、豹、彪、熊歐陽兄弟。

西方客位：

武當山上清觀的松齡道長。

少林寺羅漢堂監堂一凡大師。

瀟湘劉寅及子「玉面仙猿」劉子靈。

「雲天一鶚」孟滄波。

「君山釣叟」聶耳及孫聶光祖、孫女聶靜宜。

「皓首漁隱」裴伯安。

「孫大聖」孫達。

丐幫幫主——「瞽目俠丐」舒暢及徒小叫化尹波。

「河朔醫隱」向前。

天山三雁——「雲中雁」公孫涵，「翻天雁」趙瑜、「神火雁」晏偉。

自稱崑崙七老的，卻只來了玉虛、清靈、千幻、半瓢四個道人。

小俠余筠和師姐玉姑。

一個濃眉大眼的黃臉少年。

劉寅等人入座不久，便聽「噹」地響起一杵鐘聲。

清越的鐘響過後，主位中央一個面如秋月，長髯飄洒，身着古銅色長衫的偉岸老人緩緩站了起來，向對面來賓抱拳一拱道：「老朽藺雨亭，雖世居化外，但對中原文物武學，卻是嚮往已久，原想赴中原一遊，藉親教益，只因俗務牽纏，無法成行，心殊快快！

「老朽與在座諸位，均無新仇宿怨，所以柬邀諸位移尊十八峯，無非是想拋磚引玉，廣求教益，今既承不以化外之人見棄，惠然賁臨，老朽實感畢生榮幸！

「不過，兵兇戰危，比武雙方在衆目睽睽之下，自然誰也不願落個技不如人，這就難免要以生死相搏了，所以雙方如有死傷，都得自行料理，若諸位有較妥的辦法，也不妨提出來，如果可行，老朽自無異議。」

藺雨亭的這番話，說的確是狂妄已極，第一個便激怒了瀟湘劉寅，嘿嘿冷笑道：「藺山主這番話，不嫌說得有點委曲嗎，以閣下的雄才大略，不甘雌伏在這邊遠蠻荒之地，固是意料中事，即使眞的進窺中原，亦無可厚非，不過閣下所言與在座之人均無新仇宿怨，老夫不敢苟同！」

藺雨亭一拂胸前長髯，呵呵笑道：「承劉大俠如此看重老朽，眞是感激不盡，只是聽尊駕言外之意，似與老朽有着某些怨隙，但老朽自離開師門，就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不知這怨隙從何結起？」

劉寅冷笑道：「閣下雖很少在江湖上行走，但尊如夫人公孫媚娘，及一班屬下在江湖的胡作非爲，不知閣下是否願負責任？」

藺雨亭聞言一愣，不由轉眼向身側的魔心仙姬望去。

公孫媚娘驀地站了起來，粉臉上籠着一片殺機，戟指着劉寅嬌喝道：「劉老兒，姑奶奶的所作所爲，用不着別人負責，就是山主屬下的一切罪惡，姑奶奶全敢一肩承擔！老兒，瞧你這盛氣凌人的樣子，又能把姑奶奶怎樣？」

話完，已將一雙魔心雙環掣在手中。

藺雨亭似頗感意外，凝視着魔心仙姬道：「媚娘，你……」

公孫媚娘哼聲道：「這是妾身的事，你別管！」

蘭雨亭面色微變，正欲說話，忽聽一聲低沉的「無量壽佛！」宛如响記悶雷，音波震盪整個峯頭，歷久不絕。

只見武當山上清觀的松齡道長，站起來向主位打了個稽首，朗聲道：「蘭施主能將中原武林同道，一齊柬邀到十八峯來舉行武林盛會，這種壯舉貧道確是由衷敬佩！現在姑且不管蘭施主此舉目的何在，大家既然已經來了，相信誰也不會藏拙。貧道只想請教蘭施主一句話，是單打？抑是羣毆？」

蘭雨亭本已對魔心仙姬微感不滿，這時經松齡道長一問，登時又激起萬丈豪情，振聲笑道：「道長眞是快人快語，愚意以爲既是切磋武學，還是以單打爲宜，如貴方認有必要，亦不妨羣毆，不過老朽建議貴方，應推選一位主持全局之人，以免臨時混亂！」

賓座一干老少英雄，果然如言推選松齡道長爲主持全局之人。

這當兒，主座方面已飛起一條人影，直向擂台落去。

那是身着灰布衲衣的肥胖和尚，走到擂台口向賓座合十當胸道：「貧僧法通，請那位施主賜教？」

余筠冷哼一聲，便欲起身，卻被小叫化尹波一把抓住，低聲道：「兄弟，急什麼？今夜你還怕沒有架打，再說有恁多前輩在場，也輪不到你拈頭籌啊！我看你還是先養精蓄銳，以準備應付你那個血海深仇的强敵！」

余筠點點頭，只見三雁之首的雲中雁公孫涵已起身向松齡道長抱拳道：「在下願先接第一場，試試敵鋒！」

松齡道長頷首道：「公孫施主請多加小心。」

公孫涵微微一笑，挫身擰腰，一式寒塘渡雁，縱向擂台，向法通抱拳施禮道：「在下公孫涵，請大師指教！」

法通和尚合十還禮道：「貧僧已久仰公孫涵施主俠名，尤其是施主的一柄離魂摺扇，眞有驚神泣鬼的威力，貧僧不揣譾陋，想以佛門戒尺，向施主討教幾招扇上絕學。」

一掀灰布衲衣，取出一根長約二尺五六的銅尺，往左肘下一壓，竟是用劍的架式。

公孫涵雖是一怔，但很快便自袖中亮出離魂摺扇，略爲活開步眼，便一聲大喝道：「大師請接招！」

進步欺身，手中摺扇一招「毒蛇尋穴」，向法通和尚的肩井穴點去。

法通和尚喝聲：「來得好！」左手戒尺倏交右手，雙肩微沉，戒尺橫掃而去；避招還招，不但迅速絕倫，而且恰到好處。

所謂行家眼裡揉不進沙子，兩人雖僅交換一招，但公孫涵已覺察出眼前這個和尚，實是一大勁敵，忙收攝心神，抱元守一，把賴以成名的七十二式離魂扇施展開，並在扇招中，滲入金剛掌法，登時將法通和尚困在一片掌風扇影之中。

法通和尚也不是個簡單人物，他雖數度進入中原，且數度鎩羽，但始終未曾使用過手中這根銅尺。

這根銅尺名叫量天尺，屬於外門兵刃，尺上刻有十式天干尺法，招式怪異絕倫，堪稱武林一絕。

這時是面對天下武林，勝敗關係終生榮辱，更何況對手又是在武林中有着極高聲望的天山三雁之首，如能將其擊敗，「萬」兒自然亮得十足。他心念及此，驀地尺法一變，一招火焚藤甲，大袖一掮，掮出一股狂風勁飆，同時右臂運勁，力透尺尖，在面前劃了半個圓弧，突伸臂向重重扇影中挑去。

這一招火焚藤甲，正是量天尺法中一招奇招，雖表面看來平淡無奇，其實詭譎莫測，公孫涵雖是一大技擊名家，竟也中了道兒，被對方逼到了擂台邊沿。

法通和尚得理不饒人，繼火焚藤甲之後，又是一招量天尺法中的水漫金山，而且暗藏着一招龍騰魚躍；水漫金山是攻勢，量天尺幻起滿空尺影，上指喉結，中點七坎，下閉白海等穴，一招分攻上、中、下三路，既奇且疾；龍騰魚躍是封式，尺影似左似右，將左挪右閃的去路全給封住了。

眼看公孫涵不是被迫下台，便得硬拚；弄個兩敗俱傷，西邊賓席上已有人驚呼出聲，尤其是三雁中的老二趙瑜，老三晏偉，業已離座而起，準備相機接應。

假如趙瑜和晏偉下場，登時便是個混戰局面，這對赴約一方當然不利，松齡道長更不願擔負挑起混戰的責任，忙低聲喝道：「趙、晏二位施主，請冷靜點！」

趙瑜、晏偉都是成名人物，因眼見盟兄身臨險境，才一時感情衝動，但經松齡道長一喝，登時冷靜下來，訕訕地重新坐下。

這時場中的數十道目光，一齊集中在公孫涵的身上，都想看公孫涵如何逃過這步難關。

好個公孫涵，果然盛名無虛，不愧爲三雁之首，眼見無法化解水漫金山的凌厲攻勢，左右閃避則更予對方以可乘之機，心念電轉間，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身軀驀地往後一仰，同時左臂一揚，向法通和尚施出一記金剛掌，右手摺扇倏張，反臂猛向台下拍去。

「好一式『寒夜飛虹』！」主客雙方都情不自禁地暴喝起來。

原來公孫涵僅憑兩足跟勾住台沿，身體平平地在台外虛懸着，左掌驟然拍出的金剛掌力已將法通和尚逼退數步，右手扇向台下拍出的勁力，藉以平衡左掌推出的反彈之力，這式行險的寒夜飛虹妙是妙到毫巔，但是險到極處，假如法通和尚稍微警覺，不要說用脚隨便一踢，便可將他踢下台去，就是百忙中硬拚一掌，公孫涵也在台上無法停留，非被逼下去不可。

公孫涵僥倖行險成功，彈身而起，摺扇已收入袖中，向法通和尚抱拳道：「大師技藝果然不凡，在下好生佩服，失陪了！」

語畢，也不待法通和尚有所表示，已翻身縱回客席。他這一手確是狡猾得很，因爲他雖未正式贏了法通和尚，但一式寒夜飛虹已獲了個滿堂彩，心忖如果再打下去，勝負仍在未定之天，與其落個灰頭土臉，倒不如藉着彩聲收手，風風光光的。

法通和尚作夢也未想到公孫涵會來這一手，只氣得面色鐵青，一時楞在擂台上說不出話來。

松齡道長這時站起身來，向主位打個稽首，大聲道：「這第一場不分勝負，蘭施主以爲如何？」

蘭雨亭眼睛雪亮，何嘗沒有看出公孫涵的狡詐，當即冷哼一聲道：「道長所判，的確公道。嘿嘿！公孫大俠果不愧爲三雁之首，就憑臨陣的這份急智，也着實使人佩服得五體投地……」

松齡道長低宣聲：「無量壽佛！」接口道：「蘭施主，現在可不是鬥口舌的時候，施主既同意貧道的判定，時間寶貴，貴方是否另行派人上場？」

蘭雨亭冷哼一聲，正欲答言，坐在他身側的百毒怪叟低聲道：「這一場待老夫去教訓教訓他們。」

蘭雨亭忙陪笑道：「雨亭怎敢勞你老人家出手，何況咱們雲領還全賴你老人家壓陣呢！」

百毒怪叟冷冷地呃了一聲，九指僧已離座而起，向蘭雨亭合十躬身道：「貧僧願代法通大師一陣。」

蘭雨亭頷首道：「大師小心了。」

九指僧縱上擂台，向法通合十道：「師兄請稍歇憩，也讓貧僧有機會見識中原武林中絕藝！」

法通和尚憋了滿腹怒火，惡狠狠地瞪了公孫涵一眼，才飛身返回原座。

九指僧走到台口，向西合十道：「貧僧願向中原高手，討教幾招絕學！」

詎知話聲方落，便聽到一陣極爲刺耳的笑聲，似鬼哭狼嗥般自擂台正對面的矮松林中傳出。

這突來的笑聲，不但聽得九指僧渾身一顫，就是主客雙方的人，也全是一怔，不約而同地齊向笑聲處望去。

只見自疏落的矮松中飛起一條人影，好俊的輕功，十餘丈距離，僅一個起落，便上了擂台，主客雙方這才看清，來人是個高挽道髻，身着灰布道袍的老道姑。

余筠不由低聲驚呼道：「啊！是九陰……哦，是悟非婆婆！」

悟非婆婆寒着臉向九指僧喝道：「好哇，你現在發達了，連姐姐也不要了！」

九指僧三歲便父母雙亡，由悟非婆婆一手養大，所以他對這位身兼母職的胞姐又敬又怕，聞言忙合十躬身道：「姐姐言重了，小弟怎敢！」

悟非婆婆冷笑道：「既然不敢，就即刻隨姐姐回轉九曲山！」

九指僧略一猶豫，悟非婆婆已大聲喝道：「怎麼？你敢不聽姐姐的話了？」

忽聽一聲媚笑道：「喲！那裡來的野女人，竟敢跑到這裡來撒開雌威了！」

隨着話聲，一條纖細人影縱落擂台。

九指僧忙向來人合十一禮道：「請夫人不要誤會，她是家姐。」

來人正是魔心仙姬公孫媚娘，聞言媚笑連連地道：「我早知道了，可是這裡不是她管教兄弟的地方……」

余筠見公孫媚娘出場，眞個是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也未向松齡道長招呼，便縱身而起，飛落在悟非婆婆身側，大聲道：「老前輩請儘管帶着令弟走，這賤女人有晚輩打發！」

公孫媚娘睨了余筠一眼，驀地仰面發出一串媚笑……

笑聲越來越高，也越傳越廣，勿論主客雙方，凡定力稍弱的，莫不面色劇變，不能自已！

這當兒余筠已暗中提聚眞氣，陡地發出一串沉悶的吼聲；這串吼聲雖不雄渾，並無震懾人的力量，卻別具一種清神醒腦的作用。

悟非婆婆姐弟清醒了，所有被「蝕心魔功」侵襲的人也全清醒了。

公孫媚娘的蝕心魔功，被余筠所發「河嶽吼」震散後，寒着一張粉臉道：「眞是士別三日，當刮目相看，想不到孟滄波連壓箱底的功夫都傳給你了。」

余筠先不理睬公孫媚娘，轉向悟非婆婆道：「老前輩已是向道之人，這種血腥場所對老前輩實不相宜，還是帶着令弟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吧！」

悟非婆婆面色十分平靜地微一稽首道：「祖師爺護佑余少俠平安，老婆子姐弟就告退。」

公孫媚娘嘿嘿冷笑道：「老道婆，妳眞想就這樣輕輕巧巧地一走了之，嘿，恐怕沒那麼容易吧！」

余筠俊面一沉，怒道：「妳敢出手攔阻，余某叫妳立時血濺五步，橫屍當場！」

公孫媚娘面含冷峻笑意，驀地雙臂一抬，兩縷無聲無息的指力電射而去，直奔悟非婆婆和九指僧的璇璣重穴。

余筠無時無刻不在注意公孫媚娘的舉動，因爲神通指無聲無息，令人防不勝防，這時見她突然抬臂伸指，便知她欲向悟非婆婆姐弟驟施毒手，不由激起殺機，雙袖一揮，自袖底飛

出一片隱隱雷聲，中途攔截神通指力，同時嗆啷一聲，已將結綠劍撤在手中，喝道：「妖婦看劍！」

身形微晃，走中宮，踏洪門，一招樵子指路，結綠劍帶起一溜碧色光芒，向公孫媚娘當心刺去。

公孫媚娘曾在余筠手下連番受挫，已是恨到極處，而余筠這招樵子指路又是走中宮、踏洪門，顯得輕視之心，更使她怒不可遏，這女人就有這股狠勁，柳腰一擺，橫飄丈餘，但她並不急取兵刃，卻仰面狂笑不止。

余筠被笑得莫名其妙地怔在當場，悟非婆婆這時傳聲道：「這女人淫賤狠毒，少俠千萬當心！老婆子告辭先行一步了。」

余筠抱劍一拱道：「老前輩請便！」

悟非婆婆又向賓座方向打了個稽首，才和九指僧雙雙縱起，隱入擂台後的松林之中。

公孫媚娘突然收住笑聲，自衣底掣出魔心雙環，斜睨了雙雙縱起的悟非婆婆姐弟一眼，又嬌聲笑道：「小兄弟，這筆賬姐姐就記在你頭上了！」

聲落招發，魔心雙環猛砸余筠雙肩。

余筠冷笑聲中，結綠劍如削如點地斜斜揮出。

這斜斜推出的一劍驟看似平淡無奇，其實是三十六手蕩魔劍法中的神髓，劉寅當年行俠江湖，不知有多少武林高手曾經敗在他這毫不起眼的一招之下。

余筠年紀雖輕，但得天獨厚，迭獲奇遇，以他目前的成就，實已凌駕劉寅之上，在他即使眞是平凡招式，也會化腐朽爲神奇，有無法估計的威力，何况本來就是一招奇奧至極的劍式！

公孫媚娘雖然陰險狡詐，但也疑心忐重，她曾經吃過余筠的虧，絲毫也不敢大意，一閃柳腰，橫飄六尺。

余筠心切師仇，所以手下毫不放鬆，立即如影附形，跟踪而上，結綠劍運轉如風，盪起漫天碧光，將公孫媚娘緊緊裹住。

可是公孫媚娘也非弱者，尤其是二十八式姹女環法，招式譎異，使人很難捉摸，每於危機一髮之際，突出一招奇招怪式，迫使對方中途換招，她此時雖被綿密劍勢所困，其實是另有居心，想以逸待勞，尋找予對方致命一擊的有利機會。

這眞是一場驚心動魄的惡鬥，雙方面的人都緊張得站了起來，三雁四老雖和余筠嫌隙很深，但這時敵愾同仇，都爲余筠捏着一把冷汗。

兩百個回合的拚鬥，是需要很長時間耐力的，然而兩百回合過去了，雙方仍是毫無敗象。

公孫媚娘原是打的以逸待勞的主意，儘管縮小自己的戰鬥圈子，任對方漫天劍影所困，確是省了不少力氣，殊不知余筠迭獲奇遇，自從巧服朱實靈泉，再經瀟湘劉寅的本身功力助其打通生死玄關，內力已是無窮無盡，用之不竭，公孫媚娘想以逸待勞，先盡量消耗對方精力的鬼心眼不但白費，且反而弄巧反拙，兩百五十招一過，她自己反倒累了個香汗淋漓，同時也感到對方劍勢的壓力，愈來愈加沉重，幾至無法負荷。

這時蘭雨亭已覺出情形不對，一聲輕咳，轉頭瞪了隔他三個座位的花月頭陀一眼。

花月頭陀得到暗示，右臂倏抬，只聽到機括崩卡一聲輕响，數十百縷其細如髮的黑絲，自他肥大袍袖中激射而出。

松齡道長等一班風塵異人想不到對方竟會如此卑鄙，待發覺有人暗算時，業已搶救不及，只驚得同時「啊唷」一聲，紛紛離座，大有不惜放手一拚之意。

眞個是說時遲，那時快，就在這間不容髮的當兒，一個身穿黃色長衫的中年人倏自天而降，他身子尚未站穩，便雙掌齊揮，打出兩股劈空掌力，向那蓬激射而至的黑青絲迎去。

由於是倉促發掌，勁力不足，雖將黑青絲震落不少，但他的胸、臂和臉上，也被射中十餘根，登時一聲悶哼，栽倒台上。

接着一個高挽道髻的中年道姑，也自台後暗影處飛身上台，雙膝一屈，伏在黃衫中年人身上痛哭失聲。

君山釣叟這時惶急地向身側河朔醫隱道：「向兄，倒地的劍簫秀士雲子謙，你……」

一語未畢，台上又傳來半聲慘嚎，公孫媚娘的屍體，帶着胸背兩道血箭，翻翻滾滾向台下飛去。

原來台上突然發生這些事故，使得余筠心中心神微分，手下略爲一慢，便被公孫媚娘抓住機會，雙環一合，正欲以神通指施予暗襲，詎知被玉姑窺破狡計，拔出長劍，自座上飛身而起。

玉姑在子午谷玉虛洞中習得的「驚電身法」，確是名符其實，快得連人影都看不清楚，只聽一聲嬌叱：「妖婦納命！」公孫媚娘連轉念都來不及，便被在胸前搠了個透明窟窿。

玉姑一劍得手，河朔醫隱和小叫化尹波、劉子靈、聶靜宜姐弟等，相繼縱上擂台。

余筠微微一楞之後，看清伏在黃衫中年人身上的道姑，正是他萬里追尋，日夜思念的母親時，登時悲從中來，也不顧和河朔醫隱及一干小俠招呼，便跪在中年道姑身傍，牽衣哭道：「娘啊！妳老可想煞孩兒了！」

高髻道姑正是紫衣仙子余筱華，這時轉過頭來，淚眼婆娑地望了余筠一眼，便指着昏迷不省的黃衫人悲聲道：「孩子，他就是你的親生之父……」

話尚未完，余筠只覺腦子裡轟然一聲，便暈死過去。

幾個年輕人這時也來不及向紫衣仙子拜見，便紛紛幫着搶救余筠。

河朔醫隱察看過黃衫中年人——劍簫秀士雲子謙的傷勢，絕望地搖了搖頭，便在余筠的氣兪穴上輕輕拍了一掌。

余筠渾身一震，終於甦醒過來，哇地噴出一口鮮血，便匍伏在地上，搶天呼地放聲大慟。

河朔醫隱嘆了口氣低聲勸道：「現在大敵當前，賢母子最好能冷靜點！」

這時，蒼琅峯頂的空氣像凝結了一般，令人感到窒息難耐！

蘭雨亭面色鐵青，兩眼噴射出野獸擇人而噬的憤怒兇芒，他左右之人也莫不滿面獰厲之色。

客席上以松齡道長爲首的一班老俠，也是個個面色凝重，戒備着一場一觸即發的慘烈混戰。

紫衣仙子一經河朔醫隱提醒，立即强抑悲哀問道：「醫俠！你瞧他妨事嗎？」

河朔醫隱嘆口氣道：「黑青絲天下奇毒，不過向某已餵了雲大俠一顆葯丸，余女俠有什麼話最好快說！」

言下之意，紫衣仙子自然懂得，這時眞是心如針扎，但她終於拚命咬牙忍住了，沒有哭泣，也沒有流淚，不過臉色卻慘白得怕人。

劍簫秀士雲子謙緩緩睜開無神的眼睛，他第一眼接觸的，便是一張慘白得怕人的熟悉面孔，登時渾身一陣顫抖，半晌才有氣無力地說道：「余女俠，在下……」

紫衣仙子顫聲道：「子謙，不要自責，過去的已經過去，我都原諒你了，請不要再放在心上……」

雲子謙慘白的臉上終於綻出了一絲笑容，伸手緊緊握住紫衣仙子柔荑，低聲道：「筱華，妳眞的原諒我了？」

紫衣仙子含着兩泡熱淚點了點頭，雲子謙十分激動地道：「筱華，只要得到妳的諒解，雲某死也瞑目了！」

面轉向余筠道：「孩子，爲父的實在愧對你！唉！往者已矣，不說也罷。不過爲父在臨死前有兩件事要交代你……」

余筠悲聲道：「爹！你不會死的！」

雲子謙淡淡一笑道：「傻孩子，爲父時間寶貴，你要好好聽着，不許從中插嘴！」

余筠順從地點了點頭。雲子謙歇了口氣道：「孩子，爲父死後，你要好好地孝順母親……」

紫衣仙子悲聲道：「子謙，你……」

雲子謙向她搖搖手，又道：「孩子，你去請聶老前輩來。」

聶光祖忙道：「筠哥，待我去請我爺爺來。」

一會兒君山釣叟走了過來，低聲安慰道：「雲老弟，你應以身體爲重，有什麼話，留待康復後再說也不遲！」

雲子謙苦笑道：「沒有機會了，雲某對於死亡，已無懼無憾，只是還有一件心事未了……」

君山釣叟面容嚴肅地問道：「可是令郎和靜兒的婚事？」

雲子謙點點道：「正是！」

余筠此時雖哀痛逾恒，但神智並未迷亂，一聽提到自己和聶靜宜的婚事，登時驚得手足無措。此時情景，父親命在須臾，既不敢駁，也不忍駁，而自己私心所愛的，又是另有其人，如讓她知道自己在和別的女人談婚論嫁，眞不知她要如何柔腸寸斷……

這一刹那間，他心念電轉了千百遍，最後一橫心，作了個斷然的決定，淚眼糢糊地望着乃父哽咽道：「爹，孩兒現在年紀還輕，何况爹……」

雲子謙輕輕嘆了口氣，有氣無力地說道：「孩子，你不用說下去了！你的心事爲父很瞭解，只是……只是爲父的已經代你作了主，且已行過文定，孩子，你……」

雲子謙說到此處，已是氣如游絲，再也接不下去了。

紫衣仙子余筱華抬起頭來，怒視着余筠，本想責備幾句，當她看到兒子那副傷心欲絕的樣子，卻又不忍心再加責備，幽幽嘆了口氣又垂下頭去。

余筠只覺一陣心痛如絞，雙手抓住母親袍袖悲聲道：「娘！難道你老也不諒解不孝孩兒的苦衷？」

余筱華這才用袍袖拭去滿面淚漬，摩娑着余筠頭頂，慈祥中帶着三分嚴厲地說道：「孩子，你的苦衷娘全知道，你追隨你恩師趙大俠也唸過不少書，應該懂得父命難違，通權達變的道理，娘想那位蘭姑娘也是個知書明禮的好孩子，她知道了你的處境，一定會同情你的。孩子，娘的話就說到這裡，你認爲對，就趕緊拜見岳祖父，否則娘也決不勉强你，只當沒有你這個兒子！」

余筱華訓子的這番話夠重，余筠那裡還敢違拗，只低叫了聲：「娘……」下面的話已哽咽難語，緩緩站起身來，正欲向君山釣叟行拜見大禮，驀聽聶靜宜一聲嬌喝道：「那來的女賊，莫非想乘人之危？」

一晃身，閃過尹波和聶光祖，雙掌連環劈去。

原來擂台上不知什麼時候多了個身着潔白衫裙，面上蒙着一張青慘慘人皮面具的女人。

聶靜宜劈出的兩掌，勁風呼嘯，威勢也非同小可，但那蒙面女人卻渾如不覺，直待掌風離胸不足一尺，才纖掌順勢一引，只聽克察一聲，台後一棵矮松被從腰擊斷。聶靜宜也被那强勁的引力，帶得身不由己地向前幾個跟蹌，縱下台去。

因爲變起倉卒，兩下出手的動作又都迅如電光石火，當玉姑發覺眼前這蒙面女人是誰時，喝阻已是不及，僅只高呼了聲：「蘭姑娘！」人也跟着走了過去，緊緊抓住蒙面女人一雙皓腕，一時千言萬語，竟不知從何說起。

聶靜宜雖被蒙面女人的强勁引力帶下台去，但點地即回，她曾聽到任玉姑高呼「蘭姑娘」，這時兩人雙手緊握，默然相對的情景，芳心中一陣難過，猛翻身向台後松林中縱去。

余筱華和君山釣叟因玉姑的一聲「蘭姑娘」，已心中瞭然來的是什麼人，正在感到這棘手的局面不知應該爲何處理，詎料當事人聶靜宜竟連她爺爺也不招呼一聲，跺脚就走，這一來，只把個君山釣叟氣得鬚髮俱張，他倒不是責怪蘭夢如的忽然而至，而是生氣自己孫女兒的太過任性，尤其是當着恁多的江湖朋友，老臉實在掛不住，便向雲子謙夫婦低聲道：「咱們兩家這門親事……唉！」

他嘆了口氣，沒有繼續往下說，便一拉孫兒光祖，也向台後松林中撲去。

余筱華並未出言相攔，自管怔怔地望着台後那片松林出神。

「啊！雲大俠！雲大俠！」

河朔醫隱惶急的呼聲，使得怔怔出神的余筱華悚然驚覺，定眼一看，只見雲子謙已面如死灰，喉嚨裡滚動着「咯咯」的痰聲，嘴角不停地牽動，似有什麼話要說，苦於說不出來。

余筱華一見雲子謙這副神情，知已油盡燈枯，這時她反冷靜下來，在雲子謙耳畔大聲叫道：「子謙！」

半晌，雲子謙又微微抬起右手，指了指一旁低聲飲泣的兒子，又指指台後那片松林。

余筱華會意地大聲道：「子謙，你只管放心，孩子的婚事，爲妻的會遵從你的意思辦的！」

雲子謙臉上綻出一絲笑意，嘴角一陣牽動，終於吐出模模糊糊的三個字──「雲從龍」，便兩眼往上一翻，一代風流豪俠，就這樣與世長辭了！

余筱華母子登時撫屍大慟，連一旁的河朔醫隱和幾個年輕人，也莫不爲這死別的悲慘局面，垂下兩行熱淚。

這時，蘭夢如已揭掉臉上的人皮面具，滿面淚痕地向雲子謙屍體一拜，接着轉身向蘭雨亭遙遙一拜，才向玉姑凄然說道：「玉姑姐，小妹命薄如紙，已看破一切，從此以後，只有陪伴家母和恩師，以青燈古佛了此餘生，咱們姐妹也許後會無期了！」

玉姑也感到萬分難過，因爲這是個死結，她實在無能爲力將之解開，所以想勸也不知從何勸起，只有怔怔地陪着對方淌眼淚。

蘭夢如嘆了口氣又道：「不敢瞞玉姑姐說，雲領山主便是家父，他雖野心勃勃，但平生尚無大惡，務請玉姑姐念在和小妹的交情，轉請各位老前輩格外施仁，保全他一條老命！唉！小妹不孝，這時也不願去見他老人家了，稍時，家師也許會來斡旋這場紛爭。小妹不欲在此久留，玉姑姐請多保重了！」

一蹤蓮瓣，身形在夜空中閃得一閃，便消失無踪。

作者寫出雲子謙夫妻和父子相聚已化去不少筆墨，爲什麼這樣長的時間內，雲領方面會毫無動靜呢？

原來他們正在進行早已佈置好的惡毒陰謀！

公孫媚娘被玉姑一劍搠死，蘭雨亭頓失所愛，只氣得鬚髮怒張，暴跳如雷，一提長衫衣角，便欲縱過台去代公孫媚娘報仇，却被百毒叟拉住了，低聲道：「小不忍則亂大謀，你今夜怎的也爲此衝動！」

蘭雨亭經百毒叟一點，猛然省悟，尷尬一笑道：「晚輩眞是該死，如非你老一言提醒，幾乎把預定的計劃忘了！」

話完，便起身向座位後面的神案走去。

雲天一鶚孟滄波曾經百毒怪叟示警，神案隱藏着惡毒陰謀，決不能讓蘭雨亭接近，所以他目光炯炯，一直監視着蘭雨亭的行動，只要蘭雨亭走向神案，便準備出手阻攔。

這時見蘭雨亭滿面殺機地轉身向神案走去，便也一撩長衫，作勢欲起，使他頗感意外的是這時耳畔突然响起百毒怪叟的聲音：「孟老弟，不必緊張，神案內的陰謀已被人毀了，請多注意花月頭陀的鴛鴦迷魂彈吧！」

就在孟滄波微愕的當兒，蘭雨亭已走近神案，只見他伸手抓起一束長香，將火點燃，伏地三拜後，突將長香倒立，向神案上的香爐內插下。

蘭雨亭將一束燃燒正熾的香火倒插入香爐之中，滿以爲緊接着會發生山搖地動的爆炸巨响，登時會慘號慘叫，血肉橫飛……

殊不知他焦急地等待了一盞熱茶光景，却仍毫無聲音，不禁感到詫異，及至仔細查看，才知導燃的葯引，全被人截斷，而埋藏在賓座及擂台下面的炸葯，自然也失去作用，不會爆炸了。

他發覺陰謀被人暗中破壞，幾乎將肚皮氣炸，鐵青着臉轉回原位，向花月頭陀一揮手，沉聲喝道：「使用鴛鴦迷魂彈！」

鴛鴦迷魂彈是藉機括之力彈射，一筒可裝十餘顆，能藉空氣阻力，自行爆炸，散佈一片粉紅色輕霧，不但沾眼即瞎，只要吸入少許，人即昏迷不省，任人宰割！

花月頭陀罔顧天怒人怨，將一百零八個孕婦開膛破腹，將取得的紫河車配製成鴛鴦迷魂彈，原想藉蒼琅峯之會，將赴會之人一網打盡，然後掉

轉筒口，對付雲領之人，陰謀確是毒辣至極，只是天不佑惡人，不僅陰謀不能得逞，且被一位隱身奇俠先代天誅，給了他應該的報應！

蘭雨亭指示花月頭陀使用鴛鴦迷魂彈，誰知一連沉喝數聲，花月頭陀竟宛如不聞，面含譎笑，端坐不動，他不禁大怒，走過去揚手一記耳光，啪地一聲，花月頭陀仍是譎笑如故，但身子却向一側倒去。

這時緊挨花月頭陀而坐的焦面鬼苻風覺出情形有異，忙起身道：「山主，情形不對，敝盟兄恐已遭人暗算！」

蘭雨亭這時也已覺得情形有異，呃聲道：「你檢查一下，是否有救？」

忽聽有人接口道：「無量壽佛！施主不必檢查了，花月頭陀一生作惡多端，已被天誅！」

蘭雨亭循聲望去，擂台的空地上，不知什麼時候站着一個歪帶九梁冠，身穿百補道袍的老道。

法通和尚如遇厲鬼般一聲驚呼道：「太虛道人！他不是已經死了嗎？」

太虛道長呵呵笑道：「不錯，可惜閻王不收，所以貧道又回到陽間來了。」

蘭雨亭狠狠瞪了法通和尚一眼，轉向太虛道長喝道：「雜毛老道，花月頭陀可是你暗算的？」

太虛道長詼諧成性，呵呵笑道：「暗算多難聽，貧道不過是乘其不備，在暗中戳了他一指，想不到這頭陀竟如此無用，一戳就完。」

這時玉姑已飛撲入太虛道長懷中，嚶嚶啜泣不已。

太虛道長臉上的肌肉一陣抽搐，輕撫着玉姑頭頂低聲笑道：「妳二十幾歲了，還像孩子一樣，也不怕人笑話。」

玉姑悲聲道：「爹！這幾年來想煞玉兒了，我不管！我不管！」

這時蘭雨亭已手持一對鈎矛，滿面殺機地緩緩走了過來，太虛道長拍拍玉姑纖肩，低聲道：「蘭雨亭過來了，孩子，快回到座上去，有話以後慢慢再說！」

玉姑望了蘭雨亭一眼，冷哼一聲，才翻身縱上擂台。

蘭雨亭在離太虛道長八尺處停住身形，鈎矛一指道：「老雜毛，蘭某問你，神案上的佈置可也是你破壞的？」

太虛道長霎霎眼，哦聲道：「你是說香爐下面那些引爆地下炸葯的葯引？呃，貧道覺得太惡毒，也不夠光明，所以將它毀了！」

蘭雨亭氣極而笑道：「老雜毛，你夠光明，光明得以卑鄙手段暗算花月頭陀！」

太虛道長呵呵笑道：「那是不得已啊！」

蘭雨亭冷冷地道：「蘭某今夜讓你濺血五步，嘿！也是不得已啊，老雜毛，亮你的兵刃吧！」

太虛道長佯楞道：「兵刃？貧道沒有兵刃呀。」

蘭雨亭見對方一再裝瘋賣傻，顯是存心戲弄，更是怒不可遏，冷笑道：「你既自己找死，有沒兵刃都是一樣！」

兩柄鈎矛一分，正欲向太虛攻去，倏聽一片聲音極爲平和的禪唱，起自峯巒林樾之間。

那片禪唱之聲，似具無邊法力，蘭雨亭頓覺精神一餒，兇機盡泯，不自禁地將手中兩柄鈎矛扔在地上。

禪唱之聲方歇，峯頭上又多了三人，居中的是個白眉覆目，手持玉柄拂塵的老尼姑，老尼左側是個年約半百的女人，右側正是適才傷心離去的白衣少女蘭夢如。

老尼姑先和太虛道長合十招呼，然後向蘭雨亭單掌一打問訊道：「蘭施主，可還認識老尼？」

這一尼二俗，老少三個女人的突然出現，使蘭雨亭着實吃了一驚，面上表情瞬息數變，說不出是驚？是怒？是悲？是恨？定了定神才抱拳躬身道：「原來是靜修神尼佛駕光臨，請恕蘭某未曾遠迎，記得神尼自參透禪機，已數十年不履紅塵，今夜突然降臨寒山，不知有何指示？」

說完，兩道略帶愧疚的目光，似不經意地掃了那半百女人和蘭夢如一眼。

那半百女人面色平和，毫無一絲異樣表情，而蘭夢如却面容悲戚，且在盡量忍着不使秀目中的淚珠往下滚落。

靜修神尼宣了聲佛號道：「貧尼此來，想和蘭施主結個善緣；蘭施主乃是具大智慧之人，當明白人生如朝露的道理，自古以來，公侯將相雖然顯赫一時，但結果仍免不了一坯黃土，三尺桐棺！」

蘭雨亭不悅地道：「神尼此來，是想以無邊佛法，來渡化蘭某這個冥頑不靈之人？」

靜修神尼合十道：「意氣二字，是性情中的大賊，一經沾身，即永淪苦海！還望蘭施主三思！」

蘭雨亭雙眉微挑，環顧一眼，見敵我雙方的目光都落在他的身上，又不禁激發萬丈豪情，朗聲道：「蘭某一生所爲，有進無退，神尼美意，蘭某只好心領了！」

半百女人這時忽然接口道：「雨亭，你已偌大一把年紀，怎的還是如此任性，須知……」

蘭雨亭怒道：「須知什麼，須知咱們夫妻之情已斷，妳最好少在蘭某面前饒舌！」

原來這個半百女人，正是蘭雨亭的原配妻子孫八娘，蘭雨亭的話雖然說得情斷義絕，但她並未因此盛怒，面色反而愈見平和地微笑道：「就算咱們夫妻之情已絕，看在如兒的份上，我也不能眼看着你自趨毀滅，永墮輪迴啊！」

這時蘭夢如已過去跪在蘭雨亭的面前，悲切切地哭道：「爹！恩師和媽都是一份好意啊，女兒求求你……」

蘭雨亭冷哼一聲，仰面望天，似連看也不屑看女兒一眼。

靜修神尼、孫八娘和太虛道長見狀相視點了點頭。

原來蘭雨亭並非當眞不屑一顧跪在面前的女兒，而是因爲蘭夢如自小即離開他的身邊，父女天性，不禁悲從中來，所以趕忙仰首望天，將湧上眼簾的兩泡熱淚强行忍住。

太虛道長這時哈哈笑道：「蘭施主，說良心話，貧道確實敬重你是一條鐵錚錚的漢子，只是你的聰明才智，全被公孫媚娘那妖婦所矇蔽，喏，你瞧，來赴約之人那個與你有仇，所以我牛鼻子說呀，大丈夫貴能知過，違心之事雖能逞快一時，但會在心靈上留下畢生痛苦，蘭施主，你是個具大智慧之人，須知當斷不斷，自受其亂！希望你幡然猛省，爲天下武林造福！」

蘭雨亭終於老淚縱橫地一聲暴喝道：「住口！」

靜修神尼低宣了聲佛號，自衲衣內取出一隻精緻錦盒，面色莊嚴地道：「蘭施主，尊師遺命，可肯接受？」

蘭雨亭渾身一震，將投向天空的目光收回，望着神尼手上的錦盒，沉重而緩慢地道：「如有先恩師遺命，蘭某一切聽從神尼吩咐！」

靜修神尼輕輕將錦盒揭開，裡面平放着一塊長約兩寸的玉牌，玉牌上面鐫着「玄府玉牒」四個篆字。

她將錦盒遞到蘭雨亭面前，沉聲道：「這是令師生前行道信物，請蘭施主驗看清楚。」

蘭雨亭目覩玉牌，登時面色微變，頷首道：「正是恩師生前信物，神尼欲如何處理蘭某，就請吩咐吧！」

靜修神尼低宣了聲佛號，將錦盒重行蓋好後雙手交還給蘭雨亭，這才輕鬆地微微一笑道：「貧尼本我佛慈悲之旨，欲化戾氣爲祥和，蘭施主能成全貧尼這個願望嗎？」

蘭雨亭稍作沉吟，回顧百毒怪叟時，已踪跡不見，不知何時悄然離去，他雖心中微訝，但並未查問，至於三鬼、四惡……等一班人，更是一個個兇焰盡斂，俯首無語，他不禁頓興無窮感慨地嘆了口氣，然後轉向靜修神尼沉聲道：「蘭某決遵從神尼指示，且從此隱跡深山，再不過問江湖的是非恩怨！」

太虛道長呵呵笑道：「蘭施主能如此從善如流，確非常人所及，我牛鼻子是打心眼兒裡佩服！」

蘭雨亭報以一個苦笑，並伸手將尚跪在面前的愛女拉了起來，目泛淚光地在她嬌靨上端詳了一會，才低聲道：「孩子，苦了妳了！唉！一切都是爹造的孽，害了妳們母女！」

蘭夢如心情一朗，破涕嬌笑道：「爹，不要再說過去的事了！媽已爲你老人家在太白山中，蓋了一座好漂亮的房子，依山傍水，風景好得緊呢！」

蘭雨亭歉疚地目注孫八娘道：「八娘，妳能原諒我嗎？」

孫八娘淡淡一笑道：「事情已經過去了，還說這些幹什麼。」

蘭雨亭尷尬地嘆了口氣，這才向靜修神尼抱拳道：「蘭某既決心歸隱，對於雲領的善後，須好好安排一番，免再流毒江湖，則蘭某更百死莫贖了！請以一月爲期，蘭某當往太白峯向神尼謝罪！」

說完，向太虛道長抱了抱拳，又向賓座上的羣俠掃了一眼，才轉身奔回東座。

太虛道長向靜修神尼稽首道：「道友片語消劫，眞是功德無量！」

這時，客座羣俠已紛紛縱落，圍在靜修神尼四週，認識神尼的便一一上前寒暄，不認識的都由太虛道長相互引見，隨又將蘭雨亭決心歸隱之事說了一遍。

余筠這時突然上前，跪在太虛道長面前哭道：「師伯，筠兒的殺父仇人雖死，但殺師仇人法通和尚逍遙事外，請師伯替筠兒作主！」

太虛道長將余筠拉了起來，嘆口氣道：「蘭雨亭雖已決心歸隱，但他屬下那班人並不服氣，孩子，師仇固然重要，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也應替整個武林的安危着想，如逞一己之私，而貽禍整個武林，你能心安意快嗎！」

紫衣仙子余筱華正好走了過來，聞言向余筠道：「孩子，你師伯說的對，如因快意一己私仇，而使整個武林蒙受其害，你恩師在天之靈也難心安的！」

* * *

一場幸未成形的暴風雨總算是過去了，黑暗的盡頭，已綻出了微曦。

東座雲領之人，早已走得一個不剩，連公孫媚娘和花月頭陀的兩具屍體，都已悄悄搬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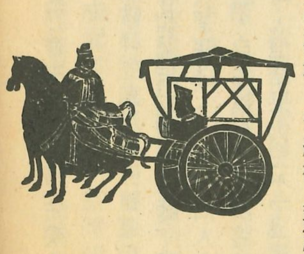
羣俠方面，靜修神尼首先告辭，領着孫八娘和蘭夢如飄然而去。

蘭夢如離去時，投了余筠滿含幽怨的一瞥，余筠只覺心中一陣難過，在恁多尊長面前又不敢有所表示，只有輕輕一聲嘆息，緩緩低下頭去。

接着三雁和四老也相繼告辭。

其餘老少諸俠均留下幫同將劍篇秀士雲子謙遺體，草草埋葬後，才互相殷訂後會之期，有的結伴，有的獨行，頃刻間風流雲散，只剩蒼琅峯頭一座煢煢孤塚，留給後人憑弔！

（全文完）



上文提要：榮府少主榮貝勒乘坐「八分」殊榮的馬車，來到白雲觀拜祭值年星宿，希望行好運，看今年的流年如何，「賭海一條龍」小唐扮作相士，誘榮貝勒到軍門安貴的西山別墅中豪賭，自己再喬扮皇親，會同安貴的甥女岳小憐騙得巨款，被榮貝勒當場發覺，正想追捕，小唐機警走脫，同岳小憐齊到武林善堂，將騙賭得來的幾十萬兩銀票，全捐給善堂作善事之用……

小霸王故事集／司空羽・文

可飛・圖

亡命江湖（二）

殘障高手喪生　善堂遭人放火

小唐道：「這麼說，是縱火者以小型爆炸物引燃的了？」

「是……是的唐少俠……」

「可是二十座棚舍，必然是一齊起火，才會造成巨大的傷亡，極少人逃出，這就要大量的人手，至少也要七八人以上了。」

倪賓悲聲道：「老奴不知道，只隱隱聽到『波波』聲，立刻烈焰四起，無法收拾，根本來不及灌救。」

岳小憐道：「倪大叔，爲甚麼要急着埋葬起來？」

倪賓淚下如雨，道：「是主人臨終交待的，怕少俠和姑娘看了傷心，交待老奴，越簡單越好，然後再作其他善後。存活的人仍希望成立一個『善堂』，但不可再建於大行山之中。」

此刻大火已近尾聲，兩小不得不去追追看。

事實上，縱火的人早就在數十里以外了吧？

兩小追出數十里，根本未見敵踪，只好折回。

小唐道：「小憐，妳看這場大火是……」

岳小憐道：「外人縱火的可能性不大。」

小唐道：「怎見得？」

岳小憐道：「因爲這『善堂』在這林中央，自成一格，戒備也很嚴密，況且，這五百餘人之中庸手固然佔多數，但頂尖高手大不乏人。若是外來的人，這些頂尖高手一定會事先發現而予以告警的對不？」

「對！」

「可是堂主兄弟及忠僕倪賓並未聽到任何告警。」

小唐道：「對，妳和我的看法完全一樣，必有內奸。」

「可是這非常難查，因爲高手幾乎全部死亡！」

「的確，未死的人也傷得不輕，他們自己不說，誰也不知道是那個人或者哪些人縱火，動機何在？」

「仇的成份居多。」

「可是司馬天老哥爲人急公好義，誰和他過不去？」

「會不會眞的是『鬼仙艷靈』慕容雪琴？」

小唐微微搖頭道：「不大可能。」

「爲甚麼？」

「因爲慕容雪琴既有那麼高不可測的武功，她要對付司馬天老哥，用不着以此卑鄙手段，大可挑明了幹。」

岳小憐道：「我也是這麼想的。慕容雪琴再狠再毒，却沒有非殺死這五百餘人不可的理由！」

小唐道：「除非她要嫁禍司馬天老哥。」

「這如何能嫁禍？」

「當然也能。」岳小憐道：「由於這五百餘人當中有二十餘位絕頂高手，而都把武學精英貢獻出來大家共研，而主持人又是堂主，如今一場大火，死

傷十之八九，而堂主兄弟却未死於當場，乃是稍後才死的？難免令人啓疑。」

小唐道：「誰敢懷疑司馬天老哥哥？再說他們兄弟也都重傷而死亡了呀？小憐，妳這想法好怪！」

岳小憐道：「小唐，『回春散人』在此就好了！」

小唐道：『回春散人』行踪無定，再說，像司馬老哥哥兄弟二人之嚴重灼傷，就是華佗和扁鵲再世也不成。」

回來後兩小要求倪賓開棺作最後一瞥。

因爲小唐是司馬天的忘年之交，小憐也是他的親戚。

倪賓只好答應，打開了用原木做成的粗劣棺木。

這些棺木是以前就做好的，以備不時之需。

因爲這兒經常會有人傷重不治而死亡的。

好在這兒可以就地取材，木材不需花本錢。

司馬天還是一身焦黑，連面孔也是烏黑的。

岳小憐道：「倪大叔，怎麼也沒有爲他們淨身洗個臉？」

倪賓喟然道：「老奴又豈不知人死都應該洗淨身子？換上一套新衣或乾淨的衣衫？但是，兩位小友想想，灼傷如此嚴重，很多部位的皮肉都已半熟，且粘在衣衫上，一旦脫下必然是……」

兩小默然淌淚，然後要倪賓蓋上棺蓋。

就地葬了司馬兄弟，又有重傷者十餘人不治，也都就地安葬，輕傷的人和兩小一起南遷。

他們要到伏牛山去，兩小要照司馬天的遺言去作，那就是「善堂」仍要保留，繼續發揚光大，濟世救人。

傷者本來也都是殘廢，只是輕重程度不一。

有的人尚能走路，有的需要乘車馬，因而這隊伍迤邐頗長。

一路上小唐和倪賓及未死的幾個人交談，希望瞭解當時情況，以便推斷縱火者到底是內賊還是外賊。

小唐道：「倪大叔，火起時你一個可疑的人也沒看到？」

「沒有。」

「我帶回的三十餘萬兩銀票，只兌現了五萬兩。其餘的是否已一炬成灰了？這未免太可惜了！」

倪賓道：「九成九是燒成灰了。因爲銀錢都在錢柜中，那錢柜是用合抱粗的原木製成，鑰匙由堂主保管。」

就算那三十五萬兩銀票已化爲灰燼，可是五萬兩銀子呢？」

倪賓道：「據老奴所知，錢柜中本來還有千兩左右，加上少俠帶回的五萬兩，共五萬一千餘兩，這幾天派人下山採辦食物及用品，用去不過萬兩之譜，應該還有四萬兩才對。」

岳小憐道：「火熄後我找過，只找到零碎銀子數十兩。」

小唐道：「由此可見是內賊所爲，已預先把銀兩弄走。」

倪賓道：「也許，只不過誰是內賊？眞叫人難猜。」

小唐道：「一路上，開銷很大，而現有的銀兩不過百餘兩，小憐，我們還要設法去張羅銀子才成。」

岳小憐道：「我們二人離開，誰來保護傷殘者？」

倪賓道：「老奴以爲兩位小俠暫時離開一天半日無妨，老奴和另外七八位雖殘且傷，但傷勢不太嚴重，可以應付。」

「那麼倪大叔多偏勞，我們二人最遲三更可返。」

岳小憐道：「前面三十里左右有個黃家集，可在那兒落店等我們。現在是午時，亥時前會去聚齊。」

倪賓道：「兩位小俠放心，應該不會出事的。」

兩小逕奔東南方一個大鎭，那兒才有大的賭場。

但是，二人才奔出五七里，忽見坡道林中馳出五騎，來勢並不太快，不久就到了兩小左近，其中一人大叫道：「這小子就是到軍門大人府上騙榮貝勒的小賊！」

五人紛紛下馬，兩小只好應戰。

本來小唐早就知道，榮貝勒嚥不下這口氣的。

小唐用一柄刀不像刀劍不像劍的兵刃。據說這叫做「劍刀」窄而長，在前半端有一點點的彎度，並非頑鐵。

岳小憐用劍。

五個人都不是等閑人物，也都紛紛亮出了兵刃湧上。

十餘招之後，小唐和小憐絕招盡出，稍佔上風。

須知小唐在武林中是個特殊人物。

他有的是機緣學各派的絕技，送上門的他還要挑挑揀揀呢。

當然，這其中自有原因。

所以他願學的，都是武林中罕見武學。

這五人雖是榮貝勒身邊的佼佼者，却不如兩小學得博雜，須知武功一道固然講究經驗或閱歷，武功本身的精奧玄妙却更加重要。

七八十招之後，五人中有二人受了傷。

這工夫忽然有人在路邊大石上抱膝而坐，道：「郝大人，咱們打個商量，作一次公平交易如何？」

其中一個二品侍衛的職位較高，名叫郝九。郝九一聽此人叫他郝大人，十分順耳，回頭望去，像個小老頭。

也可以說像個中年女人，聽這人的嗓音似乎年紀不超過二十。

總之，此人在外表看來，頗像男人也像女人。

郝九道：「不知尊駕要如何交易？」

這不男不女的人道：「我出手幫忙，但人要交給我。」

郝九很爲難，他們奉榮貝勒之命抓小唐的，怎可把人交給他？但是如不妥協，可能抓不到人還要丟人。

郝九道：「這件事好好商量，請出手吧！」

這人坐着未動，道：「咱家作事一向是先小人而後君子，說好了就不能反悔，以免事後再發生爭執！」

郝九本想事後再說明利害，告訴他是榮貝勒的點子。

但看來這人不吃這一套。郝九道：「這位大名是……」

「不必管我是甚麼人？咱們目前談的是生意經！」

郝九等人越來越不濟，如果抓不到人反而死了一兩個人，有何顏面回去交差？他道：「一言爲定！」

那人本是雙手抱膝坐在大石上，此刻原勢不變一蹦就到了現場兩小身邊，而且手中也有一柄點穴鐝。

凡是用這種兵刃的人，都是打穴能手。

小唐對岳小憐低聲道：「小心，這怪物不單純！」

果然，此人一出手，完全改觀，攻勢凌厲，路子詭異，正是所謂：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沒有。

未出二十招，兩小就有點手忙脚亂了。

他們深深驚異，武林中居然有這麼一個不男不女亦男亦女的怪異高手，此刻郝九等人已退了下去。

因爲有沒有他們幫忙都差不多少。

只聞郝九道：「這位先進，女娃兒名叫岳小憐，是軍門安大人的外甥女，請對她手下留情！」

這人果然對岳小憐手下留情，就是擊中，也只是皮肉之苦，不會內傷，事實上他對小唐也未下煞手。

不到百招，岳小憐先倒下，又過了十來招，小唐一招用老而變招不及，也被點中了穴道，搖搖倒在此人的臂彎中。

這人也眞絕，扶起小唐就要走人，道：「這女的既是軍門大人的外甥女，在下就交給五位帶回交差……」

郝九抱拳道：「這位前輩可否暫時留步？」

怪人道：「咱家說過，我幫忙的條件是這小子交給我！」

郝九道：「郝某既然答應了自不會反悔！只是要求前輩讓在下問這小子幾句話，不會躭誤前輩的時間。」

怪人道：「好！問吧！但要儘快！」

他把小唐放在地上，點了另一穴道，却解了他原先的穴道。

郝九上前蹲下來，道：「小子，你爲甚麼要殺安福晋？安貴安大人和你又有甚麼仇恨？你說！」

小唐大吃一驚，道：「安福晋是何人？」

郝九厲聲道：「就是軍門大人的正室！你少裝糊塗。」

小唐道：「王八旦才殺了安福晋，是誰說我殺了她的。」

郝九道：「不承認也不成，咱們走着瞧吧！」

岳小憐大聲道：「郝侍衛，安福晋絕不是小唐殺的，這是嫁禍。千萬別上那些陰謀者的當。」

郝九道：「先進可以請便了！」

這不男不女的怪人二話不說，挾起小唐就走，小唐道：「怪物，打個商量成不成？何不把岳小憐也帶走。」

怪人冷笑道：「我帶你走是想要你的命，如果你不在乎她這條爛命，我也可以大方點一起帶她走！」

小唐道：「那就算了！」

岳小憐大聲吆呼道：「怪物，我不怕死，你也把我帶走吧！」

怪人挾着人彈起身形，一掠就有三四丈，郝九等人不由咋舌。

他們都想不出此人是誰。

小唐道：「怪物，你到底是甚麼人？」

「嘿……」冷笑不答，笑聲也是不男不女。

「你一定是個人妖吧？」

這次連笑也沒有了。也許是爲了全力奔掠之故。

大約奔行了兩個多時辰，天已黑下來，進入山區。在一片原始森林中有一幢很別緻的青石屋。

一個健婢迎了出來，道：「主子回來哩！」

怪人道：「馬上準備洗澡水及吃喝的。」

「是……」健婢自去準備，怪人把小唐放在椅上，道：「久聞你『賭海一條龍』的大名，不免技癢……」

小唐道：「千萬別學這箇！」

「爲甚麼？」

「有所謂好賭滑嫖！」

「看起來你這小子的確有點滑頭。」

小唐道：「自幼在江湖上混，不滑也得滑。」

「這是一次盛會，你會發現賭海不僅僅是你這一條龍，還有另一條龍！」

小唐道：「是公的還是母的？」

「這你就不必管。你敢不敢賭？」

小唐道：「這世上還有我不敢作的事？不過我一向有幾個原則，欠賭資不賭，庸手不賭，心情不好也不賭。」

「第一，我不會欠你的賭資，我有的是銀子。」

「你能有多少？」

「你以爲多少才算多？」

「十萬斤這數字勉强可以。聽清楚，不是十萬兩。」

「我當然聽清了！你似乎也很小器！」

「這話甚麼意思？」

「目光如豆！也可以說沒有見過大世面！」

小唐道：「反正吹牛也不犯死罪，你見過甚麼世面？」

「十萬斤銀子，你就認爲是個天文數字，這不是小廟的鬼嗎？」

小唐道：「你以爲怎麼樣才不小器？」

「你來時看清了這幢石屋對不？」

「看清了！」

「你估計這幢石屋有多重？」

「石屋有多重，我沒有估過。」

「你不妨估估看，有沒有十萬斤？」

「就算有十萬斤又如何？」

「如果這些大青石砌成的石屋全是白花花的銀子，有沒有十萬斤？這十萬斤銀子是否有點賭頭？」

小唐一怔，呐呐道：「這石屋是銀子砌成的？少來！」

「不信可以刮刮看。」他用指甲一刮，果然是銀子。

只是表面上塗了一層粉，看來像是青石。

小唐道：「全部都是銀子？」

「不錯。」

「爲甚麼要用銀子建屋？」

「理由太簡單，那就是銀子太多了！」

小唐道：「銀子太多，非用來建屋不可，我還沒聽說過世上有這麼富有的大財主。老實說，我不信。」

「好！你自己來看。」他解了小唐的穴道。

小唐一躍而起，楞了一下，似乎很難理解此人。但他立刻東刮刮西刮刮，裡裡外外，屋頂或牆根底下都看過，這的的確確是一幢純銀做成的屋子。

先不說要多少銀兩才能建成這一幢有四個房間的屋子，就以長三尺，寬一尺半，厚半尺的大銀塊來說，當初的鑄工就十分浩大。

小唐打量這個不男不女的人道：「你到底是甚麼人？」

「先不必問這箇！你敢不敢賭？」

小唐笑笑，「賭海一條龍」還沒聽過這種語氣。

只有別人聽了「賭海一條龍」之下，膽怯不敢出手。小唐笑笑道：「你似乎對自己很有信心！穩贏不輸。」

「不錯，沒有一個賭徒在以爲自己會輸的情況下還會賭的。」

「這話也對！你要賭甚麼？」

「牌九。」

小唐自身上取出了一副牌九，但對方不用，要用他自己的，小唐也不反對，只是每張牌都摸了一下。

假如作了記號，這一摸之下，甚麼都看不見了。

以骰子決定誰來作莊，小唐爭到作莊權。

「雖然只是我們兩人賭，但仍要發出『出門』『天門』『末門』和莊家的牌。」

怪人道：「你就下注吧！可別客氣。」

怪人道：「你有多少賭資，我是說，你最多能賭多少？」

小唐道：「你是親眼見過，榮貝勒的爪牙在抓我，原因是在安貴府上贏了他不少的銀子。」

「多少？」

「大約四十多萬兩。」

「比起這十萬斤的銀屋可就差得太多了！這樣吧，我如果輸了，這銀屋和銀屋中的人都是你的。如果你輸了！一輩子作我的長隨如何？而且要把你的絕活都教給我。」

小唐道：「這銀屋中的人又是誰？我要那人有甚麼用？」

「當然是個寶貝，用處太大了。」

「甚麼寶貝？」

「一個十分迷人的女人，算不算寶貝？」

小唐道：「這賭注眞夠大，銀屋重十萬斤，外加尤物一個，『銀屋藏嬌』人財兩得……」

「怎麼樣？」

「我能不能先看看那個尤物？」

「我人格保證，她夠資格稱爲一個尤物！」

「好吧！一言爲定！」三戰兩勝決勝負。」小唐再次打出了骰子。

「五在手」，小唐拿第一副牌，這是「天門」。

小唐一看，不由一驚，他明明作了一副前九後對的「五在手」牌，如今竟然變成了「一、二、三開步走」了。

對方篤定地看了他一眼，小唐心想，你這點道行還差一截，對付普通的「來人」是綽綽有餘的了。

小唐稍稍思考一下，把四張牌平扣在掌心，然後往桌上一砸，道：「通吃……」眞正是先聲奪人。

對方被他咋唬得一楞一楞地。

只是對方有信心，這一把他會贏。

但是，當他的目光注在小唐的牌上時，突然面色一變，道：「這是怎麼回事？怪事！簡直有鬼了……」

小唐淡然道：「怎麼哩？把贏輸看得那麼重？」

「不是看得重，而是發生了不可能的事。」

「甚麼事不可能？」

他不能說他作了牌，但到了小唐手中，却又變了。

小唐道：「你八成是看花了眼吧！」他洗了牌重來。

第二把他故意輸了，第三把他又發現作的牌被換了，能換他的牌，這把手絕非泛泛之輩。

這是在對方幫他洗牌及疊牌時弄的手脚。

小唐這一次就更小心了，因爲對方必然特別注意他的雙手，不讓他再玩任何花樣，小唐必須經得住考驗才行。

他雖年輕，却是身經百戰，幾乎每兩天必進賭場一次，而且他的賭術是賭國一位奇人秘授的。

加之他又是此道的天才，能推陳出新，不落敵人的窠臼，自創新手法，層出不窮，往往能敗中取勝。

對方以一雙明亮有神的目光望着他。

小唐開始他的反敗爲勝的步驟。

他有的是怪點子，所謂賭技，大致都是點子湊成的。

小唐的胸部忽然緩緩地凸了起來。

最初對方未注意，最後凸到最高處時，對方開始注意了，那不是男人的胸脯，簡直是發育完全的女人大胸脯。

對方一分神，似乎小唐的胸脯又恢復了原狀。

又好像根本沒有凸起來似的，就在這瞬間，小唐雙手一拍手中的四扇牌九，在枱面上一揮一劃。「叭」地砸在桌上。

他的牌本應該是前八點後面是天九王的，拿到手後發現是前三點後七點。但現在居然變成前後兩對。

對方傻了眼，似乎一直不信自己的眼睛。

因爲要使一副前三點後七點的牌變成兩副對子，至少要換兩張牌。

小唐道：「看清了沒有？這不是假的。」

「就算是假的，我也得認，因爲你把假的玩成了眞的。」

小唐道：「交屋交人吧！」

這人進入內間不久，又自內間走出一個風格特殊的女郎，不能說是至美，但她美得與衆不同。

小唐呐呐道：「妳是……」

「這銀屋和我，從現在開始，都屬於你了！就把你所有賭技的壓箱底功夫都掏出來吧！」

「原來妳……妳就是那個和我賭的人？」

「正是。我技不如人，輸了就不能食言。」

小唐心想，這女人身手奇高，他和岳小憐聯手都不是敵手，而賭技也是一流，且此女頗有故意放水之嫌。

「她故意輸我的動機何在？」這不難想像，她可能是想套取小唐的絕妙賭技吧？

小唐笑笑道：「姑娘別認眞。這不過是賭着玩的。」

「不是，你是賭王，你絕不會開這種玩笑的。」

「妳別開玩笑，一個女人的終身大事那能由賭來決定？」

女郎道：「連我都不反悔，你怕甚麼？自現在開始，你要甚麼就有甚麼，我對你是有求必應！」

這工夫那健婢在門外道：「小姐，洗澡水已準備好了。」

女郎道：「小唐，走，洗澡去。」

「怎麼？要同池洗澡？」

「你怕哩？你到底是男人還是女人？」

小唐道：「我不想佔別人的便宜！我是個玩家，玩的女人太多，所以勸妳還是多多考慮一下……」

女郎道：「我玩過的男人也不少，咱們正是天生一對！」

小唐以爲她不過是咋唬，一個男人越是放不開，女人就會得寸進尺地捉弄他，所以他忽然面帶輕薄的淚笑，手也不老實起來。

這不過是探路的，那知他的手自她的肩頭滑到她的右胸的肉球上時，她居然連動也未動一下，而且展開迷人的媚笑。

這還不說，她的兩個肉球還會蠕動顫抖。

這叫着肌肉跳舞，算不上高深的內功。但是，要使雙峯忽大忽小，忽軟忽硬，軟時像海棉，硬時像石頭，這就不太單純了。

小唐收回手，打着哈哈道：「有一套！」

「和你『賭海一條龍』來比，我還不夠！」

「客氣，客氣！」小唐道：「姑娘貴姓也不敢說嗎？」

「我叫李湘。」

小唐沒聽說過一個名叫李湘的女高手或女財主。此刻不能逃走，事實上也逃不了，自然就不能退縮。

浴室內的浴池也是青石砌成的，所謂青石自然也是銀子。

水是引進的山泉，加了些熱水，十分清澈。

小唐不能示弱，因爲他要符合一個常玩女人者的身份。

他面對李湘脫去衣衫，爲了使她不感興趣，以「哲龍龜縮法」使下面變得極小。

李湘也不含乎，大方地寬衣下水。

這女人的奇特面貌和她的胴體一樣，與常人不同，她的皮膚不白，也可以說很黑，却也形成了黑裡俏的風格。

「小唐，我說過，我和銀屋都已經是你的了！」

小唐道：「沒有多大意思，因爲我見得太多了！」

「像嗎？」

「怎麼？妳不信？」

李湘撇撇嘴，表示不大相信。小唐非使她信不可，道：「要玩這一套有三大要訣。看春意，讀妙書，聽騷聲。所謂騷聲也就是『叫床』……」

這都是些下流話，她居然面不改色，而且逼了上來。

小唐雖風流但不下流。

他和一些少女鬼混，却從未「丟」過，也就是說他從未洩過，也就是從未眞正上過，只不過他很老練，看不出是個嫩芽。

小唐不能示弱，只好摟着她，道：「漢朝有個『株林外史』，把春秋時一位叫夏姬的美婦寫成小說。夏姬年才十五，在夢中學會『吸精導氣』和『素女接戰術』之類返老還童法，又稱『內視法』的房中秘訣，妙不可言！」

「你懂的不少！」

「見的太多了，大的小的，老的幼的，美的醜的、胖的瘦的，黑的白的等等，太多哩！」小唐道：「女人生產後不到三天，即可恢復成處女狀態。」

「那是內部的括約肌收縮的『內視法』，和男方的『觸而不洩』差不多是不是？我是大行家！」

小唐道：『玉房旨要』的『觸而不洩』，妳可知要領？」

李湘搖搖頭。

小唐道：「用力壓着陰溝子，吐出一口長氣，同時咬緊牙齒不斷作息，收縮腹部，集中精神！」

李湘望着他，仍不敢相信他是個大玩家。

一般來說，女人不會喜歡大玩家，即使是過來人的女人也不例外。只不過李湘却被小唐那健壯，挺拔的曲線所吸引。

那是一種陽剛的美，力的象徵。

女人從不承認自己是被征服者，但在陽剛之美下，却表現無遺。她們幾乎會渾身顫抖作個無條件的被征服者。

小唐故意以一雙色眼掃瞄她的胴體，李湘開始有點屈辱的感受，她雖放蕩，却不是很濫的女人。

她不能被視為一個工具或肉靶子，她在大多數的男人心目中，尊貴無比，她掙開了小唐的懷抱。

突然，這時自窗外丟進一塊巨石。

窗子是開的，自然也會有紗布(即古代的紗窗)。

因此，大石即將落在池中，二人才發現。

「卜」通聲中，水花四濺，連一邊的油燈也濺滅了。

「甚麼人敢在這兒惡作劇？」

有人在外傻笑，但不是小唐的聲音。

「甚麼人？小葉……小葉……」小葉就是那健婢的名字。

小葉一點反應也沒有，如在平時，小葉一定在門外侍候着。

這工夫李湘發現小唐也不見了。

她躍出水池，打開浴室的門，不由心頭一驚，因為迎門望見一個小子，年紀和小唐差不多，塊頭很大。

此人穿了一身獸皮，身上背了一張巨弓和一壺箭，赤着一雙蒲扇大脚，五趾互不相擾。吃驚地望着她。

當這小子的目光由她的臉上移到她的胸部時，突然大叫一聲，雙手捂面道：「妖怪……妖怪……」

李湘是個十分自負的姑娘，她長了這麼大，還是第一次紆尊降貴地裸體面對一個男人，那就是小唐。

絕對不可能有一個男人在望她的容貌及胴體時叫她(妖怪)。

這小子不但叫她「妖怪」，還把臉捂住，似乎十分恐怖。

這當然使李湘十分惱火，誰敢把她當妖怪？

「傻小子，你叫我甚麼？」

「妖怪……妳是妖怪！」

李湘厲聲道：「我哪裡像妖怪？」

那小子道：「妳的身體像妖怪！」

「我……我的身體？」李湘看看自己的胴體，心道，年輕男人望到幾乎眼珠子都會彈出來，誰會說我是妖怪？誰會把眼珠捂起來？

「是的，妳的身上『滴溜郎當』地不知是甚麼東西？」

「我身上甚麼東西『滴溜郎當』地？」

「妳胸前多出兩個肉餑餑……好恐怖……」

李湘喘了口氣道：「傻蛋！女人都是這樣。」

「都……都有？」

「是啊！你娘子要是沒有，你怎麼長大？」

「可是我沒有見過。」

李湘捉狹地道：「你再望，女人的身子一點也不可怕，而且還很妙吧！你放下手再看看！」

傻小子小心翼翼地把手放下來望去，李湘有點動作。

傻小子驚叫一聲「我的媽呀！」掉頭狂奔而去。

李湘一楞，不由「哈哈」大笑。

有生第一次遇上這種人，世上居然有這樣一個十七歲都沒有見過女人身體的人。竟像見了鬼一樣狂竄而去。

李湘匆匆穿衣出了浴池，這才發現健婢被點了穴道倒在厨房門口，解了穴道一問，說是小唐點的。

那是小唐見窗外飛入大石的同時抓衣竄出，先把下衣穿上，忽然發現了那健婢，而她也正要呼喊。

小唐順手點了她的穴道後逃走。

李湘道：「那小子往那邊逃了？」

健婢搖搖頭。李湘道：「那渾小子呢？」

健婢又搖搖頭，李湘只好自己去追，她主要想追上小唐，她以為能抗拒她的胴體的男人天下少有。

此刻小唐已奔出十六七里，天下着大雪，找了個山洞避雪，洞中有些乾柴，點起火來燒火，看樣子有人住過。

可惜肚子是空的，「嘩啦嘩啦」作響。

這工夫忽然聽到奔跑聲步伐沉重，這人的輕功一定不高。

所以小唐相信，來人絕對不是李湘那個怪女人。

這工夫洞口出現了一個高大穿了一身不同獸皮的傢伙。

帽子大概是水貂皮，上衣的袖子是狐皮，身子是虎皮，褲子？不，是裙子大概是鹿皮，因為下面不能太重，奔跑起來比較輕便。

這個人却赤着一雙蒲扇大脚，五趾互不干擾。

小唐望着這個大眼、大嘴却生了一個塌鼻子的渾人。這個渾人也望着他，兩人望了一會，渾人吼叫了一聲。

小唐聽這吼聲有點像野獸，立刻暗暗戒備。

「你為甚麼佔據我的家？」

「你的家？」小唐四下望望，果然像是有人躭過。

這工夫渾人已經撲了進來，揮着拳頭迎面就是一拳，小唐發現這小子並非毫無章法，好像是羅漢拳。

只是他沒有完全領悟這拳法的眞髓，所以威力不能充分發揮。

小唐閃開，渾人又是一拳掃來，又被閃過。

一連三拳都未能打中小唐，不禁連連怪叫。

大約至少有十七八拳，連小唐的衣襟也未碰上，却突然被小唐一脚踢中了腿彎，仆在地上牛喘。

小唐道：「小子，你是甚麼路數？」

渾人道：「路數是甚麼？」

小唐道：「你是甚麼人的門下？」

渾人道：「我是老猴子的門下。」

「老猴子是誰？」

「就是一個很像猴子的老人……」

小唐想了一下，突然一肅，道：「是不是袁老爹？」

「是……是……就是袁老爹，他要我叫他老猴子。」

武林中人都知道有位異人，據說是人與母猿所生的，身上有毛但不太多，臉上的毛已脫盡。樣子很像人猿。

事實上是「猿老爹」，由於他常在山中救人，武林中人尊敬他，就把「猿」字改為「袁」字了。

傳說「袁老爹」得異人傳授，身手高絕。

這「羅漢拳」既是袁老爹所傳，亦該威力至大才對，可能是由於這小子的資質太差之故。

小唐道：「袁老爹又怎麼會收你這個笨徒弟？」

「老爹說，笨也有笨的好處。」

小唐點點頭道：「的確！笨人不動腦筋，所以古人有『難得糊塗』的名言，傻小子，你奔跑幹甚麼？」

傻小子道：「我……我遇見了一個妖怪！」

「甚麼妖怪？」

「就是一個渾身雪白，胸前有兩個肉球，下面……」小唐再忍不住大笑起來。世上居然有這麼單純的人。

傻小子茫然道：「你笑甚麼？」

小唐道：「那是女人，不是妖怪！」

傻小子道：「女人是幹甚麼的？」

小唐道：「女人是人類的一種，男屬陽，女屬陰，沒有女人，就不能繁衍人種了……」

「甚麼叫繁衍人種？」

「就是爺爺和奶奶生下父親，父親和母親生下我們。」

「我懂了！只是我不知道，女人怎能生孩子？」

小唐道：「一時也講不清，你有沒有看到山中的動物生產？」

「動物？我看到大狼生狼，大熊生小熊，只是在牠們生的時候沒有看到是怎麼生下來的。」

「世上所謂動物，都是由父精母血孕育而成，再由母親生下來的，傻小子，你叫甚麼名字呀。」

「我叫袁懷恩。」

袁懷恩就是叫他不忘他是袁老爹的徒弟，而袁老爹又是母猿與一武林高手所生之意。

「傻小子，袁老爹呢？」

「不知道，他要見我的時候，隨時能見到。」

小唐相信袁懷恩必是個孤兒，被袁老爹收留。絕對不是專門去找來這麼一個徒弟，光大門楣的。

「袁懷恩，袁老爹都教你一些甚麼功夫？」

「他教我羅漢拳，和韋陀杵法，另外還有射法。」

小唐道：「袁懷恩，你餓不餓？」

袁懷恩道：「我早就餓了！我本來是嗅到了菜香才到那石屋去的，還沒有偷到食物，忽然聽到石屋中有水聲和女人的嘻笑聲。在後窗上一看，白汽中有兩個影子晃來晃去，我就丟了塊大石頭。」

「你丟石頭幹甚麼？」

「因為我恍惚看到有個妖怪，胸前多出兩塊肉。」

小唐大笑道：「以後呢？」

袁懷恩道：「眼見你自前窗跑了，我站在門外，想看個仔細，到底另一個是不是妖怪？為甚麼身子上多出兩塊肉，下面又少了一件東西？」

小唐又大笑。

「可是……可是妖怪雖怪，看了以後……不知道為甚麼渾身發燒？」這小子眞渾。

小唐心想這是塊未琢的璞玉，像一張白紙，道：「袁懷恩，你說你會射法，能不能獵點甚麼果腹。」

「可以！我馬上就獵。」

「去吧！到洞外去！」

「不必出洞了！」袁懷恩道：「你想吃甚麼肉？」

小唐道：「我想吃甚麼肉，就有甚麼肉嗎？」

袁懷恩道：「差不多。」

小唐道：「在一般的野獸來說，還是鹿肉比較好吃。」

「那就獵鹿好了！」

「怎麼獵？不出洞能獵？」

「你不要說話！」袁懷恩取下巨弓，用左手手指按着弓弦，却又用右手手指刮着弓弦，却移來移去。

弓弦上忽然發出了怪聲，忽高忽低，好像是甚麼動物的嘎叫聲，小唐不免暗笑，眞是傻人傻事。

那知過了不到盞茶工夫，突然視野中出現了兩頭鹿。

小唐大爲驚奇，只見袁懷恩取下一支箭道：「你想吃哪一隻？」看樣子頗有把握似的。

小唐道：「小的那隻。」顯然是弓弦的聲音引來了鹿，也可以說是鹿的語言。

袁懷恩道：「老的那隻反正也活不久了，少的却是剛剛長大，還能活得很久，不如獵老的。」

「可是老的死了，小的無依無靠。」

袁懷恩道：「要是小的死了，老的更傷心。愛總是由上而下的……」這渾小子居然知道這道理。

小唐以爲很有道理，世上固然出了不少的孝子，但是絕對沒有慈愛的父母那麼多。

父母慈愛好像不足爲奇，出個孝子就轟動一時了。

其實孝順父母，回饋父母養育之恩是天經地義的事。

孝只是一個人作了份內應該作的事而已。

小唐暗暗稱奇，這傻小子不是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傻，他也有不傻的時候，居然也能說出一番大道理來。

拉開巨弓要五百斤的臂力，他似乎輕輕一拉就行了。

「颯」地一聲射了出去。

小唐非常注意他的技巧，却發現他這一箭根本不是射向兩頭鹿上，而是射向一株絕粗的樹幹。

小唐本想大聲告訴他偏得太多了。

那知十來丈的距離眨眼就到，「蓬」地一聲，巨箭在樹幹上消失了，小唐不禁楞了一下。

這才發現箭已透過樹幹，正中樹後的老鹿。

可以說是老鹿迎上去中了一箭的，而且正中鹿頭，倒地而亡！

原來是袁懷恩欲射時就看出老鹿會向這邊跑的。

在原野中長大，整天觀察野獸的人，就不難看出某些動物的習慣，袁懷恩正是此中的內行。

所以他的箭射出一刹那，鹿還未跑過來，小唐當然看不出這一箭會射中鹿頭，恐怕連箭着點都找不到了。

妙就妙在箭到的一刹，老鹿正好迎上「穿樹而過」的一箭。

袁懷恩一點也不驚奇，足見他是十拿九穩。

他站起來道：「要吃哪個部位自己來割吧……」

說着出洞而去。小唐楞了很久才喃喃地道：「天生我材必有用！這句話眞是一點也不錯！」

小唐來到鹿屍旁，見袁懷恩已把鹿的卵子切下來道：「這份給你，這東西最滋補！」

小唐道：「既然滋補爲甚麼不留給你自己吃？」

袁懷恩道：「你是個好人，剛才打倒了我並沒有難爲我。」

小唐道：「你也是個好人。袁懷恩，你幾歲？」

「十八。你呢？」

「快到十八了！你仍不知道那女人是誰？」

「哪個女人？」

「就是你說她是妖怪的那個女人。」

「我也不知道，我師父袁老爹說過，這山中有個女人不要惹她，不知道是不是她？」

兩人邊烤邊談邊吃，小唐道：「爲甚麼？」

袁懷恩道：「袁老爹沒有說出原因。」

小唐道：「你和誰在一起生活？」

「阿花！」

「怎麼？你已經成家了？」

「甚麼叫成家？」

「就是娶了老婆了！」

「不，阿花是一頭花色的狗，」袁懷恩在弓弦上又刮了幾下，不久傳來了「汪汪」的犬吠聲。

一頭黑白花色毛的土狗奔來，進入洞中，而且對小唐齜牙咧嘴，躍躍欲上，袁懷恩道：「阿花，拜見唐少俠。」

阿花還眞聽話，居然向小唐點頭，猛搖尾巴。

小唐道：「這阿花果然通靈，有個狗在一起也有一個伴兒。」

袁懷恩道：「不過袁老爹說，最好不要一個人住在山野中，那叫着……叫着離羣……離羣……」

「是不是離羣獨居？」

「對對！老爹說，最好找個可靠的伴兒，一起到江湖中去闖闖，多吸收人生經驗。」

「對，袁老爹說得對。」

「唐少俠願意帶我去嗎？」

小唐道：「當然可以，不過跟着我也有危險。」

「甚麼危險？」

「由於我有仇人，你可能受到連累！」

「我不怕，只怕少俠嫌我太笨！」

「那倒不會。不過到塵世間去，衣着方面要改變一下，不能穿着獸皮，那會驚世駭俗的。」

袁懷恩道：「我可以換上和少俠一樣的衣衫！」

＊　＊　＊

小唐找到了倪賓，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他們的車子還未到達那個鎭，在半途中又被襲擊。

所有的傷殘全部死亡，倪賓也重傷倒地。

小唐道：「倪大叔！這是誰幹的？」

「不知道，自少俠走後不久，就來了三個蒙面人，個個身手了得，而且是猝然施襲，根本無法擋駕。」

小唐道：「但大叔能死裡逃生，眞是不幸中之大幸。」

倪賓垂淚道：「朋友們個個慘死，我苟活反而不安。」

小唐道：「大叔不必如此，看來這三人也必是善堂中縱火的人，他們要滅口，斬草除根……」

倪賓道：「老奴也以爲如此！老奴當時在僞裝死，不過是想偸偸看看或聽聽他們是誰？但他們三人不直沒出聲。」

小唐道：「至少大叔會看出那三人的身材和武功路數吧？」

倪賓道：「身材中等，其中一人略胖，至於武功路子，由於手出陡然，而且天色已黑，沒有看清。」

小唐喟然道：「如此以來，也不必再到伏牛山了吧？」

倪賓道：「主人的遺志，老奴不能放棄，終有一天，老奴還要把『武林善堂』重建起來！」

「對！老哥哥身前的事業一定要重建起來。倪大叔，你受了內傷，應該立刻去就醫，我這兒有藥。」

「不必了！唐少俠，我已經服了藥，可能會去找『回春散人』治療，只不過老奴未辦好這件事，既對不起主人，也對不起唐少俠。老奴無能，造成這件遺憾的事。」

小唐道：「大叔千萬別自譴，誰來作都是一樣，不知倪大叔要到何處去找『回春散人』治病？」

「老奴也不知道，但據說他在金陵的時間較多。」

小唐道：「我送大叔一程吧！」

「不必了！唐少俠！老奴雖又受了內傷，但尚可駕車慢行，只是要勞煩少俠就地葬了這些朋友，留個碑記，以後也好來此憑弔——」

小唐道：「大叔放心！這件事由我來善後。」

「多謝少俠，老奴走了，不管能否找到仇人，半年後老奴仍要在主人墓旁結廬而居……」

小唐道：「司馬老哥有倪大叔這位忠僕，在地下也可以瞑目了。」

倪賓拜下，小唐把他扶上車，道：「大叔不可如此，這就太見外了！只要我小唐還活着一天，必爲老哥報仇。」

倪賓含淚驅車而去。

小唐和袁懷恩掩埋屍體，却有另外一人暗暗跟着倪賓。足足跟出六七十里外。本來剛開始時車子慢行，但走出十里外加速，半天就走了六十多里。

在鎭上稍事打點，倪賓竟棄車乘馬。

一個受了重傷的人在馬上狂馳，居然沒有一點病容。

又奔了半天，又是百里之外。這才入鎭落了店。

他找的這客店也很偏僻，客人較少。

倪賓奔馳了一天，先洗了個澡，然後準備好好喝上幾杯再上床大睡，以便明天一大早上路。

但是，洗好了澡要出池穿衣時，不由一驚，放在池子一邊的衣衫忽然不見了，而他相信無人進來過！

這是怎麼回事？

他衣衫袋內的銀兩並不太多，也不過百餘兩，如非熟人，不會看出他是個有錢的人，他很怕別人以爲他有錢。

世上也有很多人就怕別人以爲他們沒有錢。

怪的是，有錢的人怕別人知道他們有錢；沒有錢的人，也最怕別人知道他沒有錢，這可能就是他們有與沒有的主要原因吧。

在這小鎭上，又是這麼一家偏僻的小客棧，而他又未招搖。

不大可能被其他人跟上來的。

但是，衣衫不見了却是事實，不得已只得裸體出池去找，衣衫及鞋襪全不見了，這個賊眞絕。

由於臨行倉卒，有兩套換洗的衣衫全留在那輛車上，此刻竟沒有第二套衣衫更換，一急就罵了起來。

「是哪個王八旦！捉狹鬼！拿了我的銀子，快把我的衣衫還給我！快點把衣衫還給我呀！」

當然，沒有反應！

倪賓又罵道：「缺德鬼！生個孩子沒有屁股眼！再不還給我，我可要罵得更難聽的了……」

那知臥室傳來了女子口音道：「罵罵看，會有多麼難聽？我最喜歡蒐集各省的罵人髒話！」

倪賓一驚，但立刻又不禁心頭一蕩，心道：「八成是客棧串門子的流鶯，三流妓女，自動出來找戶頭的。」

倪賓道：「怎麼？生意淸淡，出來打野食是不是？」

屋中的女人道：「是啊！大爺就留下來吧！天氣冷，被窩裡有個滑溜溜，熱烘烘的人兒摟着還眞不錯！」

倪賓此刻的確凍得發抖。

因爲此刻仍是冬天的尾聲，二月才剛過了一天。

倪賓道：「這箇好商量，先把衣衫丟給我。」

女人道：「那你就進屋上床吧！渡夜費足十兩！」

倪賓心道：「妳這爛貨也許連五兩都不值，等我穿上衣衫再整妳。」

倪賓捂着下體進入屋中，四下打量，屋中却沒人。

剛才明明聽到女聲來自這卧室內的，窗子未開，人呢？

倪賓心想，難道遇見了鬼？有所謂：少年見鬼，還有三年，老年見鬼，就在眼前，但他又不信鬼。

因爲一個女鬼不會拿他的衣衫，除非是個風流鬼。

倪賓畢竟是四十七八歲的人，凍得發抖，只好上床。

這工夫，一個女郎走了進來，果然拿着他的衣衫。

倪賓是老經驗，一看這女郎就知道不是流鶯。

甚至她還是一個身懷絕技的武林女高手。

「姑娘是……」他已是色厲內荏了。

「你剛剛不是說我是生意清淡，出來打野食的野鷄嗎？」

倪賓道：「在下一時情急，口不擇言，姑娘莫怪。」

「好！此事先不講，咱們談點正事吧！」

「不知姑娘要和老奴談甚麼正事？」

姑娘有一種別具一格的風韻，黑裡俏，目光中冷芒懾人，道：「你爲甚麼要把殘障殺死？」

「姑娘不可血口噴人！」

「哼！你親手殺人，我在暗中看得清清楚楚，却對小唐詭稱是三個蒙面人幹的，說吧！爲甚麼？」

倪賓此刻一籌莫展，不要說自己這兩手未必能勝對方，就算能，赤手裸體動手也不大好。

「姑娘不可隨便誣栽，人命關天……」

「倪賓，我雖不知你的過去，却相信你必然是個心地險惡，外表和善的劣僕，聽說『武林善堂』於一夜之間付之一炬，且死傷十之八九，八成是你幹的！」

「姑娘，求求妳，請口下留德。這種話怎能信口開河！」

這姑娘自然就是李湘。她一路追下來，曾經追錯了路。

最後還是追上了倪賓的車子，看到了倪賓殺人那一幕。

她也在暗中聽到小唐和倪賓交談，更瞭解了倪賓的爲人。

當然，她也初步看清了小唐的爲人，他表面放蕩，却是個有分寸的人。

於是她暗暗跟着倪賓，進一步瞭解他的陰謀。

「倪賓，我親眼看到的事，不容你抵賴！」

倪賓心知不說也不成，但最大的機密他不能說。

當然，在說出部份秘密之先，他要試試運氣。

在說話時，倪賓已自枕下暗暗抽出劍來，連人帶劍，向李湘刺去，在手勢上十分凌厲，應無不中之理。

但是李湘不是他想像中那麼貨色。

只見她的身子一扭一偏，長劍傍腰而過。順手一切，長劍落地，倪賓反應不慢，足一點地硬是回到床上。

他再也不敢輕估這女人，儘管他剛才臨時打住，沒有施出看家本領，當然就算施出還是不行。

倪賓是個城府頗深的人，道：「姑娘，老奴有不得已的苦衷。」

「說說看，是甚麼苦衷。」

「由於我僥倖活着，那個放火燒武林善堂的陰謀者威脅我，不服從他們，就會殺我全家。」

「陰謀者是誰？」

「我也不知道，當時我看他們三人，也是蒙面的。」

「他們叫你殺光餘下的傷殘者滅口？」

「是的，他們恐怕這些人當中有人看到他們，或者能猜出他們的身份，但表面上却故作不知，所以非殺他們不可。」

「你是說你也不知道縱火者是誰？」

「眞的不知道！」

「我却以爲你也許知道。」

「我要是知道就叫我不得善終！」

「倪賓，你如此作對得起你的主人嗎？」

倪賓流淚道：「奴才爲了老父和一個孫女的安全，也就顧不了這許多了，人都有自私之心的……」

李湘道：「你說，要我把你送官法辦，還是交給武林耆宿，公開你的罪孽？治你應得之罪。」

倪賓連連磕頭，床板「蓬蓬」作響，哀求道：「姑娘若能放我一馬，奴才願爲姑娘終生拾鞋隨鐙！」

李湘道：「你眞能爲我作事嗎？」

「一定能，姑娘的事，老奴赴湯蹈火在所不辭！」

李湘道：「倪賓，你發個重誓吧！」

倪賓道：「過往神明在上，我倪賓今後願爲姑娘之忠僕，若有三心二意，必定身首異處！」

李湘道：「好，從此以後，你爲我跑腿，我不會讓你白跑，每月給你一千兩銀子，每月向我報到兩次。」

「一定遵照姑娘吩咐！不知姑娘有何差遣？」

「爲我調查燒燬『武林善堂』的人到底是誰！」

「是！姑娘！不知姑娘的芳名是……」

「我叫李湘，我們另訂聯絡暗號……」

（未完・二）



上文提要：余顧南瞞過母親打架之事，但又怕被總鏢頭趕走他們母子，正在爲難，突然馮令坤找他問話，知道他是齊雲高的徒弟，反而以禮相待他們母子，而余顧南性情倔强，母親姬團圓怕他闖禍，敎他讀書寫字，以免和人打架，豈料馮家少爺幾個人，對他亦不放過，俟他出院子時便誘鬥，打至重傷，幸副總鏢頭余亞神解救，不致喪命……

天涯俠客無双刀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烽火孤雛

鑽石洞巧遇色狼　賽輕功請點佛像

余亞神想了一下，道：「我姓余，你稱伯伯比較合適，就當我是令尊的義兄吧！」他爲人爽快，又最具正義感，道：「弟婦，日後你不必替人縫補，你義兄是副總鏢頭，也無須自卑，誰再看不起你母子，便告訴愚兄！」

姬團圓想不到會因禍得福，喜不自勝，道：「只怕雁兒會給你添痲煩！」

余亞神望着余顧南，道：「他是個乖孩子，相信不會！」

「當然，雁兒絕不會給伯伯添痲煩！」

余亞神道：「這趟愚兄大概要一個月後才會出門，過幾天待雁侄身子好了，擇個吉日，請鏢局內的人喝幾杯，讓大家知道咱們的關係，日後我出去也較放心！」

姬團圓喜極而泣，道：「但憑義兄主意！不過小妹還是待那天過後再搬過來吧！」余亞神自無反對之理。

到第三天，吳錦新一身風塵回來，余亞神跟他碰過頭之後，去找姬團圓。「弟妹，愚兄聽鏢局內的人傳言吳鏢師有意續絃，對象是你……」

姬團圓急道：「當日總鏢頭也提過此事，小妹已經拒絕了，事實上吳鏢師對人熱情，對咱母子又有收留之大恩，小妹殘花敗柳，豈敢相委。」

「適才愚兄亦問過吳鏢師，他亦謂絕無此心，當日只是同情你母子的遭遇而已，又料鏢局內人多，少不免需要人洗滌縫補的，所以才大膽收留你！」

姬團圓頷首道：「吳鏢師果然是位好人，若不是他，今日小妹母子兩人，許已埋骨太行山下了！」

「愚兄來此，正要跟你商量一件事，吳鏢師一子一女，均已到入學階段，目前寄養在後宅一位女僕處，諸多不便，愚兄認爲弟妹反正要敎雁兒讀書，何不多費點精神，也敎敎他兩個孩子！」

姬團圓正色道：「小妹正苦無報答之門，何況也不費多少工夫，大哥代小妹請他將孩子送來，就讓小妹照顧他們的生活起居也應該！」

余亞神大喜，道：「吳鏢師智勇雙全，難得的是爲人熱心，甚得愚兄所喜，愚兄這就去告訴他！」他喜孜孜地出去，過了好一陣才與吳錦新一齊回來。

吳錦新遞上兩塊細布，道：「多謝夫人肯收犬子和小女爲學生，這點東西請笑納！」

姬團圓臉色微微一變，道：「吳鏢師，這……你大恩大德，未亡人尚未報答，豈可再受你的禮物！」

吳錦新正容道：「夫人不必担心，外面的風言風語全與吳某無關，且當日吳某不過是說了一句話，眞正收留你母子的乃兩位總鏢頭，這次吳某路過京師，順便買了點禮物，並非獨送與夫人，他人亦各有一份！」

余亞神道：「吳鏢師不是那種人，弟妹你莫拒人好意，快收下吧！」

姬團圓這才收下禮物，並向吳錦新道歉：「吳鏢師幾時將令郎令嫒送來？」

吳錦新遲疑地道：「吳某只望夫人教他們認字，卻不敢讓他倆長期打擾你！」

姬團圓道：「只怕吳鏢師不信任未亡人，其他的全無問題！」

「吳某豈敢不信……如此過兩天吳某便送犬子及女兒過來，只是這裏居住……」

余亞神因為地位超然，另外有一座小院，當下道：「小院裏還有一間擺放雜物的小房，不如收拾一下，讓雁侄跟令郎同室而居，令嫒則與我弟妹同室，如此便解決了！」

當下吳錦新大喜，道：「在下叫人去收拾打掃！」

* * *

過幾天，余顧南已可以下炕，而馮令坤亦護完鏢回來了，當下余亞神便立即籌備酒席，未幾，在鏢局內擺了六席酒，鏢局內的人全部出席，就連馮家大小也齊赴宴。

馮克學幾兄弟見到余顧南本還有點尷尬，反而余顧南因自己憑此得福，不用再寄人籬下，心情舒暢，首先向他們打招呼。

這一夜，姬團圓母子穿着新衣服，周旋在賓客中，應對得體，姬團圓更是談吐溫文有禮，使西威鏢局上下，均刮目相看。

酒席散後，各自歸房歇息，吳錦新直至此時方讓兒子及女兒到東小院裏隨姬氏母子生活，吳錦新兒子比余顧南大兩歲，也許自幼喪母，甚是沉默。

余顧南逗他說話，他問一句答一句，余顧南甚覺沒趣，倒頭便睡，此後余顧南身體雖然尚未大好，但已可隨吳錦新兒子吳槐及女兒吳芙蓉讀書寫字，吳芙蓉年紀比余顧南小一歲，跟哥哥一樣的性格，沉默文靜，但讀書十分用功，一手字寫得甚為娟秀，余顧南因有了競爭對手，更為用功。

這天下午，他又到余亞神房中，只見余亞神正在拭揩幾把打造精巧細小的飛刀，不由問道：「伯伯，你每次均帶十二把飛刀上路？」

「不錯，這是伯伯賴以成名的東西，豈能不帶？」

「用得着這許多麼？」

「有備無患，何況伯伯一次可以同時發出六把飛刀，你瞧！」余亞神忽然把手一揚，一陣「篤篤」聲響，六把飛刀成一字橫排，全釘在窗框上，余顧南正想過去將飛刀拔出來，余亞神又道：「再瞧這個！」他又射出六柄飛刀，這次雖仍釘在窗框上，但卻佈起一個小弧圈。

余顧南瞧得心花怒放，恨不得自己也有此本領，抓着腮道：「伯伯，快將這手功夫教給雁兒！」

余亞神笑道：「沒有十年八年的工夫，豈能臻此？」

「那你教雁兒一點別的吧！也免日後雁兒再吃人欺侮！」余顧南不斷央求余亞神。

余亞神沉吟道：「伯伯教你幾手本無關係，只是你已有良師，而且還是宇內有數的高手，這個……」

余顧南急道：「這有何關係？難道拜了師之後，便連伯伯的功夫也學不得？」

余亞神想了一下，覺得余顧南所說亦有道理，忖道：「夫學武者最重要者乃內家功力，內功為根本，其他只為枝葉，我只授他些入門拳腳，但求能健體強身，料齊雲高也不會怪我，何況如今我與雁兒，又有此關係！」當下便答應了。

余顧南道：「伯伯，如今咱們便開始。」

余亞神帶他到院子裏，先教他沉腰紮馬，雙拳輪番用力擊出，余顧南紮了一陣馬步，雙腳已累得不斷發顫。

余亞神道：「你累不累？」余顧南點點頭，余亞神又道：「假如你只想打發時間，如今可以站起來，假如你想有所收益的，便得堅持下去，紮得時間越久，下盤越穩，否則雙臂進攻時，下盤空虛，讓人輕輕一勾便摔倒了！」

「雁兒要成為一名武林高手，鋤奸除惡！」

余亞神臉上綻開笑容，道：「這還差不多！」正在此時，吳錦新進來見到，忙也把兒女拉出院子，學余顧南紮馬。

「副總鏢頭，將來還望你不吝指點犬子！」

余亞神笑答道：「你倒會偷懶，其他的你盡可教他們，這紮馬工夫倒也沒所謂，余某替你督促一下，不費工夫，只是也怕你吝嗇！」

吳錦新道：「若在下有空教犬子者，必順便指點小余，決不食言！」余亞神忙替余顧南向吳錦新致謝，余顧南開了口，氣一散，再也支持不住，跌坐在地上，余亞神與吳錦新哈哈大笑。

「小余，滋味不好受吧！要想做英雄做大俠，可得下苦功！」

余顧南喘了一口氣，道：「俺不怕吃苦！」說着又紮起馬來。

晚上余顧南累得四肢酸痛，連毛筆也握不穩，再看吳槐和吳芙蓉，雖只練了一會兒，情況也好不了多少，姬團圓便打發他們上炕睡覺。

次日下午又繼續紮馬，如此一連七天，余亞神才開始教他們些粗淺的入門拳腳，余顧南每次都學得比吳家兄妹快。四十五招的一套拳，余顧南只花七天便學會了，吳家兄妹也學會了半套。

余顧南想再學新的，余亞神卻不許，一定要他把每一招練得滾瓜爛熟不可。過幾天余亞神便出鏢去了，三小獨自在小院裏練拳。後來，吳錦新回來，又輪到他教一套踢腿的工夫，這一套腿法，練得三小吃盡苦頭，吳家兄妹都有退縮之意，唯獨余顧南興緻勃勃，窮十天工夫將二十一招全學會！

自此之後，三小上午讀書，下午練武，晚上寫字，日子過得平靜也過得快，姬氏母子生活安定，加上衣食無缺，都比初來時肥胖，眨眼間已是臘月，不時下着大雪，吳家兄妹若無人督促，都縮在房內，獨余顧南自己練習。

看看已是臘月下旬，鏢局生意清閑，護鏢出去的人，都紛紛回來。獨余亞神與吳錦新因路途較遠，尚未歸家。

這天余顧南正獨自在練踢腿，忽見門外有人在探頭探腦，便喝道：「誰在偷瞧，滾出來！」

只見門外走進一個女童來，可不正是馮若蘭。只見她雙手一叉，大剌剌地道：「你鬼嚎什麼？沒一點禮貌！」

「是我無禮，還是你無禮？」余顧南想起上次之辱，氣又粗了：「子曰：非禮勿視，你在外面偷窺，難道便有禮貌？」

馮若蘭既無言以對，又驚訝他也會子曰，嘟着小嘴道：「我奉父母之命，送東西給令堂，怎反說我無禮？」

余顧南這才發現她手上提着一隻竹籃，冷笑一聲：「無事獻殷勤，九成沒安着好心，咱們什麼也不缺，你拿回去吧！」

馮若蘭指着他的鼻子道：「你說我父母沒安着好心？」

「人心隔肚皮，誰知道！假如令尊令堂是好意的，為何不親自送來，卻派一個不懂事的丫頭來？」

「本小姐不懂事？」

余顧南老氣橫秋地雙臂抱胸，側頭望着她，道：「俺說了你不要再哭鼻子，你以前的確不懂事，否則怎會刁蠻無理？不知如今懂事了沒有？」

馮若蘭拋下竹籃，道：「我告訴娘去！」

「早知道你只會這一招！丟人！」

馮若蘭回頭狠狠瞪了他一眼，一溜烟跑了，姬團圓聞聲出來，追問緣故，余顧南不敢隱瞞，一五一十對娘說了。姬團圓道：「你野性又發作了！」揭起白布一看，只見裏面放滿了臘肉、鹹蛋，還有一隻醬鴨，便道：「人家好意，反遭你惡言相向，快去向她道歉，順便向總鏢頭夫婦致謝！」

余顧南道：「娘，這次雁兒不依你了，如今咱們又不是寄人籬下，何須忍氣吞聲！再說孩兒若見到馮家少爺，恐又要生事，反為不美！」

「小畜牲不聽話，為娘只好親自走一遭了！」

正在這個時候，余亞神正好趕回來，問道：「弟妹要去那裏？」姬團圓便將情況告之。余亞神道：「為兒也買了好些東西回來，你拿些回禮！」

過兩天，吳錦新也回來，三小十分高興，整天與兩個大人厮磨，余亞神着他們三個將學過的武功演習一遍，吳家兄妹忸怩不敢，待余顧南認眞地練了一遍，兩人才不得不下場，一比較之下，余亞神與吳錦新都對余顧南刮目相看，兩人又鼓勵他一番。

余顧南道：「伯伯，吳叔叔，趁今日有空，你再教雁兒幾招吧！」

余亞神呵呵笑道：「待過了年再說！」

急景殘年之氣氛越來越濃，大除夕，大廳內置了幾席酒，西威鏢局上下，不回家的都在局內吃團年飯。馮令坤先說了些感激同人共同努力的話，又逐席敬酒，今年西威鏢局的生意又有發展，早幾天，馮令坤已發過花紅了，因此上下歡騰，不久便鬧起酒來了，一直吃至外頭傳來鞭炮聲才散席。

次日天剛亮，余顧南便醒了，匆匆擦了一把臉，便去向母親拜年，這是幾年來，他母子最開心的一個新春，兩人都樂得合不攏嘴來，半晌，姬團圓才拉着兒子去向余亞神拜年。

余亞神拿了一個紅包給余顧南，未幾，吳錦新也來了，余亞神又親自帶姬氏母子去中院向馮令坤夫婦拜年，馮令坤親自封紅包給余顧南，姬團圓連忙回送，擾攘了一陣才回東小院，未幾，局內的鏢師和趟子手也紛紛來向余亞神拜年，余顧南跟出跟進，簡直沒一刻空閑。

鬧了三四天，一切又漸次恢復正常，余顧南又開始讀書練武寫字的生活，不知春光流逝。

姬團圓和余顧南兩母子在西威鏢局住下之後，由於姬團圓與副總鏢頭余亞神結義兄妹，鏢局內上下人等，對她母子態度與前大不相同，只是總鏢頭馮令坤之妻房秀和其子女，心中常存芥蒂，表面上客氣得很，心中卻不甚喜之。

余顧南一有機會便向余亞神學武，余亞神只教他入門的基本功及拋射飛刀的技術。余顧南總不能滿足，不過余亞神卻恐怕影響他日後跟齊雲高學武為理由，而婉拒之。

姬團圓起初還不斷盼望齊雲高到西威鏢局找他母子，後來局子裡的人對他們態度有所改變，漸漸便忘記了這件事，不過余顧南卻沒有忘記，齊雲高在他心目中就如天神，非凡人能望其項脊，他自幼便受盡白眼和欺凌，是故一早便立下雄心，要成為武林高手，要做一位受人尊敬的大俠，行俠仗義，替弱小抱打不平。

可是眨眼間，他們在西威鏢局內已住了三四年，仍無齊雲高的消息，

余顧南每逢余亞神和馮令坤回來，便去詢問有否師父的消息，起初馮令坤根本無心找尋，後來派人去打探，却又聽不到有關齊雲高的消息。

姬團圓爲求兒子能用心學文習武，便勸之道：「痴兒，也許齊大俠當日只是隨口應允你，事情已忘記了……而且說不定當年他在咱們離開之後，便遭五頭狠的毒手……」

余顧南道：「不，師父武功天下莫敵，誰殺得了他，師父常說他言出如山，豈會隨口應付孩兒！娘，過兩年他若不來，孩兒便去找他！」

姬團圓瞪了兒子一眼，道：「胡說，你去了之後，教爲娘的一個孤零零在此？」

「還有伯伯陪你。」

「你又胡說……余大哥到底是外人，怎能與你比？你是娘的心肝寶貝，不許你胡鬧，要不娘也不想活了！」

余顧南忙道：「娘放心，孩兒一直伺候你就是！」

姬團圓取了錢與他，道：「你去買紙筆，順便買一瓶酒回來，你伯伯應該在這兩天回來。」

余顧南取了錢高高興興地走出鏢局，轉到東大巷，迎面有八個孩子跑了過來，余顧南冷不及防，被撞得一跤摔倒。余顧南大怒，坐在地上罵起來。

有個年紀與他差不多的孩子走過來，把他扶起，道：「對不起，是我的朋友魯莽把你撞倒，我替他向你陪罪！」說着向他長長一揖。

余顧南心中的氣才消了，可是他伸手往袋一摸，錢不見了，惱怒道：「你朋友是賊，快將錢還給我！」

小童一愕，道：「敝友雖然比較胡鬧一點，但他絕對不會做賊，你再找一找！」

余顧南道：「我身上的錢沒有了，不是他們又是誰偷的？」

那小童似乎急着要走，問道：「你丟了多少錢，我賠你，」他依數賠錢給余顧南，又道：「我叫呂維正，住在大石巷，你叫甚麼名？」

余顧南見他談吐斯文大方，生了好感，道：「我叫余顧南，住在東二巷！」

呂維正道：「我今日有事，有空再去找你玩去！」說罷匆匆而去。余顧南望一望他的背影，也抬步走了，不料目光無意中一瞥，見溝裡有兩吊錢，連忙檢了起來，因自己怪錯人，不由十分後悔，回心一想：「既然知道他住在大石巷，不如買了酒再還錢與他！最多賠幾個禮！」當下連忙去沽酒和買紙筆，然後問了路去大石巷。不料大石巷在西城區，路還不近哩。

到那條小巷，只見巷口地上有塊石頭突了出來，似是門檻，巷內有個婦人在洗衣裳，余顧南走過去，道：「嬸嬸，請問呂維正家在何處？」

那婦人抬頭望了他一眼，道：「裡面那扇朱漆大門便是！」說着繼續洗衣裳。

余顧南依言走過去，果然找到一扇朱漆門的，他伸手拍門，才拍了兩下，裡面便傳來一個宏亮的聲音：「正兒，你雲伯伯情況怎樣！」大門「呀」地一聲打開，却是位高大的中年漢子。

那中年漢蓄着三綹短髯，看來甚爲威武，但又和藹可親，他見叫門的是余顧南，不由微微一怔，尷尬地咳了一聲：「你是誰家的孩子？」

「我叫余顧南，伯伯是呂維正的爹爹？」

中年漢點點頭，道：「你找正兒玩耍？」

「不是，我是來還錢給他的！」

「他雲伯伯患病，某因要等一位朋友，所以叫他代我去探望一下，哦，你幾時欠他的錢？」

余顧南將經過告訴他，呂父伸手在他頭上撫摸了一下，道：「你眞是個好孩子！錢你放下吧，維正兒回來之後，我叫他去找你！」一頓又問：「你爹是那一位？」

「我爹早已死了，是被遼兵殺死的！我伯伯是西威鏢局的副總鏢頭，所以我跟娘住在西威鏢局！」

「原來如此！」

余顧南舉手抱拳，正欲辭行，忽見中年漢腰懸長劍，他心頭一動，問道：「小侄尚未請教伯父尊名，實乃失禮之至！」

中年漢微微笑：「余乃鳳先也。」

「呂伯父必是一代大俠，請問您認識齊雲高齊大俠麼？」余顧南一臉殷切地望着呂鳳先。原來呂鳳先確是名大俠，他外號便有「鐵劍大俠」和「西京大俠」兩個大俠之譽，近年來，在京西南路和北路名頭亦極响。

當下呂鳳先微微一怔，反問：「你認識齊雲高麼？」

「當然，他是小侄的師父！」

呂鳳先一驚忙道：「余少俠請進來坐坐。」余顧南聽他稱自己少俠，開心得不得了，更覺有這樣的師父而感到自豪，當下謙遜了幾句，便隨他進去。

呂鳳先家裡佈置十分簡陋，看來家境並不富裕，最多只能稱得上小康，他指一指一張椅子，道：「拙荆回娘家，家裡又沒有下人，沒甚麼好招呼的。」

「能與大俠同座而坐，已是小侄之榮幸。」余顧南急不及待地問：「伯伯幾時與家師見過面？」

呂鳳先道：「齊雲高既然是令師，爲何你反問起我來？」余顧南乾咳一聲，忸怩地將自己的經歷和與齊雲高結識的過程說了一遍。

「原來如此，說來余亦頗覺遺憾，久仰令師大名，却只在遠處見過一面，幾時他到西威鏢局接你，還請你代爲引見！」

「這個自然，你們都是大俠，理該互相認識，所謂識英雄重英雄。」

呂鳳先又微微一笑：「呂某只擔了點虛名，不如令師獨來獨往，快意恩仇，那麼快活逍遙。不過，近來呂某亦甚少聽聞到令師的消息，未知是否南下去了。」

「伯伯在江湖上認識的人多，小侄斗膽請您代爲留意一下家師的下落，若有可能，盼通知他一下，就說小侄在西威鏢局等他！」余顧南見他神色有點焦慮，連忙長身告辭，他懷着興奮的心情返回西威鏢局，誰知一入去便覺得氣氛有點不對。

正好青疤梁自內出來，他忙拉住他，問道：「梁大叔，發生了甚麼事？」

青疤梁哽咽地道：「你……你的伯伯受了重傷……」

「伯伯在那裡？」

「在房內，大夫正在爲他治理。」

話還未說畢，余顧南便已飛快跑進內堂，到房外見母親在門口焦慮地踱步，正想開腔詢問情況，已吃母親一頓責罵：「我叫你去買酒，你跑去那裡胡混，到現在才回來？你知不知道你伯伯……」

「娘不用說了，孩兒不是去胡混，這事待孩兒再向您稟告。娘，伯父傷勢如何？」

姬團圓雙眼一紅，淌下兩滴清淚，嗚咽道：「希望大哥他……吉人天相！」余顧南把東西往母親懷中一塞，便走進伯父房內。

只見床前圍了好些人，連馮令坤也在那裡，余顧南剛走近，大夫已搖着頭鑽了出來，吳錦新一把將余顧南拉過去。「快來！」旁邊的人都讓開，余顧南叫道：「伯伯，雁兒來看您了！」

只見余亞神臉色蠟黃，雙頰都陷了下去，一對眼睛緊閉，不用問只需瞧床前探病的人的神態便知不好。余顧南跪在床前叫道：「伯伯，是誰將你打傷的？」

余亞神似乎聽到他的聲音，睜開眼，慢慢轉過頭來，向余顧南微微點了頭，聲音衰弱地道：「總鏢頭，余某半生刀下舔血……死而無憾，只是還有一事放心不下……盼您答應我一件事……」

馮令坤忙道：「余兄有話但說，只要小弟力所能及，絕無推辭之理。」

余亞神精神似乎稍爲一振，道：「余某所有家當全留給團圓弟婦，請總鏢頭念在余某多年來的辛勞，善待她母子，則余某死亦瞑目矣！」

馮令坤道：「余兄之弟婦，即是小弟之弟婦，豈有不善待之理？你只管放心，至於這幾個月的薪餉，小弟亦會盡快交與令弟婦！」

余顧南大聲叫道：「伯伯，您不會死的！」

余亞神憐愛地看了他一眼，道：「孩子，伯伯祝你早日與你師父團聚，更望你好好學本領，將來能出人頭地，伯伯便放心了！」

這時候，姬團圓亦已走到床前，哭道：「大哥保重，老天定保佑你長命百歲！」

余亞神道：「妹子，愚兄還有點積蓄，足可供你母子生活幾年，盼你保重，並好好督促雁兒學習。」姬團圓只是大哭。余亞神緩緩閉上雙眼。

余顧南叫道：「伯伯，你醒醒！」可惜余亞神已聽不到他的叫聲了。剎那間，房內哭聲，飲泣聲和嘆息聲响成一片，余顧南忽然拉住吳錦新的衣袖，道：「吳叔叔，請你告訴我，是誰打死我伯伯的！」

吳錦新嘆了一口氣道：「這趟咱們保鏢去青州，過到嶗山三鶴來搶鏢，副總鏢頭雖然擊敗他們，將鏢安全送交委託者，但也被他們三個打得重傷……」

余顧南又問：「嶗山三鶴叫甚麼名字？」

吳錦新道：「嶗山三鶴是三個異姓結義兄弟，老大叫魯揚武，老二叫鄧森，老三叫夏吉。副總鏢頭雖然被他們打傷，但他們幾個也被副總鏢頭打傷。」

余顧南道：「吳叔叔，爲什麼你不助伯伯禦敵？」

吳錦新嘆息道：「三鶴還帶來了十多個人，愚叔率趟子手保護鏢車，分不得身，到後來將那十多個人殺了，才與副總鏢頭全力鬥三鶴，但那時候他已受了傷。」他苦笑一聲：「愚叔後背也挨了二刀！」

當下馮令坤着人爲余亞神準備後事，並叫帳房先生寫一張歇業七天的通告，貼在大門外，馮令坤對余亞神總算還念舊情。

由於天氣漸熱，不能停屍太久，三日後便大殮，西威鏢局內設了靈堂。余亞神名氣不弱，來拜祭的人竟亦不少，最令余顧南高興的是呂鳳先携子而至。

呂鳳先與馮令坤寒暄了幾句，便來安慰余顧南，余顧南忙對母親道：「娘，這位便是呂大俠！」姬團圓不知他的底細，只略略與呂鳳先點點頭。

呂鳳先向兒子打了個眼色，呂維正拉着余顧南低聲道：「余兄，家父好友淮南雙義早幾天到訪，家父提及令師，淮南雙義說仲春時節，曾在巢湖附近見過令師。」

余顧南又喜又覺可惜，頓足道：「可惜他們不知小弟在找家師，家師在巢湖作甚！」

「雙義遊巢湖，見令師獨乘一舟，月夜獨飲，似在等人，但因雙義與令師沒有交情，所以沒與令師打招呼！」

余顧南不悅地道：「沒有交情便不能打招呼嗎？」

呂維正略現尷尬之色。「余兄可能還不知道，令師性情頗爲孤僻，又頗爲偏激……而且他不高興時，什麼人

也不賣帳！」

余顧南心中甚不高興，道：「家師只對壞人才不賣帳！」呂維正還想再說，却爲其父用眼色所止。

呂維正改口道：「余兄，家父讚你是個好孩子，要小弟日後多與你親近，過一陣小弟再來找你！」余顧南這才消了不悅之情。

呂鳳先父子去後，馮令坤忙問：「顧南，你怎認識呂大俠父子的？」

余顧南道：「小侄偶爾結識呂維正，後來才認識呂大俠的！呂大俠答應替小侄找尋家師的下落，適才說淮南雙義在巢湖見過家師。」

「既然齊大俠在淮南，愚叔也有些朋友在那裡，待辦了這事，便派人送信去問一問。」

姬團圓母子連忙稱謝，當下吉時已屆，余顧南扶靈送葬，西威鏢局上下人等，人人均須送葬，列成一條長長的人龍，加上吹打和法師，一路穿城過巷，倒也極爲風光。

＊　＊　＊

余亞神之死給姬團圓以極大的打擊，沒有他，她母子住在西威鏢局，始終有寄人籬下之感。所以她又盼望齊雲高早日來接她母子。

余亞神的喪事終於辦妥，西威鏢局亦照常營業，余顧南搬到余亞神的睡房，把原來的住所讓給吳錦新的兒子吳槐。經過三年的苦讀，他的氣質有所改變，言詞亦較前斯文，因此馮若蘭對他的態度也有所改變，來找吳芙蓉玩耍時，也常會與余顧南打招呼。余顧南素來是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的吃軟不吃硬脾性，漸漸亦與她有說有笑，甚至請教她一些書本上的知識，馮若蘭亦樂意教他，也許因爲她的改變，連帶馮克學等兄弟亦間歇來找他去玩。

這天，余顧南正赤身在樹下打拳，馮克業一頭闖了進來，道：「顧南，你聽那蟬聲有多响，咱們去捉幾隻來玩玩！」

「你自個去吧，我還得練拳。」

「你自個練拳有什麼出色？練了還不是等於沒練！」

「那咱們印證一下吧！」

余顧南興緻勃勃的，但馮克業這時候已打不過他，忙不迭搖手，道：「爹說不行，恐怕傷了兩家和氣！」

就在此刻，馮若蘭忽然進來，道：「顧南，那位呂大俠的兒子來找你啦！」余顧南連忙披上外衣欲行，却讓馮若蘭截住。

余顧南一怔，道：「原來你是騙我的！」

馮若蘭小嘴一噘，道：「誰騙你？不過我四哥邀你玩，你爲何不允？人家一來，你便急不及待往外衝！難道咱們幾年相處反不如他一個初相識的？」

余顧南道：「因爲我託他爹找尋家師，也許有了消息，他來報訊。」

「我爹也替你打探你師父的下落，又不見得你這般待我！」

余顧南急欲知道師父的消息，不想跟她胡纏，只好道：「咱們一齊去吧，我的姑奶奶，這總行了吧！」

馮若蘭抿嘴一笑：「算你知機！」一頓又道：「誰要做你的姑奶奶！」

這時候，馮克業已十五六歲，學着大人的語氣，乾咳一聲：「妹子，你胡說什麼？姑娘家留在家裡，不可四處撒野！」

馮若蘭道：「只許你們撒野？顧南，你答應過……姑奶奶的，可不許你食言！」

余顧南一手拉着一個，道：「快去快去，有話回來再說！」三人來到大廳，果然呂維正坐在那裡，下人奉上香茗，對他態度甚是恭卑，呂鳳先名氣响，這做保鏢的，吃的是四方飯，都不能得罪人，因此呂維正年紀雖小，却被視爲上賓。

余顧南一見到他便道：「呂兄，可是令尊已打探到家師的消息？」

呂維正搖搖頭，道：「家父尚未回家，不過今日是敝友沈而堅的生辰，咱們一干朋友爲他祝壽，順便玩一下，小弟特來邀你參加，順便介紹你們認識！」

余顧南忽覺馮若蘭在自己手上捏了一下，登時會意，道：「不是小弟不肯，只是已答應與馮四哥和馮小姐玩耍……這個……」

呂維正笑道：「咱們是多多益善，兩位如果不嫌棄者，歡迎參加！」

馮若蘭道：「好極了，叫五弟也去！」

馮克業年紀雖稍長，不過仍是孩子脾氣，當下把馮克安找來，隨呂維正一齊出去。房秀見兒女與呂鳳先之子爲友，高興還來不及哩，塞了一塊銀子叫兒子備禮。

五小在街上買了禮物，隨呂維正到沈家，原來沈而堅之父親沈柔也是武林中人，名氣自然不如呂鳳先，但勝在爲人正直熱心，故此呂鳳先出外，常託他照料家小，兩家有通家之好。

沈家頗有點產業，家宅頗大，五小到時，裡面已聚了十多個由十一二歲至十五六的孩子，亂哄哄的，好不熱鬧，有人叫道：「維正遲到，該罰！」

呂維正道：「你們瞧瞧，小弟替你們帶來了什麼？」

一個皮膚黧黑的少年走了出來，道：「賢弟，這幾位朋友是誰？」

「他們來給大哥你祝壽的！」原來那人便是沈而堅，當下呂維正替他們作介紹，其中一對兄妹與呂家亦有通家之好的，叫雲海、雲裳。當下雲裳正爲只有她一個女孩子而苦惱，見到馮若蘭喜不自勝，拉着她的手，問長問短。

一個嗓門最大的孩子叫雷文光，

大聲道：「人到齊了，開始祝壽吧！」

雲海道：「小雷公這趟說得最有理，請壽星上座！」孩子們高高興興鬧了半天，在沈家吃了晚飯才回家。

臨分手時，呂維正對余顧南道：「余兄，咱們每月十五都舉行比武，盼你能參加！」余顧南興緻勃勃，一口答允。

馮克業低聲道：「顧南，你那三脚貓的工夫也敢與人比武，不怕吃人恥笑？」

「怕什麼？朋友們互相切磋，輸了不打緊，輸給敵人才羞耻，不多練習，又怎會有進步？」

馮若蘭道：「四哥你害怕了？這也難怪，這當中數你年紀最大，可眞輸不得！」

馮克業惱羞成怒地道：「死丫頭你再亂說，以後不許你出來！」馮若蘭向他吐吐舌頭。

馮克安接道：「小弟也不參加！」

馮若蘭道：「那只好請大哥回來參加！」

馮克業和克安異口同聲道：「那怎行？大哥已二十多歲，他肯人家也不肯！」

馮若蘭道：「馮家男將不敢應戰，只好派女將出馬了！」余顧南哈哈大笑。

馮克業道：「你一個小姑娘跟男人比什麼武？簡直胡鬧，不許不許！」

「那只好讓人在背後說馮總鏢頭子女雖多，却無一個是好種的了！」

馮克業拍拍胸膛道：「還有一個三哥！」

馮若蘭笑道：「這才有點像是個男子漢，不過你也不許丟了爹的臉，以後多與余顧南切磋！」

馮克安道：「姐姐不害羞，老是護着顧南！」馮若蘭比余顧南長一歲，十二歲的余顧南聽了這話，毫無感覺，但十三歲的馮若蘭已稍懂人事，不由羞紅了臉蛋，扯着弟弟要打他。四個人邊走邊鬧，好不高興，只是余顧南心中始終惦記着師父，心想：「假如師父肯教我幾年，哼，莫說這些小孩子，就是大人也不怕他！」

自此之後，馮克業、馮克安、馮若蘭、余顧南和吳槐兄妹便常在一起練武，練得最勤、最能吃苦的，仍然是余顧南，由於余亞神只肯教余顧南的入門功夫，不能滿足其要求，迫得余顧南要求吳錦新及青疤梁教他，他憑着一股銳氣和功底紮實，常將馮克業打敗。

每月之比賽，余顧南的成績亦在馮氏兄妹之上，而在兵器方面，每月都由呂維正獨佔鰲頭，拳脚方面則沈而堅、雲海互有勝負，余顧南在暗器方面一枝獨秀。

光陰如箭，眨眼一年又過去，又是蟬鳴之時，余顧南已十三歲，開始發育，身子長高了不少，這天呂維正又來邀他們去遊玩。

馮克安問道：「呂兄，城內什麼地方咱們都去過，還有什麼好玩的地方？」

呂維正道：「雷伯伯水性十分嫻熟，他要教我們泗水，以後行走江湖，旱鴨子十分吃虧！」馮氏兄妹都不去，余顧南獨自隨呂維正去。

雷文光之父雷遠在湨河的一條支流處，教衆小泗水，余顧南一到，才知道來學習的人，還不到平日聚會的一半。

雷遠先講述了基本動作，入水須知，然後道：「大家下水，在岸邊攀住水草先練習一番。」衆小望着滔滔的河水，心底生寒，踟躕不前，雷遠喝道：「文光，你先跳下去。」雷文光也害怕，只是懾於父親的威嚴，只好硬着頭皮慢慢走前。

不料身旁「颼」的一聲，只見余顧南已越過他，「卜通」一聲跳落河，誰知離岸太遠，下水抓不到水草，在水中浮沉，越掙扎越不行，隨河水流下，雷遠沿岸追趕，邊喝他冷靜鎮定，余顧南灌了半肚子水，四肢亂揮亂蹬，終於讓他及岸，抓住水草。

雷遠喜道：「小子，你眞是好樣的，上來吧，」可是余顧南並不上岸，用力地蹬着雙脚。雷遠更喜，令衆小立即下水，不敢下水的，便回家去，結果只有五六個慢慢下河，如此一過十天，余顧南已能在河中暢游，成績遠遠高出同儕。

雷遠離家行俠，衆小仍到河邊戲水，又過了半個月，人人均能在河中暢游，這才停止，余顧南回鏢局讀書，這天呂維正來向他告辭，原來他陪母親去外婆家，因外婆病重，估計需一二個月才能回來。姬團圓特別做了幾個小菜請他父子，席間余顧南十分羡慕敬佩呂鳳先，不斷勸杯。

呂鳳先幾杯下肚，忽然嘆了一口氣，道：「呂某倒想學令師那般，不拘俗禮，我行我素。」

馮氏兄弟來陪席，馮克安聞言訝然道：「大俠何出此言，家父對大俠向來亦十分敬佩！」

呂鳳先哈哈一笑，道：「你們年紀還小，很多事都不明白，不說也罷！」

余顧南又道：「伯伯認爲家師爲人有非議之處？」

呂鳳先忙道：「非也！令師不理虛名，只做自己喜歡做的事，瀟洒脫俗，呂某佩服得很，像呂某這樣，每做一件事都得先衡量一下，會否損壞聲譽，實在沒意思！」

余顧南道：「其實伯伯也可做得洒脫一點！」

「盛名所累！」呂鳳先哈哈一笑：「呂某醉了，剛才的話只當沒說過！」孩子們又恢復了先前的鬧笑，只有余顧南默默沉思。

半晌余顧南問道：「伯伯，難道行俠仗義也不對？若因此而得到大俠之佳譽，便是盛名之累？」

奇傳環斧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玉盒有秘笈　藏珍通寶是鑰匙

上文提要：商仝、陰風煞、溫如玉、楚湘雲、冷秋霜等面對白衣教主的挑釁，發現她是女兒之身，她聽到九孔鐵笛才現出原形逃去。一行人下山找到白衣劍侶隱居之地，仍找不到陸翰飛……陸翰飛的確是來到此洞中，還得到北溟眞君留下的玄武丹吞服，導氣歸元，恢復功力，更學得三式掌法，從二枚古錢中開得白衣劍侶隱修的石門，石門上鐫有石鼓山上的字句……

室中除了一張方形玉桌，和兩排几椅，還擺設着幾件鼎彝古玩之類，纖塵不染，甚是古樸雅緻。

陸翰飛略一打量，發現桌上用玉尺壓着一張色呈淡黃的紙箋，心中一動，走近石桌，輕輕取起玉尺，只見紙上寫着：

「能入此室之人，定係參悟石鼓題詩隱秘，取得雙錢，有心人，亦有緣之人也，可逕入右室，與我夫婦相見。

公孫喬手泐」

陸翰飛瞧得心中大喜，回頭一瞧，果然右側壁上，隱約可以看出還有一道小門的痕迹！

當下整了整衣衫，恭恭敬敬走到門前，伸出雙手，緩緩朝壁上推去！

那知連推了幾次，石壁紋風不動。

心中大是奇怪，一時還當自己太以小心，不敢用力，這就潛運眞力，往裡推去，依然莫想推得動分毫。

陸翰飛驀然想到那兩枚古錢！暗忖：那枚刻着「石城通寶」的古錢，既是開啓石壁之鑰，那麼這枚刻有「公孫藏珍」的古錢，可能就是開啓這道石門的鑰匙了。

一念及此，立即取出古錢，目光轉動，朝石壁尋去，只見這堵石壁，光滑如玉，那有投錢小孔？

心中不禁大感躊躇，低頭一瞧，忽然發現地下靠壁之處，果然有一條一寸來長的細縫，正好納入一枚古錢，當下不加思索，把錢投入。

但聽「嗒」的一聲，接着一陣「軋軋」輕響，小門忽然緩緩移動，朝壁間縮入，露出一道門戶，又是一陣寒風撲面湧來！

但寒風之中，帶有一股淡淡的奇香，使人感到頭腦爲之一清！

陸翰飛知道白衣劍侶公孫喬夫婦的遺體，就在這間石室之內，那敢怠慢，恭恭敬敬的朝門內走入。

這間石室猶如普通人家的廂房，也成長方形，石室四壁和外面一間相同，瑩如美玉，略呈淺碧，光可鑑人。

上首中間靠壁處是一張青玉石榻，榻前青玉案上放着一雙古銅香爐，入門那陣奇香，敢情就是從爐中散出。

石榻上盤膝坐着兩個身穿白衣的男女。

男的身材頎長，臉上肌肉雖已枯乾，但從臉型輪廓看來，年事並不太大，當年定是風度翩翩的人物。

女的也年紀極輕，坐上榻上，使人有雍容端莊之感。

這兩人，自然就是轟傳武林的白衣劍侶金玉雙奇公孫喬夫婦了！

陸翰飛肅然起敬，慌忙走近案前，跪拜下去，口中默默的道：「晚輩南嶽門下陸翰飛，叩謁兩位前輩眞人。」

拜完，站起身子，只見案上也有一張

「行俠仗義不庸置疑，當然是好的，因此而得佳譽亦非自己所能婉拒，人家要叫，難道你逢人請人莫叫乎？」呂鳳先頓了一頓，「問題在於你是否介意！還有，有些事做了人家未必認爲是俠行，實際上却是件好事。舉一個例，去年，呂某在淮南遇到一件事：一個女人半夜跑離夫家，準備與奸夫遠走高飛……」

馮克安道：「這是狗男女的行徑，大俠自然不會袖手不管！」

呂鳳先苦笑道：「問題是那女人的丈夫待她不好，家翁家姑又刻薄，況且那女子是個童養媳，她有一位表哥十分同情他……」

吳芙蓉也道：「婚姻大事，受之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她與人私奔便不對！」

「當時他們逃到河邊請我讓他倆上船，而後面其夫家已派人即將追至，這件事如果落在齊雲高手中，他必毫不猶疑讓他倆上船，並助他倆成其好事，但呂某顧念虛名，結果叫船家把船撐開了……」

說至此，他長長吸了一口氣，道：「事後呂某知道他倆都被棄在河中溺斃……到如今呂某每次想起都難以心安，吳小姐，你試想一下，假如妳是那個女人，你會怎樣做？這只有兩條路，一是活活被折磨死，一是與情人遠走高飛，重新建立新家庭，過快樂的日子！呂某若助人過快樂的日子，半生英名從此受汚，眼看她被人折磨，反能保護大俠之譽，唉，這話該怎樣說？大俠大俠，盡多僞善，邪惡之輩亦非盡邪盡惡，齊雲高呀齊雲高，呂某好生佩服你！」

余顧南見呂鳳先如此推崇自己師父，心中頓生驕傲，暗中立志繼承師父之衣鉢。呂維正見父親已有幾分醉意，恐他失言，不斷用足踢乃父之脚。

呂鳳先長身道：「多謝夫人款待，小余，令師若來西京務須通知呂某一聲，今日呂某尚要去老友處交代一下，他日回來，再設宴回報，後會有期！」

姬團圓忙着兒子送呂氏父子出門，馮家兄弟因呂鳳先推崇齊雲高，暗中議論起來，對余顧南都生妒意，馮若蘭撇撇小嘴道：「日後顧南跟他師父學了幾年武，恐怕你們連鞋也不配替他提！」

馮克安不服氣地道：「姐姐不害羞，老是護着小余，分明是女生外向！」

童言無忌，却將馮若蘭弄得滿面通紅，輕啐道：「五哥，你亂嚼甚麼舌根？看我不撕破你的嘴！」

房秀忙止住了他們的胡鬧，心中忖道：「安兒雖然童言無忌，但倒也說出幾分道理來，蘭兒年紀漸大，可不能再讓他跟着那野小子四處亂跑，否則傳出去，我夫婦這張臉往何處擱去？」當下酒宴散去，各自回房。

過了兩天，雲氏兄妹和雷文光來邀余顧南回去秋遊，馮克學道：「我也去，待我去問問四弟和五弟！」

不料馮若蘭一聽，也吵着要去，又因有雲裳作伴，房秀沒奈何只好答應，克安生性較好靜，留在家裡讀書，當下余顧南、雲海、雲裳、馮若蘭、馮克學、馮克業和雷文光共七個少年，在家裡帶了乾糧，乘馬車出城。

雲海曾隨父親去過一趟龍門山，故此提議到那裡玩耍，衆小都無異議，車行甚速，未幾即至。只見那裡兩山對峙，伊水從中間流過，此便是馳名遠近的龍門了，兩邊的龍門山，好像是一個大蜂巢，從山下至山頂，全是大小不一的石洞。

馮若蘭問道：「雲大哥，那些石洞，裡面有些甚麼東西？好玩麼？」

雲海神秘地道：「好玩極了，不去看看，眞是枉爲人了！」

馮克學問道：「到底有甚麼東西這般厲害，教人不見不能爲人？」

雲裳道：「我知道，爹曾提過！」

雲海道：「不許你說，咱們過去看看，便可証明我所言不虛。」那車伕是西威鏢局的人，要跟着他，但衆小認爲有大人跟隨興趣大減，便着他守住馬車。

西邊的龍門山山洞之內，全是石壁，石壁之上，雕出無數大小不一，形態各異的石佛像，看得衆小驚嗟不已，而聞名於世的「龍門二十品」、魏碑，亦在此處。

雲海道：「上面還有許多哩，爹說這些佛像，都是銀子買不到的，要好好欣賞哩！」

少年人好玩，馮克學道：「這許多山洞一下子怎看得完，咱們分開來看！」

雷文光道：「我說咱們鬥鬥輕功才好玩，看誰先到山頂，但每一個洞都必須進去，而且要數清楚裡面有幾尊佛像才算數！」衆人都贊成，於是退出山脚，一聲號令，一齊出發。起初大家都堆在一座石洞內，但慢慢便分出勝負來，雲氏兄妹和馮克學輕功較好，一路領先，其次便是余顧南和馮克業，最後是馮若蘭和雷文光。

馮若蘭見衆人已去遠，不由埋怨雷文光，道：「你平素輕功不見出色，偏會出餿主意，自討苦吃，却要姑娘陪你蒙羞！」

雷文光訥訥地道：「大家都是好朋友，玩玩又有甚麼打緊！」馮若蘭恨不得咬他一口，不再理他，一出洞又鑽進旁邊那一個洞去了。雷文光也連忙跑出去。

馮若蘭一入那座石洞，但見裡面極深，她一手擧着火把一手數着石壁上的佛像，忽然背後有人道：「小妹妹，你知道本公子寂寞，特來相陪，嘻嘻，小生感激不盡！」

馮若蘭大吃一驚，急忙轉過身去，幾乎碰到一位青年。（未完・四）

素紙，寫着：

「斧環玉盒，留贈有緣，來人取起，速離此室。」

陸翰飛看完之後，朝案上一瞧，果然香爐邊上，放着一柄狀似日輪的金色短斧，和一疊互相連貫的白玉環。

心中暗想：難怪江湖上稱他們「白衣劍侶金玉雙奇」，原來他們的成名兵器，就是一柄金斧和一串玉環！

另外和一斧一環放在一起的，果然還有一雙扁形的白玉盒子，不知裡面放着甚麼，心想既是公孫老前輩留示，留贈有緣人之物，自己自可將它一併取走。

當下默默虔誠禱告了一遍，伸手取過金斧，然後把玉環和白玉盒子一併取起，正待收入懷中！

只聽身後石壁，忽然响起「軋」「軋」之聲，回頭瞧去，那道石門又緩緩從石壁間自動移出，似將闔上！

陸翰飛微微一怔，驀地想起那素紙上曾有：「來人取起，速離此室」之言，一時來不及多瞧，手上捧着三件東西，慌忙雙脚一點，縱身朝門外掠去！

這當眞是一瞬間的事，身形站定，回頭一瞧，那道石門，業已緊緊闔閉，恢復原狀！

不禁暗暗咋舌，只要稍遲一步，就非被關在裡面不可了。

心中想着，一面把手中捧着的三件東西，放到石桌之上，回身朝石門跪下，恭恭敬敬的拜了幾拜，站起身子，首先把一疊玉環，收入懷中。

然後，取過玉盒，輕輕打開盒蓋。

陸翰飛揭開玉盒，裡面放着一册薄薄的書卷。

封面色呈古銅，像是一種特殊絹布製成，十分柔韌，上面題着「公孫氏筆錄」五個正楷。

陸翰飛自幼得簡大先生薰陶，除了練武之外，對經書詩史，無不涉獵，此時看到這卷册子，心知是一代奇人公孫喬見聞札記無疑。

心中一喜，立即回身在石椅上坐下，翻開册子，一頁一頁的看了下去。

原來公孫喬是前明世家子弟，中擧之後，就無意仕進，因家中富有，就帶着愛妻卓幽蘭，遍歷名山大川，以徜徉山水爲樂。

有一次，在泰山一處岩穴壁上，無意發現刻着許多圖形，經仔細研究，才知是一種神奇武學，一時好奇，化了幾天工夫，才把它描繪下來，而且還在洞中，得到這柄日輪金斧。

夫妻兩人勤學了一年，悟出許多妙用，從此，游俠江湖，男的使用金斧，女的却以祖傳的一串白玉連環，當作兵器。

江湖上因兩人武功奇奧，遂以金玉雙奇相稱。

這册手卷上，除了述說公孫喬夫妻當年遊歷名山大川所見所聞，後面幾頁，所載全是武功圖解，硃筆繪成，不僅精工細作，每一式樣，都是口訣註解。

前面一共三十六式，並無名稱，畫的全是坐像，看去姿勢大都相同，但硃筆細註却特別多，每個字細如米粒，寫得密密麻麻，如非目力特強之人，當眞無法閱讀。

陸翰飛身得南嶽簡大先生眞傳，自然識貨，一望就知這三十六式，雖無名稱，實是一種玄門上乘功夫，完全以練氣爲主。

接着便是十九式日輪金斧，和十九式白玉連環，也是有圖有文，註釋清楚。

陸翰飛看到這裡，心中湧起一陣波瀾，只覺自己業已得到武林中傳說已久的無上秘學，難怪江湖上那些成名已久的人，爲了「石鼓歌」不惜千里跋涉，紛紛趕上石鼓山去。

他心中不住的波動，暗想：自己要學會這小册子上所載的武功，師傅大仇，就不難報復了。

一邊想着，一邊繼續往下看去。

最後一頁，公孫喬特別註明，日輪金斧和金玉連環，乃是他們夫妻兩人的隨身兵刃，入室取寶之人，也必須夫妻合參，才能發揮威力，如果得寶的人，尚未成婚，也必須把白玉連環，傳授給將來的配偶。

陸翰飛看到這裡，不由微微一怔，心中感到大是爲難，自己先前原想出洞之後，把白玉連環，傳給楚師妹。

因爲北嶽司空師叔和師傅先後都死在夏侯律之手，而且楚師妹和自己同上竹仗坪，拜謁賽孫臏的，兩件兵器，她自然應該分到一件。

只是……只是小册子上，公孫老前輩有這樣規定，自己怎能——

不，這兩件兵刃，一件該屬楚師妹的，自己說甚麼也得分給她，只要自己先學會了，再傳給她，不讓她瞧到這册子上的話就是了。

心中想着，不禁臉上綻出一絲微笑，繼續瞧去。

後面一段，是說明進入「石城洞天」，走滿百步，洞門自動闔上，和出去之時的開啓之法。

另外還說，這石城洞天，原是蒼梧老人所發現，他道成之日，正好遇到公孫喬夫婦，遂以此洞相託，中間的一座洞府，正是老人坐化之地，不可開啓，左洞多怪異，千萬不可往窺等語。

陸翰飛一口氣把小册子讀完，接着又往上翻看，要知一個練武之人，見到武功秘笈，那肯看了一遍就算？

他翻到前面三十六式坐像之處，聚精會神，用心詳讀。

好在每一式坐像，都有極詳細的註解，他漸漸看得入神，就在地上盤

膝坐下，照樣練習起來。

要知這三十六式坐像，正是至高無上的先天氣功，原須循序漸進。

陸翰飛南嶽一派，練的本來就是正宗內功，他又服過大量蝮蛇寶血，體內蘊藏的內功，已極爲深厚，只是修爲尚淺，無法化爲己用。

此時一經按圖練習，照着口訣運功行氣，居然像水到渠成，毫不費力，不由心中大喜！

一式練完，接着就研讀第二式口訣，照着去做。

這樣一式又一式的繼續練習，不休不止，不寢不食，不知過了多少時間，才把三十六式運功坐像，完全做完。

他方才練習，倒也並不覺得如何，此時才一練完，陡覺自己和往日練完內功，大不相同！

這是一種從未有過的情形，自己好像脫胎換骨，換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心知這是三十六式坐像收了奇效，不禁心頭狂喜，急忙把方才各式練習的口訣重複詳細研讀了一遍，然後摒除雜念，從第一式開始，連貫做去。

果然一運氣，便覺體內眞氣如潮，隱夾風雷，隨意運行。

一時那敢大意，默誦口訣，逐式做去，直待三十六式一氣做完，才緩緩睜開眼睛。

他那裡知道僅是這一陣練功，已足足過了一晝夜時光，溫如玉引着陰風煞等人，尋到石城峯，因不見陸翰飛的蹤影，又廢然下峯而去。

但在陸翰飛的感覺上，好像只有一會工夫，他練功完畢，接着又翻開十九式日輪金斧，按式練習起來。

這十九式斧法，可與方才練功的情形大不相同。

方才三十六式坐像，雖是玄門最上乘的功夫，但因陸翰飛練的原是正宗內功，練功之道，不外吐納運氣，他原有相當根基，圖解口訣，又注釋得十分詳盡，只要依照口訣，把一口眞氣如何運行就行，至於火候深淺，那是練功之人本身的修爲問題。

也就是說，這三十六式，易學難精，陸翰飛只是依式學會了運氣之法而已。

但十九式日輪金斧可不同了，每一式都各具奇奧訣竅，妙用變化，雖有圖形解釋，也只能說出步位手勢的正確式樣，其中的精微變化，所謂神而明之，存乎一心，決非圖文所能繪述。

陸翰飛依照圖式練了半天，只覺這套手法看去動作簡單，但練起來却繁複無比。

反覆研究，演練了半天，才僅僅練成三招，而且還只是粗通大意，其中的妙用訣竅，仍然沒法完全領悟。

陸翰飛只顧練功，早已忘了時間，這一停下手來，頓覺腹中飢餓，同時也想起自己已在洞中躭擱了許久。

而且入洞之初，黑猿就跑得不見踪影，牠雖具靈性，總是獸類，不能在洞中亂闖，破壞了洞中景物！

一念及此，不由心頭大急！

趕忙取起玉盒，揣入懷中，然後翻起長衫，把日輪金斧貼身藏好，才推開石門，走了出去，又回身把石門闔好。

駐足一瞧，這座空曠的大石窟，除了品字形三道石門和中間一個八角花圃，依然靜寂如死！

不但沒見到黑猿影子，連牠的聲音也絲毫不聞！

陸翰飛和黑猿相處過半日，知道牠決不會如此安份，三道石門，除了自己才從右洞走出，那麼黑猿極可能闖進另外兩座洞府中去了。

公孫老前輩在筆錄中曾說，中間一座洞府是蒼梧老人坐化之處，要自己不可開啓，左邊那座，筆錄上只說「左洞多怪異，千萬不往窺」，語焉不詳，不知所謂「怪異」究竟是甚麼？

陸翰飛心頭，也不禁引起好奇之念！

這一會工夫，人已循着花圃走去，日光落到中間兩扇石門，依然緊闔如舊，看去不像有人推動的痕迹。

他知道如果黑猿已經闖進去的話，牠不像人一樣，依舊把石門關得好好的，那麼這位「猿大哥」準是闖到左洞去了！

不好，「左洞多怪異」，牠許久沒有出聲，難道眞遇上了甚麼怪異不成？念頭閃電般掠過，立即抬頭朝左邊石門瞧去！

只見左洞兩扇石門，果然已成半開半闔之狀！

一點沒錯，這位「猿大哥」當眞闖進左洞去了！

陸翰飛瞧到這裡，那還猶豫，立即擧步朝左洞走去，剛到門口，瞥見壁上畫着一個方框，上寫：「禁止入內」。

這四個字，正當左門邊上，看去甚是顯著。

陸翰飛心中暗想：「這大概因裡面有甚麼怪異，才會禁止人家進去。」

心中轉念之間，忽聞到一股非蘭非麝的香味，直沁鼻孔。

他先前初入公孫喬夫婦那間石室之時，也曾聞到一股香氣，後來才知道那陣香氣，是從爐中傳出，因石室封閉極密，不易散去，是以此時聞到香氣，也並不在意，擧步往門內跨入。

身子才一入內，只覺室內香霧迷濛，香味太過濃重，使人感到頭腦微有昏脹之感！

這座石室，和右洞也稍有不同，右洞進門是一間起居室，公孫喬夫婦的靜室，是在起居室右邊。

這裡進入石門，只是一塊略呈方

形的空地，和普通人家的庭院相似，中間還有一扇石門，只是虛虛掩着，並沒關上。

左右兩邊石壁，各鑿成一排花格子窗，裡面還垂着粉紅色窗簾，顏色還十分鮮艷，似是一種特殊絲絹製成。

這一陣打量，說來較費筆墨，其實只要跨進石門，便可一目了然。

陸翰飛目光一瞥，就看到那位渾身黑毛的「猿大哥」，正躬着一個高大身子，一動不動的站在右側一排花窗外面，往裡瞧得出神！

這情形大是奇怪，自己在右洞躭擱了不少時光，難道牠就一直站在這裡，沒有動過？

猿類雖然生性好奇，但也生性好動，那會這般沉得住氣？

陸翰飛因「公孫氏筆錄」上，曾有「左洞多怪異」之言，有了先人之見，此時再一瞧到黑猿這般情形，也抵不住好奇，立即放輕脚步，悄悄掩到黑猿身邊，湊上眼睛，往花格子窗中瞧去！

目光透過輕紗，剛一瞧到石室中央，頓時使他張口結舌，甚麼話都說不出來！

不，他目光被一股無形的力量牢牢吸引住了，再也無法移開！

原來這間石室，佈置十分華麗，瑪瑙床、珊瑚架、白玉台、水晶鏡、珠光寶氣，耀眼生花！

床上側卧着一個全身赤裸的少婦，白玉般胴體之上，僅覆一方薄如蟬翼的輕紗，星眸微闔，玉靨生香，當眞是容顏絕世，姿態美妙！

曹子健的洛神賦上，曾有：「肩若削成，腰如約素，延頸秀項，皓質呈露，芳澤無加，鉛華弗御，雲髻峨峨，修眉連娟，丹唇外朗，皓齒內鮮，明眸善睞，靨輔承權，瓌姿艷逸，儀靜禮閑，柔情綽約，媚於語言……」

這些香艷麗藻，千古名句，如果用來形容這個活色生香，不言不動的睡美人，仍有不夠之嫌！

陸翰飛乍睹之下，心頭猛吃一驚，要待退後，已是不及！

這不過一瞬間事，他心念才動，已覺神馳目眩，像着了魔似的，一雙眼睛再也離不開玉榻。

同時鼻孔中也聞到一陣陣濃馥的甜香，人就好像入了夢境似的，神智漸漸恍惚起來！

忘却自己身在何處？此是何地？

陸翰飛並不是好色之徒，但榻上側卧的裸露婦人，實在太美了，她美得簡直使人眼花撩亂，任何人只要看她一眼，都會情不自禁！

他終究是內功極有根基之人，先前又在右洞石室練過公孫喬載在册上的三十六式坐功，雖然只是初學乍練，對這至高無上的玄門「先天眞氣」，還談不上火候，但就在神志恍惚之際，靈台突然清朗！

陸翰飛只覺心頭驟然一清，狂駭之際，來不及多想，右手一帶，一把抓住黑猿毛茸長臂，往後躍退！

匆忙之間，手勁極大，一下拉着黑猿躍出數步。身形乍停，耳中只聽「噗通」一聲，黑猿一個高大身軀，突然應手而倒，跌倒地上。

他那裡知道黑猿在窗前整整站了一晝一夜，神智昏迷，業已完全失去知覺，心頭不由大驚！

暗想：「這間石室，當眞怪異，榻上那個少婦，敢情是甚麼精怪不成？」

但就在這一瞬之間，石門倏然開啓，一個人影，像幽靈般從門中閃出！

陸翰飛聞聲驚覺，他心中正好想到妖精，只感全身一陣毛骨悚動，來不及察看倒在地上的黑猿，右手迅速一抬，「嗆」然龍吟，元龜劍脫鞘而出，橫劍在手，舌綻春雷，大喝一聲：「何物妖精，膽敢竊據石城洞天，狐媚迷人？」

他這聲大喝，無非替自己壯膽，喝聲出口，目光同時朝前看去！

石門邊上，怔怔站着一個一身紅衣的女子，朝陸翰飛上下打量了兩眼，秋波閃漾，脆滴滴的說道：「你說甚麼呀？」

陸翰飛俊目放光，掄着長劍，喝道：「好妖精，妳盤踞此洞，興妖作怪，何用惺惺作態？」

紅衣女子臉上大是不悅，道：「你這人怎麼攪的？誰是妖精？誰在興妖作怪？惺惺作態？」

她說得極快，連珠般出口，音若笙簧，好聽已極！

陸翰飛給她一連串的問話，聽得心頭大疑，雙目盯在紅衣女子的臉上，半晌作聲不得。

紅衣女子催道：「噫，你說呀，這到底是怎麼一會事？」

陸翰飛越瞧心中越是嘀咕，對方確實不大像是妖精，那麼公孫喬的小册子上，何以又說「左洞多怪異」？何以榻上那個少婦，會如此大膽？何以自己會中了邪似的，心神恍惚？

他感到疑竇重重！

尤其這座石城洞天，三百年來，武林中只知白衣劍侶把他們隨身兵器，埋在一處山中，留待有緣，誰也不知究在何處？就是石鼓山大石鼓上那首題詩，看到的人雖多，但發現和白衣劍侶藏寶有關，還是自己師傅第一個發現。

而揭開這首詩中之謎，是賽孫臏令狐老前輩，他把兩枚古錢留給了自己。

但僅有古錢，不知藏寶之地，也是徒然，自己身負重傷，被人劫持，由溫如玉揹着逃到山下，誤打誤撞的被黑猿揹來，原是一場巧合。

再由黑猿拿去古錢把玩，誤投石穴，開啓石門，更是巧合之事，自己憑了這一連串的巧合，方獲得入此

洞。

即如北溟眞君，在洞側守候了二三十年，還是不得其門而入，那麼可見這石城洞天，自從白衣劍侶坐化之後，就從無一人進過此洞。

這紅衣女子再多也不過十八九歲，當然不會在洞內生活，她如果不是妖精，那麼她是憑甚麼進來的呢？

紅衣女子瞧他目光灼灼，只是盯着自己直瞧，不禁雙頰微赧，怒道：「喂，你怎麼老瞧着我，不說話了？」

陸翰飛聽得一怔，急忙收轉目光，遲疑的道：「妳……眞不是妖精？」

「妖精？」

紅衣女子聽得又好氣，又好笑，抬目問道：「你說我像妖精？」

陸翰飛尷尬的搖搖頭，道：「不……是……」

紅衣女子好奇的追問道：「你是不是遇上了甚麼妖精了？」

陸翰飛又搖搖頭道：「沒……有……」

紅衣女子又道：「那麼，幹麼你口口聲聲的叱喝着妖精？」

陸翰飛雖覺對方不像妖精，但心頭依然困擾着許多疑團，這就抬頭道：「姑娘怎會在這裡的？」

紅衣女子撇撇嘴，道：「你能來？我不能來嗎？」

陸翰飛被她問得一怔，忙道：「在下不是這個意思，在下是問姑娘如何進來的？」

紅衣女子臉上微顯不悅道：「既然這地方你可以來，你憑甚麼盤問我呢？」

陸翰飛俊臉一紅，還沒作聲。

紅衣女子又道：「譬如，你在這裡出現，我有沒有問過你？」

陸翰飛暗想：「石城洞天的大門，是猿大哥開啓的，而開啓石城的古錢——「石城通寶」——乃是自己所有，我自然有權問妳。」

話到嘴邊，紅衣女子忽然噗嗤一笑，道：「其實告訴你也不要緊，我是跟在你身後進來的。」

陸翰飛驀然想起自己進洞之初，正當兩扇石門，快要闔起之時，果然有一陣疾風，打從自己身邊擦過，等到回頭瞧去，只發現一團紅影，一閃而逝，原來是她！

心念轉動，口中不由「啊」了一聲，道：「原來那條紅影，就是姑娘！」

紅衣女子明眸一亮，驚奇的道：「原來你看到了？」

陸翰飛點點頭道：「姑娘身法極快，在下看得不大清楚。」

紅衣女子低頭沉吟道：「對啊，二師兄說我『木石遁形』，還只練到五成火候，眼力好的人，就會瞧得到，你眼力眞不錯呢！」

陸翰飛好像聽人說過「木石遁形」的名稱，一時却想不起來。

紅衣女子指了指地上躺着的黑猿，道：「這猴子是你養的嗎？牠聞了『醉仙香』，你還不把牠弄到外面去，在這裡是不會醒的。」

陸翰飛聽得又是一怔，問道：「妳說，猿大哥聞了『醉仙香』？『醉仙香』是甚麼呢？」

他無意之中，脫口叫出猿大哥來。

紅衣女子忍不住噗嗤一笑，但又很快的地抿住嘴唇，才道：「醉仙香，就是這屋子裡濃重的香霧咯，全仗它保護着天仙娘子的屍體，歷久不壞，但如果人聞了，就會昏迷不醒，噫，你怎會一點事也沒有呢？」

全仗「醉仙香」保護着天仙娘子的屍體，歷久不壞？

天仙娘子？難道榻上那個裸體少婦，就是天仙娘子？

陸翰飛抬頭問道：「妳說的天仙娘子，可是……可是……那具屍體？」

紅衣女子兩頰飛紅，羞澀的「嗯」了一聲，道：「你快把牠弄出去咯，我們到外面再說吧！」

陸翰飛見她吞吞吐吐的不肯多說，自己也不便多問，只好把黑猿抱起，退出門去。

紅衣女子跟在他身後，走出左洞，隨手闔上石門，一面說道：「前面不是有水池嗎？你替猿大哥洒上點涼水，過上一會，自會醒來。」

陸翰飛一想不錯，就抱着黑猿一直往前去。

兩人默默的穿過敞廳，走到池邊。

陸翰飛俯下身去，雙手捧起一把池水，但覺這一潭池水，奇寒無比，竟然凍得十指隱隱作痛，心中大感驚奇，慌忙把水洒到黑猿毛臉之上。

紅衣女子道：「你方才不是問我天仙娘子嗎？你眞的沒聽人說過？」

陸翰飛道：「在下就是剛才聽妳說的。」

紅衣女子點點頭道：「我以前也是只聽三師兄說過，想不到會在這裡看到她的法體……啊，你不知道天仙娘子，原是魔教聖祖的師妹，後來……嫁給了蒼梧眞君……」

「哦！」陸翰飛想起中間那座洞府，正是蒼梧老人坐化之地，口中不期「哦」了一聲。

紅衣女子奇道：「你原來也知道，哼，我不說啦！」

陸翰飛連忙搖手道：「姑娘別誤會，在下只聽人說過蒼梧老人的名字。」

紅衣女子道：「你是聽誰說的？」

陸翰飛心想：「自己師仇未報，得到白衣劍侶藏寶之事，目前還是不宜多說。」這就頓了頓道：「在下只是在江湖上聽到的。」

紅衣女子道：「江湖上，在甚麼地方？」

陸翰飛暗忖，原來她連江湖上都不知道，這可看出她涉世未深，但奇怪的，她一身武功，却大是不弱！

紅衣女子粉臉一紅，氣道：「你不

肯說就算啦！」

陸翰飛連忙解釋道：「江湖，就是浪迹四方的意思，練武的人，奔南闖北，叫做闖蕩江湖。」

紅衣女子咬咬嘴唇，笑道：「這就是了，我當你不肯說呢。」

接着又道：「後來，天仙娘子死了，蒼梧眞人爲了不讓她屍體腐爛，和生着的時候一樣，特地用龍涎香和醉仙香遍洒全身，才一直保存到現在。」

陸翰飛聽得恍然大悟，笑道：「不是姑娘指教，在下還當……她是妖精哩！」

紅衣女子「嗤」的笑出聲來，道：「是了，你一定也……瞧到天仙娘子的法體了……」

她說到這裡又解釋道：「你不知道這是魔教中的『尸柁林』，就是最迷人的屍體，你一定也看得着迷啦！」

陸翰飛臉上一紅，囁嚅的道：「所以……」

紅衣女子「咭」的笑道：「所以你把我也當作了妖精。」

陸翰飛尷尬的笑了笑。

紅衣女子忽然好像想起了甚麼，盯着陸翰飛，問道：「你是爲甚麼來的？」

陸翰飛被她問得一怔，但他靈機一動，避開正面，故意俏皮的道：「妳呢？」

紅衣女子也怔了怔，嫣然笑道：「我不是跟着你來的嗎？哦，不對，該說跟着猿大哥來的。哦，也不對，這話說起來可長呢，其實我是跟二師兄來的。」

陸翰飛只是聽她說着，並沒開口。

紅衣女子又道：「那是在很遠的地方，二師兄說要找一個人，自己來了，我瞧到許多會武功的人一路奔來，我就跟在他們後面，後來這些人和另外一些人，在路上打了起來，我就一個人走了。不想就在前面山中，看到你那個猿大哥，揹着你朝這裡跑來，我覺得奇怪，也追了下來，到了山下，你猿大哥忽然不見了，我找了半天，沒有找到。後來我聽峯腰上有猿猴的嘯聲，才找到這裡，正好你和猿大哥朝洞裡走去，我也悄悄的跟着進來了。」

陸翰飛雖然不知她口中的二師兄是誰？但從她口氣聽來，她二師兄一定也是爲了白衣劍侶的藏寶而來，而且她二師兄要找的那個人，也許就是自己。

紅衣女子見他沒有開口說話，忍不住問道：「我方才說的這些話，你聽得懂嗎？」

陸翰飛暗想：「妳說的情形，也是自己經歷之事，怎會不懂？」一面點點頭道：「在下聽得懂。」

紅衣女子喜道：「是啊，我已經說得很清楚了，其實你再問我，我也不知道了，那些人不知爲了甚麼，一路勿勿趕來。」

她說到這裡，忽然瞧了陸翰飛一眼，欲說又止，但好像又有些忍不住，才柔聲道：「其實，我也可以說是跟你進來的，你說對不對？」

陸翰飛聽得好笑，這有甚麼好說的？

心中想着，但還是順着她點了點頭。

紅衣女子緩緩從懷中摸出一本只有手掌大小的册子，瞧陸翰飛道：「這册『天魔經』，是我從天仙娘子粧奩裡發現的，照說你也有份……」

陸翰飛從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她對這本小册子十分珍視，但她並不隱瞞，居然說出自己也有份的話來！

不禁心頭暗暗感到慚愧，因爲自己得到白衣劍侶兩件兵器之事，並沒向她直說。

紅衣女子話才說到一半，忽然望着他道：「咦！你可是覺得熱嗎？怎會臉紅了？」

陸翰飛心中一窘，不好回答。

紅衣女子若有所悟的道：「是了，你一定想起天仙娘子來了，其實咱們魔教中人，赤身行法，也是極普通的事。」

陸翰飛聽得一驚，原來這紅衣女子竟是魔教門下，不由咦道：「妳……」

紅衣女子話才一出口，也忽然驚覺，不待他說出，點點頭道：「你感到驚奇，是嗎？」

陸翰飛搖搖頭道：「沒有。」

紅衣女子臉露喜容，幽幽說道：「這就好，有許多人聽到魔教，就會笑我們是旁門左道。」

陸翰飛道：「邪正這兩個字，該從人去分別，一個人行之正則正，行之邪則邪，豈可一概而論？」

紅衣女子明眸陡亮，仰臉笑道：「這話我從沒聽人說過，你知道我聽了這話，會多高興呢？」

她這一仰着臉說話，吹氣如蘭，脂香微度，陸翰飛只覺心頭微微一蕩！

「你瞧我方才的話，還沒說完呢，就是關於這册『天魔經』的事……」

陸翰飛道：「姑娘既然喜歡，就請收起來吧，何況此書是姑娘發現的，理該歸姑娘一人所有。」

紅衣女子揚了揚秀眉，喜道：「你眞是一位君子，照說你也該有份，因爲我是跟着你進來才發現的。只是這册『天魔經』上，記載的都是魔教不傳之秘，我……我……作難也就在這裡……」

陸翰飛道：「這個在下知道，貴教武功不准傳授外人，天龍寺懸爲禁例，這書既是貴教之物，姑娘更毋須客氣，只管收起就是。」

紅衣女子眨着眼睛，感激的道：「你眞好，我不知怎樣感謝你才好？」

陸翰飛道：「姑娘不用說感謝的話，在下曾蒙貴教一位老師父受藝之德，未敢或忘。」

紅衣女子驚問道：「啊，不知傳你工夫的是誰？」

陸翰飛道：「那位老師父當日曾囑咐在下，除了報雪師仇，就不准使用，他……他是嘉檀尊者。」

紅衣女子喜逐顏開，啊道：「你說的就是我二師兄咯，原來你和二師兄早就認識了！」

她舉起纖手，輕輕的掠了鬢髮，又道：「不知你師傅的大仇，報了沒有？」

她說話之間，顯得極是關切。

陸翰飛默然搖了搖頭，道：「那天可惜在下功力不足，未能把那惡賊一舉除去……」

他一張俊臉，流露出痛苦的回憶，想了想，又道：「不過那惡賊好像也傷得不輕，因爲老師父傳我的『火燄刀』，正是剋制他『透骨陰指』的功夫。」

紅衣女子驚哦道：「二師兄傳你的是『火燄刀』？」

陸翰飛道：「妳也會？」

紅衣女子搖搖頭輕笑道：「我不會，我學的是『透骨陰指』，所以，如果我和你動起手來，我準會吃虧。」

她說到這裡，忽然臉上一紅，仰着臉，低低的道：「你還沒告訴我，你是誰呢？」

陸翰飛道：「在下陸翰飛。」

紅衣女子偏頭想了想，道：「陸翰飛？這名字我好像聽人說過，哦，對了，這一路上，我聽許多人都在說你……我叫姬紅薇。」

但就在此時，只聽一聲低嘯，黑猿突然從地上一躍而起！

牠感到無限驚奇似的，兩隻火眼金睛，瞧瞧姬紅薇，又瞧瞧陸翰飛，毛手不住地抓着耳朵，一陣「吱」「吱」亂叫。

姬紅薇覺得好玩，拍手道：「啊，猿大哥醒過來了！」

黑猿一張毛臉，兀是驚疑不定，牠敢情弄不懂在這石洞之中，怎會忽然多出一個美麗的姑娘來？

陸翰飛連忙笑道：「猿大哥，這位是姬姑娘。」

黑猿似懂非懂的咧着大嘴，只是傻笑，口中「吱」「吱」叫了兩聲，拔脚朝洞外跑去。

陸翰飛回頭朝姬紅薇道：「我們來了很久，也該出去了。」

姬紅薇抬頭一笑道：「對了，這裡沒有晝夜，眞不知過了多少時間呢，我們這就走吧！」

說着，人已翩然掠起，朝甬道奔去。

陸翰飛也不再停留，跟在她身後，匆匆走出，只見姬紅薇奔近洞口，忽然伸手朝石壁上按去。

一陣「隆」「隆」大响，兩扇石門，接着徐徐開啓，强烈的陽光，從洞外直射進來。

陸翰飛心頭大奇，問道：「姑娘怎會知道開啓石門之法？」

姬紅薇回頭笑道：「天仙娘子在那本小册子上，就記載石門開啓之法，只可惜我沒有找到『石城通寶』，下次不能再來了。」

說話之時，大家已走出石門，只聽身後又一陣隆隆大响，大石壁已恢復了原狀。

黑猿一雙毛手，只是掩着耳朵，瞧得發怔。

姬紅薇回頭瞧着陸翰飛問道：「你是不是也下山去？」

陸翰飛給她問得一怔，急忙道：「在下尚有急事，自然就要下山。」

姬紅薇喜不自勝的道：「這就好，我們正好一起下去咯！」

陸翰飛沒有答話，忽然走到黑猿的跟前，作了個揖，道：「猿大哥，我多蒙你從山下救我，此恩此德，永遠不會忘記，只是我師仇未報，還有許多事情待辦，此刻，就要下山去了，以後我一定會來看你的，再見了。」

黑猿聽他要走，好像大感失望，毛臉登時流露出依依不捨之色，口中急得「吱」「吱」亂叫。

姬紅薇道：「猿大哥，以後我也一定會來看你的。」

黑猿抓頭挖耳的只是瞧着兩人，忽然牠走近陸翰飛身前，口中低嘯了兩聲，毛手連比，蹲下身去，意思仍要陸翰飛伏在牠身上，背他下去。

陸翰飛心中一陣感動，連忙搖手道：「猿大哥，不用了，我自己會下去的。」

黑猿偏着頭瞧瞧他，口中歡呼一聲，身子躍起，毛手招了兩招，就朝崖下縱落。

姬紅薇道：「猿大哥已經下去了，我們快走吧！」

說着也往崖下掠去。

兩人一猿，沿壁而下，不多一會，已走到山澗盡頭，陸翰飛眼看黑猿只是跟在自己身後，不肯回去。

心中也油然生起別離之情，急忙回身道：「猿大哥，不要再送了，你快回去吧。」

黑猿依依不捨的點着毛頭，口中低嘯了兩聲。

姬紅薇也回頭道：「猿大哥，我們走了。」

她引着陸翰飛，從白霧濛濛的斷樑上，越過山澗。

黑猿隔着山澗，還在長嘯不止。

陸翰飛一時興起，也仰天發出一聲長嘯！

他此時不僅武功全復，尤其練了公孫喬繪的三十六式坐功圖解，本來蘊積體內的蝮蛇寶血，業已全都化散，此時的功力，比之未受傷前不知精進了若干倍！

他這一聲長嘯，清越嘹亮，直若鳳鳴，只聽羣山响應，餘音裊裊，歷

久不絕！

姬紅薇瞧着陸翰飛驚喜的道：「原來你有這般深厚功力，我想你武功一定很高。」

陸翰飛自己也想不到這聲長嘯，勁氣會有如此充沛，心頭也着實暗暗驚奇，難不成那三十六式行功坐像，會有這般的效果？

姬紅薇看到他神色有點迷惑，也只當他還在懷念着猿大哥，她正想開口，忽然「咦」了一聲，低低的道：「有人來了，我們走吧！」

陸翰飛抬頭睢去，果然正有一人，沿着山澗緩緩走來！

那人一身藍布衫袴，像是個樵夫打扮。

姬紅薇從來也沒有和男人走在一起過，瞧到有人來了，只是低着頭走路，不敢再和陸翰飛說話。

雙方距離漸漸走近，原來那只是五十來歲的老頭，腰背微彎，走路也顯得有點吃力。

但當他走近兩人身前，忽然停住腳步，朝陸翰飛打量起來。

陸翰飛原先因這位老人只是普通樵夫，而且看出他不像是個會武的人，也就並不注意。

此時一見老人停住腳步，朝自己打量，心頭泛疑，不由也朝老樵夫瞧去。

那老樵夫看了陸翰飛幾眼，含笑問道：「這位相公，可是姓陸？」

陸翰飛聽得一怔，抱拳道：「老丈如何知道在下姓陸？」

老樵夫道：「相公尊名可是翰飛？」

陸翰飛心頭大疑，皺皺眉道：「在下正是陸翰飛。」

老樵夫似乎還不大相信，追着問道：「那麼相公可是從南嶽來的？」

陸翰飛知道許多武林中人，爲了白衣劍侶的藏寶，一路追踪，自己已經碰上過不少人，都是一般相問，心頭不禁冒火，冷冷的道：「不錯，在下就是南嶽門下陸翰飛。」

老樵夫哈哈一笑，自言自語的笑道：「那是不會錯了。」

陸翰飛不耐的道：「老丈到底有甚麼事？」

老樵夫吁了口氣，臉露喜色道：「老漢總算等到相公了。」

姬紅薇站在一旁，瞧着老樵夫嘮嘮叨叨的說了半天，還沒說出甚麼事來，不由插口道：「老丈，你有甚麼事，說出來就是，這麼吞吞吐吐的幹嗎？」

老樵夫對姬紅薇的催促，渾如未聞，依舊望着陸翰飛道：「那麼相公剛才是從石城峯下來的了？」

陸翰飛不禁一怔，自己剛從石城峯下來，他如何會知？心中想着，還沒開口！

姬紅薇接口道：「我們問你的，你一句也沒有回答，你倒盤問得這麼詳細。」

老樵夫瞪了她一眼，道：「老漢受人之託，自然就要問得詳細一點。」

陸翰飛聽他說出受人之託，心中更是動疑，急忙道：「老丈究係受何人之託？要找在下？」

老樵夫道：「老漢收了人家三兩銀兩，在這裡等候相公，今天已是第三天了。」

他說半天，還是沒說出頭緒來。

陸翰飛索性瞧着他不作聲。

果然，那老樵夫因沒人答話，繼續說道：「老漢這三天來，一直守在這裡，等候相公，因爲老漢受人之託，而且那人一再叮囑老漢，若瞧到相公這樣打扮的人，非盤問得一淸二楚，才可說出。」

陸翰飛聽他說得鄭重，敢情確有重大之事？

但繼而一想，自己當時身負重傷，被溫如玉揹着一路奔走，原是爲了避開追踪之人，並無一定目標，後來被黑猿揹上石城峯，也只能說是巧合，那會有人知道？老樵夫說是受人之託，在這裡等了三天，豈非怪事？

姬紅薇道：「你現在都問清楚了，有話快說咯，這般吞吞吐吐的，眞是急死人啦。」

老樵夫道：「那人有一封書信，要老漢親手交給相公。」

「書信？」陸翰飛越聽越奇，那人怎會知道自己從石城峯下來？却巴巴的叫人在這裡等候，留下書信？

「老漢受人之託，難道還會騙你？」

老樵夫顫巍巍的探手入懷，摸出一封信束，遞到陸翰飛手中，道：「那人再三叮囑，要老漢親手交給相公，相公先瞧瞧信封，可會錯了？」

陸翰飛接過信束，低頭一看，只見信封上寫着：

陸翰飛相公親拆。

面交

陸翰飛看得大奇，這封信果然是給自己的，不知留信的又是何人？

姬紅薇好奇的道：「這信是給你的？」

陸翰飛點點頭，正待拆開信封！

老樵夫忽然伸手一攔，道：「相公且慢。」

陸翰飛抬頭道：「甚麼事？」

老樵夫道：「那人關照老漢，要老漢轉告相公，這封信，要離開這裡，才能拆看。」

姬紅薇道：「奇怪，拆信也有甚麼地方能拆？甚麼地方不能拆的？」

陸翰飛道：「那是爲了甚麼？」

老樵夫聳聳肩，道：「這個老漢就不知道了，老漢只是照他的話，轉告相公罷了。」

話一說完，就轉身走了。

陸翰飛手上拿着信束，一時當眞不知是拆好？還是不拆好？一面連忙叫道：「老丈請留步。」

老樵夫轉頭道：「老漢已經把要說的話，都告訴相公了。」

陸翰飛道：「這信不知是甚麼人交給老丈的？」

老樵夫大笑道：「當然是你相公的朋友。」

陸翰飛道：「在下是問老丈，這人是個甚麼樣的人？」

老樵夫不耐的道：「現在是你盤問我了？人總是人的樣子，難道還會是鬼？待會，你看這信，不就明白了？老漢可沒有時間和你多扯。」

他邊說邊走，漸漸去遠。

姬紅薇等老樵夫走遠，偏着頭道：「他走開了，現在你可以拆開來瞧啦！」

陸翰飛爲人持重，搖搖頭道：「這人既然叫我離開這裡再拆，也許另有緣故，我們就離開這裡再拆吧！」

姬紅薇嗤的笑道：「你這人眞是老實，他要你過了十年再拆，你也等上十年？」

陸翰飛笑道：「所謂離開這裡，只要再走遠些，也就是了。」

姬紅薇道：「我想這寫信的人，一定知道你的脾氣，要是換了我，早就拆開來瞧了。」

兩人邊說邊走，脚下加快，一陣工夫，已來至山脚。

姬紅薇忍不住道：「喂，你現在可以拆了。」

陸翰飛心想：妳還比我還急！

當下依言拆開信封，只見上面寫着：

石城之行，彌足欣慰，見字希速去君山，附束一紙，抵君山後開拆。

知名具

除信箋之外，果然還附着一個密封。

陸翰飛直瞧得心頭猛跳，這一行蒼勁行書，自己最熟悉也沒有了，這是賽孫臏令狐老前輩的筆迹！

和石鼓山前，由船老大交給自己的那封信，筆迹完全一樣，甚至連信上口氣，也完全相同！

令狐老前輩，乃是自己親眼目覩喪在他師兄夏侯律的「透骨陰指」之下，而且還是自己親手替他埋葬的。

這眞是怪事，但這封信，却明明是令狐老前輩寫的，決不會錯的！

姬紅薇瞧他看完書信，臉色大變，只是拿着信箋發呆，不禁奇道：「喂，你怎麼了？這封信是不是你朋友寫的？」

陸翰飛並沒回答，忽然想起當日看完賽孫臏的信，曾匆匆收入懷中，不知是否還在？

他來不及回答姬紅薇的話，迅速伸手入懷，一陣掏摸，差幸並沒失落，急忙取了出來。

他因方才從石城峯下來，飛越山澗斷樑之時，衣服全被飛瀑濺濕，這封信業已被水浸濕。

陸翰飛小心翼翼的把信箋取出，緩緩揭開。

這一揭開信箋，頓時把陸翰飛看得目瞪口呆！

原來那張信箋上，除了原有的兩行行書，寫着：

「身後無所謂，古錢兩枚，佩之大吉。

今晚二更，可去瘞骨之處，潛伏暗隅，愼勿出手。

知名具」

另外，經浸濕之後，赫然多出八個硃紅小字，那是：

「九疑石城惟寶可通」

陸翰飛差點驚叫出聲，令狐老前輩他眞有未卜先知之能？好像甚麼事都在他預料之中。

就以這封信來說，當時誰也沒有發覺中間還另有秘密，要不是經水浸濕，始終不會發現。

再看兩張信箋，筆迹絲毫不差，果眞出於一人之手！

陸翰飛不由恍然大悟，方才那個老樵夫，分明就是他老人家！

難怪他走路之時，顯得有點不同！

難怪他要自己離開那裡，才能拆信！

那麼石鼓山那一幕，只是假戲眞做而已，他老人家根本就沒有死！

江湖中人叫他靈狐仙，他當眞亦狐亦仙！

哦，他要自己速去君山，難道君山有甚麼緊要之事？另外附着的這封密束，要到了君山才能拆看，不知又是何事？

心念轉動，急急收起信箋，塞入懷中，一面朝姬紅薇拱拱手道：「在下另有急事，必須立即啓程，姑娘請恕在下要先走一步了。」

話聲一落，正待跨步走去！

姬紅薇只覺心頭一急，叫道：「喂，你等一等！」

陸翰飛抬頭道：「姑娘可有甚麼事麼？」

他目光和姬紅薇一接，只見她一雙秋波含情脈脈，只是怔怔的瞧着自己，狀若不勝幽怨！

半晌，沒有說話！

陸翰飛心中也有點恍惚，這是一種無可言宣的感覺！

她沒有作聲，但她臉上的表情，已經說出來了！

心中多少難言事，盡在秋波一轉中。

他同樣感到惆悵，會短離長，人非草木，孰能無情？

臨別相對同惆悵，只爲蕭郎是路人。

姬紅薇緩緩舉起纖手，輕輕擺動了一下，道：「沒有甚麼，你去吧！」

陸翰飛一抱雙拳，說道：「姑娘珍重。」

轉身邁開大步，朝山下奔去！

山風吹拂着他飄逸的藍衫，有如

一朵出岫輕雲，冉冉地在山壑之間浮動，漸漸去遠，漸漸消失！

姬紅薇像失去了甚麼，空虛、寂寞，同時襲上心頭，這是十八年來，從未嘗到過的滋味！

相思味有甜有苦，嘗着苦偏不肯拋。

她怔怔的立在山前，不知是追上去好，還是……

一聲輕微的冷笑，起自身後！

姬紅薇有如剛自夢中醒來，驀地回過頭去！

只見右側林中，緩緩走出一個身穿月白儒衫，面目姣好，但散披着一頭紅髮的怪人！

姬紅薇差點驚叫出聲，因爲這人來得怪異！

不，該說生得怪異，打扮更是古怪！

說他是男的？他面貌姣美，柳眉鳳目，瑤鼻櫻唇，和一張桃花似的玉臉，該是女的，說她是女的？她身穿月白儒衫，足登薄底快靴，又是男人打扮。

說她美？一頭紅髮，披散兩肩，說她醜？又嬌媚如花！

姬紅薇雖然出身魔教，她幾曾見過這般非男非女，又美又醜的怪人？

她驚怯却步，兩隻眼睛，瞪着徐徐逼近的紅髮怪人，顫聲問道：「你是甚麼人？」

紅髮怪人兩隻眼睛同樣瞧着姬紅薇，口中同樣問道：「妳是甚麼人？」

姬紅薇心中害怕，不自禁的又後退了一步。

紅髮怪人冷漠的道：「我問妳是甚麼人，妳聽到沒有？」

姬紅薇聽他說話的聲音，冷漠之中甚是嬌脆，分明是個女子，心頭怯意稍減，抬頭道：「我叫姬紅薇，妳呢？」

紅髮怪人在她身後站定，依然冷冷的道：「赤髮仙子。」

「赤髮仙子？」

姬紅薇瞧她一頭赤髮，凝眸道：「你是男的？還是女的？」

赤髮仙子格格一笑，道：「仙子是男的？還是女的？」

姬紅薇膽子一壯，笑道：「原來妳也是女的？」

赤髮仙子並沒回答，冷峻的道：「妳在甚麼地方遇上他的？」

「他？」姬紅薇驚奇的瞧着她，問道：「妳是說陸相公？」

赤髮仙子鼻孔裡「唔」了一聲。

姬紅薇面上有點發燙，低低的道：「石城峯石室裡面。」

「他果然在裡面！」赤髮仙子自言自語的說着。

姬紅薇道：「妳也認識陸相公？」

赤髮仙子兩道冷厲的目光忽然一抬，問道：「你們怎樣進去的？」

姬紅薇反問道：「妳幹麼，要問得這麼清楚，妳如果是陸相公的朋友，我就告訴妳。」

赤髮仙子怔得一怔，接着幽幽的歎了口氣，道：「以前也許是，但現在不是了。」

姬紅薇睜大眼睛，疑惑的道：「這話我聽不懂，哦，那封信就是妳叫人送給陸相公的？」

赤髮仙子搖搖頭，表示不是，接着又道：「妳聽不懂就算了，其實我自己也不懂。」

姬紅薇疑惑的瞧着她，說道：「妳不是問我怎麼進洞去的嗎？我去的時候，瞧到大石壁上，開着很大一道石門，我瞧着好奇，就悄悄的走了進去，後來，石門忽然關了起來，我無意之中，在一間石室裡，瞧到祖師仙娘天仙娘子的法體……」

赤髮仙子臉上掠過一絲詫異，插口問道：「妳是魔教門下？」

姬紅薇點點頭，續道：「後來陸相公也闖進來了，咭，他把我當作妖精呢，後來我們就出來了。」

赤髮仙子關心的道：「他可會發現甚麼？譬如說，他拿到甚麼東西？」

姬紅薇搖頭道：「沒有啊，陸相公沒有說起。」

赤髮仙子疑惑的點點頭，沉默有頃，忽然抬頭道：「妳喜歡他嗎？」

「我？」姬紅薇吃了一驚，臉上一陣發赧，微微搖頭，聲音說得極低，道：「我不知道……其實我們才認識沒多久。」

赤髮仙子勻紅的臉上，開始綻出一絲笑意，徐徐的道：「我看得出來，妳是喜歡他的，不然，他走了，妳爲甚麼瞧着他背影，怔怔的發呆？」

姬紅薇被她說得臉上更紅，嬌羞的道：「啊，原來妳早就來了，妳壞死啦。」

赤髮仙子用手掠掠紅髮，格格笑道：「我還知道妳想跟他下去，是嗎？」

姬紅薇小嘴一噘道：「妳怎會知道我心裡的事？」

赤髮仙子眼珠轉動，嗤的笑出聲來，道：「我自然瞧得出來，我是……」

她無意之中，說出「我是過來人了」，但話一到嘴邊，連忙改口道：「這是一件艱苦的事，唉，妳要是眞的喜歡他，妳就和我一起去……」

姬紅薇陡然眼睛一亮，急忙抬頭問道：「妳知道陸相公到那裡去的？」

赤髮仙子心中暗暗歎息，一面點頭道：「我自然知道。」

姬紅薇臉上忽然露出猶疑之色，低下頭去，幽幽的道：「讓我想想，我該不該跟下去呢？」

赤髮仙子挽着她手臂柔聲道：「不用想了，我們跟下去，不會錯的！」

於是兩條人影開始在起伏的山林間移動，一起朝山下馳去。

（未完·廿二）

賭國豪雄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和尚六根不淨　小妞潔身自愛

上文提要：小神通挾連戰皆捷的餘威，進入了大鴻運賭場，却連戰皆敗北，受到挫折，屢敗屢賭，反敗爲勝，迫得大掌櫃找出大老闆歐陽建，原來是赫赫有名的賭國世家。小神通見好收場，怕有損失，轉兜售複製畫，知宋大頭已向他售出一幀，事有蹊蹺，非找綠帽子王不可。又來到不夜城賭坊，是賭王名下的賭場，易盈盈迎戰找厤煩的張半仙未捷，小神通賣畫解圍……

「哼！」

哼歸哼，最後張半仙還是勉爲其難的接受了，彼此銀貨兩訖，完成交易。

小神通突然發現，在張半仙的身上，也佩有一面象徵取得代表權的金牌，道：「眞是失敬得很，原來道長已取得代表資格，是那一省的？」

「山東。」

「此來襄陽是爲了籌措彩金？」

「不完全是。」

「也是想尋聖僧遺寶？」

「可以這樣說。」

「衰啊，屋漏偏逢連夜雨，錢沒贏到，反而輸了一大把，不過，能夠買到一張山水畫，總算不虛此行。請吧，咱們後會有期，區區在下我乃鄂省代表，屆時免不了會有一番龍爭虎鬥。」

「臭小子，你等着吧，到時候道爺一定會痛宰你！」

你字出口，人已到了門口，當即氣虎虎的下樓而去。

* *

「瘸十，媽的，又是瘸十，今天晚上可能是遇上了白虎星，輸得好慘。」

「可不是嗎，三家全輸，只有莊家一家贏，眞他媽的邪門。」

「小意思啦，這麼漂亮的妞兒，輸錢也舒服，還沒有請教姑娘尊姓芳名？」

「唐蜜，唐朝的唐，甜甜蜜蜜的蜜。」

「好名字，好名字，果然甜甜蜜蜜，蜜蜜甜甜，不夜城找妳來當荷官，可謂獨具慧眼，保証生意興隆，哈哈，哈哈哈。」

「有沒有男朋友呀？」

「還沒有。」

「可不可以『出場』？」

「各位，請快下注，要擲骰子了，上班時間不談私事，私事等下班之後再談。」

這一着眞靈，吵雜喧鬧之聲當即靜止下來。

却已清清楚楚的傳入小神通等人的耳中。

聲音來自右首第三間，也就是他們的斜對面。

那裡正在推牌九，人山人海，盛況空前。

做莊的荷官是個女的，雖然由於角度的關係，看不眞切，但從側面看，依然可以斷定，確是久尋未遇的唐蜜。

這眞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白小痴一個大跨步，就往外衝，企圖大興問罪之師。

被小神通一把拉住，佯怒道：「亂來，打狗還得看主人，咱們先請教一下小公主再作計較。」

語音一頓，隨即正容說道：「公主認識小唐嗎？」

易盈盈側着頭仔細瞧一下，道：

「似會相識。」

「在那裡見過？」

「一時想不起來。」

「可是在萬聖宮？」

「絕對不是。」

「在各地的不夜城賭坊內？」

「難以確定。」

金不換一揚柳眉兒，道：「這事眞鮮，她在不夜城當荷官，小公主會一無所知？」

易盈盈一臉肅穆的道：「我說的全是實話，似會相識，却想不起任何完整的回憶來，我想——」

「妳想甚麼？」

「我想趙大叔應該很清楚才對。」

「對，咱們去找趙子高。」

「不必，本宮派人去叫。」

當即派人去請，何消片刻工夫，趙子高便應命而至。

易盈盈說明原委後，道：「趙大叔，這個唐蜜是何時來到此地的？」

趙子高的眸光從小神通、白小痴、金不換的臉上溜過，投注在唐蜜所在的牌九桌上，表情全無的道：「昨夜才到，今天是她第一天上班。」

小神通神色一緊，將話頭接過來，道：「是不夜城的舊人吧？」

趙子高搖頭否認：「不，是新人。」

「有人介紹？」

「是她自己來應徵的。」

「一個應徵的新人，趙掌櫃會如此重用？」

「主要是因爲她的賭技出衆，我們又正好缺人，所以第一天上班就讓她當荷官。」

「趙掌櫃可清楚此妞的底細？」

「這……老夫所知有限。」

白小痴直接了當的說：「讓本總管告訴你，她曾是一家賭坊的老闆，被我們教主贏過來，包括她的人在內，爲妻爲妾爲奴，甚至僅是春風一度就甩，都可以，即使是剁成肉醬包人肉包子來賣，她也無權反對，總而言之，言而總之，她已經賣斷，過戶給我家主人，完全喪失了自主權，有人擅自收留，就構成侵佔罪，說的嚴重點，是妨碍家庭，可不是鬧着玩的。」

這小子胡說一通，趙子高的臉色接連數變，忙不迭的道：「如此說來，老夫可不敢留她，馬上炒她的魷魚，交還給貴教。」

小神通道：「暫時無此必要，就讓她留在不夜城吧。」

「要不要叫她過來問話？」

「免，一切皆保持現狀就好，本教主會來過不夜城的事，也希望趙掌櫃切勿向唐蜜提起。」

「好的，趙某保証三緘其口。」

不輸少爺沒再言語，正打算轉身下樓，命吳家昆仲來全面監視她的行踪，白小痴忽然驚呼道：「糟啦，糟啦，那賤人怎麼突然不見了？」

可不是嗎？成堆的人羣中，清一色全是男性賭徒，不知何時，唐蜜芳踪已杳。

大家急忙衝過去，小神通劈面就說：「莊家到那裡去了？」

一位賭徒嘻嘻笑道：「可能是去撒尿。」

白小痴道：「去了多久？」

另一位賭徒亂開黃腔，道：「剛去，大概正在脫褲子，還沒有撒出來。」

問明方向，小神通二話不說，掉頭就走。

廁所在角落上，男女分開，情急之下，那還顧得下男女有別，一頭撞進了女廁。

兩個冒失鬼，連門都懶得敲，見門就强行打開。

「呀，要死啦！」

「哇，缺德鬼！」

「不要臉！」

「小色狼！」

尖叫聲，臭罵聲，響成一片，上「號」的妞兒們也惶作一團，有人驚嚇過度，當場暈倒，有人提着褲子就往外面衝。

小神通和白小痴充耳無聞，視若無睹，依舊以快速度繼續未竟之功。

一霎時，便將所有的小門打開了，却沒見唐蜜的芳踪。

衝至另一邊，不遠處也有一道樓梯，展目望去，唐蜜已到達不夜城的大門口。

「追！快追！」

「追啊！追！」

發話同時，人已如飛而下。

尤其是小神通，去勢如風，快若瀉電奔雷，「大鵬三展翅」，接變「乳燕穿波」，再一式「蜻蜓點水」，落脚處堪堪到達大門口附近。

而唐蜜則已過了馬路，到了對街，正在向西狂奔，行將在視線內消失。

衝啊，小神通發足猛往外衝。

不料，一個不小心，却與一位正要進門的朋友撞個滿懷。

是諸葛先生，彼此皆各退一步，面有驚色。

白小痴可慘了，與小王爺諸葛天德撞「車」，當場一屁股栽坐在地，暈頭轉向，眼冒金星，口裡不乾不淨的道：「衰！眞他媽的衰到了姥姥家，走路也會出『車禍』，大概是不夜城的門太小吧？」

諸葛先生笑容滿面的道：「眞是抱歉，門是小了一點，累兩位小友受驚，老夫一定交代他們將門加大。」

此刻，唐蜜行至一個轉角處，行將拐入另一條街，小神通那有閑工夫和他們父子扯蛋，招一招手，舉步就走。

却被諸葛天德攔下來，道：「且慢，現在你們還不能走！」

白小痴大聲嚷嚷道：「小兵，小兵何在？」

「有！小兵在此！」

吳新德、吳新才還眞聽話，就在附近不遠，應聲冒出來。

白小痴不假思索的道：「有惡犬擋路——」

不輸少爺不願使諸葛先生太難堪，更不忍傷害到易盈盈，忙截口說道：「這兒沒有你們的事，快去追唐蜜。」

「是，教主！」

「不一定要逮住她，但一定要掌握她的確切行踪！」

「是！是！」

目送二人咬着唐蜜的尾巴追下去，小神通這才轉身問諸葛天德：「小王爺有何見教？」

諸葛天德語頗不善的道：「你們慌慌張張的衝出不夜城，非偷即盜，小王必須要查清楚。」

小神通聞言氣冲斗牛的道：「甚麼？你說本教主是强盜？是小偷？」

諸葛天德語冷如冰的道：「非偷非盜，何必如此張皇失措？」

小神通、白小痴、金不換齊皆大怒，一股無名之火直貫眉梢，眼看一場暴風雨已是無可避免。

易盈盈本已躲藏起來，見此情狀，乍然挺身而出，仗義執言道：「哥，你在胡說些甚麼，人家神通教主他們是在追趕一個人，偷呀盜的多難聽，事實上還幫了我們的大忙，若非小神通暗中相助，不夜城許會栽在張半仙的手中。」

諸葛先生笑呵呵的道：「誤會，誤會，看來的確是誤會，德兒太莽撞了，還不快向神通教的三位小友道歉。」

心不甘，情不願，但父命如山，諸葛天德不得不向三人表示歉意，連說了三聲：「對不起。」

小神通不爲已甚，亦未再深究，當即告辭而去。

易盈盈也想走，被父親阻住，諸葛風沉聲道：「盈兒，妳要到那裡去？」

「我想回船。」

「妳根本就不應該下船來。」

「爹，人家一個人在船上悶得慌，正好小神通他們也到了襄陽，所以……」

小王爺諸葛天德接口道：「所以就跟着他們到處瞎胡鬧，敲詐勒索打秋風，害得襄陽城所有的賭坊皆鷄犬不寧，破了不少財。」

他還不曉得，這位妹妹也主動替不夜城送了三萬兩的「規費」，不然，怕不當場氣破肚皮才怪。

易盈盈心有不服，大聲辯解道：「哥，是你有成見，其實小神通這個人蠻好的，聰明、能幹、風趣、又有正義感，賭技一流，武功也是一流的，人又英俊，堪稱人中龍鳳。」

小王爺諸葛天德可不這樣想，道：「哼，妹妹，好聽的話全被妳挑光了，爲何不說他很花，很風流，詭計多端，賊頭賊腦，尤其到處留情，見一個愛一個，玩一個甩一個。」

易盈盈固執己見的道：「哥，你這是在鷄蛋裡挑骨頭，故意中傷別人，不管你怎麼說，絕不會影响我對他的印象，也影响不了我對小神通的感情。」

諸葛先生大吃一驚，道：「妳說甚麼？已經跟小神通發生感情？」

易盈盈天眞無邪的道：「爹，別大驚小怪嘛，不是男女之間的那一種，而是普通朋友的感情。」

諸葛風冷厲的聲音道：「盈盈，爹鄭重的提醒妳，就算是普通朋友的感情也不可以。」

易盈盈愕然一楞，道：「這是爲何，做一個普通的朋友有甚麼關係嘛？莫非你老人家和哥一樣，也對小神通有成見？」

諸葛先生的臉色陰沉沉的，聲音亦奇冷奇寒：「不是爹對他有成見，而是事實本來就是如此，他太花太色，爹是怕妳吃虧，任何朋友都可以交，就是不可以交小神通這樣的朋友！」

打從她記事起，從未見父親如此疾言厲色過，雖然心裡依舊不服氣，覺得事情可能並不如表面這樣單純，或許另有隱情秘辛，却不敢再開口追問，默默地跟在父兄身後，進入不夜城。

* * *

小神通、白小痴、金不換三人，一離開不夜城，便發足狂奔，先是西行，轉一個彎兒又撲向北方。

然而，就這麼一忽兒工夫，不僅唐蜜早已不知去向，連吳家昆仲也不知道追到那裡去了。

又是一陣瞎搜亂尋，踏遍了襄陽的每一條街，結果還是一無所獲。

這時候，他們正停在一座高大的，古色古香的拱門下面，拱門的上方，有三個斗大的金字：「金香園」。

兩個小子一見「金香園」三字，齊皆心頭一震，白小痴以拇指和中指打了一個響炮，道：「奶奶的，莫非跟杭州的金香園是姐妹店？」

小神通精神百倍的道：「大概八九不離十，咱們進去瞧瞧。」

白小痴翻了一個白眼，道：「主人可是想再扮一次皇帝？」

小神通道：「媽的，『小和尚』很久沒有洗澡了，早該慰勞一下。」

白小痴早已流下了口水，作了一個鬼臉，道：「是啊，是啊，辛辛苦苦這麼久，是該再扮一次皇帝了。只是，羣英大會的彩金還不太夠，這可如何是好？」

常勝公子的脚已踏進「金香園」，道：「小事情，相差無幾，日後再殺幾家賭坊就可以湊齊了，咱們扮三天就好啦，花不了多少錢。」

到現在爲止，金不換還沒有弄懂他們要去幹甚麼，傻呼呼的道：「你們要去扮皇帝？」

小神通道：「是呀，扮皇帝。」

「皇帝怎麼扮？」

「哎呀，連這個也不懂，眞土，就是穿上龍袍，坐在金鑾殿上，接受文武百官的朝拜，三呼萬歲，跟眞的皇帝一模一樣，說多神氣就有多神氣。」

「你們扮皇帝，那本姑娘扮甚麼？」

小神通驚「哦」一聲，道：「糟糕，妳不說我差點忘記妳是個母的，姑娘家自然不適合扮皇帝，這倒是一件痲煩事。」

白小痴給小神通使了個眼色，黠笑道：「這不難，有一個現成的角色可以給小金扮。」

金不換道：「甚麼角色？」

白小痴道：「妳可以扮皇后。」

不輸少爺眉開眼笑的猛吃小金的豆腐：「既然一個是皇上，一個是皇后，免不了會遊龍戲鳳，鴛鴦戲水，挑燈夜戰，在一個被窩裡睡覺。」

金不換臉色大變，道：「不！不！咱們有言在先，姑奶奶死也不跟你搞七念三。」

小神通詭笑道：「妳身爲皇后的人，不與皇上睡龍床，可別怪本少爺會摟着別的嬪妃宮女睡。」

金不換大發嬌嗔道：「哼，你愛跟誰睡，就跟誰睡，我又不是你甚麼人，管你幹嘛。」

白小痴有意消遣她，道：「恐怕不是眞心話吧，我看妳一定會輾轉反側，難以成眠，吃一夜的醋。」

玩笑開得大了些，小金臉上掛不住，潑辣的性子又發了，破口大罵：「死白痴，臭白痴，姑奶奶今天非打爛你這張臭嘴不可。」

不用手，而是用鞭子，鞭風呼嘯中，猛往白小痴的臉上抽打。

白小痴嚇一跳，只好急忙閃躲，打打鬧鬧中，已進入金香園內。

規模比杭州大，單是金鑾殿就有兩棟。

可是，說也古怪，目光所到之處，却見不到半個妞兒。見到的只是幾個端茶送水，煮飯洗衣，已經老大不小的老女人。

其中一個胖婦迎上來說道：「你們來做甚麼？」

小神通道：「來扮皇帝。」

胖婦睨了三人一眼，疑雲滿面的道：「你們，兩男一女，又這麼小，要扮皇帝？」

白小痴掏出一大疊銀票來，在她面前晃一晃，粗聲大氣的道：「妳娘，妳管我們幾男幾女，小不小，有銀子就是大爺，還不快叫你們鴇兒出來迎接。」

胖婦見錢眼開，馬上堆下一臉的媚笑，道：「我們金香園與衆不同，叫經理，不叫鴇兒。」

小神通冷哼一聲，道：「哼，仙人放屁，好神氣啊，分明是一條蟲，硬以爲自己是一條龍，甚麼玩意兒，管你是經理還是鴇兒，叫出來答話就是。」

胖婦連聲應諾，掉頭就走，不到三分鐘，金香園的經理便姍姍而來。

是熟人，老朋友，方妍是也。

彼此都感到意外，先是一楞，隨即熟絡的相互招呼。

白小痴首先說道：「金香園的生意做得好大，到處都有關係企業？」

小神通立即糾正道：「這不是關係企業，應該說是連鎖店。」

方妍笑意盎然的道：「不錯，是連鎖店，南七北六十三省，共有二十一家。」

「恭喜妳，方經理，旗下的娘子軍成千上萬，好威風啊，兵馬大元帥也不過如此。」

「客氣啦，方某只是一個小小的經理，拿人錢財，爲人跑腿，隨便人家調來調去，又不是大老闆，何喜之有？」

「敢問貴園的後台大老闆是誰？」

「股份很多，好幾個，我也不很清楚。」

「上一次在杭州，本公子曾向妳打聽過一個人，可有消息？」

「你是說風流俠士燕無雙？」

「是呀，有無來金香園扮過皇帝？」

「沒有，金香園的恩客記錄中迄無此人的大名。」

白小痴道：「方經理的意思也就是說，我家教主與我白小痴，已列入金香園的正式記錄之中。」

方妍道：「正是，凡是來本園扮過皇帝的客人，都有完整的記錄可查。」

小神通再一次瀏覽一下四周的景物，道：「這裡的規模，好像比杭州還要大？」

「當然，比杭州大一倍，可以同時供兩個人扮皇帝。」

「言歸正傳，節目可以開始了吧？」

「現在？」

「自然越快越好。」

「對不起，現在沒空，預約的人還很多，最快也得十天以後。」

「媽的，生意這麼好，逛窰子也得排隊。」

「沒有辦法，客人多嘛，只好預約排隊。」

白小痴猴急得很，聞言彷若冰水淋頭，連道了兩聲：「衰啊衰！」但心念一轉，他又有了新主意，道：「方經理，咱們打個商量好不好，皇帝扮不成，參觀一下，過一下乾癮總可以吧？」

方妍遲疑不決的道：「這樣恐怕不好吧，會掃了別人的興。」

小神通道：「不會的，我們離遠點，躲在暗中即可。」

方妍道：「還是不大好，本園無此先例。」

小神通道：「老朋友啦，何妨破個例。小痴，給方經理二百兩銀子，就算是小費吧。」

白小痴怔愣道：「主人，沒有辦事，付甚麼小費嘛，眞是的。」

不輸少爺小聲道：「你懂個屁，這等於是買一張『月台票』，如果運氣好的話，也許還可以擠上『車』去。」

白小痴會意，當即給了方妍二百兩銀子。

方妍見錢眼開，滿口答應下來，道：「奇怪，你們二男一女，這個皇帝如何來扮？」

小神通自我解嘲的笑笑，道：「好扮，一個皇帝，一個皇后，再加一個太監。」

餘音未落，人已一溜煙的向最近的一座金鑾殿奔去。

* * *

金鑾殿內，好戲連台，正在上演清歌妙舞，上百名的美女，穿着薄如蟬翼似的羅衫，伴着悅耳的歌聲，翩翩起舞，有如一大羣五色繽紛的彩蝶。

皇上不在龍椅上，在下面，在脂粉堆裡，摸摸這個，碰碰那個，笑口大開，樂不可支。

一個不留神，將皇冠碰掉了，露出來一個光禿禿的大光頭。

小神通驚呼出聲：「原來是歡喜頭陀。」

白小痴嘻嘻笑道：「好風流的野和尚。」

金不換則惡語相加：「哼，好下流的禿驢！」

由於是熟人，小神通主僕不再避諱，大模大樣的進入金鑾殿，也鑽進胭脂陣裡去。

小神通道：「和尚，幸會啦，是何時來到襄陽的？」

歡喜頭陀先是一驚，但很快就鎮靜下來，摟住一個妞兒，一邊逗耍，一邊說道：「不久，今天才到。」

「奇怪，聽方經理說，預約排隊的人很多，大和尚爲何如此幸運？」

「事實上，佛爺我早在半月之前就掛號了。」

「哈！和尚好會享受。」

「男人嘛，人生苦短，不會及時行樂的人都是白痴、傻蛋、二百五。」

「出家人應該六根清淨才對，你不怕佛祖震怒，上不了天堂，要下地獄？」

「老衲修心不修性，修德不修行。佛祖神前一炷香，來來往往走四方，吃喝嫖賭俺都愛，阿彌陀佛使人煩。活着的時候快樂最重要，死後的事管他娘！」

「好一個管他娘，但也不能樂昏了頭，誤了正事。」

「什麼狗屁正事？」

「本敎主記得，大和尚打算還要到別省去爭奪代表權。」

「沒錯，貧僧正準備到洛陽去。」

「那就早該上路了。」

「明天就走，先歇歇脚，添點油，加點料。」

「休息，是爲了走更長遠的路？」

「臭小子，答對了，就是這個意思。」

「河南的羣英會何時舉行？」

「快了，就是這幾天。」

「賭國武林的羣英大會又是幾時？」

「還早，還有三四個月的時間。」

白小痴插言道：「既然洛陽的羣英會已迫在眉睫，我看大師父還是早點上路爲佳，免得在路上發生天災人禍，失之交臂，抱憾終生。」

酒肉和尚道：「最低限度，也得等選后封妃，挑燈夜戰，先痛快一夜，扮完皇帝之後再走。」

「錯，錯，大錯特錯，大戰前夕，要養精蓄銳，你不怕精力不繼，再一次名落孫山？」

「可是，到口的肥肉，如果不吃的話，多寃多可惜。」

「沒有關係，朋友嘛，爲朋友兩肋插刀，面不改色，這些事，我們會幫你完成的。」

「銀子已經花了，事情沒辦，這——」

「這不要緊，我家主人大人大量，大慈大悲，七折八扣，多多少少會付你一點權利金。」

至此，歡喜頭陀才明白他們主僕的眞正用心，眼見小神通、白小痴正在肆無忌憚的，摟着兩個妞兒逗樂子，不禁暴跳如雷的道：「媽的個巴子，說了半天，你們是想在別人的葡萄園裡摘葡萄，揀現成的便宜，揩老佛爺的油，哼，做夢，滾！滾！滾！」

三聲滾，連在一起，有如獅吼虎嘯，剛猛的掌浪，更似風狂雨驟，洶湧而出，比結髮的妻子被人睡了，美艷的小妾被人玩了還要嚴重，如瘋似狂，一路搶攻，直至將二人趕出金鑾殿，關上大門，下了門才停下來。

二小自知理虧，雖然心有未甘，也無可奈何。

白小痴咂一咂嘴唇，道：「奶奶的，好惱人哪，到口的葡萄吃不下去。」

金不換譏諷道：「哼，活該！」

小神通道：「不要氣餒，還有一個機會。」

立與白小痴攀肩搭背的，向另一棟金鑾殿行去。

* * *

這裡的節目更精彩，在加演「捉迷藏」。

皇帝老子的眼睛被人蒙住，滿場亂竄，在近百名半裸的美女羣中亂捉亂摸。

還訂下規矩，凡是被捉到的人，除當場被皇上狂擁熱吻外，年輕貌美的，入選爲今夜龍床上的肉墊子，人老珠黃的則災情慘重，必須守在床邊，服侍一整夜，休想上床睡覺。

是以，場面格外熱烈，姐兒們均躲躲閃閃，唯恐被人捉到，鶯鶯燕燕

，滿場亂飛，尖叫之聲更是此起彼落，不絕如縷，益增三分歡樂的景象。

偏偏，扮皇帝的人身手矯健，是一位獵艷高手，姐兒們跑得快，他老兒捉得也不慢，佳作迭現，時有斬獲。

小神通、白小痴先是在外面窺視，見花錢的大老爺是個「瞎子」，一時興起，提着脚跟溜進去，想在別人的花園裡看看花。

看花也看人，二小突然臉色大變。

白小痴道:「這傢伙好生面熟，似乎在那裡見過。」

小神通道:「是見過他，頭大大的，可惜穿着龍袍，戴着皇冠，又蒙着絲巾，看不真切。」

「咱們走近點，讓奴才來看，是他，宋大頭，花香香的老公，那個綠帽子王。」

「嗯，不錯，果然是宋大頭，那個怕老婆會的會長大人。」

「媽的，老婆屍骨未寒，他就在這裡花起來了。」

「男人嘛，禁不起饑寒交迫，只好向外發展。」

「被花香香壓迫了大半輩子，是該翻翻身了。」

「是嘛，宋大頭時來運轉，總算有了出頭天。」

「主人，奴才忽然想起一件大事來，這個老小子曾經賣了一張山水畫給歐陽建。」

「本教主沒有忘記，等一會要小心對付，別低估了敵人，咱們現在就過去，伺機而動。」

二人小心翼翼的來到金鑾殿的中央，停在宋大頭附近二三丈處，便沒再移動。

萬綠叢中，乍然冒出兩個小男生，衆神女齊皆駭異不已，紛紛向後退讓。

宋大頭却渾然未覺，仍在繼續探幽尋芳。

捉呀捉的，沒有捉到妞兒，却捉到小神通。

「捉到了，捉到了，又捉到一個!」

驚呼之餘，伸出手來就要去擁抱。

還偏着頭，噘着嘴，要湊上去親吻。

可是，這些動作只做了一半便停止了。

噘着嘴，張着手，僵立不動，說多難看就有多難看。

因爲，他的「痲穴」已被小神通點住。

而且，將宋大頭的蒙面絲巾也扯下來了。

「咦，小神通，你怎麼也到了襄陽?」

「本教主是爲唐蜜而來，也可以說是爲你。」

「你找宋某?有事?」

「有一件事要查一下，我想知道，閣下是否賣了一張山水畫給歐陽建?」

「這——」

「西歐陽已經承認，你否認也沒有用。」

「是有這麼回事。」

「售價若干?」

「不多，一張一萬兩。」

「媽的，賤啊，比垃圾還便宜，你好大的狗膽，竟敢破壞本少爺的行情。」

宋大頭「痲穴」被制，手脚身體皆不能動，只有嘴巴可以說話，道:「小神通，老夫此刻身爲皇上，這樣太難堪了，還不快將宋某的穴道解開，有話咱們慢慢談，別在妞兒們的面前出洋相。」

不輸少爺的嘴角噙着一絲冷笑，道:「別忙，只要你肯合作，有問必答，本教主保證不會難爲你，准你繼續扮皇帝。」

「小神通，你還想知道什麼?」

「宋大頭，你的山水畫是從那裡弄來的?」

「是在香香大殮時，無意中發現的。」

「你是說山水畫一直留在花香香的身上?」

「沒錯，她藏得很好，在內衣內。」

「就算此話屬實，你怎知此畫價值連城?」

「實不想瞞，小友售畫的事宋某也有個耳聞。」

「於是，異想天開，也想撈一票?」

「嘻嘻，不賺白不賺嘛。」

「哼，你想得倒美，快說是誰殺死你老婆花香香?」

「這種賤貨，死了就好，管他是誰。」

「唐蜜，也就是以前跟在本公子身邊的那個女人，你知道吧?」

「知道，那妞兒蠻標緻的，聽說是你小神通贏來的『財產』?」

「事實上她是金燕子恐怖組織的一名間諜，而花香香正是她的頂頭上司。」

宋大頭大驚失色的道:「這事老夫還是第一次聽到，這個婆娘好可惡，始終密而不宣，難怪她會死得不明不白。」

白小痴道:「綠帽子王，戲已經落幕，不必再演，我家教主懷疑，是你自己行兇殺妻。」

宋大頭大聲爭辯:「絕無此事，宋某怕老婆早已怕出了名，打死我也沒有殺妻的膽。」

小神通不肯置信，道:「你倒推得乾淨，本教主以爲你們根本不是夫妻，而是工作伙伴，同是那個恐怖組織的一份子。」

「荒唐，荒唐，簡直太荒唐了，既

是工作伙伴，老夫何必要含羞受辱，忍氣吞聲，甘願做一個綠帽子王?」

「哼，少來這一套，這只是一種掩護，一種手段而已，你們的確做得有聲有色，令人激賞。」

「小神通，你這話未免前後矛盾，既非夫妻，宋某更缺乏殺人的動機。」

「許是她違反了命令，私自行事，想獨吞山水畫，販售圖利，故而被閣下出手格殺。」

宋大頭氣忿忿的道:「這純粹是捕風捉影，無中生有，想我宋大頭只有爽爽爽一家賭坊，是個小角色，從未參加任何幫派組織，根本不可能跟恐怖組織扯上關係，就算花香香確有越規的行爲，也完全是她個人的事，與老夫無關。」

小神通見他死鴨子，硬嘴巴，不肯認帳，對白小痴道:「小痴，搜他的身，本教主自信判斷正確，有了證據，他就休想再謊言狡辯，非要從他身上將金燕子的來龍去脈查清楚不可。」

話未完時，白小痴已開始行動，搜遍全身，却什麼也沒找着。

不死心，繼續在別處搜查他來時穿用的衣物。

「快躲!」

「小心暗器!」

突聞金不換在殿外傳警。

與此同時，但聞「咻」的一聲，一縷勁風已襲到小神通的後腦門，好快，腦海裡僅僅轉了半個念頭，頭兒也僅僅才矮了三寸，兩枚「金燕子」已掠頂而過，將一頂嶄新的英雄帽打了兩個洞，削去兩撮頭髮，劃了兩道傷口。

好險，九死一生，小神通驚出一身冷汗來。

幸好是金不換及時示警，頭兒矮了三寸，不然必定正中後腦，那還有命在?

金燕子來勢猛銳，餘威所及，兩名姐兒做了替死鬼。當場被擊中咽喉，倒地身亡。

一長身，「宿鳥投林」，小神通早已竄到外面去。

金不換正在房頂上，小神通急忙彈身而上，道:「是什麼人?」

小金道:「唐蜜與方姣姣。」

「什麼?方妍也是他們一夥的?」

「錯不了，是我親目所見，看來爽爽爽和金香園都是這個恐怖組織的分支機構無疑。」

「人呢?」

「已越牆而逃，想追已來不及。」

氣得小神通直跺脚，踩破好幾塊屋瓦。

白小痴也飛上屋頂來，帶來一個好消息，道:「主人別懊惱，跑了兩個母的，還有一個公的，教主料事如神，宋大頭果然是金燕子恐怖組織的成員之一。」

說話中，並將拿在手中的一枚金燕子，一張山水畫，展現給二人看，都是從宋大頭衣物中搜出來的東西。

小神通大喜過望的道:「有一個活口就好，咱們現在就加演一齣『金香園夜審宋大頭』!」

孰料，返回金鑾殿，却已經找不到宋大頭。

連那上百名的鶯鶯燕燕也已逃得無影無踪。

驀見吳新德、吳新才兄弟闖進了金香園，小神通大聲斥責:「混蛋，都是你們幹的好事，把人追丟了不算，還差點賠上本教主的一條命。」

吳新德戰戰兢兢的道:「請教主恕罪，不是屬下不盡忠職守，實是唐蜜那賤人太滑太鬼，一直跟我們玩捉迷藏的遊戲，在金香園附近突然失去她的踪影。」

不輸少爺怒道:「現在可好，風箏斷了線，魚兒下了水，怎麼辦?」

吳新才望了哥哥一眼，道:「屬下以爲找他們並不太難，唐蜜這一夥人，很可能是去了保康。」

白小痴道:「保康在那兒?」

吳新德道:「在襄陽城西一百多里處，是一個山城。」

金不換道:「他們到那裡去做什麼?」

吳新才道:「我們得到消息，這幾天齊集在襄陽城的無數武林高手，賭國豪客，包括諸葛先生、歐陽建、張半仙等人，俱已急匆匆的出城西去。」

小神通道:「他們去保康作甚?」

吳新德道:「此間盛傳，聖僧不空就是坐化在保康附近的深山絕谷之中，遺有大批寶物，故而爭相前往。」

白小痴道:「你們兄弟的看法是唐蜜、方妍、宋大頭這一夥人必然也會去湊一脚?」

吳新才道:「據屬下所知，這個恐怖組織對聖僧的遺寶一向興趣濃厚。」

小神通略一尋思後，馬上作出決定:「走，咱們也到保康去，就算逮不住唐蜜他們，能夠得到不空大師的寶物也不賴!」

* * *

保康是個山城，原本是一個默默無聞的小地方，却由於聖僧不空的遺寶可能就在附近的傳言，一夕之間名揚千里，成爲賭國武林人物關注的焦點。

東司馬、西歐陽到了。

龍九天、張飛虎到了。

妙手神偷金滿堂到了。

諸葛風父子兄妹到了。

甚至，武林皇帝，賭國之王，萬聖宮主芙蓉仙子易如意也到了。

張半仙、方姣姣、宋大頭、唐蜜等人，以及黑道上惡名昭彰的「雙兇」、「四怪」，亦皆齊集保康。

一時間，星光燦爛，冠蓋雲集，羣豪畢至，盛況空前。

却也使一泓靜水，激起萬丈波濤，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潛伏着無盡的危機與殺機。

保康本來就不大，一下子湧來這麼多人，頓感負荷沉重，茶樓酒肆，飯莊客棧，賭坊妓院等公共場所，皆人滿為患。

就拿保康最大的一家飯莊「聽風閣」來說吧，此刻，正值午膳時分，就是一個大爆滿，座無虛席，剛入門的小神通、金不換、白小痴，若非遇上熟人龍玉嬌，與她同坐一桌，恐怕連個吃飯的地方都找不到。

他鄉遇故知，尤其是個大美人，小神通好不高興，緊握住龍玉嬌水葱兒似的小手，道：「龍姑娘，好想妳啊，終於如願以償，什麼時候到的？」

龍玉嬌甜甜一笑，道：「也是剛到不久。」

白小痴扮了一個鬼臉，道：「怎麼樣？是不是千里會情郎，『蹺家』啦？」

龍玉嬌搖頭道：「我是跟家父一起來的。」

小神通左右一望，道：「怎麼沒見龍前輩？」

「家父他老人家出去辦一點事。」

「菜也沒有點，可是用過了？」

「還沒有，等我爹到時再點。」

「龍姑娘，我想起來了，本教主還欠你一頓飯，我請客，咱們今天好好的吃一頓。」

正好小二哥來到面前，小神通以暴發戶的口吻道：「保康是個山城，一定盛產山珍野味，挑最好的，最稀奇古怪，最美味可口的東西盡量往上端，價錢不必考慮，除照單付帳外，本少爺願另加三成小費。」

白小痴的表現更絕：「小二，你聽着，我們公子別的沒有，就是有銀子，越貴越好，越貴越有面子，今天要請兩位姑娘，有那珍禽異鳥的小東西，如舌頭耳朵啦，腦子眼珠啦，要注意做雙份，那一位都不能冷落。」

這小子一生當中，可能這件事做得最聰明，這話在提醒小神通，別喜新厭舊，冷落了金不換，也在告訴小金，她還是有其一定的分量，別吃醋。

果然，本來已經在鬧情緒的金不換，也不再跟龍玉嬌嘔氣，道：「龍姑娘，可曾見到我爹？」

龍玉嬌笑容滿面的道：「沒有，不過曾聽人講，金大俠也在保康。」

經白小痴一點，小神通也開竅了，撫弄一下金不換的長辮子，道：「想妳爹了，是不是？我答應妳，若與令尊相遇放妳半天假，如果妳不再堅持，將我們的關係『卡』在普通朋友的關口上，可以考慮再延長妳的探親假期。」

金不換含情脈脈的瞟了小神通一眼，道：「不要，不要，眼前有半天假就夠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

菜已上桌，當眞都是稀奇古怪，見所未見的山產野味，而龍九天也及時來到「聽風閣」。

「九爺好。」

「龍大俠幸會。」

「龍九爺久違了！」

人的名，樹的影，龍九天一出現，大家皆爭相搭訕。

當他來至桌前時，這才發現，女兒的身邊已多了三位不速之客。

他當然不願意自己的寶貝女兒跟一個花花公子在一起混，但事實已成，以他的身份地位而言，自然不便公開表示異議，望了業已起身相迎的四小一眼，道：「坐，坐，別客氣，很高興能跟三位小友同桌共餐。」

那裡不好坐，偏偏要當電燈泡，一屁股坐在小神通與龍玉嬌的中間，硬是將一對有情人給分割開。

龍玉嬌笑盈盈的道：「爹，今天這一頓飯，小神通說他要請客。」

南龍一怔，道：「這怎麼可以，應該由老夫請才對。」

不輸少爺一本正經的道：「那裡，早在武昌時，在下就答應請龍姑娘吃頓飯，現在只能算是補請。」

怕龍九天再客套禮讓，乾脆叫小痴先去會了帳，繼又說道：「九爺，羣雄齊集保康，難道聖僧的寶貝確在這一帶山區？」

龍九天面無表情的道：「江湖上傳言如此，大家便一窩蜂的跑來，到底是眞是假，可能沒有一個人能提出肯定答案，只有你神通教主具備這個資格。」

小神通道：「此話怎講？」

龍九天道：「因為眞正的藏寶圖在小友身上。」

小神通道：「其實九爺的那一張也不差，照着葫蘆畫瓢，等於是一個模子印出來的，本教主並未藏私。」

聽風閣的外面又進來三個人，居中一人想已年逾古稀，銀鬚及胸，飄飄如仙，兩道眉毛同樣雪白如霜，但依舊精神矍鑠，神采飛揚。

左右各有一位四五十歲的子侄輩，緊隨在後。

「司馬前輩好！」

「見過司馬老前輩！」

「拜候司馬老英雄！」

全飯莊人差不多都站了起來，躬身相迎，場面熱烈，神態恭謹，較諸龍九天剛才的情況，猶有過之。

老人是司馬豪，司馬紅玉的父親，小神通的外祖父，論輩份，龍九天小一輩，與他身後的長子司馬俊儒，次子司馬俊雄是同輩。

當司馬豪行至接近時，龍九天指一下小神通，道：「司馬前輩，你們大概還不認識，容九天來介紹一下，這位小神通少俠的母親是紅玉姑娘，也就是前輩的嫡親外孫，恭喜你們祖孫在此相見。」

誰也沒有料到，司馬豪的反應却出乎意外的冷酷、無情、憤怒、惱恨，冷冷的瞄了小神通一眼，道：「九天，一定是你弄錯了，紅玉早在二十年前便已死亡，老夫沒有女兒，自然也不可能有外孫！」

言語間，司馬豪並未停步，領着兩個兒子，從不輸少爺身旁掠過，落在角落裡一副有人離席相讓的座頭上。

大家耳聞目見，如遭當頭棒喝，俱皆愣在當場。

龍九天望着小神通，道：「早年曾聽人講，你母親和你外祖父之間感情欠佳，如今看來，顯然並非空穴來風，小友身為晚輩，何妨設法化解，過去拜見一下你的外祖父，及兩位舅舅。」

龍九天眞是倒了八輩子的霉，好心沒有好報，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碰了司馬豪的一個釘子，現在又被常勝公子打了回票，恨聲道：「哼，沒有這個必要，本少爺本來就沒有這門親戚，不承認他們是我的舅舅、外祖父！」

弄得白小痴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道：「主人，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小神通厲色道：「小痴，少說話，少惹我，多吃菜，多喝酒！」

多一個字也不再說，低垂着頭，猛吃猛喝。

彼此相處日久，白小痴、金不換知道他眞的動了心火，心裡憋了一肚子的氣，誰也不敢再招惹他，陪着他喝酒吃菜，顧左右而言他，藉以消散他心頭的悶氣。

酒過五巡，菜過八道，大家差不多俱已酒足飯飽，小神通的氣也消去了一大半，忽發奇想道：「很難得在此聚集了這麼多賭國武林人物，是天賜良機，錯過了老天爺會生氣的，咱們改行做生意啦。」

這話突如其來，沒有一個人能猜得透他在打什麼鬼主意，大夥面面相覷，一臉茫然。

白小痴道：「主人想做什麼生意？」

小神通並未明言，勾一下食指，將白小痴、金不換召至面前，龍玉嬌禁不起好奇心的驅使，也攏過來湊熱鬧，聽他比手劃脚的說了一番悄悄話。

直聽得這二女一男如醉如痴，隨着小神通的神色變化而變化，時而神秘兮兮，時而笑口大開，霎時間，這四位年輕的朋友彷彿中了邪，發了瘋。

白小痴道：「主人果然是天才，高明。」

金不換道：「機會難得，失之不再，不賺白不賺。」

龍玉嬌也眉飛色舞的湊趣道：「錯過今天，就可能一文不值了。」

不輸少爺道：「對，說幹就幹，咱們現在就開始。」

正巧龍九天到別桌跟人寒暄去了，命小二哥將桌子收拾乾淨，四個人一齊跳了上去。

小神通啪！啪！啪！的拍了幾下巴掌，故意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後扯開大嗓門吆喝道：「各位，請繼續喝你們的酒，吃你們的飯，但請將耳朵高高豎起，聽區區在下我，神通教的教主小神通來講，本教主要給各位報告一個天大地大的好消息，漏聽了一個字，可能就會失去一次成大功、立大業、發大財的大好機會。」

全聽風閣的食客，登時皆靜下來，靜待下文。

常勝公子很威風的雄視全場一週，繼又說道：「本公子要在此舉辦一場非常非常重要的拍賣大會。」

白小痴馬上隨聲附和道：「拍賣的東西也非常非常的重要。」

金不換接着說下去：「不但非常重要，而且特別珍貴，是一幅聖僧的遺墨山水畫。」

經小神通面授機宜後，龍玉嬌已瞭然於胸，很有默契的道：「也就是一幅聖僧遺寶的藏寶圖。」

小神通取出一張山水畫來，當衆展示一下，道：「本教主一向大誠大信，童叟無欺，這是一張複製品。」

白小痴道：「但是，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皆與原畫一模一樣。」

金不換道：「買一張複製品，與擁有原畫的作用幾乎完全相同。」

龍玉嬌道：「一圖在手，希望無窮，按圖索驥，自然比盲人瞎馬強上千百倍。」

不輸少爺道：「妙手神偸金滿堂金前輩就擁有一張。」

金不換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小女子金不換願代家父在此作證。」

小神通指一下龍九天道：「龍大俠也有一張，不信的人可以當面查證。」

龍玉嬌道：「不必去查證，玉嬌可以替家父聲明，這是眞的。」

小神通精神大振，聲音又提高了一些，道：「此外，歡喜頭陀、張半仙、歐陽建也各有一張。」

白小痴故作聳人聽聞之言：「有圖的人固然希望無窮，無圖的人可慘咯，眼看着別人成大功、立大業、發大財，自己却只有乾瞪眼的份兒，可能連一碗殘羹剩飯也吃不到。」

金不換道：「沒有關係，天無絕人之路，小神通大慈大悲，現在就給各位提供一個絕佳的好機會。」

龍玉嬌顯得很興奮，有板有眼的道：「公開拍賣山水畫。」

四人你一言、我一語，唱做俱佳，表演逼眞，早將全場的氣氛給炒熱了，有人高聲說道：「小神通，別再賣關子，一張圖究竟打算賣多少錢？」

不輸少爺高舉起三個手指頭來，道：「三萬，三萬，這是底價，各位可盡量出價，誰出價最高就賣給誰。」

白小痴大聲疾呼道：「出價愈多愈好，愈高愈有希望，這可是投資，一本萬利，比放高利貸還划得來。」

（未完・十三）

上文提要： 方瑟被鄭飛熊捉着鞭打，準備置諸死地，忽然見他胸前露出奪魂神釘，不知漠北雙兇和他有什麼關係，正在遲疑間，方瑟將屋柱推倒，砸死鄭飛熊。取馬車去劉一帖醫館，見門前大漢守衛森嚴，原來秦鵬飛的首徒沈重因劫鏢受創來醫治，方瑟闖入搏鬥，救出夏蘋，同乘馬車，亡命奔逃，沈重在後追趕……

新派武俠長篇／張林・文
／可飛・圖

紫電青霜

甩掉惡人追殺 又遇煞星糾纏

夏蘋在車中道：「不用了，我還能支持得……」

她的話聲未完，突然驚叫一聲道：「方瑟！」

方瑟駭得跳了起來，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把轠繩往車掣上一套，站在車壁上，翻身便待躍入車廂裡。

那知他攀在車壁，剛露出個頭，便見到車後的那面車壁上也攀着一個人，正翻身往車裡躍下來。

方瑟微微一怔，只見那人正是自己以爲早已放棄追趕的沈重。

他起先弄不清楚沈重怎會又在此時出現，等到他看到沈重滿頭滿身都是灰塵時，他才曉得沈重一直沒有放鬆追趕，可能是用長鞭套住車後的橫杆，一直吊在馬車後面，這下等到車速減低，才翻身攀起。

方瑟一見沈重攀進了車廂，也不容他思考許多，湧身躍去，朝沈重撲去。

夏蘋在經過那一場驚嚇之後，幾乎都把魂魄嚇掉了，身上的傷，剛敷好藥不久，又已在方瑟救她出險時崩裂了。

她獨自一人蜷曲在車裡，忍住了身上的酸痛，不敢發出呻吟，唯恐被方瑟聽到而擔心，以致影響了他的精神，會再度爲她躭誤時間。

她只希望盡速能離開嘉興城，走得遠遠的，不再見到秦鵬飛有關的任何人，那麼她心理上的創傷，將會很快痊癒。

至於身上的鞭傷，她知道決不至使自己死去，只要留下這條命，她跟方瑟將會很愉快的生活下去。

所以她一個人在車廂裡，聽着轔轔的車聲，藉自己所編織有關未來的美夢，來痲醉自己，忘却身上的傷痛。

可是等到她一聽到方瑟呼喚自己的聲音時，她從美夢中回到現實，頓時記起身上的傷疤，忍不住低低呻吟起來。

就在這時，她一抬頭，已望見沈重從馬車後壁爬上敞破的車頂，她在驚嚇之下，不由得大叫起來。

她一面呼叫，一面挪動身軀往前面移去，想要逃避開去。

可是車廂裡是如此狹窄，她又能逃到那裡去？沈重一躍進來，立刻便已抓住了她。

夏蘋一見自己的衫裙被沈重抓住，駭得粉臉變色，兩眼圓瞪，眼看着就要昏過去。

就在這時，方瑟已飛身撲了下來，撞在沈重的身上。

他所用的力道是如此的猛，結實的肩膀撞在沈重身上，立即便把沈重撞得身軀往後一傾，撞倒在車壁上，把車壁撞破一個大洞。

隨着沈重的身軀往後傾去，他已把夏蘋的裙裾撕去一大塊，露出她那豐腴白嫩的大腿。

不過在這時候，誰也沒有餘暇去注意到夏蘋的大腿了。

沈重的身子一被壓在下面，左手揮起一拳，往方瑟的右肩擊去，右手抓着那塊裙裾，便往方瑟面上蓋來。

方瑟在一撲落在沈重身上，立即雙手一扣，扣住對方的咽喉，雙腿分開，夾在對方腰下，想要把沈重勒死。

但是他只咬了咬牙，便已忍住了這陣劇痛，手上的勁力把沈重的頭顱往破壁之外推壓下去。

他剛把沈重壓在車壁破處，沈重揚起的那塊破布也掩在他的臉上。

方瑟摔了下頭，沒能摔開蓋在臉上的布，也沒能摔開沈重撐在他下顎的右手，他乾脆一狠心，把頭往下一沉張開嘴來，把沈重的左手咬住。

這眞是一場殘忍的搏鬥，在如此狹窄的車廂裡，一切的招式，都不能使用出來，所能夠使出的只是任何能夠擊打對方的手段，無論手、肘、腿、膝，甚至牙齒也施出來了。

因而，決定勝負的條件便是力量與毅力，智慧與經驗。

對於方瑟來說，他練了兩年武功，打了兩年的鐵，所給予他的磨練，便是毅力與體魄的堅强如鐵，否則他也不可能承受起那樣重的打擊了。

然而沈重在這種情形下，雖然不能使出精妙的招式，在體魄的訓練和毅力的培養方面，他也比不上方瑟，他佔優勢的却是搏鬥的經驗和內力的悠長，較之方瑟要超過太多了。

是以他的咽喉被扣，手掌被咬，依然能夠憑藉着豐富的搏鬥經驗，扭轉劣勢，解開對方鎖喉的殺手，把方瑟從自己身上翻了下去。

剎時，他們兩人纏鬥在一起，難解難分，儘管都承受着對方狠猛的擊打，依舊沒有一個人放鬆了手。

夏蘋把整個身軀都靠在車壁角，恨不得自己能夠穿壁而出，離開此處，不致於目睹如此殘酷的搏鬥情景……

她咬緊了牙關，握緊了雙手，睜大了眼睛，望着纏鬥中的方瑟和沈重，想要不看，却又忍耐不住，觀看之下，却又受不了心中的緊張。

就在這種矛盾的情形下，她突然聽到方瑟大喝一聲，雙腿往上一踢，把壓在身上的沈重整個身軀踢得飛起，從車壁破處撞了出去。

夏蘋還以爲自己在心神恍惚之下，沒有看清楚，等到她聽到了車後傳來沈重的半聲慘叫，方始曉得確實是方瑟獲勝了。

她激動地撲到方瑟的身上，不住呼喚道：「方瑟，方瑟……」

方瑟躺在車裡，氣喘如牛，身上的汗水和着血水使得衣衫都已濕透了。

他抱着夏蘋，喘氣道：「蘋……姐，我們安全了……」

夏蘋摟緊了方瑟的頭，不住地親着他的臉，道：「是……我們安全了。」

方瑟拍了拍夏蘋的肩，喘道：「蘋姐，妳……讓我起來。」

他在一生之中，從沒有被人親過臉，尤其是一個女人，是以心情激動得非常厲害，也使他的呼吸更加急促起來。

等到他感到呼吸困難，心情緊張，他不得不出言制止夏蘋這種狂喜的舉動，否則，他知道自己會昏過去……

夏蘋羞怯地抬起頭來，凝望着方瑟滿是汗水的臉，默然片刻，顫聲道：「方瑟，我這一輩子都要跟着你了。」

方瑟的嘴角牽動了一下，想要說什麼，却因爲心中思緒如同潮水般的冲擊着，無法把完整的意思表達出來。

他輕輕的嘆了口氣，道：「妳跟了我，會吃苦的，我……」

夏蘋搖頭道：「我不怕吃苦，我要好好的服侍你。」

方瑟只覺情緒紊亂之極，身體上的過度疲勞，使得他再也承受不了這份突然而來的「幸福」。

他重重的摔了摔頭，道：「蘋姐，我們不談這些，我……」

「你……你不喜歡我？」夏蘋顫聲道：「你不要我？」

方瑟口吃地道：「不，我……我的身上痛……」

夏蘋扶起方瑟，用袖子替他擦了擦汗，道：「你的身上……」

方瑟沒等她說完話，突然想起自己此刻和夏蘋還在馬車上，馬匹無人駕御，隨時都會出岔子。

他嚇得全身一顫，也顧不得身上的傷痛了，霍地站了起來。

夏蘋不知方瑟爲何突然站起，還以爲他是生自己的氣。

她抓住了他的腿，道：「方瑟，你生氣了？」

方瑟道：「我要到前面去駕車，妳快放手。」

夏蘋被他提醒，這才想到馬車依然在馳行中，她趕快把手一鬆，方瑟已攀住車頂，揉身而起，待要翻到前面的車座上去。

他剛把身子翻起，還沒攀過去，倏地見到前面不遠也急馳過來一輛碧綠的香車。

那輛碧綠香車較之一般的馬車要大上一倍，前面是以四匹健馬拉着的，車座上有一個御者在控着車。

那個御者雖在老遠便看到對面有馬車，却不知這輛車上竟是沒有駕車之人，等到雙方距離不到一丈，他才發現天下竟有無人駕御的馬車。

他驚叫一聲，急拉緊轠，想要勒住健馬奔前，避免兩車相撞。

豈知那四匹馬全都放足了脚力飛

奔，那快速之勢，怎會在他一勒之下便停了下來？倒是因爲他這用力一勒，使得馬口撕裂，疼得四馬驚嘶，不但沒有止住前奔之勢，反而朝着這輛馬車衝將過來。

方瑟就扒伏在車壁上，他一發現這等危急的情勢，幾乎被嚇呆了。

在這麼短的距離下，他就算能夠跳下前座，勒住健馬，不使自己這輛馬車撞上對方那輛香車，却也無法避免被對方撞上。

因而他的腦海之中意念電轉，大喝道：「蘋姐，快把頭抱住。」

他這句話還未完全說完，驀然之間，只見從那碧綠香車裡飛出一黑一白兩條人影。

那兩條人影身形尚在空中，便引了開來，白影躍落四匹健馬之上，黑影則飛掠過來。

方瑟抓緊了車壁，駭然望着那兩條人影，只見那身穿黑衣的是一個滿臉絡腮，身高九尺的巨人。

那個絡腮大漢身軀健壯有如一尊鐵塔，輕功身法却是美妙之極，竟然比奔馬還快，在兩車相距不足七尺之中，飛身躍落在這輛馬車之前。

他的身軀一站穩，這輛馬車已經衝到他的前面，直向他撞去。

只聽他沉喝一聲，宛如晴空裡響起了一個霹靂，在喝聲之中，伸起蒲扇似的巴掌，往馬首之上拍了下去。

一聲怒嘶，那匹健馬整個頭顱都碎裂開來，又衝出數尺，方始倒斃地上。

這匹健馬雖然在他一掌之下斃命，可是馬車馳行的速度沒有緩了下來，依舊疾勁地向他撞去。

這路腮大漢不知用什麼身法，左手一托車座，身形微蹲，竟然將整輛馬車都舉了起來。

只聽他大喝一聲，便待把馬車拋入路旁的田中，忽然間那身穿白衣之人，喊道：「魏兄，車上有人。」

那被稱爲魏兄的絡腮大漢怒道：「他奶奶的，有人在車上，老子也要把他給砸死！」

那個白衣人道：「魏兄，你先把車子放下來，我們看看是什麼人再說。」

「他奶奶的！」那絡腮大漢罵道：「管他是什麼人，老子也要把他的卵黃砸出來。」

他這句話剛說完，方瑟已從車頂上躍了下來。

他出言阻止道：「大俠客，車上有女眷，請你……」

那絡腮大漢見到方瑟這副模樣，詫異地道：「你是誰？怎會弄成這副樣子？」

他一面說話，一面彎腰把馬車放了下來。

方瑟看到馬車已被放下，忙不迭地向車門奔去，想要看一看夏蘋有沒有受傷。

那個絡腮大漢伸手一攔，道：「且慢！你還沒回我的話。」

方瑟的身材也長得夠高了，但是跟這絡腮大漢一比，還不到對方的肩膀，那個大漢伸手一攔，就像在方瑟面前架了排鐵柵似的。」

方瑟暗暗抽了口涼氣，問道：「大俠士，你要問什麼話？」

那絡腮大漢沒有理他，咧開大嘴狂笑一陣，側身望着那白衣人道：「哈哈，小羅，你聽到沒有，他叫老子大俠士，老子他媽的什麼時候又成了什麼俠士？」

那個白衣人長得玉面朱唇，星目劍眉，身穿一襲雪白的長衫，頭戴文士帽，兩條絲帶垂在耳旁，竟然是一個濁世翩翩之美男子。

方瑟只見這白衣文士年紀不到三十，長得如此俊逸不凡，竟會跟這麼粗魯野蠻的大漢走在一起，心中頗爲奇怪。

那白衣文士微微一笑，道：「像你這種人確實一輩子都成不了俠士，其實你我又何必做什麼俠士，這樣豈不很好？人生本來不受約束，隨着各人的喜愛……」

那個絡腮大漢揮了揮手，道：「小羅，你他奶奶的別再賣文弄墨吧？我們都是强盜頭子，還掉什麼文？」

他一把抓住方瑟胸前的衣襟，道：「小子，你還不說你是誰？」

方瑟不知那絡腮大漢動作如此之快，只覺眼前一花，還沒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整個身子已被那大漢提了起來。方瑟見到眼前浮現一張漆黑如鍋底的臉孔，還以爲是到了關帝廟見着周倉，他定了定神，只見那絡腮大漢睜大了一雙銅鈴大眼盯着自己，眼中冷芒如電，似乎要把自己的心都看穿一樣。

方瑟定了定神，道：「在下方瑟，多謝大俠士……」

「嗯！你先別謝我！」那絡腮大漢道：「我問你，你既然在車上，爲什麼讓馬車亂衝，他媽的，你莫非是故意跟我魏霸天過不去麼？」

方瑟一聽對方把姓名說了出來，想了一想，馬上便想起師父曾經跟自己提起的天下九大凶人中，那身居第四位的霸天魔刀便是姓魏。

他不由得暗暗叫苦，忖道：「我怎麼這樣倒霉，老是碰到這些人？師父不是說過他們的行踪難得一現嗎？」

魏霸天只見方瑟呆在那兒不說話，叱道：「他奶奶的，老子跟你說話，你聽到沒有？」

方瑟苦笑了下，道：「魏大俠士，在下在路上遇見盜賊，把車夫給殺了……」

「胡說！」魏霸天兩眼一瞪，道：「你講有强盜劫車，怎麼又沒有看見他們？」

方瑟道：「他們全都在路上，其中有一個……」

他的話被那白衣文士打斷：「魏兄，這小子在胡說，你揍他一頓。」

方瑟目光一閃，看到那白衣文士已從馬車裡把夏蘋抱了出來。

夏蘋雙目緊閉，全身無力，螓首垂在白衣文士的手臂上，顯然已經暈過去了，否則她也不會任由那條雪白的大腿露在外面。

魏霸天聞聲側首，也看到夏蘋的裙裾撕裂一大塊，露出那條雪白勻稱的玉腿，咧唇一笑，道：「他奶奶的，這小娘們可眞騷，露出大腿來，就跟一截白藕樣的，眞恨不得咬上一口……」

那白衣文士皺了皺眉，把夏蘋的裙子往旁邊拉了拉，蓋住大腿，道：「魏兄，你說這句話，不怕白姐聽到？」

魏霸天臉色一變，隨即笑道：「小羅，我在開玩笑，他媽的你可別對麗花說，假使惹了麻煩，就來找你。」

白衣文士笑道：「魏兄放心，小弟並非長舌之人，決不會將今日之事，告訴白姐，不過……」

他的臉色一沉，落在方瑟身上，道：「這傢伙你可要好好揍他一頓，問他爲什麼要做出這等事來？」

魏霸天問道：「他做什麼？」

白衣文士冷笑一聲道：「這小子必是個翦徑毛賊，在路上劫下了馬車，企圖沾汚這位姑娘……」

魏霸天說道：「這跟我們又有什麼關係？」

白衣文士冷笑一聲，道：「他殺人劫貨，幹什麼都可以，唯獨不能沾辱這位姑娘。」

「哈哈！」魏霸天笑道：「小羅，你何時又變成跟那些他媽的滿口仁義道德的混帳一樣，連採花毛賊都要管起來？」

白衣文士道：「他採遍天下的花，我羅詩都不管，可是却偏偏要惹上了我喜歡的姑娘，我豈能放過他？」

魏霸天點了點頭，道：「小羅，你說的不錯，天下那麼多的女人，這小子別的人不惹，偏偏惹你喜歡的，確實是該死，老子非得揍他一頓不可。」

方瑟一直被魏霸天抓住衣襟，懸空的提在那兒，他發現眼前這兩個人竟是天下九大兇人中的魏霸天和金笛書生，確實被震住了。

他知道憑自己這點武功，就算在平時，也不會是他們的對手，何況此刻他已是又傷又疲，恐怕都擋不住魏霸天的一隻手。

尤其他眼見魏霸天竟能一掌擊斃奔馬，又把疾馳中的馬車扛了起來，這等雄渾的力道與精妙的技巧，簡直是他想都沒有想到的。

是以他一被魏霸天抓住托起，不再用勁掙扎，因爲他知道那是徒然無功之舉……

然而，他聽到魏霸天和羅詩兩人所說的話後，他胸中的怒火漸漸的被煽了起來。

他想不到天下竟有這麼一個渾人，也竟有那麼不講理的事，只要是羅詩喜歡的事物，別人竟然不能喜歡。

何況夏蘋乃是他拚着性命從柳雲山莊裡救出來的，他又豈能又讓羅詩給帶走！

方瑟眼見魏霸天不加思考，揮起斗大的拳頭要向自己身上擊來。

他知道魏霸天是個渾人，身具超人的神力，這一拳擊出，只怕會把自己打成肉餅。

他連忙大聲嚷道：「你要做什麼？」

魏霸天咧嘴一笑，道：「做什麼？老子要狠狠的揍你這龜兒子一頓，誰叫你不長眼睛，竟會惹上小羅喜歡的女人？」

方瑟道：「你們講不講理？夏蘋是我的義姐，她跟我兩人從嘉興城裡一起出來……」

魏霸天哈哈大笑，道：「什麼你的義姐，就是你的祖奶奶來了，老子也得揍你。」

方瑟腦筋轉得很快，想要用義姐弟的名義，先使自己脫離險境，然後再設法把夏蘋從這兩個凶人手裡救出。

那知魏霸天竟會渾成那個樣子，全然不理他這一套，依然捏着拳頭，作勢要向他身上擊來。

方瑟臉色一變，深吸口氣，便待盡全力先掙脫開去，避免喪命在魏霸天一拳之下。

他剛把眞氣提起，還沒有動手之際，陡然聽得羅詩說道：「魏兄，請你等一等。」

魏霸天的反應倒是很快，他的拳頭還未落在方瑟身上，一聽得羅詩的話，立刻停了下來。

他側過頭去，問道：「小羅，又是什麼事？」

這時羅詩已走到那輛華麗的綠色香車之前，聞聲笑了笑道：「我有話要問問他，魏兄，請你先把他放下來。」

魏霸天道：「他奶奶的，跟這種小子有什麼話好說？揍他一頓再說也不晚。」

羅詩道：「魏兄，像你這神力，只怕一拳下去，這小子便會喪命……」

「他死了不是正好！」魏霸天道：「像這種人留在世上，只有糟踏糧食，留他做什麼！」

「不！我們不可如此！」羅詩道：「他不是說我們不講理嗎？我們就跟他把道理說清楚！」

魏霸天哈哈大笑道：「還要說道理麼？我們若是講道理，也不會被人稱爲天下九大凶人了，殺了這小子，何用講道理？」

羅詩道：「話不是這麼說，我們的身份何等之高，對付那些自命正派的混帳可以不講道理，但是對付這種無名小子就不能不使他心服。」

魏霸天搖了搖頭，道：「小羅，我

眞不知道你怎麼想的，他惹了你喜歡的女人，你却要跟他講道理……」

說着，他還是把方瑟放了下來。

方瑟定了定神，知道羅詩沒叫魏霸天下手，完全自己那句話奏了效。

他的目光四下一掃，只見官道上空蕩蕩的，除了自己駕來的那輛破車和倒在地上的死馬外，只有羅詩和魏霸天所乘的碧綠香車停在路旁，除此之外，竟然沒有別的行人或車輛從此經過。

他的目光一閃，落在那輛馬車上，只見那個御者手持韁繩，兩眼遠望前面，竟是不敢往這邊望來，而那羅詩此刻却已把夏蘋放回香車裡。

方瑟看得非常清楚，羅詩啓開車門時，裡面竟有一雙白晰的玉手把夏蘋接進去。

他微微一怔，才知道這輛華麗的車裡，竟然還有女人。

羅詩把夏蘋放回車裡，吩咐道：「新麗，妳把我最好的傷藥替她敷一敷，然後替她換一件衣裳。」

裡面的女子應了一聲，羅詩把車門關好，向這邊行來。

當他看到方瑟的目光閃動，微微一哂，道：「小子，你別想動念逃走，在我們的面前，你就算長了翅膀也逃不掉。」

方瑟道：「我根本沒有逃走的理由，何需要逃走呢？」

羅詩道：「我問你，你那位義姐眞是叫夏蘋？」

方瑟點了頭，道：「我何須騙你？」

「嗯，確實是很有詩意的名字！」羅詩微微點了點頭，隨即臉色一沉，道：「你在跟我說話時，豈能如此隨便，你可知區區是何人？」

方瑟搖頭，故作惑然道：「你不是自報姓羅嗎？」

羅詩眼中倏然射出一股精芒，凝注在方瑟的臉上，沉聲道：「區區看你方才從車上躍下的身法，知道你曾練過幾年武功，凡是練過武功的人，沒有一個不知道金笛書生，你豈敢對我如此無禮？」

方瑟被對方冷漠無情的目光所逼視，心頭泛起一陣寒意，囁嚅道：「在下……」

金笛書生羅詩冷聲道：「你方才所說的話完全是騙我的？你還敢說我們不講道理？」

方瑟抗聲道：「在下爲何要騙你們？我……」

金笛書生羅詩叱道：「你還敢與區區強辯？」

他的身形緩緩往前行了兩步，一股逼人的氣勢，如同利刃似的逼射而出，方瑟只覺心頭一寒，幾乎忍不住要返身飛奔而逃。

可是他想到自己乃是一個堂堂正正的人，爲何要在對方面前露出怯意，而做出這等無顏之事？

他吸了口氣，壓制住心中的怯意，挺直身軀，昂然站立在那兒。

羅詩似乎沒有想到方瑟竟會挺得住自己的威勢，他的眼中泛起一絲驚訝之情，嘴唇嚅動了一下，問道：「你叫什麼名字？」

方瑟道：「在下姓方，方瑟。」

羅詩道：「方瑟？名字不錯！」

他的嘴角掠過一絲冷峻之色，道：「方瑟，你以前聽過我們的名字，是不是？」

方瑟坦然點了點頭，道：「不錯。」

羅詩道：「你的師父是誰？」

方瑟道：「我就算說出來，你也不會知道的，因爲這一點功夫，在你的眼裡看來，實在微不足道，你又何必要曉得？」

羅詩冷聲道：「不錯，目前確實是這樣，可是以後就不能預料了……」

他又問道：「方瑟，你是不是恨我們？」

方瑟愕了一愕，道：「你們等於是救了我的性命，我又何必恨你們，只要你把我的義姐交還給我……」

羅詩搖搖頭道：「不，我要把她留下來，因爲我喜歡她，像她那樣美麗而高貴的女子，只有與我羅詩在一起，才能獲得人生的樂趣，她與你在一起，只有浪費光陰，虛渡此生……」

他的臉上泛起一層激動而興奮的顏色，沉聲說道：「你要知道，女人就跟花一樣，美麗的花朵，是需要愛花的人着意培植才能開放得更加美麗、更加茁壯，若是落在粗俗的人手裡，只有使她漸漸枯萎，天下只有我羅詩最能了解女人的心理，能夠給予她們滿足，無論是情趣或生活上的需要，我都能夠做到，多年以來，我就想培植這麼一株嬌柔而高貴……」

他正說得起勁，話聲被魏霸天所打斷，只聽魏霸天扯了喉嚨道：「小羅，你別再說這套女人跟花的妙論了好吧？你要那女人就留下來，還跟他嚕囌什麼呢？」

羅詩臉色微沉，道：「魏兄，小弟做事向來都是有分寸的，你又何必打斷我的話？」

魏霸天頓足道：「他奶奶的，我又不是跟你過不去，我是要你快點打發了這小子，好趕路到嘉興城去，李老大要我們在明天中午之前趕到秦老八那兒去會面……」

羅詩道：「般若禿驢此刻還在路上，恐怕要到後天才能到杭州，等到他曉得木藥師已被我們劫到嘉興，只怕最少也得要等到後天，我們在這條路上攔他，至少也要在後天晚上，你急什麼？」

魏霸天摸了摸頭，道：「不是我急，而是我的肚子餓，想早點趕到秦老八那兒去，怎麼可以讓這小子躭擱我的肚子？」

羅詩冷笑一聲道：「只怕你是想念

白姐吧！不過她恐怕也得深夜才能趕到柳雲山莊了，你早去還不是白費的……」

魏霸天濃眉糾結一起，沉聲道：「小羅，你不要再拿我跟麗花之間的事來笑我，弄得我性子發了，小心我的魔刀！」

羅詩一怔，見到魏霸天神色不對，也不敢再招惹他，笑了笑道：「魏兄，你跟自己兄弟又何必來這麼一手？你那霸天魔刀，我是心服口服……」

魏霸天道：「那你就快點把這小子收拾了吧，我先回車上去了。」

羅詩笑着道：「魏兄，你回車上去吧，代我看看夏蘋醒過來了沒有，記住別嚇着她！」

「他奶奶的！我要把她嚇個半死！」

魏霸天一面向馬車行去，一面嘴裡嘟囔着道：「只有你才懂得女人跟花一樣，要什麼着意栽培，老子偏偏是粗人一個，就不知道這個道理了……」

羅詩沒有理會魏霸天的牢騷，等到魏霸天進了馬車之後，方始臉色一沉，道：「方瑟，我說了這麼多的話，想你也能明白我的意思，像你這麼小的年紀，根本不懂得女人是什麼，夏蘋跟了你，只有吃苦終生，所以……」

方瑟冷笑一聲，道：「你若是要用話來勸說我，那麼在下可以對你說，我決不會讓夏蘋跟着你，如果你要用強迫的手段來威脅在下，我也決不會屈服……」

「胡說！」羅詩道：「你以爲區區相信夏蘋眞是你的義姐？她的玉貌，骨格，在在都表示她出身良好，乃是官宦千金，怎會與你一樣，單看你的手脚粗糙，便知你乃是操行鐵器，做那賤役之事的……」

他的目光一轉，道：「據區區估計，你恐怕是她家裡管馬房的役工，因爲學了點功夫，再加上對夏蘋圖謀不軌，所以才深夜把她劫出來……」

方瑟心中驚凜，非常駭異羅詩的目光之銳利，雖然沒把整個事情完全說對，却把他跟夏蘋的出身觀察得一絲不差。

他方才把羅詩和魏霸天兩人所說的話，聽得清清楚楚，從他們的話意之中，給予了他一個鮮明意念，那便是這次天下九大凶人逐漸聚集在嘉興城，目的便是想對付天下第一高手，神僧般若大師……

方瑟暗忖道：「據他們說，般若神僧這次會到杭州去找什麼木藥師，而他們却把木藥師劫來嘉興，並且留下線索，要讓般若神僧趕來嘉興，而他們則在路上攔截，對般若大師施以暗算圍攻……」

他暗吸一口涼氣，知道集合天下九大凶人之力，全力對付般若神僧，只怕般若神僧就是眞的具有不死神功，恐怕也會被毀在這一戰之中。

他眞弄不清楚般若神僧和那九個凶人互相牽制了數十年，一直都沒決死一戰，却會在這個時候使得九大凶人聚合一起，同心協力的對付般若神僧……

一剎之間，方瑟心中意念有如奔潮，流轉不息，冲激奔騰，使得他竟然沒有注意到他自己此刻已處於生死邊緣。

金笛書生羅詩說完了話，見到方瑟目光閃動，竟然沒有理會他。

他的臉色大變，有一種被侮辱的感覺，沉聲喝道：「方瑟，你聽到區區的話沒有？」

喝聲之中，他已一把扣住了方瑟的左手。

方瑟悚然一驚，只覺左臂如同上了一道鋼環，他本能地用力掙扎了一下，怎能掙得脫，反而被羅詩扣得更緊，頓時他的全身一麻，好似有一根細弱而又强勁的力量循着左臂進入體內，使得他的氣血翻騰，一點力量都使不出來了。

羅詩冷森的目光凝注在他的臉上，道：「區區跟你說那麼多的話，只不過讓你死得瞑目而已，你可曉得，你的骨格不錯，若是遇上名師，他日成就不可限量，區區不能留下你這個後患，一定要將你殺死！」

他的話聲一頓，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嗎？」

方瑟喘了口氣，道：「你先把手放鬆一點。」

羅詩把力道一鬆，道：「區區也不怕你跑掉……」

他的目光也在方瑟的身上泛過，道：「區區倒沒有見過像你這樣的人，受了如此重的傷，依然能留下活命，因此，我更不能留下你了……」

方瑟道：「你的目的不過是要取得夏蘋而已，又爲何要把我殺死？我答應決不找你報仇便是！」

「報仇？」羅詩冷笑道：「等到般若禿驢一死，天下有誰能是我們的敵人？我明白告訴你，區區並不是怕你報仇，而是向來行事都決不留下後患的……」

他說到這裡，只見方瑟伸手放進懷裡，不知在掏什麼，沉聲問道：「你在做什麼？」

方瑟道：「我拿一樣東西給你看。」

他把那枚奪魂神釘自懷中取了出來，在羅詩的眼前一揚，道：「這是什麼？」

羅詩詫異地道：「奪魂神釘？你是從那裡得到的！」

話未說完，方瑟已握着奪魂神釘，往羅詩抓住自己的右手背上一插。

羅詩被方瑟用「奪魂神釘」傷了手背，驚呼一聲，臉色大變，右手急揮，一股強勁無比的暗勁湧了出來，撞在方瑟身上。

方瑟慘叫一聲，被那股強勁的力道撞個正着，飛起數丈，跌進田裡。

羅詩一掌擊飛方瑟，忙不迭地伸出左手，閉住了右手的穴道，然後運起內力，把整條右臂血脈全都封住。

他知道漠北雙凶的奪魂神釘毒絕天下，幸好方瑟是插下去，而不是用暗勁發出，沒有觸動上面的機簧。

否則那六片鋼葉爆裂開來，他這條右手立刻要斷去……

他的額上冒起冷汗，右手顫抖地拔下了插在右手手背上的奪魂神釘，喃喃道：「這若是漠北雙凶設下的陷阱，我非得殺了他們不可……」

這時車上的魏霸天大喝道：「小羅，你怎麼還不上車。」

羅詩道：「魏兄，我中了暗算……」

他向着馬車行去，還沒走幾步，便覺全身發冷，四肢漸漸無力，心中大駭，叫道：「魏兄，快把我扶到車上去。」

魏霸天推開車門，往外一看，見到羅詩的樣子，驚駭異常，飛身躍了出來，把羅詩抱住，道：「小羅，你怎麼啦？」

羅詩把手一揚，道：「我中了那小子的暗算……」

魏霸天環眼圓睜，駭然道：「奪魂神釘？他那來奪魂神釘？」

羅詩道：「我也不曉得那裡來的，他……」

魏霸天道：「你先在車上等着，我去看看他，如果他沒死，我要問問他……」

羅詩搖頭道：「他已中了我的『九幽天柱』陰功，已是死定了，我……我們還是快趕到柳雲山莊去，找賀氏兄弟要解藥……」

魏霸天見到他額上汗珠湧出，原先便很白淨的臉孔，更蒼白了，不由暗驚：「他奶奶的，奪魂神釘果然厲害，老子見到了賀老八，非得找他們算帳……」

他雖是渾人一個，却也曉得不能再多躭擱，於是把羅詩架上了車裡，大聲呼喝：「老劉，快馬加鞭，趕到嘉興城去！」

隨着他的話聲一完，駿馬長嘶，蹄聲驟起，那輛碧綠的馬車已如飛般的向着嘉興馳去。

轔轔的車輪聲隨風飄逝而去，官道上暫時又回復了平靜。

然而，沒多一會功夫，從碧綠香車馳去的方向，又遠遠馳來一輛馬車。

這輛馬車馳行的速度很快，沒多一會，便已來到附近。

當那坐在車座上的趕車人一見路旁停着一輛破車，地上躺着一匹死馬，輕輕的吆喝一聲，把疾馳中的奔馬勒住了。

馬車戛然停在路中，那趕車的跳下車來，走到破車前望了望，沒有看到裡面有人。

他摸了摸腦袋，又走到死馬之前，蹲了下來，仔細地看了看。

當他見到那匹馬整個頭顱都碎裂開來的情形，禁不住打了個顫，自言自語道：「這是怎麼回事？」

話聲剛落，那輛馬車的車門被人推了開來，一個中年商賈探首出來，道：「伙計，你幹什麼把車停了。」

趕車的站了起來，道：「大爺，這事眞奇怪，路邊停了輛破車，拉車的馬却像是被人打死，連腦袋都碎成幾片……」

那個中年商賈嚇了一跳，道：「伙計，我們別管這些閒事，快走吧，我還得趕回杭州奔喪，別把時間躭擱了。」

趕車的應諾了一聲道：「這眞是奇怪，鄭痲子的車行燒了，他的車子却又在路上讓人毀了，莫非他眞是惹了什麼厲害的仇人不成……」

那中年商賈急忙道：「伙計，我跟你打個商量，假使路上再遇到這種事，請你別再停車好吧？等到了杭州之後，我再加你兩錢銀子請你喝酒……」

趕車的眼睛一亮，道：「大爺，多謝你了。」

他向着馬車走去，見到中年商賈臉上的驚慌神色，笑了笑道：「這條路上一向都很安寧，從沒有什麼事發生，大爺，你可以放心，人家是找上鄭痲子，跟我們沒有關係……」

這句話未說完，倏地停了下來，向着遠處望去，臉上又現出愕然之色。

那中年商賈一見他這樣子，更是驚慌，顫聲道：「怎……怎麼回事？」

趕車的搖了搖手，輕聲道：「客官，你聽到鈴聲沒有？」

那中年商賈張大了嘴，向着車前遠處望去，只見前面灰濛濛一片，看不到什麼，可是聽得很淸楚，從那黑暗之中，一陣陣的鈴聲傳了過來。

那陣鈴聲忽起忽落，忽高忽低，在這寂靜的夜晚裡聽來，格外的動人心魄，寒人肝膽。

這中年商賈臉色大變，渾身打了個哆嗦，結結巴巴地道：「快……快趕車走吧……」

「那陣鈴聲是朝這邊來的……」趕車的道：「我們這一過去，豈不是剛好迎上了？」

這中年商賈手扶着車門，在不住顫抖，口吃地道：「你……你說該怎麼辦？」

那趕車的看到他這份害怕的樣子，不得不壯起膽子，道：「大爺，你不用害怕，也許這鈴聲是走江湖的郎中……」

他剛說到這裡突然閉口不言，因爲他已看到灰濛濛的月色下，兩條黑影朝着這邊飛也似的奔了過來。

那兩條黑影一高一矮，一瘦一肥，本來也沒什麼特殊的地方可以使人吃驚。

尤其這個趕車的爲了客人的需要

，經常在晚間駕車經過這條寬敞的官道，更不會爲晚上出現在路上的人影而感到驚奇。

只不過此刻他的心理上已經受到那中年商賈的影響，再加上那兩條人影來得詭異，以及鈴聲的不住迴響，使得他心膽一寒，再也說不出話來了。

那兩條人影奔行的速度極快，沒有一會工夫，在陣陣迴響的鈴聲裡，已來到不足一丈之處。

他們這一行近，那趕車的看得淸淸楚楚，只見左首那個又肥又矮的胖子頭上長髮披肩，套着一副金箍，身上穿的一件葛色短衫，連肚子都掩蓋不住，敞開着的大肚皮上，長滿了茸茸的黑毛，腰帶上掛着兩片銅鈸，襯着他那圓圓的臉，咧開的大嘴，就如同一尊披髮的彌勒佛似的，使人看了也忍不住隨着他咧唇一笑。

再看那個瘦高老者一張臉孔就跟個骷髏一樣，連四兩肉都沒有，又長了一雙吊客眉，斜斜掛着兩隻精光閃閃的眼睛，襯着蓬亂的頭髮，已夠使人害怕了，何況他還身穿一襲粗痲布長衫，胸前掛着一串銅鈴，行走之時，全身畢直，一跳一跳的，就跟一具殭屍沒有兩樣，更加使人膽寒。

那趕車的一見這個瘦高老者，嚇得全身汗毛直豎，大叫一聲道：「啊喲，我的媽……」

他喊叫一聲，轉過身去，拔足飛奔而逃，不敢多停留一下。

他這一跑，使得那中年商賈嚇得更加慌張，張大了嘴，想要喊叫都叫不出，那隻撐在車門上的手，再也使不出力氣，身形一傾，從敞開的車門旁跌落下地，頓時昏了過去。

那兩個怪人似乎也沒料到在這深夜時分，路邊還會有人，他們一見到停在路上的兩輛馬車，飛躍的身形，立即便緩了下來。

等到趕車的驚叫一聲，飛奔而去時，那兩個怪人相互望了一眼，其中那矮胖的怪人笑了笑道：「軒轅老弟，我們這次到嘉興來，乃是秘密行動，絕不能讓人見到，把這事傳揚出去……」

那個殭屍似的怪人沒等他說完話，已冷聲道：「彭兄不必顧慮，那小子留給小弟便是。」

話聲一落，他的身軀已畢直的飛起，只見到那襲寬大的痲布長衫在夜風裡不住的飄動，輕脆的鈴聲一響，他便已落身在兩丈開外。

那個趕車的正在狂奔之際，猛然聽得鈴聲又起，自空中響過，駭得他慌忙抬頭望去，見到人影一閃，那個殭屍似的瘦高老者已站在他的前面不遠。

他怪叫一聲，連忙刹住身形，不再前奔，唯恐會撞到對方身上，誰知勢子太快，依然撞在那瘦高老者的身上……

他的身子要比對方矮上甚多，這一撞，剛剛碰到那瘦高老者的胸部，一撞之下，他只覺自己好似碰到一團棉花，毫無着力之處，一直又衝前了兩步，方始穩住身軀。

猛一抬頭，他只見那殭屍似的瘦高老者，睜着一雙精光閃閃的眼睛，寒着臉在注視自己。

他的目光一接觸到那冷電似的光芒，全身都似跌入冰窖裡，大叫一聲，轉身便跑。

他才跑出四步遠，身後已傳來一聲冷逾寒冰的話，道：「站住。」

這趕車的全身大震，只覺渾身的力量在這一刹那都消失，再也無力再跑。

他的身形一頓，身後又傳來那個殭屍怪人的說話之聲：「轉過身來。」

這趕車的整個意志都已凝結起來，彷佛已經受到催眠，聞聲之下，立即轉身過去。

當他一看到對方那具像骷髏的臉孔時，馬上又被赫得驚醒過來，跟着也就想到方才撞在對方身上，那種好似撞進棉花堆裡的感覺。

他的四肢一軟，跪了下來，牙關不住發抖，顫聲道：「無常爺爺饒命。」

那個殭屍般的怪人陰惻惻地一笑，道：「老夫有個規矩，死前總要讓那人聽得老夫的名號，好讓他到閻王那兒去報信，對你自然也不會例外……」

他一面說話，一面向前緩緩行來，其實說是行來，並不恰當，因爲他走路雙膝不彎，好像是跳着走的。

那趕車的駭得魂飛魄散，不住地叩頭，道：「殭屍爺爺饒命，無常爺爺饒命……」

他這幾個響頭還沒叩完，突然覺得衣領一緊，自己的身軀已被提了起來。

他駭得手足亂舞，却是無力掙扎，耳邊響起那殭屍般的怪人冷聲道：「你記淸楚了，老夫軒轅窮，外號毒殭屍！」

也沒等他記淸楚與否，軒轅窮發出一陣桀桀的怪笑，伸開右臂，露出他那烏黑如墨，有似鳥爪的手指，往他的頭頂一插。

只聽「嗤」地一聲輕響，這趕車的天靈蓋已被軒轅窮五隻手爪插了進去，連呼叫之聲都沒發出，便已死去。

軒轅窮拔出了手指，揮手把這具屍體摔在路旁，飛身回到了那個胖子身邊。

他躍落在胖子身邊時，只見馬車旁邊也倒了一具屍體，從那具慢慢縮小的屍體看來，他曉得胖子已施出了震動天下的「枯木手」！

他嘴唇一動，想要說話，却發現枯木尊者彭海臉上一直掛着的那絲笑容已經斂去了，正彎着腰在察看倒在地上的那匹死馬。

毒殭屍軒轅窮目光一轉，視線落

在那匹死馬上，只見那匹馬四肢前仆，整個馬頭都已碎裂，連馬頸都已折斷……

他身爲江湖中的高手，目光之銳利，自然非普通人所能比擬的，一眼望去，立即便知道這匹馬乃是在急奔之中，遭人以强硬的掌力擊斃的。

因爲馬行急速，那揮掌之人，不但需要有雄渾的掌力，並且還要有銳利的觀察力不可，否則時間拿捏得不好，定然會不中馬首，甚而被急奔的馬撞倒。

故此，那揮掌擊斃奔馬之人，必須是江湖上一流的高手不可。

毒殭屍軒轅窮一看到那匹馬的死狀，頓時便明白爲何枯木尊者彭海會受到吸引，而細心查看的原因。

他冷聲道：「彭兄，這……」

話剛出口，枯木尊者彭海已站直了身軀，臉上重又回復原先的笑容，道：「這是魏霸天那廝下的手……」

毒殭屍軒轅窮眼中神光一閃，道：「原來是魏兄下的手。」

他的話聲稍一頓，問道：「彭兄，你又怎知這不是別的武林高手出手擊斃的呢？」

他話聲冷冰冰的，使人聽了不像是問話，倒像是在跟枯木尊者鬥氣一樣。

可是枯木尊者彭海却深知軒轅窮的習慣，一點都不在意，依然笑嘻嘻地道：「軒轅老弟，你可以從這匹馬中掌的部位看到，那出掌之人，至少要比你高出半個頭，再從牠傷痕的範圍看，那人的手掌不小，不然也不會連馬頸都已折斷……」

他抬起頭來，仰望着毒殭屍軒轅窮，大笑着道：「你想想看，普天之下，長得那麼高，手掌那麼大，力道那麼雄渾，而又沒練過特殊掌力的人，除了魏霸天之外還有誰？」

毒殭屍軒轅窮陰惻惻地一笑，道：「彭兄，這麼說來，魏兄已比我們先趕到嘉興城了？」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這還用講嗎？他一定先到了。」

毒殭屍軒轅窮道：「那麼彭兄，我們還等什麼？」

枯木尊者彭海笑着說道：「我們倒也不必急着進城，反正離天亮還早，儘夠時間可以趕到秦鵬飛那兒去……」

他的話聲一頓，又大笑兩聲，道：「我倒是奇怪，魏霸天那廝，怎會無端端的把這匹馬斃了？」

毒殭屍軒轅窮寒着臉默立一會，道：「彭兄，我們不必費腦筋了，等到見過魏兄之後，豈不是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大笑道：「軒轅老弟，人家說愈是不用腦筋的人，愈容易胖，怎麼你從來都是一點腦筋都不用，却愈來愈瘦了……」

毒殭屍軒轅窮冷聲道：「彭兄，你何必開小弟的玩笑？你明知我練的殭屍功，功力愈深，人就愈瘦，跟你那枯木手完全相反，愈練人愈胖……」

枯木尊者彭海哈哈笑道：「我當然曉得這個道理，只不過開開你的玩笑而已，看你板着臉，我一個人也笑得不舒服，是不是……」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道：「彭兄，你要動腦筋，儘管動就是了，小弟反正在這兒等你。」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我再不動點腦筋，只怕肚子上這塊肥肉要垂到地上了，哈哈，我眞後悔當年練這勞什子的枯木手，把全身的精血都練到肚子上去了……」

毒殭屍軒轅窮冷聲道：「彭兄，你這還後悔，我豈不更要後悔？練了二十年的功，變成個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樣子……」

他的目光一閃，只見地上的那具屍體已經又乾又黑，縮成一截，就像一根枯木頭似的，冷冷道：「彭兄，你的枯木手只怕已練到第九轉了吧？就跟我的殭屍功一樣，若不在一年內找到千年參王的靈液服下去，只怕都要內毒攻心，陷入萬魔噬身的地步……」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我這枯木手沒關係，天下還有別的靈藥可以替代千年參王，只怕你……」

毒殭屍軒轅窮冷哼一聲，道：「小弟也沒有什麼關係，大不了到墳墓裡住個兩年，或者找他一百具屍體換換屍氣……」

枯木尊者彭海大笑道：「那多麻煩，還不如從那老禿驢的手上把千年參王搶下來，省事得多……」

毒殭屍軒轅窮道：「所以我們別把時間花在這兒，還是先到秦鵬飛那兒去休息，好準備對付那老禿驢……」

「你不曉得！」枯木尊者彭海哈哈大笑，說道：「我聽人說過魏霸天跟那條白蛇姘上了，你想白麗花的騷勁有多大，跟魏霸天那廝在一起，他還有什麼好處，只怕非得把他的骨髓吸乾不可……」

毒殭屍軒轅窮陰惻惻地一笑道：「這麼一來，他不是一輩子都要落在彭兄你的後面了嗎？」

「哈哈，就算他沒迷上白麗花！」枯木尊者彭海大笑道：「就憑着他那把破刀，一輩子也沒有辦法超過我了，不管他服不服氣，排名是佔不到我的前面去了……」

毒殭屍軒轅窮冷冷道：「既是如此，彭兄，你還要費腦筋在這匹死馬上做什麼？」

枯木尊者彭海笑道：「我可以看看他的功力是不是減退了，還可以推測出他是爲什麼要……」

他的話聲說到這裡，倏然一頓，側首向着田裡望去，道：「軒轅老弟，你聽到什麼沒有？」

毒殭屍軒轅窮凝神一聽，發現在那一片灰濛濛的稻田裡，傳來微弱的呻吟之聲。

（未完・七）

